

第七才子書
琵琶記

此間齋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K200.0
(25)3

序

予與毛子德音交有年矣，其錦心繡口，久爲文壇推重；不幸兩目失視，乃更號聲山，學左邱著書以自娛。其郎君序始從予遊，予喜其能讀父書，以爲有子若此，尊人雖失視，可無憾焉。一日忽持其手錄第七才子書來告予曰：『此家嚴所口授，茲將付剞劂，乞一言以弁其端。』予取閱之，則批評高東嘉琵琶記也。夫東嘉之果得才子與否，吾未之敢知；琵琶之果得爲才子書與否，吾未之敢知；後之書比前六子之書，後之才比前六子之才，果相當無愧與否，吾亦未之敢知。但觀聲山之評，則見標新領異，發人所未及發，解人所未能解；又見其淋漓瀉瀉，爲天下勸義，傷悲之思，可以作孝，慷慨之志，并可以作忠。於是皇然動容，躍然稱快曰：斯誠才子之書也！已聲山之前，無評此書者；而作者之才不出聲山之前，未嘗無評此書者；而作者之才終亦不出聲山之評之，而吾讀之，始節而歎賞之，是琵琶之爲琵琶，非復東嘉昔日之書，而竟成聲山今日之書。

然則東嘉之果得爲才子也，後之書比前之書，果無愧，後之才比前之才，果相當也。予特以聲山之文信之也。信之以聲山之文，而第七才子之名，聲山以屬之東嘉，予即以屬之聲山。夫豈曰過哉？乃或有爲聲山病者，忌才，天惟富之文，故奪之目，今宜收華斂采，庶幾日可望痊，奈何欲盡吐其胸中之奇，毋乃犯造物之忌，而其盲愈甚？予曰：否否，左邱作史而盲，子夏不作史亦盲，盲豈盡文之故？且文之有裨風化，而起人忠孝者，其不爲天所忌，而適爲天所喜也。明矣！至其標新領異之處，實能以慧眼施與天下之人，夫已則無目而能開天下之目，雖謂之未嘗無目可耳。況今天下盲於心者，何限？以聲山之文破其盲，其功德正未可量。吾意目之奪於天者，繼自今天，將終以目還之，未可知也。不然，天奪之其身，必報之後人，異日其郎君以尊人之文食報，請即以予今日之言爲券。

康熙丙午孟秋望日，葑溪浮雲客子題於衣言堂南軒。

序

予幼時，卽喜閱西廂琵琶記，每讀梵王宮殿月輪高，及蕭颯書齋，閱煞讀書客等句，以爲是愁人之筆，非尋淫之書也。而琵琶用意尤純正，是寫怨之作也。毛聲山之評，復不減聖歎。至今日重展一過，而甚有感于予心焉。當予十餘齡時，異說尙未熾盛，天下猶崇讀書，敦禮教，曾幾何時？二紀以來，滄桑亟變，世局迴非，讀書種子將絕，禮教大防，一決蕩芻，何所底止？昔高東嘉惡其友之附權相而棄糟糠，激於義憤，撰此書以諷之。今日無端而娶妾離婚，講戀愛，侈自由，數見不鮮，習爲故常，恬不知恥，不審亦有友人著書以規諫否？使東嘉見之，當謂破萬琵琶矣。蔡邕懷私遇而忘大節，貽譏士類，原不足道，宜其自宋時已受誣，充厥趨炎附勢之心，安知不有如王肅入魏尙主，黃允更婚貴族之事耶？然後漢書本傳云：「邕性篤孝，三世不分財，居議郎敢諫。」亦有足稱者。彼王四功業無聞，望塵莫及。東嘉以邕託諷，尙重視之，歟！典論「上洛都尉王琰，獲高幹，以功封侯，

其妻哭於室，以爲琰富貴，將更娶妾媵也。」世風不古，眞有如王琰妻之憂，悔覓封侯之歎。叔季愈漓，卽不封侯，亦多此離，一齊之義全忘，易嫁之風不恥，非孝忘親，蔑古荒經，對此琵琶，寧無愧色。序始氏曰：「琵琶一書，必眞才子佳人方肯讀，彼不孝不義，不賢不淑之人，決不肯讀。」今世旣無佳人，亦無才子，琵琶之書，愛讀者幾人？然安知無才子之自有才子，無佳人之自有佳人，愛讀此書者，或竟大有其人。男子之受絕于妻者，讀以自慰，女子之被棄于夫者，讀以寄怨，世之抱有離婚憾者，正不可不大讀特讀耳。此書係諷棄妻者，雖非爲離婚而作，然離婚卽棄妻也，棄妻必至離婚，世之離婚者，莫非貪利勢，溺才色，夫以是離，妻以是絕，毫無德義之可言，能合於七出之條者，蔑有也。嗚呼！天下其亦曷貴戀此不義之夫，眷此不淑之婦也哉！此書妙在牛起，皆有典實，特借一好趨炎附勢之蔡邕以當之。漢唐雜糅，作者明其意在彼而不在此，笨伯不解，目爲不經，故曹

清寅另作琵琶記以正之，味同嚼蠟，一何可笑書中
寫趙五之苦，正以見王四之樂，五對四稱，影王四之妻
也；王四後卒爲兩親所誅，今有王四棄妻之行者，顧孰
從而正其非？版久漫漶，向無善本，不可句讀，曩日曾

校閱一過，茲據以略爲改正一二，恨尙未克悉爲整理，
俟續得善本，以畢我願。
民國二十一年，壬申九月，南隴朱太忙謹識。

考 證

玉泉子鄧敞封敖之門生，初隨計以孤寒不中第，牛蔚兄弟僧儒之子，有勢力，且富於財。謂敞曰：「吾有女弟未出門，子能婚乎？當爲君展力，寧斬一第乎？」時敞已婚李氏矣，其父嘗爲福建從事，官至評事。有女二人，皆善書，敞之所攜行卷，多二女筆迹。敞顧已寒賤，必不能致騰蹕，私利其言，許之。既登第，就牛氏親，不日挈牛氏而歸，將及家，給牛氏曰：「吾久不到家，請先往俟卿可乎？」牛氏許之，泊到家，不敢泄其事。明日牛氏之奴，驅其輜橐直入，卽出居。常牛氏所玩用，供帳帷幙雜物，列于庭廡之間。李氏驚曰：「此何爲？」奴曰：「夫人將到，令具陳之。」李氏曰：「吾卽妻也，又何夫人爲？」撫膺大哭。頃之，牛氏至，知其賣己也，請見李氏曰：「吾父爲宰相，兄弟皆在郎省，縱嫌不能富貴，豈無一嫁處耶？其不幸豈唯夫人乎？今願一切與夫人同之，夫人縱恨於鄧郎，寧忍不爲二女計耶？」時李氏將列於官，二女方牽挽其袖而止。後敞以祕書少監分司，慳吝尤甚。

黃巢入洛，避亂於河橋，節度使羅元杲請爲副使從事，後巢寇又來，與元杲竄焉。其金帛悉藏於地中，並爲羣盜所得。

小浮梅閒話堅瓠集引唐人小說云：唐有蔡節度者，微時與牛相國僧儒之子繁同學，尋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弟妻蔡，蔡已有妻趙氏，力辭不得。旣而牛能將順於趙，趙亦無妨於牛，東嘉感其事而作此書。果有此書，則與琵琶記適合，惟唐人小說，不知何書。考玉泉子所載於牛丞相女頗符，而蔡趙皆不合，未知堅瓠集所引卽此事否，恐亦不足據也。

黃溥閒中今古錄高明字則誠，登至正四年進士，歷任慶元路推官，文行之名重於時。見方谷珍來據慶元，避世於鄞之櫟社，以詞曲自娛。明初遣使徵辟，辭以心恙不就，使復命，上曰：「朕欲用之，原來無福。」旣卒，有以其所作琵琶記進者，上覽畢曰：「五經四書如五穀，家家不可缺，高明琵琶記如珍羞百味，富貴家其可

缺耶？其見推重如此。

曲苑叢談南戲始於宋光宗時，永嘉人作貞女王，魁二傳，或曰濫觴於宣和，然自南度始盛行，號曰永嘉雜劇，又曰鶻伶聲。其始皆用宋詞，而益以里巷歌謠，不盡叶宮調，士大夫少留意者。元初北曲流行，風靡南土，宋詞遂絕，而南戲亦衰，順帝時稍稍復興，終不逮北曲。及永嘉高則誠造琵琶記，新詞妙律，冠絕當代，卓然與北曲並峙矣。

又臧晉叔云：自高則誠作琵琶記，首爲不尋宮數調之說，以掩其短，世遂謂曲嚴於北而疎於南，而徐文長則謂此正則誠高處，則誠避亂四明，櫟社撰琵琶記，坐臥一小樓，三季而後成，其桌按拍處，板皆爲穿，亦非不知律者。

小浮梅閒話：元高則誠琵琶記本爲王四而作，記以琵琶名，以其中有四王字也。託名蔡邕者，以王四少賤，嘗爲人種菜也。按唐李肇國史補載：「江西有驛官，以幹事自任，白刺史，驛已理，請一視之，初一室爲酒庫，其外畫神曰杜康，又一室曰茶庫，復有神曰陸羽，又一

室曰菹庫，復有神曰蔡伯喈。」則蔡、菜同音，沿誤已久，元曲以菜備曰蔡邕，非無自矣。唯後漢書本傳云：「父棧亦有清白行，諡曰貞定公。」注又引祖攜碑云：攜字叔業，順帝時以司空高第遷蔡長，年七十九卒。長子棧字伯直，處俗孤黨，不洽於時，衆翼華髮，人爵不升，年五十三卒。則中郎家世，犁然可考，不似俗所傳也。

顧曲雜言：蔡中郎入贅牛府一事，人知賢者受誣，但其被誣之故，始終未明，或以爲牛思黯之女，或以爲鄧生事附會，如王弼、元瑞輩皆有說甚辨，而實未必然。又傳聞元人實有此事，蓋不花丞相信狀元入贅，故作此以譏之。因元人語，以牛馬爲不花也，此說似近理。但余觀陸務觀詩，斜陽古道柳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則伯喈受誣，在宋時已不能言，不始於高則誠造口業也。弇州諸公辨證，徒詞費耳。陸詩有云：劉後村作者誤。

藝苑卮言：高明撰琵琶記，填至吃糠一折，有糠和米一處飛之句，案上兩燭光，合而爲一，交輝久之乃解，好事者以爲文字之祥，爲作瑞光樓以旌之。太忙案舒

犀禪論曲絕句曰：邨邨搬演蔡中郎，樓上鐙花是瑞光。一曲琵琶差可擬，玉人初著白衣裳。蓋用此事。

三岡識略周達觀雜記云：唐牛相國僧儒，有子名繁，與其同鄉人蔡生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適之，蔡已有妻趙氏，力辭不得，遂成婚。牛氏與趙相得甚歡，蔡後至節度副使，則誠蓋借用此事，乃必以謬名質之，可怪也！太忙案：此正明其著書之旨，在彼不在此也。

浪蹟續談云：蔡邕父名棧，見後漢書注，其母袁氏，嚶嚶姑也，見博物志。琵琶記作蔡從簡秦氏，其亦故爲悠謬，與荆欽記同一狡獪歟？

兩般秋雨庵隨筆高則誠琵琶記，相傳以爲刺王四而作，駕部許周生先生宗彥嘗語余云：『此殆指蔡卞事也，卞棄妻而娶荆公之女，故人作此以譏之，其曰牛相者，言介父之性如牛也。』余曰：『若然，則元人紀宋時事，斥言之可耳，何必影借中郎耶？』先生曰：『放翁詩，斜陽古道云云，則斯劇本起於宋時，或東嘉潤色之耳。』然則宋之琵琶記爲刺蔡卞，元之琵琶記爲刺王四，兩說並存可也。

茶室三鈔云：朱竹垞靜志居詩話，高明字則誠，瑞安人，顧仲瑛輯元者舊詩爲玉山雅集，中錄高則誠作，稱其長才碩學，爲時名流，可知則誠不專以詞曲擅美也。蔣仲舒堯山堂外紀謂撰琵琶記者，乃高拭，其字則誠，別是一人，涵虛子曲譜有高拭而無高明，蔣氏或有所據。按琵琶記爲高則誠撰，舉世皆知，今觀此則又有異說矣。

又靜志居詩話又曰：楊廉夫有送沙可學序，其略曰：某官來總行省事，求從事掾之賢能者，首得一人焉，曰沙可學氏，又得一人焉，曰高則誠氏，又得一人焉，曰葛元哲氏，三人者用，而浙稱治，然則高明兼以政事稱矣。

俞蔭甫詩，何當更訪西湖寺，尙有東嘉舊几無？太忙案：周樸園書影云：西湖靜慈寺，有高則誠拍曲舊几。曲樞閒話琵琶記元末永嘉高則誠撰，百川書志作元永嘉先生撰，蓋因則誠永嘉人而隱其名也。此曲體貼人情，描寫物態，皆有生氣，且有稗風教，宜乎冠諸南曲，爲元美所極贊也。或謂爲王四作，故以琵琶隱王

四字，則誠原本，止書館相逢，其賞月掃松二闕，爲宋教諭所補，世以譏其非實。曲藻云：管見人歌浪暖桃香欲化魚，期逼春闈，詔赴春闈，郡中空有辟賢書，心戀親闈，難捨親闈，頗疑下兩句意各重。又曰：詔曰書，都無輕重，後得一善本，上二句作期逼春闈，難捨親闈，下二句作心戀親闈，難赴春闈，意既不重，而與上句各相呼應，益見得作者之工。太忙案：毛氏云：前半段是賓，後半段是主，或將前後改作云：便似有躊躇兩可之意，不若原本側重後段之妙也。今從毛氏，前說殆非。

黃九煙製曲枝語，余最恨今之製曲者，每折之中，一調或雜數調，一韻或雜數韻，不問而陋劣可知，卽東

嘉慧，政自不免。

堅瓠集：毛德音先生，綸學富家，中年瞽廢，同輩惜之，其妃亦有賢德，六秩雙壽，時同人俱以詩贈之，先生獨喜，汪疇尹四絕句，詩云：兩字飢寒一腐儒，空將萬卷付嗟吁，世人不識張司業，若個纏綿解贈珠，久病長貧老布衣，天乎人也是邪，非止餘幾點窮途淚，盲盡雙眸還自揮，荆布鹽醃四十年，誰人知得孟光賢，至今還舉齊眉案，辛苦終身劇可憐，工容何事不如人，嫁與寒儒病更貧，垂老雙眉終日鎖，鶯花過盡那知春，四詩絕非祝嘏當套，先生所以獨喜之歟？先生有三國箋注，慧評行世。

新式標點 琵琶記 目次

第一齣	副末開場	一	第十七齣	義倉賑濟	五六
第二齣	高堂稱慶	四	第十八齣	再報佳期	六三
第三齣	牛氏規奴	九	第十九齣	強就鸞鳳	六五
第四齣	蔡公逼試	一四	第二十齣	勉食姑嫜	六七
第五齣	南浦囑別	一八	第二十一齣	糟糠自厭	六九
第六齣	丞相教女	二四	第二十二齣	琴訴荷池	七四
第七齣	才俊登程	二七	第二十三齣	代嘗湯藥	七八
第八齣	文場選士	二九	第二十四齣	宦邸憂思	八一
第九齣	臨妝感歎	三一	第二十五齣	祝髮買葬	八五
第十齣	春宴杏園	三四	第二十六齣	拐兒給誤	八八
第十一齣	蔡母嗟兒	三九	第二十七齣	感格坟成	九一
第十二齣	奉旨招婿	四三	第二十八齣	中秋望月	九五
第十三齣	官媒議婚	四四	第二十九齣	乞丐尋夫	九七
第十四齣	激怒當朝	四七	第三十齣	囑詢哀情	一〇一
第十五齣	金閨愁配	四八	第三十一齣	幾言諫父	一〇五
第十六齣	丹陛陳情	五〇	第三十二齣	路途勞頓	一一一

第三十三齣	聽女迎親	……	一二二	第三十八齣	張公遇使	……	一三四
第三十四齣	寺中遺像	……	一一四	第三十九齣	散髮歸林	……	一三七
第三十五齣	兩賢相違	……	一一一	第四十齣	李旺回話	……	一四二
第三十六齣	孝婦題真	……	一二五	第四十一齣	風木餘恨	……	一四三
第三十七齣	書館悲逢	……	一二八	第四十二齣	一門旌獎	……	一四五

自序

太史公作屈原傳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憊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予嘗以此分評王高兩先生之書，王實甫之西廂，其好色而不淫者乎？高東嘉之琵琶，其怨憊而不亂者乎？西廂近於風，而琵琶近於雅，雅視風而加醇焉。故元人詞曲之佳者，雖西廂與琵琶並傳，而琵琶之勝西廂也，有二：一曰情勝，一曰文勝。所謂情勝者何也？曰：西廂言情，琵琶亦言情，然西廂之情，則佳人才子，花前月下，私期密約之情也。琵琶之情，則孝子賢妻，敦倫重誼，纏綿悱惻之情也。琵琶之風之爲風，多采蘭贈芍一詞，而雅之爲雅，唯忠孝廉貞之旨，是以同之情也。而西廂之情而情者，不善讀之，而情或累性，琵琶之情而性者，善讀之，而性見乎情，夫是之謂情勝也。所謂文勝者何也？曰：西廂爲妙文，琵琶亦爲妙文，然西廂文中，往往雜用方言土語，如呼美人爲顛不刺，呼僧人爲老潔郎之類，而琵琶無之，亦有似乎采風，則言不遺乎里巷，而歌雅則語多出於蘆紳，是以

同一文也，而西廂之文豔，乃豔不離野者，讀之，反覺其文不勝質，琵琶之文真，乃真而能典者，讀之，自覺其質極而文，夫是之謂文勝也。有此二勝，而今之人，但取西廂而批之，刻之，而琵琶獨置而不論，然則詩三百篇，竟可登風而廢雅，有是理與？予既樂此事之有裨風化，且復文情交至如此，因於病廢無聊之餘，出箚中所藏原本，參爲評論，口授兒曹，使從旁筆記之，更使稍加謬較，付之梓人，梓人請所以名此書者，予曰：西廂有第六才子之名，今以琵琶爲之繼，其即名之以第七才子也可。名旣定，客有詰予者曰：「此評西廂者，之以第六子名其書也，彼固儼然以施耐菴水滸一書，與莊騷馬杜並列爲第五才子書，而因以西廂配之者也，以彼意中，所謂第七才子，正不知使尉誰氏，先生又何所見，而當之以高東嘉？」予笑曰：「才亦何定名之有，客不記序水滸者之言耶？序中蓋嘗論列六子矣，而至於西廂，則稱是董解元之書，不聞其爲王實甫也。特以所批董解元之

西廂爲友人攜去，失其原稿，不能復記憶。又見世俗所傳誦者，皆王實甫西廂，而董解元之西廂，人多不經見，於是遂以王實甫代之。夫以施耐庵爲才，而繼耐庵者，未必爲王實甫，乃不難六之以實甫。然則以王實甫爲才，即繼實甫者，不止一高東嘉，而又何妨七之以東嘉哉？且夫才之爲也，鬱而爲情，達而爲文，有情所至而文至焉者矣，有情所不至而文亦至焉者矣，有文所至而情至焉者矣，情有文所不至而亦至焉者矣。情所不至而文亦至焉者，文餘於情也，文所不至而情亦至焉者，情餘於文也。文餘於情而才以情傳，情餘於文而才亦以文顯，夫文與情，即未必其交至，而猶足以見其才，又乃况於文與情之交至焉者乎？苟文與情交至，而尙不

得以才名，則將更以何者而名才也乎？昔我先師孔子之刪詩也，頌登魯，雅登衛，風不遺秦，而楚獨無詩，越數百年以後，而司馬子長以離騷比諸風，又比諸雅，自是而江離杜若之辭，得續三百篇之末，不讓車鄰、鐵之響，獨例十五國之中，嗚呼！由斯觀之，才若靈均，不幸而不生孔子之時，不克見收於孔子也，猶幸而生司馬之前，卒獲見賞於司馬也。情不可沒，文不可掩，而才亦不可以終遏，自古及今，才人未始不接踵而出，而特恨世無知才之人，故才嘗爲不知己者屈。然屈於不知己者，而終當伸於知己，屈於一時之無知己，而終當伸於數百年以後之知己，則予今日之以才許東嘉，亦竊附於史公之論屈平也云爾。

總論

琵琶記何爲而作也？曰：高東嘉爲諷王四而作也。嘗考大園案隱曰：高東嘉名則誠元末人也，與王四相友善。王四亦當時知名士，後以顯達改操，遂棄其妻周氏，而坦腹於時相不花氏家。東嘉欲挽救不可得，乃作此書以諷之，而託名於蔡邕者，以王四少賤，嘗爲人傭菜也。趙五娘者，以姓傳，自趙至周而數適五也。牛丞相者，以不花家居牛渚也。記以琵琶名，以其中有四王字也。所謂張太公者，東嘉蓋以太公自寓也。又考眞細錄曰：明祖彙刪元人詞曲，偶見琵琶記而異之，後廉知其爲王四而作，遂執王四而付之法曹。合此兩處紀載而觀焉，則琵琶記之爲王四而作無疑也。唯其爲王四而作，則意在王四，而不在于琵琶，使東嘉而意在琵琶也者，則琵琶故事，莫若王昭君塞上所聽之琵琶矣。卽不然，又莫如江州司馬舟中所聽之琵琶矣。夫昭君所彈，江州所聽之琵琶，是實有是琵琶之琵琶也。若趙五娘所抱之琵琶，則本無琵琶之琵琶也。今東嘉舍此實有之

兩琵琶不寫，而獨寫此烏有之一琵琶，蓋正以明其意之不在琵琶，而在王四也。意在王四，雖以琵琶爲名，而意不在於琵琶，則卽以蔡邕爲文，而意又豈眞在蔡邕哉？乃意不在蔡邕，而既偶借蔡邕爲文，恐不善讀書，遂誤以爲蔡邕之事，是將以譏切王四，而竟不免污讎蔡邕，故東嘉於書中，特特設爲必不然之事，以明明其事之非蔡邕焉。何謂必不然之事？曰：天下豈有其子中狀元，而其親未之知者乎？此必不然之事也。又豈有其處一統之朝，非有異國之阻，而音問不通，東書莫達者乎？此又必不然之事也。抑豈有父母年已八十，而其子方娶妻兩月者乎？若云三十而娶，則豈又有五十生子之婦人乎？此又必不然之事也。以事之必不然者而寫之，總以明其寓言之非眞耳。然事之虛幻，固爲不必有之事，而文之眞至，竟成必有之文，使人讀其文之眞，而忘其事之幻，則才子之才，誠不可以意量而計測也。

或曰：「東嘉初作琵琶記，以蔡邕爲不忠不孝，及

明祖既執王四後，乃改爲全忠全孝乎？予謂其說甚謬。琵琶非有二本，明祖所見之琵琶，卽此全忠全孝之琵琶也。東嘉寫蔡邕之不忘其家，不棄其舊，蓋欲王四之改過遷善，而以是期之，卽以是諷之也。迨乎諷之，而終已不悛，故明祖執而付之法曹耳。不寧惟是寫蔡邕之義，所以諷王四寫牛氏之賢，亦所以諷不花氏也。凡君子之見人過而思救者，往往反其事以爲說，不欲斥言其非，有詩人忠厚之意焉。且古本傳奇寫生，且必成其爲生且之人，而不寫作淨丑之事，近日填詞家，不審輕重，捉筆便寫，至若爛柯山之難乎其爲且，鴛鴦棒之難乎其爲生者，斯固東嘉義所不爲也已。

或曰：『唐有蔡節度者，微時嘗與牛僧孺之子游，後同登第，牛欲以女弟字蔡，蔡已有婦趙矣，力辭不解，旣而牛能將順於趙，趙亦無妨於牛，爲一時美談。東嘉感其事而作此書。』予以爲其說又甚謬，若東嘉果爲唐節度而作，則以元人而寫唐事，又何所忌諱，乃不直指其事，而故託之於蔡邕，其託之蔡邕，則斷斷其爲王四而非爲唐節度無疑也。

凡作傳奇者，類多取前人缺陷之事，而以文人之筆補之，如元微之之於雙文，旣亂之，不能終之，乃託張生以自寓，反以負心爲善補過，此事之大可恨者也。故作西廂者，特寫一不負心之張生，以銷其恨。王四負周氏，又事之大可恨者也，故作琵琶者，借蔡邕以諷王四，特寫一不負心之蔡邕，以銷其恨。予曠覽古今事之可恨者正多，今作雪恨傳奇數種，總名之曰補天石。其一曰汨羅江屈子還魂，其二曰博浪沙始皇中擊，其三曰太子丹薄秦雪恥，其四曰丞相亮滅魏班師，其五曰鄧伯道父子團圓，其六曰荀奉倩夫妻偕老，其七曰李陵重歸故國，其八曰昭君復入漢關，其九曰南霽雲誅殺賀蘭，其十曰宋德昭勘問趙普，諸如此類，足補古來人事之缺陷。予方蓄此意而未發，及讀吾友梅菴先生所著反恨賦，多有先得我心者，可見天下慧心人，必不以予言爲謬，異日當先出一二以呈教。琵琶本意，止在勸人爲義夫，然篤於夫婦而不篤於父母，則不可以訓，故寫義夫，必寫其爲孝子，義正從孝中出也。乃諷天下之爲夫者，而不教天下之爲婦者，則又不可以訓，故寫

一義夫，則寫二賢婦，見婦道與夫道，宜交盡也。是以其文之妙，可當屈賦杜詩讀，而其文意之妙，則可當孝經曲禮讀，則可當班孟堅女史箴一篇，曹大家女論語一部讀。

讀書者當先觀作者所注意之處，如一部琵琶記，其前所注意，只在官媒議婚一篇，其後所注意，只在書館相逢一篇。蓋前則寫其辭婚相府，後則寫其不棄糟糠，如是而已。乃欲寫其辭婚，不得不寫其辭官，將寫其辭官，不得不先寫其辭試，既寫其辭試，因寫一通試之蔡公，寫一留試之蔡母，更寫一勸試之隣叟，凡此種種，皆因辭婚而添設者也。欲寫其不棄妻，不得不先寫其念妻，欲寫其念妻，不得不寫其念親，既寫其念親，因寫一代夫葬親之趙氏，寫一從夫省親之牛女，更寫一聽女迎親之牛相，凡此種種，皆因不棄妻而點染者也。而實則其所注意之處，只在一二篇，且不獨一部之中，其注意只在一二篇，卽一篇之中，其注意亦只在一二句。得其注意之所在，然後知何處是陪客，何處是正主，何處是埋伏，何處是照應，何處是正描，何處是旁襯，何處

是倒插在前，何處是順補在後，豈特琵琶爲然，古今才子之文皆如是，惟有心者自解之。

才子之文，有著筆在此而注意在彼者，譬之畫家，花可畫，而花之香不可畫，於是舍花而畫花傍之蝶，非畫蝶也，仍是畫花也。雪可畫，而雪之寒不可畫，於是舍雪而畫雪中擁爐之人，非畫爐也，仍是畫雪也。月可畫，而月之明不可畫，於是舍月而畫月下看書之人，非畫書也，仍是畫月也。高東嘉作琵琶記多用此法，而彼俗父者，不知其慘淡經營於畫花畫雪畫月之妙，乃漫然以爲畫蝶畫爐畫書而已也，則深沒作者之工，良心苦也。

高東嘉作琵琶記，直是左邱明司馬遷現身，看他正筆首寫伯喈，次寫趙五娘，次寫牛小姐，次寫蔡公蔡母，次寫牛丞相，次寫張太公，既極情盡致，而更開筆寫花，寫月，寫雪，寫琴，寫注，寫寒門，寫閨閣，寫旅次，寫考場，寫瓊林，寫早朝，寫花燭，寫義倉，寫墳墓，寫寺院，寫道場，寫書館，寫院子，寫梅香，寫老嫗，寫媒婆，寫里正，寫社長，寫糧官，寫試官，寫赴試秀才，寫陪宴官，寫黃門官，寫山

神，寫鬼使，寫拐兒，寫和尚，寫馬，無不描頭畫角，色色入妙，與所謂搏兔搏象，俱用全力者也。雖云搏兔搏象，俱用全力，而正筆閒筆，又有輕重詳略之分，正筆宜重宜詳，閒筆宜輕宜略。畫家之法，遠水無波，遠山無皴，遠人無目，遠樹無枝，非輕之略之，其理應如是也。蓋其注意者，只在最近之一山一水，一人一樹，而其餘則止淡淡着墨而已。今人作傳奇，往往手忙脚亂，不知輕重詳略之理，遂至賓主莫辨，其與琵琶何啻天淵？

琵琶用筆之難，難於西廂，何也？西廂寫佳人才子之事，則風月之詞易好，琵琶寫孝子義夫之事，則菽粟之詞難工也。不特此也，西廂純用北曲，每折自始至末，止是一人所唱，則其章法次第，井然不亂，猶易易耳。若琵琶則純用南曲，每套必用衆人分唱，而其章法次第，亦自井然不亂，若出一口，真大難事！試看李日華改西廂曲爲南調，雖便於梨園之唱演，然將原曲顛倒前後，畢竟不免支離錯亂，然後歎琵琶之妙，爲不可及！

作文不難以豔語爲渲染，而難以淡語爲渲染，填詞不難以麗句入宮商，而難以平句入宮商，何也？蓋曲

之體與詩不同，詩體直，直則貴其曲，能運曲於直中，乃爲妙詩。曲體本曲，曲則又貴其直，能運直於曲中，乃爲妙曲。不然而謳者，循腔按板，抑揚頓挫，每至有一字數疊者，若更以雕琢堆砌之詞入之，幾令聽者不知其作何語矣。琵琶歌曲之妙，妙在去看去直是說話，唱之則協律，呂平淡之中，有至文焉。然琵琶之平淡則佳，後人學琵琶之平淡，則不佳，夫唯執筆學之而不能佳，斯不得以雕琢堆砌，掩其短耳。

琵琶之平淡，後人勉強學之，究竟不能學者，何也？曰：惟其勉強學之，所以不能學也。文章之妙，妙在自然，昔人論草書法，謂如古斂脚，不若如屋漏痕，以其有自然然而之神化也，夫屋漏痕，豈可執筆而摹之者哉？

古之孝子義夫，貞婦淑女，其人與骨俱朽矣，而能肖其面目，傳其聲效，描其神情，令人如親古人於今日者，獨賴有梨園一技之存耳。奈之何今日作傳奇之人，但好寫神仙幽怪，男女風流之事，而不好寫孝子義夫，貞婦淑女之事耶？故傳奇必如琵琶，始可謂之不負梨園。

有倉父者，以琵琶之事，爲未嘗有是事，而不欲讀。夫文章妙於莊騷，而莊生之言，寓言也，屈子之言，亦寓言也。謂之寓言，則其文中所言之事，爲有是事乎？爲無是事乎？而天下後世，有心人之愛讀之也，非愛其事也，誠愛其文也。其文既爲他人所無，而一人獨有之妙文，則其事不妨便爲昔日本無，而今日忽有之奇事，固不必問此事之實有不實有也。若有此文，又實有此事，則無如左傳史記矣。而天下後世，有心人之愛讀左史也，爲愛其事而讀之乎？爲愛其文而讀之乎？苟以爲愛其事也，則古今紀事之文甚多，何獨有取乎左史也？其獨有取乎左史也者，誠愛其文也，非愛其事也，奈何倉父之沾沾焉，獨以事疑琵琶也？且彼倉父之讀書，亦有時不沾沾計其事者矣，何以見之？吾見其於神仙幽怪，男女風流之事，固明知其無是事，而仍喜讀之也。然則何獨至於琵琶，所載孝子義夫，貞婦淑女之事，乃必以爲無是事，而不欲讀也？曰：斯固不足怪也，當日東嘉作此書，不寫神仙幽怪，男女風流之事，而必寫孝子義夫，貞婦淑女之事，是其意原以俟天下後世有心人之能

讀之，而初不願倉父之亦讀之也。夫天下後世之有心人，必其知文之人也，知文之人，必其知孝知義，知貞知淑之人也。彼倉父者，不但不知文，實不知孝如何，義如何，義真如何，貞淑如何，則無怪乎其今日之不欲讀也。倉父今日之不欲讀，正此書之大幸也，此書幸而爲倉父所不欲讀，於是天下後世之有心人，咸樂得而讀之也。何也？蓋天下後世之有心人，固早知倉父所不欲觀之書，其書必非神仙幽怪，男女風流之書，而必其爲孝子義夫，貞婦淑女之書也。故惟倉父不欲讀，斯有心人所樂讀也，故曰此書之幸也。

善讀書者，一眼看去，便看出書中緊要處，因悟當時著書之人，亦只覷得此緊要之處，一手抓住，一口嚙住，更不一毫放空，於是其書遂成絕世妙文。今觀琵琶記，無一處不緊要，故無一處不妙，乃其所以妙處，只是抓住住，嚙得住耳。

文章緊要處，只須一手抓住，一口嚙住，斯固然矣。然使才子爲文，但一手抓住，一口嚙住，則一語便了其又安能洋洋灑灑，著成一部大書，而使讀者流連諷詠

於其間乎？夫作者下筆著書之時，必現出十分文致，然後書成，而人讀之，領得十分文情。是故才子之爲文也，既一眼覷定緊要處，却不使一手抓住，一口噙住，却於此處之上下四方，千迴百折，左盤右旋，極縱橫排宕之致，使觀者眼光霍霍不定，斯稱真正絕世妙文。今觀琵琶文中，每有一語將逼攏，一筆忽漾開去，漾至無可攏處，又復一逼，及逼到無可漾處，又復一開，如是者幾番，方纔了結一篇文字。正如獅子弄球，狐狸戲鼠，偏不使抓住噙住，偏有無數往來撲跌，然後獅子意樂，貓之意滿，而人觀之之意，亦大快也。

才子作文，有只就本題一二字播弄，更不必別處請客者，如琵琶記吃糠剪髮兩篇，只就一糠字一髮字，便層層折折，播弄出無限妙意。如韓退之送王秀才序，始終只拈一酒字爲播弄，蘇老泉文甫字說，始終只拈一水字爲播弄，豈非出神入妙之筆？琵琶記亦用此法，其出神入妙，更爲過之。

琵琶出神入妙處，不特其運意，只就本題一字播弄，不必別處請客，即其運曲，亦皆就本題一腔播弄，更

不多換別腔。近日填詞家，每喜換腔，此皆因才短手拙，前曲只此一意，後曲亦只此一意，意無轉變，故不得已而借換腔以爲轉變。且不但前曲與後曲，不敢不換腔，只一曲中而依本腔，轉接不來，便思犯入別腔，甚至有二犯三犯者，此非其腔之多，正其筆之窘耳。若東嘉之慣用前腔，而腔同而意不同，愈轉愈妙，愈出奇斯，其才大手敏，誠有不可及者。琵琶文中，有疑合忽離，疑離忽合者，即如幾言諫父一篇，偏不寫其從諫，偏寫其語言觸忤，却不料有聽女迎親一篇，陡然一悔。又如寺中遣像一篇，偏不寫其相會，偏寫當面錯過，却不料有兩賢相遊一篇，突如其來。大約文章之妙，妙在人急而我緩，人緩而我急，人急而我急，而我不故示之以緩，則文瀾不曲，人緩而我不故示之以急，則文勢不奇。今觀琵琶其緩處如迴廊渡月，其急處如疾雷破電，其緩處如牛丞相營建康，多其繞折，其急處如亞夫將軍從天而降，出人意外，豈非希有妙文？琵琶文中，有隨筆生來，隨手抹到者，如正寫春花，便接說春事已無，有正寫夏景，便接說西風又驚秋，正寫嫦娥，却云此事果無憑，正寫囑別

却云空自語惺惺，正寫感歎，却云也不索氣苦，正寫遺囑，却云與甚生人做主，正寫才俊無書不讀，却云沒有一字，正寫御苑名馬無數，却云沒有一匹，正寫杏園春宴，却云今宵已醒繁華夢，正寫黃門待漏，却云算來名利不如閒。至於寫彈琴，却是不會彈，寫寄書，却是不會寄，寫賣髮，却是不會賣，寫築墳，却是不會築，寫山鬼，却云沒有鬼，寫松樹，却云沒有樹，寫請官糧，偏失了官糧，寫負真容，偏失了真容，寫諫父，而諫時偏不聽，寫迎親，而迎時偏迎不着，寫抱琵琶，而牛趙門笳，偏不用琵琶，寫入佛寺，而夫婦相會，偏不在佛寺，此皆隨筆生來，隨手抹倒也。隨筆生來，而本無忽有，隨手抹倒，是有却無。此中饒有禪意，何必西廂臨去秋波之句，始以悟禪耶？予嘗聞善弈者之言矣，其言曰：「凡下第一着時，先算到三着四着，未足爲善弈也；下第一着時，不但算到三着四着，更能算到五六七八，亦稱高手矣。然而猶未足爲盡善也，善弈者，必算到十數着，乃至數十百着，直到收局而後已。如王積薪夜半聽姑婦談弈，不過十數着，而全局已竟，然則當其下此數十着時，其心力眼力，不止

在此十數着而已，在數十百着之後也。人若不能算到全局，而但看此十數着，則無一着不是閒着。若能算到全局，而後看此十數着，則無一着是閒着。琵琶之爲文，亦猶是已，嘗見其閒閒一篇，淡淡數筆，由前而觀，似乎極冷極緩，極沒要緊，乃由後而觀，竟爲全部收局中極緊極要極不可少之處，知此者可與庶幾縱讀古今才子之文。文章有步驟不可失，次序不可闕者，如牛氏規奴爲金閨愁配張本，金閨愁配爲幾言諫父張本，臨妝感歎爲餉食姑嫜張本，勉食姑嫜爲糟糠自厭張本。若無才俊登程，則杏園之思家爲單薄，若無激怒當朝，則陳情之不許爲突然，若無再報佳期，則強效鸞鳳爲無序，若無丞相教女，則聽女迎親爲無根，若無路途勞頓，則寺中遣像爲急遽，若無孝婦題真，則書館悲逢爲無本。總之才子作文，一氣貫注，增之不成文字，減之亦不成文字。韓昌黎之雜說，獲麟解，送董邵南序，王荊公之讀孟嘗君傳，即欲增之惡得而增之，賈誼治安策，董仲舒天人策，蘇長公上神宗皇帝書，即欲減之，又焉得而減之？

最可怪者，人以西廂之十六折爲少，而欲續之，以琵琶之四十二齣爲多，而欲刪之。夫誠知西廂之不必續，則知琵琶之不可刪矣。曷脛雖短，續之則傷，鶴頸雖長，斷之則悲。文之妙者，一句包得數篇，則短亦非短，數篇只如一句，則長亦非長。湯若士先生牡丹亭傳，奇長至五十餘折，至今膾炙人口，讀之不厭其多。近日吾友悔菴先生，有讀離騷、弔琵琶、花源、黑白衛等樂府數種，每種止三四折，亦復膾炙人口，讀之不覺其少，又何獨疑於琵琶？琵琶書館悲逢以前之不可刪，固有說矣。至於書館悲逢以後之不可刪，則又有說。續西廂者，於草橋驚夢之後，補寫鴛鴦、張生被謗，雙文信纜，見之欲嘔，固不如勿續也。不知勿續，則其所續者，刪之可也。若琵琶本出一人之手，本未嘗續，何容讓刪，試觀其寫牛相之別女，牛氏之別父，與南浦囑別一篇，特相肖。寫父之念女，女之念父，又與蔡母嗟兒，宦郎愛思，特相肖。讀者於此，可以通大學絜矩之心，可以惟中庸忠恕之理，可以悟論語不欲勿施之情，可以省孟子出爾反爾之戒，其文之妙如此，如之何其可刪也。乃若孝

子之蘆葦，賢媛之守制，演劇者以爲不祥而刪之，在演劇者則可耳。每見村學究教子弟讀書，則讀尚書，不欲讀願命，讀禮，不欲讀喪記，彼不過爲應童子試計，何嘗爲讀書計。夫以有心人而讀琵琶，又豈同於演劇之梨園也。然則以有心人而讀琵琶，又豈同於演劇之梨園也。

天下最冤者，莫冤於古人之文，被後人改壞，而訛以傳訛，竟曰古人之文本如是，良可痛也。如唐詩關山同一點，而村學究乃改點字爲照字，又如獨遊亭午時，而或改午字爲子字，豈非點金成鐵耶？琵琶俗本之誤，往往有類此者，今悉依家藏元本訂正，一雪古人之冤。作文命題，最是要緊，題目若好，便使文章添一倍光彩，若題目不甚好，則文章雖極佳，畢竟還有可議處。如批評水滸傳者，雖極罵宋江之權詐，而人猶或以爲誨盜，批評西廂記者，雖極表雙文之矜貴，而人猶或以爲誨淫，蓋因其題目不甚正大也。今琵琶記文章，旣已絕佳，而其題目又極正大，讀者其又何議焉？

予嘗讀西廂記，題目不及琵琶記，因思水滸傳，題目不及三國志，水滸傳寫荊、符、嘯、聚之事，處處驚人，不

如三國志寫帝王將相之事，亦復處處驚人；且水滸所寫荏苒嘯聚之事，不過因宋史中一語，憑空捏造出來，既是憑空捏造，則其間之曲折變幻，都是作者一時之巧思耳。若三國志所寫帝王將相之事，則皆實實有是事，而其事又無不極其曲折，極其變幻，便使捏造，亦捏造不出，此乃天地自運其巧思，憑空生出如許奇奇怪怪之人，因做出如許奇奇怪怪之事也。昔羅貫中先生作通俗三國志，共一百二十卷，其紀事之妙，不讓史遷，却被村學究改壞，予甚惜之前歲得讀其原本，因為校正，復不揣愚陋，爲之條分節解，而每卷之前，又各綴以總評數段，且許兒輩，亦得參附末論，其贊其成。書既成，有白門老友見而稱善，將取以付梓，不意忽遭背師之徒，欲竊冒此書爲己有，遂致刻事中闕，至爲可恨！今且先以琵琶呈教，其三國之書，容當嗣出。

予今日之得以琵琶呈教者，實我先大人之遺惠也，猶記孩提時，先大人輒舉古今孝義貞淑之事相告，及稍識字，卽禁不許看稗官，亦并不許看諸傳奇，而琵琶記獨在所不禁，以其所寫者，皆孝義貞淑之事，不比

其他傳奇也。大人既不禁我看，我因得時時看之，愈覺其妙，因大歡喜之，而今乃得自以其幼時所歡喜者，出而就正於四方君子也。然則昔者我先大人諸傳者，而獨許我看琵琶記，其愛我不甚深哉！我今願遍告天下父兄弟，須知琵琶記，并不是傳奇，人家子弟，斷斷不可把琵琶記來當作傳奇看，人家父兄，尤斷斷不可誤以琵琶記爲傳奇，而禁其子弟使不得看也。

予之得見琵琶記，雖自幼時，然爾時不過記其一句兩句，吟詠而已。十六七歲後，頗曉文義，始知其文章之妙，乃至如此，於是日夕把玩，不釋於手，因不自量，竊念異日當批之刻之，以公同好。不意忽忽三、四十年，而此志未遂，蓋一來家無餘資，未能便刻，二來亦身無餘閒，未暇便批也。比年以來，病目自廢，掩關枯坐，無以爲娛，則仍取琵琶記，命兒輩講之，而我聽之以爲娛。自娛之餘，又輒思出以公同好，由是乘輿組爲評次，我口說之，兒輩手錄之，既已成帙，將徐爲劖劖評點，自愧愚淺之見，不足爲古人增重，亦未敢信今人之必有同好也。今夏之杪，蔣子新又偶過予齋，於案頭檢得此書，展看

一過卽撫掌稱歎以爲聲山氏誠高東嘉之知己矣。且琵琶一書得此快評，直爲孝子義夫，貞婦淑女，別開生面，是不特文人墨士，牕前燈下，所不可少之書，而亦深閨繡閣，妝臺鏡側，所不可少之書也。盍卽壽之梨棗，使四方能讀書之人，各攜一帙以歸，除留自玩，與留備友人借觀外，一付塾師，以誨弟子，一付保母，以誨女子，俾皆有所觀法，則爲朝廷廣教化，美風俗，功莫大焉！予感其言，卽進梓人，而以斯言告之，梓人亦以斯言故，遂不日而竣役。予因嘆高東嘉琵琶記與羅貫中三國志皆絕世妙文，予既皆批之，則皆欲刻之，以公同好者也，而一則遭背師之徒而中關，一則遇知音之友而速成，嗚呼！古人之書，誠望後人之能讀之，而一人讀之，尤望與

天下之人共讀之，乃或能卽與共讀，或不能卽與共讀，其間豈亦有幸有不幸乎？夫子固不足論，獨念羅貫中何不幸而遭彼背師之徒，高東嘉何幸而遭此知音之友也？琵琶記雖是絕世妙文，然今既習見習聞，天下當已無人不讀不知，却是並未曾得讀也。卽有一二有心人，亦嘗評之論之，但評之未詳，論之未悉，天下人終有不能讀者，我今更評之論之，庶幾與天下之人共讀之。所謂有心人評之論之者，如王鳳洲湯若士徐文長李卓吾王季重陳眉公馮猶龍諸先生是已。人試觀諸先生評論在前，則知予今日之贊美琵琶記，非出臆說，亦唯觀諸先生評論在前，方知予今日別出手眼，非敢有所略襲前人也，謹采輯前賢評語，列之如左。

前賢評語

王鳳洲先生曰：南曲以琵琶爲冠，是一道陳情表，讀之，使人歎歎欲涕！

又曰：琵琶記四十二齣，各色的人，各色的話頭，拳脚眉眼，各肖其入，好醜濃淡，毫不出人中間，抑揚映帶，句白問答，包涵萬古之才，太史公全身現出，以當詞曲中第一品，無愧也。

又曰：你爹娘倒教別人看管，此語參人情，按世態，淋漓嗚咽，讀之一字一淚，却乃一淚一珠。

又曰：縱然錦衣歸故里，補不得你名行虧蔡母立一宗公案，自作勸語，判盡了詞人刀筆。

又曰：絳羅深護奇葩小，乃單語中巧語，巧在一小字。又曰：琵琶記當以蔡母嗟兒一篇爲寬裳第一拍，看他語語刺心，言言洞骨，絕不開散一字，半入雍門之琴，半入漸離之筑，淒淒楚楚，鏗鏘鏗鏘，庶幾中聲起雅。

又曰：幾回夢裏忽聞鷓鴣唱，忙驚問錯呼舊婦，時候寢堂上。這般恍惚心緒，似夢似醒，若有若無，舌底模糊，道

不出處，却寫得朗朗悽悽，真乃靈瑞有舌。

又曰：吾友胡元瑞云：『琵琶記中秋望月一篇，肌肉太豐，似乎詞勝意不勝。』予曰：不然，如萬點蒼山，何處是修竹吾廬三徑？又如深閨思婦，怪他偏向別離，明骨肉，何嘗不相稱耶？

又曰：縱認不得是蔡伯喈，昔日的爹娘，須認得是趙五娘近日的姑舅，苦口苦心，憑三寸筆尖寫來，自是碎人心腸。予嘗悶坐齋頭，極想此二句，欲翻案作數語，畢竟他情到詞到，不容人再着筆，只得學坡公之讓退之獨步也。

又曰：爹娘念女，怎教他爹娘不念孩兒，金針刺入膏肓，與你爹娘倒教別人看管，都只在舌頭上略下轉機，高老慣弄此舌。

又曰：琵琶記兩賢相造一篇，幻設婦女之態，描寫二賢媛心口真假，于立談間，而涕泣感動，遂成千載之奇，便即鄰生一朝說下齊七十餘歲，從太史公筆端描出，

言猶在耳。

又曰：吾友胡元瑞常笑蔡中郎不幸，流離困苦一生，千載後又被高東嘉污讒，編其再婚牛氏，遂爲里巷唾罵無已時。今讀曲中衆所謂人所褒之句，恨不浮三大白，亟酌蔡中郎地下。

湯若士先生曰：琵琶記從頭至尾，無一句快活話，讀如此傳奇勝讀一部離騷。

又曰：琵琶記都在性情上着工夫，並不以詞調巧情見長。

又曰：天下布帛菽粟之文，最是奇文，但不足以悅時目耳。然有志著書人，豈肯與時目作緣者？東嘉此書，不特其才大，其品亦甚高。

又曰：文之妙者，不肯說鬼說夢，然文之妙者，又偏會說鬼說夢，若左邱司馬是已。今看琵琶記感格成一篇，將沒作有，翻正爲奇，明明說鬼說夢，却又不是認真說鬼說夢，正是弄丸承蜩，令人無可捉摸。

徐文長先生曰：琵琶一書，純是寫怨，蔡母怨蔡，公怨蔡，公怨兒子，趙氏怨夫婿，牛氏怨嚴親，伯喈怨試，怨婚，怨

及第，殆極乎怨之致矣！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琵琶有焉。

又曰：黯黯銷魂者，唯別而已矣！唐人多朋友送別之詩，元人多夫婦惜別之曲，然寫朋友送別慷慨悲壯，能令人增長意氣，若寫到夫婦惜別，縱使極情盡致，不過男女繾綣之私已耳。琵琶高人一頭處，妙在將妻戀夫，夫戀妻，都寫作子戀父母，婦戀姑舅，如南浦一篇，始之以親在遊，恁遠而終之以歸家，只恐傷親意，此其不淫不傷，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不然，爲男子者，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叮嚀顧婦子語，刺刺不休，便不成丈夫。爲女子者，全不注意功名，爲良人勸駕，只念衾寒枕冷，牽衣涕泣，便不成賢媛。

又曰：琵琶有囑別之文，西廂亦有囑別之文，而西廂之文之妙，固在囑別之前，從前寫得爲爲極其秀雅，極其矜貴，蓋唯合之難，故離之難耳。若只寫長亭送別一篇文字，便沒氣骨，然仔細看來，西廂囑別之文，畢竟只寫男女繾綣之私，畢竟還遜琵琶一着。

又曰：琵琶記才俊登程一篇，摹寫旅况，丹青所不及。

李卓吾先生曰：元曲崔蔡二奇，桓文遞霸，近人往往左初琵琶，以其有稗風化，如發端便主甘旨，猶之唐詩李杜二家，亞李首杜，謂存三百篇遺意。

又曰：爲着一領藍袍，落後五彩斑衣，豔色逼人，不着古今花草，却又減花草。

又曰：孝經曲禮，早忘了一段，禪諦正不在多，直舉半偈。

又曰：相遭際暮年姑舅，薄情夫婿，是古天竺先生提鉢，向壁間說苦行禪半偈，使了，却千言萬語不了。

又曰：子嘗聽人說琵琶記，多了金閨愁配一段，然有這段，纔無滲漏，乃避其虛而故實之，有左邱太史之致。

又曰：糟糠自厭一篇，字字本色，不失古樂府韻語。

又曰：糟糠自厭，代嘗湯藥，祝髮營葬數條，當識其規，特創，無古無今，在傳奇中高出人一頭地。

又曰：琵琶記大率一篇各設一象，如剪髮一篇，主一髮字，發出許多意思，入巧入細，我疑文人頭髮，亦自空慧的。

又曰：金釵十二行，半僧孺事也，東嘉用之於漢前，蓋

詞人調弄筆頭，不復暇計漢唐，譬之王維雪裏芭蕉，雖關畫理，無礙畫趣。

又曰：他心中愛子，指望功名，遂他眼下無兒，因此埋怨你，二句排偶，平和其怒，不驟不躁，至今使人聽之，猶覺口角甜和。

又曰：俗傳東嘉初作琵琶，以蔡中郎爲不忠不孝，後夢中郎謂之曰：子能填我於懿行乎？顯陰爲報，夢覺，乃易爲全忠全孝。予謂是未必然，無非東嘉書旣成，悔其誣誕之非，故作鬼語以自解也。中郎如果有靈，縱不能如六丁神挾雷電而下，將書取去，亦當如犀渚魑魅，直以幽明不相及吐之，豈至如兒女猶却作乞憐語耶？亦足供談林中一大噱。

王季重先生曰：西廂易學，琵琶不易學，蓋傳佳人才子之事，其文香豔，易於悅目，傳孝子賢妻之事，其文質樸，難於動人，故西廂之後，有牡丹亭繼之，琵琶之後，難乎其爲繼矣，是不得不讓東嘉獨步。

又曰：琵琶曲中，襯字頗多，若必欲勉強刪去，將原本改壞，便不成文字矣。夫詩言志，歌永言，旣不成文字，又

何以成歌曲耶？

又曰：琵琶原曲，多爲後人改壞，不特曲爲然也，卽白中亦有之，如雖可拋兩月夫妻，俗本將雖字改作豈字，又如難道各人自掃門前雪，俗本削去難道二字，豈非點金成鐵乎？

又曰：人道琵琶無豔曲，試看琴詠荷池，中秋望月兩篇，何嘗不豔？

陳眉公先生曰：人有一勺不需，而多酒意者，淡而有味故也。有一筆不染，而多畫意者，淡而有致故也。有一傷不參，而多禪意者，淡而有神故也。妙人如是，妙文何獨不然？琵琶之文淡矣，而其有味有致有神，正於淡中見之。

又曰：鍾伯誠論詩，每至妙處，便云清空一氣如話，我於琵琶亦云。

又曰：西廂琵琶，譬之畫圖，西廂是一幅着色牡丹，琵琶是一幅水墨梅花，西廂是一幅豔妝美人，琵琶是一幅白衣大士。

又曰：琵琶曲俱自然合律，而不爲律所縛，最是縱橫

如意之文。

馮猶龍先生曰：先儒有言：「讀諸葛亮出師表，而不下淚者，必非忠臣，讀李密陳情表，而不下淚者，必非孝子。」今當更二語曰：讀王鳳洲鳴鳳記，而不下淚者，必非忠臣，讀高東嘉琵琶記，而不下淚者，必非孝子。

又曰：傳奇中摺科打諢，俗眼所樂觀，名手所不屑，今之演西廂者，添出無數科諢，殊覺傷雅，而實則原本未嘗有也。西廂且然，况琵琶乎？高老自言，休論之插科打諢，彼固不徒以科諢見長。

又曰：琵琶曲多借韻，如真文借用庚青，先天借用寒山之韻，此在善歌者，審其本韻以何爲主，將借韻收入本韻唱之可耳。夫曲之有韻，亦如詩之有拈，李杜詩多有不拘拈者，今人作曲，未嘗失韻，而不會及東嘉之萬一，亦如作詩，未嘗失拈，而會不及李杜之萬一也。

又曰：詩止平仄二聲，曲則於仄聲內，又必辨上去入三聲，有上去入可通用者，亦有上去入不可通用者，如應用去而入，則不合腔，應用上而入，則不起調，又有入聲可借作平聲者，如一樣兩入聲字，而一作平一

不作平，各自不同，不得錯認，諸如此類，頗費填詞者之經營，獨琵琶記隨筆寫去，自然合拍。不特文字佳者律尤佳，尤爲南曲之冠。

以上前賢評語，彰彰如是，而予更有所論次者，舉其引端之旨而暢言之，又舉其未發之旨而增補之者也。予因病目，不能握管，每評一篇，輒令崗兒執筆代書，而崗兒亦時有所參論，又復有舉予引端之旨而暢言之，舉予未發之旨而增補之者，予以其言可採，使亦附布於後，以質高明。

參論

毛序始曰：琵琶記篇首標題云：全忠全孝蔡伯喈，予竊疑焉，生不能養，死不能葬，可謂孝乎？辭官不得，日日思鄉，將國爾忘家之謂何？而名之曰忠也。俗傳東嘉以夢警之故，乃改不忠不孝爲全忠全孝，今觀其文，何嘗是全忠全孝意者？未嘗改文字，只改題目耳。若果會改文字，則其書中不應復有無數罵伯喈文字，如縱然衣錦歸故里，補不得你名行虧，是借蔡母口罵之，怨只怨蔡伯喈不孝子，是借蔡公口罵之，思量薄倖人，辜奴此

身，是借趙氏口罵之，撇父母拋妻不保，三不孝，逆天罪大，是借張公口罵之，笑伊家短行，無情忒甚，是又借牛氏口罵之，猶未已也，其自言曰：不親親負心的薄倖郎，又云：似我曾讀書的，倒把親撇漾，又云：撇却糟糠妻下堂，人罵之未足，又復自罵。其文字如此，故知其未曾改也。然有罵處，隨有勉強幹旋處，罵之所以刺王四之負心，幹旋之所以望王四之補過，深其文者，借蔡邕以罵王四，易其題者，終不敢以王四誣蔡邕也。

又曰：文章不曲折則不妙，西廂記張生終得與鶯鶯配合，全賴紅娘之力，乃妙在鶯鶯偏要瞞着紅娘，琵琶記趙氏再得與伯喈團圓，全賴牛氏之賢，乃妙在伯喈偏要瞞着牛氏，其曲折處，正是一樣筆墨。然鶯鶯瞞紅娘，紅娘不曾猜破，却是張生道破；伯喈瞞牛氏，伯喈不曾當面說破，却被牛氏背地聽破；一樣筆墨，又是兩樣文法。

又曰：吾友蔣新又嘗云：「文章但有順而無逆，便不成文章，傳奇但有歡而無悲，亦不成傳奇。」誠哉是言也，然所以有逆有悲者，必用一人從中作梗，以爲波瀾，

如西廂有崔夫人作鯁，琵琶有牛丞相作鯁；乃夫人作鯁是賴婚，丞相作鯁是逼婚，夫人賴婚到底賴不成，丞相逼婚竟逼成了，同一波瀾，而琵琶文法又變。

又曰：琵琶曲多有運用前腔者，此詩經每篇幾章，章幾句，往往後章與前章，後句與前句，更不改換，中間只略易一二字，便覺前後淺深不同；琵琶之曲，亦猶是爾。又曰：西廂北曲，無合前之體，而琵琶南曲，多有合前者，此亦詩經文法也。如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又如懷哉懷哉，曷曰子還歸哉之類，每章結尾，只是一樣句話，更不改換一字，此蓋風人所注意者。在此，故不覺言之重，詞之複，再三唱歎，以足其意，琵琶之曲，亦猶是爾。

又曰：琵琶曲中，所謂言之重，詞之複，再三唱歎，以足其意者，如高堂稱慶一篇，連歌其祝眉壽，正爲自此以往，祝壽不可復得，故於此頻頻道之。又如琴訴荷池一篇，連歌清世界，幾人見，是言對景爲歡者，能有幾人，見苦樂不同，在打動孝子思家之意，故言之重也。又頻歌曰：不覺暗中流年換，見光陰易去，省親無時，正打動孝

子愛日之誠，故詞之複也。又如中秋望月一篇，頻歌曰：年年此夜人月雙清，此在牛氏眼中，見爲人與月俱圓，而伯喈意中，則人正有能與月不俱圓者，故再三唱嘆，以寄懷也。又如拐兒貽誤一篇，頻祝曰：『一家賀喜，只說他日再相見。』聽女迎親一篇，頻祝曰：『耳聽好消息，相逢處好筵席。』寺中遺像一篇，頻祝曰：『龍神護持他登山渡水。』正以後來不得再相見，無好消息，無好筵席，並不能登山渡水，故連歌之，以反襯後文。蓋惟有前之作，愈覺後之悲，必如是而文情始足也。乃若廬墓一篇，頻歌曰：『觀真容，形衰貌枯，想靈魂，悲咽痛苦。』則以墓中之人，其形容不可復觀，可觀者唯真容耳。故對坟墓，不得不復觀真容，此皆從孝子心坎中摹寫出來。至於末篇頻歌曰：『料天也會相憐憫。』此則一部書之大結穴也，何也？一部書首篇，便有付之天也，俟命於天，謝天相佑等語，中間又有天付與天須臾，天降災，天憐念，復把蒼天禱天，教夫婦再和諧，問天天怎生結果，無數天字，於是終篇亦頻呼天字，以總結之。夫歷山之淚，號泣於父母，必號泣于昊天，孝子能事親，必能格

天，故琵琶以天始，以天終也。嗚呼！一傳奇耳，而始終稱天，以大其辭，亦有如尙書二典三謨之始於欽若昊天，而終於勅天之命，中庸三十三章之始於天命之謂性，而終於上天之載者，然則琵琶一書，又安得以傳奇目之哉。

又曰：琵琶文中寫時序先後，一筆不亂，如臨妝感歎一篇，先云：『羅襟淚漬，錦被羞鋪。』此整襟撫帶，推被起牀之時。次云：『綠雲懶梳，鏡鸞羞自舞。』此方是臨妝理髮，對鏡整容之時。後云：『輕移蓮步，堂前問舅姑。』然後是梳妝已畢，問寢高堂之時。又如夢繞親闈一曲，先云：『重門半掩黃昏雨。』是寫黃昏。次云：『枕邊萬點思親淚，伴漏聲到曉方歇。』然後從黃昏寫到五更。次云：『慵臨青鏡，頓添華髮。』然後又從五更伏枕寫到天明照鏡。又如琴訴荷池一篇，先寫晝長日永，是天正午，次寫曉來雨過，是天已晚；次寫新月一鉤，是天將暝；次寫玉漏催銀箭，是夜已闌；又如中秋望月一篇，先云：『誰駕玉輪來海底。』是月初起；次云：『十二闌干光滿處。』是月正午；次云：『斗轉星橫。』是月已斜；此

皆逐篇中之次序也。若總全部而計之，如朝來峭寒輕透，是寫早春，然後再寫清明時候，然後再寫風光正暮春，然後再寫坐對南薰，然後再寫秋容光淨，然後再寫黃葉飄飄，然後再寫大雪淒淒，雖不必在一年之中，而自春而夏，而秋而冬，寫來亦復循循有序。嘗讀五才子書，將寫六月生辰綱，便先於說三阮時，寫阮小五鬢邊一朵石榴花，用筆最閒細。竊怪今人作文，胡亂下筆，前不顧後，後不顧前，想其讀古人文章，草草看過，故自己下筆亦草草耳。

又曰：琵琶將寫長空萬里，先寫楚天雨過，亦如將寫新月一鉤，先寫晚來雨過。蓋以月在雨後，分外皎潔，故寫月，必從雨後寫之。然夏月不如秋月，初生之月，不如既滿之月，長空萬里，舍花而獨寫月者，意專在乎月也。新月一鉤，因荷香而旁及之，是寫花而帶寫月者，意不在乎月也。不惟意不在月，亦并不在花。夫既不在花，又不在于月，則荷池一篇，意將安屬？曰：前之注意在琴，而後之注意在枕與扇，借琴以寫其念妻之情，借枕與扇，以寓其思親之志，如是而已。唯後之注意在枕與扇，故於

前文先寫夢到家山，先寫簾展湘波，絨扇冷，又於丑淨口中寫打扇，寫上眠牀，以引起之。後文又連寫數眠字，數風字，以映帶而襯染之，唯前之注意在琴，故篇首先寫翠竹敲風聲，以引起之，後幅又寫棋聲以陪之。又寫雨過聲，輕雷聲，柳中新蟬聲，菱歌晚唱聲，玉漏聲，笙歌聲，以宕漾而拖逗之，其用筆迴環交互，精妙如此，豈非才子之文？

又曰嘗讀唐人詩，有一首之內，而上下迴別者，如越王句踐破吳歸，義士還家盡錦衣，宮女如花滿春殿，只今唯有鷓鴣飛，上三句何等熱鬧，末一句何等悲涼，又如魚鳥猶疑畏簡書，風雲應爲護儲胥，二語何等聲勢，忽接云：徒勞上將揮神筆，終見降王出傳車，何等掃興！又如千門柳色垂青鎖，三殿花香入紫微，何等華麗，末乃云：官拙自悲頭白盡，不如巖下掩荆扉，何等涼淡，又如欲取蕪城作帝家，錦帆應自到天涯，忽接云：于今麝草無螢火，終古垂楊有暮鴉，前二語何等雄壯，後二語何等慘寂，諸如此類，未可枚舉，而琵琶文中，亦多用此法。試觀十載親燈火一曲，上半似豔科目，下半忽樂隱

淪。鳳凰池上歸環珮一曲，上半是丞相歸朝，下半是老叟獨歎，官居宮苑一曲，上半是侍臣隨駕，下半是高士歸林。月淡星移一曲，上半是早朝待漏，下半是客邸思家。此等筆法，正與唐詩相類者也。不但此也，唐詩有卽兩句內，而上下迴別者，如蜀主窺吳向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又如千尋鐵鎖橫江岸，一片降旗出石頭，上句皆極其雄，下句皆極其憊。又如高館張燈酒復清，鐘鳴月落雁歸聲，只言黃鳥堪求侶，無奈春風欲送行，第一句似喜，第二句似悲，第三句又是喜，第四句又是悲，如此之類，亦不可枚舉，而琵琶文中，又往往有之。試看才俊登程一篇，雲梯月殿圖貴顯，水宿風餐莫厭貧，上句熱，下句寒，思鄉遠，愁路貧，肯如十度謁侯門，行看取朝紫宸，鳳池鯨鱗聽絲綸，是又上語寒，下語熱，此等用筆，又與唐詩相類者也。不但此也，唐詩又有卽一句內，而上下迴別者，如回首可憐歌舞地，歌舞本是樂事，乃上着回首可憐四字，便黯然銷魂。又如露冷蓮房墜粉紅，蓮房粉紅字，本極香豔，乃着一冷字墜字，亦便黯然銷魂。又如映階碧草自春色，掃葉黃鸝空好音，豈非美麗

字樣，而著一自字空字，便覺神情蕭索。又如翠華想像空山外，金殿虛無野寺中，翠華金殿十分富貴，野寺空山十分荒涼，乃并在一句，又着虛無想像字，令人愴然傷懷！如此之類，亦復不可枚舉，而琵琶文中，又往往有之。試觀宦邸憂思一篇，其云：「悲傷鴛序鵲行，鴛序鵲行之上，着悲傷二字，甚奇！又云：『怨香愁玉，香字玉字上，着愁字怨字，甚奇！』又云：『把歡娛翻成悶腸，』歡娛與悶腸並說，甚奇！至於新入鳳衾和象牀，可謂最樂而着依然二字，其辭若有憾焉，則又甚奇！乃其所尤奇者，悶殺人花燭洞房，愁殺我金榜挂名，洞房金榜之上，忽着悶殺愁殺等字，此從來未有之創句，即唐詩中亦不可易得，今人熟唱琵琶，等閒看過，故不覺其新異耳。夫操縵者，將爲人解慍，則寫虞室之琴，將使人墮淚，則奏雍門之瑟，若欲以虞琴與雍瑟雜彈，必不能矣。桑翰者，將寫嚴寒，則繪北風之圖，將寫嚴暑，則描雲漢之象，若欲以北風與雲漢並畫，必不能矣。薦味者，將爲人養生，則調甘飴之鼎，將爲人去病，則進苦口之齋，若欲以飴甘與茶苦交陳，必不能矣。獨有文人之筆，可於悲中

見喜，可於喜中見悲，可於冷中寓熱，可於熱中寓冷，可於苦中得甘，可於甘中得苦，予初不信，乃於唐詩信之，今於琵琶愈信之也。

又曰：琵琶記曲白，忠臣閒處，都有針線，如選士一篇，試官口中，誇稱長安富貴，却只將食味來說，是正與陳留飢饉，蔡家缺食，里正奪糧，孝婦喫糠等事，作反襯。又如寫牛氏富麗，却云：『金鳳斜飛鬢雲，』又云：『起來攜素手，鬢雲亂，』又云：『香霧雲鬢，』是正與五娘臨妝感歎，剪髮賣髮等事，作反襯。寫伯喈及第，却云：『布袍脫下換羅衣，』又云：『嫦娥剪就綠雲衣，』又云：『荷衣穿綠，』又云：『紫羅欄，白玉帶，』是正與五娘之典賣衣衫，寸絲不掛，蔡公蔡母之衣衫敝垢，穿着破損衣裳，作反襯。至若首篇，有連理芳年，烏飛兔走之語，於是中間，亦有隔牆花，強攀做連理，與連理無旁枝，廝趕的，皆狐兔等語，以映帶之，而未篇復以連枝異木，白兔如馴，雙結之，此皆極閒中有針線處，讀者勿忽爲閒筆，而不尋其針線之所伏也。

又曰：讀南浦囑別一篇，至蔡公蔡母下場詩，定當墮

淚，蓋親與子，自此一別，終天不再會矣。或曰：『蔡公蔡母本皆子虛烏有，奈何認真爲之淚落耶？』曰：其事雖本未有之事，而其情則至不堪之情也，凡人於難爲情之處，而不动念者，其人非大解脫人，必極忍心之人。

又曰：人謂西廂寫佳人才子，琵琶寫孝子賢妻，我謂琵琶之寫孝子賢妻，何嘗不是佳人才子。伯喈沉酣六籍，貫串百家，固是曠世逸才，卽趙氏寒門素質，知音染翰，牛氏繡幕奇葩，通詩達理，豈非絕代佳人。蓋自古及今，真正才子，必能爲孝子義夫，真正佳人，必能爲賢妻淑女。或疑文人往往無行，才女往往失節，東嘉之作琵琶記，正欲爲天下佳人才子，一雪斯言耳。

又曰：琵琶記寫伯喈讀真容題詞，矍然曰：句句道着

下官，我因想王四，嘗日見了琵琶記，定當作此語；且獨王四然也。凡天下後世負心人，見了琵琶記，當無不作此語。故琵琶一書，必真正佳人才子方肯讀，彼不孝不義，不賢不淑之人，決不肯讀。

又曰：琵琶記雖有所託諷而作，然不過朋友規諫之意耳。至於朝廷之上，天子之尊，初未敢一語稍涉譏刺也。觀其首篇第一曲，便稱風雲太平日，其中篇又云：『太平時車書已同，干戈盡戢文教崇。』又云：『時清貞報君恩重。』又云：『乾坤正，玉柱擎天又何用。』直至卷末，仍以玉燭調和，聖主垂衣作結，其尊奉朝廷，頌揚天子，可謂至矣！天下後世之著書立說，皆當以此爲法。

新式標點琵琶記

聲山別集

第一齣 副末開場

文章之妙，不難於令人笑，而難於令人泣；蓋令人笑者，不過能樂人，而令人泣者，實有以動人也。夫動人而至於泣，必非佳人才子，神仙幽怪之文，而必其爲忠貞節孝之文，可知矣。顧或學爲忠貞節孝之文，而竟不能動人，遂反不如佳人才子，神仙幽怪之文之足樂，則甚矣。樂人易而動人難也！今觀琵琶一書，所以繪天性之親者，抑何其無不逼真，無不曲至乎於父母之愛子，則一寫其逼試，一寫其嗟兒於舅姑之愛媳，則一寫其見棟而悲，一寫其遺筆而逝於子之念父母，則一寫其却婚，寫其辭官，寫其思鄉，寫其寄書，寫其臨風而悼於新篁池閣之時，寫其對月而嗟於萬里長亭之夜。於媳之奉舅姑，則寫其請糧，寫其進藥，寫其剪髮，寫

其築墳，寫其畫真容於紙上，何啻耳聞優見之誠，寫其抱琵琶於道中，不減行哭過市之慘。其描畫慈父慈母，孝子孝媳，可謂曲折淋漓，極情盡致矣。至若寫妻之憶夫，則春闈催赴之曲，雖草蟲之嗟未見，殷雷之念還歸，不是過也。寫夫之憶妻，則舊絃欲斷之歌，雖衛風之傷契闊，幽人之懷婦，歎不是過也。他如寫張公之恤鄰，有賢者好施之風，寫牛氏之規親，有孝子幾諫之意，寫丞相之悔過，有貴人遷善之美，無不足以發人深省，而起人長歎，所裨於風化者，豈淺鮮哉？或曰：「演劇所以侑酒，而酒所以合歡，必欲使觀劇者，泣數行下，將合歡之謂何？」子曰：不然，不見夫善讀書者乎？善讀書者，以書爲下酒物，讀至喜處，則掀髯一笑，爲浮一大白；讀至憤處，則拍案一叫，爲浮一大白；讀至悲處，則放聲一哭，亦爲浮一大白；不獨喜處可下酒，憤處悲處，亦未嘗不可下酒也。昔人云：「痛飲讀

離騷，『非痛飲不可讀離騷，正不得不痛飲耳。』琵琶一書，直與離騷彷彿，而又豈其他傳奇之所能方其萬一與？先生自許曰：『騷獨步』。誠哉！其獨步也。此篇於副末口中，敘傳奇始末，只起頭趙女姿容一句，便非凡手所能及。夫書以蔡邕爲文，則當以蔡邕爲起，奈何先言婦，而後言夫，不以蔡邕爲起者，明其書之非眞爲蔡邕作也。邕間有女蔡琰，未聞其妻趙氏也。蔡邕之爲蔡邕，有是人者也。趙氏之爲趙氏，無是人者，不以有是人者爲起，而以無是人者爲起，凡以明其事之皆子虛烏有，而不得以是疑蔡邕也。顧起語之先婦後夫，理固然矣。若後幅之孝矣伯喈，賢哉牛氏，仍先夫而後婦，則又何也？曰：先生又有微意焉。趙氏所以影周氏也，牛氏所以影不花氏也。王氏棄周氏，則周氏者，王四所欲抑而下之者也。王四棄周氏，而娶不花，則不花者，王四所欲尊而上之者也。今乃先生於其所欲下之者，則反上之，於其所欲上之者，則反下之。蓋矯其失者，當如是也。且使婦而挾

貴以凌其夫，則惡得謂之賢？其云賢哉牛氏，必其能自處於夫之下者也。且不唯能自處於夫之下，必并能處於前妻之下者也。先生所以爲不花氏諷也。古人於片語隻字之一前一後，其不苟如此。每怪今之黃口孺子，章句腐儒，略知平仄，便思揮毫染翰，儼然來作傳奇，吾不知其所居何等也。此篇之妙，又妙在書館相逢之慘悽一句，未相逢之慘悽，人所共知，既相逢之慘悽，非深於情者不能道也。人情痛定思痛，喜極而悲，方其久離忽合，縱使父母俱存，家門無恙，而夫妻相見之日，有不抱頭大哭，而遽執手言歡者乎？况前乎此者，有慘悽矣，多管臣親，必做溝渠之鬼，辭朝時之慘悽也，縱然歸去，又恐白帶麻杖，思鄉時之慘悽也，此慘悽於未相逢之前也。然曰溝渠曰麻杖，誠爲哀痛之語，而白多者曰：又恐猶爲懸度之，何懼其然？慮其然而尙冀其或不然，則慘悽猶未甚也。至於書館相逢，而向之懼其然，慮其然者，今而果然矣，向之尙冀其或不然者，今而竟無不然矣。則孝

子之慘悽，唯此時爲最甚；不特孝子之情如是，卽趙氏見夫時之慘悽，比剪髮築墳時之慘悽爲倍至，牛氏見趙氏遇夫時之慘悽，亦比兩賢相逢時之慘悽爲倍至，若云旣相逢矣，此人誠不足與言情，亦不足與言文也。

(二副末上)

(水調歌頭)(末)秋燈明翠幕，夜案覽芸編，今來古往，其間故事幾多般，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瑣碎不堪觀，正是不關風化體，縱好也徒然。(抹倒世間無數傳奇○作傳奇耳，却試出風化二字，然則世間何可無傳奇，然則世人又何得輕易便作傳奇)(換頭)論傳奇，樂人易，動人難！(樂人者令人笑，動人者令人哭，人之有笑無哭者，必非快人之文之有笑無哭者，亦非快文)知音君子，這般另作眼兒看。(揚子雲之後更有揚子雲，自能知子雲，高東嘉之後更有高東嘉，自能知東嘉也)休論插科打諢，書中不無科理處，然隨筆點染，多有寓意也。也不尋宮數調，(曲雖更端，每以一調爲終，始而此書間有出調，其韻脚及開句煞字亦多不拘平仄，蓋與句超不同)只看子孝其妻賢，(所以勝人處在此)正是驍驍方獨步，萬馬洗爭先。(先生自許

子亦以此許之)

(末)今日梨園子弟，唱演琵琶記，試把傳奇始末，略述一番者。

(中宮慢詞)(沁園春)(末)趙女姿容，蔡邕文學，(先言趙氏而後言蔡，邕妙絕，蓋書爲王四棄周氏而作，故以趙女爲起者，特借趙女以見周氏也，若蔡則非其意之所在，故不以其爲起耳，但本傳奇無端敘蔡，便未免倒置矣)兩月夫妻，奈朝廷黃榜，遍招賢士，高堂嚴命，強赴春闈。(春闈者禮闈也，試士於禮闈，非漢之制，則漢固無所爲春闈也，無春闈而曰春闈，凡以明其事之無關蔡邕也)一舉鰲頭，再婚牛氏，(以蔡對牛，借對極巧，唐詩中多用此法，如子雲清自守，今日豈爲歡借雲對日是也，又如袖中諫草朝天去，頭上宮花待宴歸，借草對花是也，牡丹亭白云，名花國色，實守家聲，應堪相匹)利縮名索，竟不歸。(俗本改再婚爲賜婚，改竟不歸爲不得歸，蓋極力周全蔡邕也，夫改者之意，欲周全蔡邕，抑知作者之意，正以言切王四郎)饑荒歲，饑親俱喪，此際實堪悲。(非悲其親之喪，悲其子之不見親之喪也，王四但聞其棄妻，不聞其背親，然王四之配周氏，以父母之命配之者也，其再婚不花，則非以父母之命配之者也，棄其親之所配，則比之於背親，焉可也)(換頭)堪悲趙女支持，

剪下香雲送舅姑，把麻裙包土，築成墳墓，琵琶寫怨，徑往京畿。琵琶寫怨，非周氏之以琵琶寫怨，而東嘉之以琵琶寫怨也。

東嘉何怨代周氏以怨王四也，代周氏以怨王四，故代周氏以寫琵琶。然則琵琶寫怨，乃東嘉自道耳，其文至爲明祖所見，可謂直達京畿矣。

孝矣伯喈，賢哉牛氏。前則先趨於蔡，此仍後牛於蔡，前後顛倒之間，妙有深意。夫豈如凡手之提筆亂寫乎。書館相逢最慘悽。

相送下着最慘悽三字，文之極假却是文之極真。重廬墓，一夫二婦，旌表舊門閭。日一夫二婦，則東嘉之意，原不以人情之所難者，強王四也。若必欲其舍新而從舊，而人情所難也。若兼收並容，既取其新，亦不棄其舊，此則非人情所難也。此東嘉所以訴王四之本意也。

也。○說到廬墓旌門，一部大書，方有起有結。非若西廂於草橋驚夢後，勉強留者也。今之演琵琶者，以書館相逢爲終而不演後劇，亦如演西廂之只草橋驚夢爲終而不演後劇，則大謬矣。

下場詩極富極貴牛丞相，王四之棄周氏而婚不花墓，富貴耳，故特爲寫破。海晏相不過稱其富貴，微言冷諷。

施仁施義張廣才，此句補詞中所未及。○廣才之爲言，東嘉自當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以其吾仁，我以吾義。先生自待甚高。

有烈趙真女，全孝全忠蔡伯喈。仍先趙女而後蔡伯喈甚。

不以蔡邕起，却以蔡邕結者，蓋不欲以王四譏蔡邕，故不以蔡邕起，而既借蔡邕以譏王四，不得不以蔡邕結也。

第二齣 高堂稱慶

敘事之佳者，將敘其歡合，必先敘其悲離，不有別離之苦，不見聚首之樂也。乃將敘其悲離，又必先敘其歡合，不有聚首之樂，亦不見別離之苦也。此琵琶高堂稱慶一篇，所謂反襯後文者也。然反襯之法，人所易知。若既以反墨襯之，又卽以正墨逗之，既用反墨於正墨之前，又卽伏正墨於反墨之內，使觀者見其反墨之襯，覺後文俱出意外，察其正墨之伏，覺後文又未嘗不在意中，則才子之才，高出於凡手數倍矣。如驪鬪欲勝，魚龍將化，爲狀元及第伏筆也。光前耀後，青雲萬里，爲蔡公逼試伏筆也。樂在田園，何必公侯爲蔡母嘆兒伏筆也。時光催人，桑榆暮景，爲雙親俱喪伏筆也。蓋卽極歡極合之中，而悲離之機，已兆於此。從來世事，大抵如斯，豈獨琵琶記爲然哉。每怪今人作傳奇，

效琵琶，雖不有家門上壽之文，陳陳相因，遂成
爛俗。不知琵琶之稱慶，只一筆兩筆而全部線索
俱爲之動，非若他人之家門上壽，正是家門上壽
而已。然則讀琵琶者，慎勿以此一篇爲學步邯郸
者，同類而共觀也。

或謂西廂男女會合，其事爲吉慶，琵琶父母雙
亡，其事爲不祥，則似西廂較勝琵琶。子曰不然，試
各取其首篇而讀之，北西廂起讀云：『夫主京師，
祿命終。』南西廂改之，亦云：『夫主喪京華，』比
之琵琶之十載親燈，孰爲吉孰爲不吉乎？且觀書
者，但當論其佳與不佳，不當論其吉與不吉，文之
亙天地，垂日月者，莫如五經，而易則凶悔吝居其
半，書則商周征伐之事居其半，詩則變風變雅居
其半，春秋亡國五十二，弑君三十六，禮記喪事頗
多，至今居喪，謂之讀禮，若必擇其書之吉祥者而
讀之，則五經皆在所棄矣。琵琶記有關風化，可爲
聖賢名教之鼓吹，縱使不祥，猶當玩味，况終之以
旌表門閭，而且始之以高堂稱慶也哉？

或謂琵琶記有可議者二，慈母戀子情也，亦理
也，不以老旦扮蔡母，而以淨扮之一可議也。伯喈
自中，既不道出父名母姓，而蔡員外蔡安人，亦更
不自通名姓，未免疎漏，二可議也。雖然，無庸議也，
何也？若蔡員外蔡安人爲真，有是人也者，則當論
其宜且不宜淨，通名姓與不通名姓，今員外安人
本皆子虛烏有，則老旦可也，淨亦可也，卽通名姓
可也，不卽通名姓亦可也。且不獨員外安人爲本
無是人，而伯喈之爲伯喈，亦未嘗真有是事，試觀
風雲太平日一句，可見矣。伯喈當相靈之日，正黨
錮禍興，宦官用事，黃巾作亂，董卓弄權之日也，豈
太平日哉？東嘉之爲此語者，凡以明其人之非蔡
筮耳。乃讀者猶認生之真爲蔡筮，而欲商確於外
與淨之間，其幾何而不爲作者所笑也？

(生扮蔡筮上)

(正宮引子瑞鶴仙)(生)十載親燈火，(潛修如此之久)
論高才飽學，休誇班馬。(抱負如此之宏)風雲太平日，(遭
時如此之盛)正驂驅欲嘯，魚龍將化。(可以出而仕矣)

二句總承上三層觀來極力一縱以反跌下文。沉吟一度，(上六句是客下四句是主中間只用此四句轉換使抹倒上文引起下文)

怎離却雙親膝下？(正意只在此一句) 且盡心甘旨，功名

富貴付之天也。(驪駒欲騁二語審然一起功名富貴二語渺然一

落只一曲中而前後頓殊起末忽異真是絕奇絕妙文字○文章之法

不反振則正意不出東嘉欲寫孝子之孝而若不作如是反振法即無

以見其孝也夫使潛修未久不可以仕而託言養親未足為孝潛修雖

久抱負未宏而託言養親未足為孝潛修雖久抱負雖宏而時不可為

託言養親以遂其由休之志亦未足為孝唯潛修久矣抱負宏矣又遇

可身之時矣而終已不住然後見孝子意親之真情者耳)

(鷓鴣天)(生)宋王多才未足稱，子雲識字浪傳名，

奎光已透三千丈，風力行看九萬程。經世手，濟時英，

玉堂金馬豈難登？(七句是客應曲中前半段) 要將萊綵

歡親意，且戴儒冠盡子情。(二句是主應曲中後半段) 小

生蔡邕表字伯喈，(蔡邕者萊備也只其聲音相似偶然借題

乃今之演琵琶者不曰演琵琶竟曰演伯喈可發一笑) 沉酣六

籍，貫串百家，詩賦既擅其長，音律亦窮其妙，(元以詞

曲取士而王四知名於時其通音律可知故東嘉即以音律之文該

(之) 抱經濟之奇才，值文明之盛世。幼而學，壯而行，

難望青雲萬里，入則孝，出則弟，怎離白髮雙親？倒不

如盡菽水之歡，甘蠶鹽之分，正是行孝於己，俟命於

天。(一本作責報於天行孝者豈責報乎古本俟命二字正與曲中

付之天也相合) 更喜新娶妻房，纔方兩月，是陳留郡人，

趙氏五娘，雖儀容俊雅，且休誇桃李之姿，德性幽閒

儘可寄蘋蘩之托，正是夫妻和順，父母康寧。(略於敘

父母而詳於敘妻房蓋作者注意在此也) 詩云：『為此春酒，

以介眉壽。』今喜雙親，既壽而康，對此春光，就花下

酌盃酒，與雙親稱慶。昨已分付五娘子安排，如今想

多完備，不免請爹媽出來，爹媽有請。(外扮蔡公淨

扮蔡母)(旦扮趙五娘)(同上)

(雙調引子)(寶鼎現)(外)小門深巷，春到芳草，人間

清盞。(寫景亦有幽致) (淨)人老去，星星非故，春又來，年

年依舊。(人老不復少春去又還春可為太息名媛詩有云願得即

君似春色一年一度一歸來以人比春正是此意) (旦)最喜得今

朝春酒熟，正滿目花開似繡。(唐詩云且看欲盡花經眼莫教

傷多酒入罈是酒飲於已花謝之時也今日花開似繡則飲酒於花正

聞之時候者矣）（合）願歲歲年年，人在花下，常酌春酒。

（唐詩云酒灑願從今日後更逢二十度花開二十度有數之詞也今願歲歲年年則是無疆之祝矣）

（外淨）孩兒，你請我出來做甚？（生）告爹媽當此春光佳景，孩兒聊具盃酒爲爹媽稱壽。（外淨）生受你。

（生日送酒介）

（雙調過曲）（錦堂月）（生）簾幙風柔，庭幃晝永，朝來峭寒輕透。（正當風柔晝永而忽覺曉寒侵人便可見老年人調攝最難故下文云一喜又還一憂也）（背唱）人在高堂，一喜又

還一憂。二句背唱極是若對親言憂則傷親意矣。俗本作親在高堂不如古本人字之佳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若將二人改作二親便覺無意味。香齋曲云高有人孤獨正從此處用來）（轉介）唯願取百歲椿萱，常似他三春花柳。祝壽之詞有云如松如柏者矣未聞以如花如柳爲祝者可爲新極）（合）酌春酒，看取花

下，高歌共祝眉壽。（自此以上連用共祝眉壽作套語皆極力反覆後文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其詩舊矣今添花下二字便增一樣氣色如蕭蕭馬鳴之句本以形容天子車駕悠閒之景象也李白用之於送人曰蕭蕭班馬鳴添一班字便有惜別淒涼之情杜甫用之於塞上曰

馬鳴蕭蕭添一風字又倒轉用之便有軍中慘淡之狀同用古詩成語而一入才人之手便能翻舊爲新異大奇事）

（前腔）（換頭二）（旦）幅輳獲配鸞儔，深慚燕爾，持盃自覺嬌羞。（兩月矣猶自嬌羞近有三月新婚帳中私語不畏屬垣人前稱謂竟如熟識者抑又何也）怕難主頻繫，不堪侍奉箕帚；（賢必能謙孝必善下可見自謂賢者必非賢自謂孝者必非孝

婦）惟願取年少夫妻，長侍奉暮年姑舅。（年少夫妻侍壯年姑舅則向後侍奉之日正長也年壯夫妻侍暮年姑舅則從前侍奉之日已多也今以年少夫妻而欲長侍奉暮年姑舅此必不可得之數矣不可願而願之孝者之心當如是耳）俗本以年少二字改作借考豈不大謬得古本讀之方知其妙）（合）酌春酒，看取花下，高

歌共祝眉壽。

（前腔）（換頭三）（外）還愁白髮蒙頭，紅英滿眼，心驚去年時候。（紅英猶是去年之紅英而白髮已多於去年之白髮安得不心驚乎）宋人詩有以白髮紅英相對者東坡云人老替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人頭康節云花見白頭人莫笑白頭人見好花多人謂東坡怯而康節壯然康節亦惟心怯故強作壯語耳）只恐時光催人去，也難留。孩兒呵！唯願取黃卷青燈，及早換金章紫

綬。

（前腔）（換頭四）（內）只恐時光催人去，也難留。孩兒呵！唯願取黃卷青燈，及早換金章紫綬。

（前腔）（換頭五）（外）還愁白髮蒙頭，紅英滿眼，心驚去年時候。（紅英猶是去年之紅英而白髮已多於去年之白髮安得不心驚乎）宋人詩有以白髮紅英相對者東坡云人老替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人頭康節云花見白頭人莫笑白頭人見好花多人謂東坡怯而康節壯然康節亦惟心怯故強作壯語耳）只恐時光催人去，也難留。孩兒呵！唯願取黃卷青燈，及早換金章紫綬。

（前腔）（換頭六）（內）只恐時光催人去，也難留。孩兒呵！唯願取黃卷青燈，及早換金章紫綬。

（前腔）（換頭七）（外）還愁白髮蒙頭，紅英滿眼，心驚去年時候。（紅英猶是去年之紅英而白髮已多於去年之白髮安得不心驚乎）宋人詩有以白髮紅英相對者東坡云人老替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人頭康節云花見白頭人莫笑白頭人見好花多人謂東坡怯而康節壯然康節亦惟心怯故強作壯語耳）只恐時光催人去，也難留。孩兒呵！唯願取黃卷青燈，及早換金章紫綬。

綬。(及早二字承時光催人句說來蓋若不早則親不及見矣語意甚
痛)(合)酌春酒，看取花下，高歌共祝眉壽。

(前腔)(換頭四)(淨)還憂松竹門幽，桑榆暮景，明年
知他健否。(唐詩云：去年花裏逢君別，又云：光景依稀似去年。此追

憶去年也。其云明年花開復誰在，又云明年此會知誰健，此預慮明年
也。今員外只愁去年安人只愁明年始合詩中之意，而用之妙甚妙甚)

嘆蘭玉蕭條，一朵桂花獨茂，惟願取連理芳年，得早遂
孫枝蒙秀。(金章紫綬爲後文伏筆也。若孫枝蒙秀並非爲後文伏

筆，此以實對虛之法)(合)酌春酒，看取花下，高歌共祝眉
壽。(醉公子)(生)回首看，瞬息烏飛兔走，喜爹媽雙全，

謝天相佑。(旦)不謬更清淡，安閒樂事，如今誰更有？
(年與父不同心而夢與夫則同心者，今人多有之矣。母與父不同心而

娘與姑有同心者，此則今人所難也)(合)相慶處，但酌酒，高歌
共祝眉壽。

(前腔)(外)卑陋論做人，須光前耀後，(光前是本意耀後
是常意)亦只客陪主以虛對實之法。孩兒，你青雲萬里，早當馳

驟。(淨)聽剖，眞樂在田園，何必區區公與侯？(能如是乎
與子偕隱有介推之母之風)(合)相慶處，但酌酒，高歌共祝

眉。

(僥僥令)(生日)春花明綵袖，春酒滿金甌，但願歲歲
年年人長在，父母共夫妻相爲酬。(說父母必帶說夫妻是作
者之本意)

(前腔)(外淨)夫妻好廝守，父母願長久，坐對兩山排
闢青來好，看將一水護田疇，綠遶流。(始之以風柔畫水賦

也終之以山青水綠賦而比也。如南山不壽不齊，不崩如川之方至以
莫不增此，以比父母若山與闢斷守水與田疇斷守兩山與一水又互
相廝守，則以比夫妻)

(十二時)(合)山青水綠還依舊，嘆人生青春難又，
(唐詩云：人供幾回嗟往事，青山依舊抗寒流。此始以此二語倒轉用之
)惟有快樂是良謀。(即今者不樂逝者其盡之意，雖云樂而樂
中有憂也)

(下場詩)(外)逢時對景且高歌，(淨)須信人生且
幾何？(生)黃金萬兩非爲貴，(旦)一家安樂值錢多。
(一家安樂下，忽著值錢多三字，語殊親獲，今因被人用慣，故不覺
其妙耳。)李白云：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天下惟不用一錢買者其
值錢爲最多。若當無風無月之時，雖用萬兩黃金亦買不出也。一家

安樂值錢多亦猶是矣

第三齣 牛氏規奴

女之妬者，未有不淫，淫者未有不妬，故將寫牛氏之賢於後，先寫牛氏之貞於前。寫其賢於後者，旁筆也，寫其貞於前者，旁筆也，而旁筆之中，又有旁筆焉。牛氏之貞，不能自述，則於奴僕口中述之，牛氏自守之貞，不可見，則於其規奴見之。自言其貞，不若使人言其貞，唯能使人盡言其貞，而其貞不待自言而明矣。以貞自守，而若不能以貞規奴，必將見移於不貞之奴，而其貞必不固，縱令不爲所移，而奴之不貞，必將上累其貞之名，而其貞亦不自，唯能使不貞之奴，亦受制於其貞，而其自守之貞，乃無疑矣。大約文章之法，於正筆則着墨無多，全賴旁筆寫之襯染，至於襯染既精，覺旁筆皆成正筆，則才子之才，真有化工之手也。

人亦有言，婦人識字，多致誨淫，大半由於淫詞豔曲之傳奇，有以誤之也。夫既識字，不能令其不

觀書，既觀書，不能令其不讀傳奇，如必欲其皆傳奇而不讀，專讀曲內，則諸篇，此不可得之數也。爲詞曲所誤者，不若仍救之以詞曲，則讀琵琶記規奴之文，勝讀曲內則也。凡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中薄之恥，高門悶悶，往往有之，所以然者，玉佩珠環，異於欽荆裙帶，濃妝豔裹，異於蓬服亂頭，居温食厚，深閨無事，異於憔悴糲糲，親操井臼，其天姿敏慧者，每閒涉詩文，善弄翰墨，未明正道，適助游思。於是以多愁爲風雅，以慨嘆爲蘊藉，以懷春爲知音，以傷春爲解事，及觀琵琶，此篇乃以花面之婢，名之曰惜春，以惜春之名，被之於花面，而所謂風雅蘊藉，知音解事之小姐，則冰清玉潔，嚴正自持，不爲春愁，不因春瘦也。如此夫而後，惕然警悟，始知崔雙文之聽琴，杜麗娘之尋夢，皆當以爲戒，而不當以爲慕者也。夫風詩之中，不能盡刪鄭衛之聲，傳奇之內，又安能盡去淫靡之詞，天下之讀詩者，必先讀漢有游女之章，野有死麕之什，厭遏行露之詠，而後可以讀鄭衛，然而讀傳奇者，亦

必先讀琵琶，而後方許讀他曲耳。

（末扮院子上）風送爐烟歸別院，日移花影上閒庭，畫長人靜無他事，唯有鶯啼三兩聲。自家乃牛太師府中院子是也，若說起我那太師的富貴，真是天下無雙，人間少對，怎見得他勢壓中朝，管領上苑，白日映沙堤，青霜凝畫戟，四外車輪流水，城中歌沸連天，瓊樓閣月十二層，錦帳藏春五十里，香散綺羅，寫不盡園林景緻，影搖珠翠，描不就庭院風光。好耍子的油碧車輕金轎肥，沒尋處的流蘇帳，煖春雞報，畫堂內持觴酌酒，走動的是紫綬金貂，繡屏前品竹彈絲，擺列的是紅妝粉面，玳瑁筵中爇寶香，真箇是朝朝寒食，琉璃影裏燒銀燭，果然是夜夜元宵，這般福地洞天，自有仙珠玉女，且休言富貴的太師，只說那貞潔的小姐。（將述小姐貞潔先誇太師富貴者以生於富貴之家而能貞潔乃為難耳）看他儀容嬌媚，一箇沒包彈的俊臉，如一片美玉無瑕，體態幽閒，半點難勾引的芳心，似幾層清冰徹底。（是好小姐）珠翠叢中長大，倒喜看雅淡梳妝，綺羅隊裏生成，却厭那繁華氣象。（是好小

姐）珠翠叢中綺羅隊裏豈易有此好小姐耶？怪聽笙歌聲韻，唯貪針指工夫，愛此清幽，白日何曾離鏡閣？笑人遊冶，青春那肯出香閨。（是好小姐）開遍海棠花，也不問夜來多少，飄殘楊柳絮，並不道春去如何。要知他半點冰心，唯有那穿瑣窗的皓月，能回他一雙嬌眼，除非是翻翠帳的輕風。（是好小姐）對語更極有風致。決非慕司馬的文君，肯學選伯鸞的德耀，更羨他知詩知禮，是一箇不趨踏的秀才，若論他有德有行，好一箇戴珠冠的君子。（是好小姐）多應是相門相種，可惜不做箇男兒，少甚麼王子王孫，爭欲求為佳配。（更遙為後文狀元辭婚作反襯）正是玉皇殿上掌書仙，一點塵心謫九天，莫怪芳春薰透骨，霞衣曾惹御爐香。（唯能冰清玉潔秉禮守正方是真正天仙化人）小姐雖未出現而小姐之為小姐已於院子口中略見一斑。道猶未了，只見老姥姥和惜春姐，笑嘻嘻的舞將出來，我且站在一邊，看他做甚？（淨扮老姥姥）（丑扮惜春上）（丑扮惜春妙）（仙呂人雙調）（雁兒舞）（丑淨）深院沉沉怎不怨，若要尋箇男兒，並無門路，甚平能箇，和一丈夫一處裏，

雙雁兒舞（寫一垂老嫗又寫一垂丫頭總是反觀法意不在老嫗丫頭而在小姐也）

（淨丑見末介）原來院公在這裏。（末）你兩個每常間不會怎地戲耍，怎的今日這般快活？（丑）院公你不知我喫小姐苦哩，並不許我一步胡踹，並不要說到男兒那邊廂去，咳！他便不要男兒，我却要他，只道我和他一般，並不於發我一毫。（又在丫頭口中嗑寫一小姐）今日被我千方百計，懇求他，只限我一個時辰，去後花園遊賞一回，你道我怎不快活？（淨）便是我也千不合，萬不合，送在府中伏侍小姐，被他拘管得好苦！（又在老嫗口中嗑寫一小姐）今日幸得老相公出去了，我且私自來花園中遊賞一番，你道不快活麼？（末）原來如此，可知快活也！（丑）閒話少說，我們今日不容易到此閒戲，且喜又遇着院公，正好成塊兒作耍子，只是做甚麼耍好？（淨）踢球罷。（末）不好。（淨）怎的不好？（末）（西江月）白打從來逞技，宜場自小馳名，如今年老脚陵，圓社無心馳騁。空使綉襦汗澤，漫教羅襪生塵，兀的是少年子弟俏門庭，老

嫖嫖，不是你寶妝行徑。（丑）門百草何如？（末）也不好。（丑）怎的不好？（末）（西江月）香徑裏拔殘柳眼，雕闌畔折損花容，又無巧藝動王公，枉費工夫何用？驚起嬌鶯語燕，有聞浪蝶狂蜂，若還尋得個並頭紅，惜春姐怕早把你芳心引動。（兩詞中俱夾帶韻字亦饒風致）（淨丑）有了，我們打鞦韆耍子罷。（末）這個却好。你聽我道來。（西江月）玉體輕流香汗，綉裙蕩漾明霞，纖纖玉手綵繩拿，真個堪描堪畫。本是北方嬉戲，移來上苑豪家，女郎撩亂隔牆花，好似半仙戲耍。（淨）既如此，便打鞦韆。（丑）只是有架子麼？（末）這花園中那副鞦韆架，一來老相公不喜，二來小姐不愛。（又點一句小姐）就有也拆壞了。（淨）這怎麼處？（旦）也罷，我們三個人輪流做鞦韆架，一人打，兩人抬。（末）這也使得，誰先打？（抬）我和院公抬，惜春姐先打。（丑）你們不要跌了我。（末淨）你放心，只顧打便了。（丑）（做打鞦韆介）

（華地錦檣）（丑）春光明媚景色鮮，遊遍花塢聽杜鵑，那更上苑柳如錦，我和你，不打鞦韆枉少年。（老者自忘）

其老而學少年少者亦忘老者之爲老而曰我和你枉少年正強力反觀少年老成之小姐)

(丑跌介)呀！你們跌得我好！如今該你兩個打了，快來！(貼扮牛氏上)(末淨)(驚避下)(丑做不知介)

(先以一院引出老嫗嫗惜春至此則放過院子老嫗嫗單擔惜春筆墨簡潔)(貼扯丑介)(丑驚介)(貼)賤人你直恁

爲人不自重，只要開嬉并開闕。(以上凡用幾番虛寫此下方是實寫)(丑)小姐，教人怎不去開闕？你看鞦韆架，

尙兀自走動。(貼)賤人我只教你在此間玩片時，誰許你如此作耍？(丑)奴家心裏愁悶，只得如此消遣。

(貼)你有甚愁悶？(丑)小姐，奴家名喚惜春，見這春去，如何不要傷春起來？(惜春之名極似風韻乃偏以花面)

頭當之作者之意深矣)(貼)你有甚傷春處？(丑)小姐，我早晨來，只聽疎刺刺寒風，吹散了一籠柳絮，晌午

間，只見浙零細雨，打壞了滿樹梨花，一霎時嘩幾對黃鸝，猛地叫數聲杜宇，對此春光，如何不悶？(此等

話頭正今日間中所謂風雅蘊藉知音解事者也)(貼)春光自去，你有甚悶來？(妙○蔣新又云若在牡丹亭則以此爲陳最

真之語矣)我和你去習學女工便了。(丑)小姐，你綺羅珠翠盈箱滿篋，少了甚麼，却這般自苦？(貼)做女

工，是我和你本分的事，問有和沒做什麼？(丑)恁地呵！惜春拜辭小姐去了。(貼)呀！你要到那裏去？(丑)

我伏侍着小姐，見男兒的影，也不許我擡眼。前日豔陽天氣，花紅柳綠，貓兒也動情，你也不動一動。如今

暮春天氣，鳥啼花落，狗兒也傷情，你也不動一動。惜春其實難和小姐過活。(貼)嗟！賤人你是癩是狂，說

出這般話來，我對老公說了，好生施行你。(丑)(跪介)小姐，可憐惜春心裏愁悶，因此這般言之，望

小姐寬恕。(貼)且饒你起來，聽我道：(詩調引子)(祝英臺近)(貼)綠成陰，紅似雨，春事已

無有。(前篇風柔糞水花開似綉是寫早春寫花開此綠成陰紅雨春事無有是寫暮春寫花謝)便說無花無花者不花也。(丑)聞

說西郊車馬尙馳驅。(貼)怎如柳絮簾櫳，梨花庭院。(前篇小門深巷松竹清幽寫寒家的是寒家此柳絮簾櫳梨花庭院

寫貴宅的是貴宅)(合)好天氣清明時候。(玉樓春)(丑)清明時節單衣試，爭奈畫長人靜重

門閉（貼）我芳心不解亂縈牽，羞見遊絲與飛絮。

（丑）小姐，我綉窗欲時拈針指，忽聽鶯燕雙雙語。

（貼）無情何事管多情，任取春光自來去。（二語直可參禪悟道，真個事無常故，泣血情故不泣也）（丑）小姐，有甚

法兒，教惜春休悶哩？（貼）你聽我道來：

（越調過曲）（祝英臺序）（貼）把幾分春三月景，分付

與東流（丑）如今鳥啼花落，你也煩惱麼？（貼）任他啼

老杜鵑，飛盡紅英，端不爲春閒愁。前篇於花正開時而曰春

難，又此篇於花已謝後而曰不爲春愁，一則當樂而憂，一則當憂而不

憂，皆特與前篇相反）（丑）小姐，你雖不煩惱，却也要玩

賞麼？（貼）休休，婦人家不出閨門，怎去尋花穿柳？（丑）

小姐，你不去賞玩，只怕消瘦了你。（貼）我花貌，誰肯因

春消瘦？

（前腔）（換頭二）（丑）尋書只見燕隨飛，蝶引隊，鶯語

似求友（貼）你是人，說這些物類做甚？（丑）那更柳外

畫輪，花底離鞍，都是少年閒遊。（貼）你是女子，說這男

兒的事做甚？（丑）難守綉房中，清冷無人，我待尋一箇

佳偶。（貼）呀！賤人你早思量丈夫，好不羞。（丑）這般說，

難道我終身，休配鸞儷。

（前腔）（換頭三）（貼）知否，我爲何不捲珠簾，獨坐愛

清幽（丑）清幽清幽，爭奈人愁！（貼）隨你千斛悶懷，百

種春愁，難上我的眉頭。（黃是不動地善應）（丑）只怕你

不能殼長似這般哩！（貼）休憂！任他春色年年，我的芳

心依舊。（前篇言水綠山青如故而人則非，故此篇言春去春來無常

而心則有常，又特與前篇相反）（丑）小姐，你是這般哩，便

有風流年少，也難哄你這文君，可不擔閣了相如琴奏？

（可見撥琴之挑不問可爲俗本此句亦牛氏唱非是）

（前腔）（換頭四）（丑）今後方信你徹底澄清，我好沒

來由（貼）你怎不收斂了心？（丑）想像暮雲分付東風，

情到不堪回首。（貼）你怎不學我（丑）聽剖，你是蕊宮

瓊苑神仙，不比那塵凡堪誘。（貼）你今後只隨着我，學

習女工便了。（丑）我如今呵！情願侍娘行窗下，拈針挑

繡。（丫頭之不正不能移小姐之正而小姐之正可知矣至丫頭之不

正亦化於小姐之正而小姐之正又何如矣寫丫頭之不正是反見法

寫丫頭之亦化而爲正是正見法總是寫小姐不是寫丫頭）

（下場詩）（貼）休聽枝上子規啼，（丑）悶在停針不

語時，(貼)窗外日光彈指過，(丑)簾前花影坐閒移。

第四齣 蔡公逼試

此三被強中之一被強也，欲寫其辭官辭婚於後，不得不先寫其辭試於前，凡寫其辭試者，所以爲後之辭官辭婚地也。夫辭官而不得於君，辭婚而不得於相，以爲爲親而辭官，爲親而辭婚，故不爲君與相之所許，猶人子所及料也；若爲親而小試，而亦不爲親之所許，則非人子之所及料也。所以然者，母之心以爲爲親，而父之心，則不以爲爲親，而以爲爲妻，故請之而不得耳。然以爲爲親而不忍去者，固懷臯魚風木之懼，卽以爲爲妻而不棄妻者，亦切宋宏糠糠之情，作者之意，正以此爲妻者爲反筆，而孰知反筆之所存，乃作者正意之所寓乎？

春闈之名，漢未嘗有，於首篇中已辨之矣。若賢良與秀才，漢雖嘗有此名，而應博學宏詞科者，則

謂之秀才，應賢良方正科者，則謂之孝廉，二者分科並進，不相上下，非若後世之旣爲秀才，復求科試，而望作孝廉者也。今云天子詔取賢良秀才，多求科試，是豈漢家故事乎？非漢家故事，而加之於蔡邕者，凡以明其事之不關蔡邕耳。唯不關蔡邕，則邕之父母，與邕之鄰舍，皆屬子虛，是以張太公不妨突如其來。若以今人作文，必於首篇伯喈口中，先述其高義，以爲伏線，而東嘉更不作此周折之筆，蓋於其人之有所指者，則詳之，無所指者，卽略之。趙氏以影周氏，牛氏以影不花氏，皆有所指者也。父母隣舍，則無所指，無所指則不在所重，而在所輕。雖蔡公之名從簡，蔡母之爲余氏，且不於首篇敘其所姓，而何有於張太公也哉？

或曰：張太公之爲隣，真高隣也，名之曰廣才，正東嘉所以自寓也，自寓則不爲無所指，而何以略之？曰：作者之意，在乎諷友之不義，而不在乎明己之義也。然寫廣才之於蔡邕，不止其就試，而反勸其就試，蓋以富不改操，雖富何傷，貴不變節，

雖貴何病！非富貴之誤王四，而王四之不善處富貴耳，此則東嘉略見其寓言之微意與？

（生上）

（南宮引子）（二剪梅）（生）浪暖桃香欲化魚，期逼春闈，詔赴春闈，郡中空有辟賢書，心戀親闈，難捨親闈。
（前半段是景後半段是主或將前段改作期入春闈難捨親闈後段改作心戀親闈難赴春闈便似有躊躇兩可之意不若原本側重後段之妙也）

（生）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小生蔡當，本欲甘守清貧，力行孝道，誰知朝廷黃榜招賢，郡中把我名字，報薦上司去了。一壁廂已有吏人來辟召，我以親老爲辭，這吏人雖則去了，只怕明日又來，我只是力辭便了。正是人爵不如天爵貴，功名爭似孝名高。（事親不願有孝名然偏當至今日而不可問矣天心欲成猶賴名心留之作亦不得已而爲此言也）

（南呂過曲）（宜春令）（生）雖然讀萬卷書，論功名，非吾意兒，只愁親老夢魂不到春闈裏，便舉我做到九棘三槐，怎撇得萱花椿樹天呵！我這衷腸一點至誠，對着

誰語？（至誠二字俗本誤作孝心二字既曰腸衷而又曰心文義既接不下而自言其孝亦非孝子聲口今觀古本方歎其妙）

（生）說話之間，早見張太公來了。（來得突然乃其妙處正在突然）

（末扮張太公上）

（前腔）（末）相憐並相倚依，往常間有事來相報知。
（生）太公拜揖。（末答揖介）秀才，試期逼矣，早辦行裝前途去。（生）太公，我雙親年老，不敢去。（末）秀才，子雖念親老孤單，親須望孩兒榮貴，你趁此青春不去，更待何日？（父之望于自以老景不能久待鄰之勸試却謂青春不可錯過寫父是父寫鄰是鄰）

（生）太公言極有理，只是父母年老，無人侍奉，如何去得？（末）秀才，你既不肯去呵！且看老員外老安人出來，如何說，只怕也是要你去哩！道猶未了，員外安人早出來也。（外淨上）

（前腔）（外）時光短，雪鬢催，守清貧，不圖甚的；有兒聰慧，但得他爲官，吾心足矣！（指生介）孩兒，天子詔招取賢良秀才，每多求科試，（故意將賢良秀才字混用所以明其非

漢事耳。你快赴春闈，急急整着行李。（本是先整行李而後赴春闈，今却先云快赴春闈而後云急整行李，極寫老人望子之切）

（前腔）（淨）娘年老，八十餘，眼兒昏，又聾着兩耳，有兒聰慧，娶得媳婦，纔六十日。（八十歲老多新娶得六十日媳婦，必無之理也，而故寫之，所以明其非真蔡邕事耳）（指外介）你強逼他去赴春闈，怕等不得孩兒榮貴，仔細尋思，怎不教老娘嘔氣？

（各相見介）（外）孩兒，如今黃榜招賢，郡中既然保薦你，你便可去赴選。（生）告爹爹，兒非不欲去，只是爹爹年高，家中乏人侍奉，因此不敢遠離膝下。（末）老員外，老安人，不可不教秀才去走一遭。（淨）太公，你且不知我家中，又無七子八婿，只有恁一個孩兒，如何去得？（外）呀！你怎說這語，如今去赴選的，難道家中都有七子八婿麼？（淨）老兒，你如今眼昏耳聾，是又走動不得，孩兒出去，倘有些差池，却教誰來看顧？（外）你婦人家，省得甚麼？孩兒若做得官時，也改換門閥，如何不教他去？（生）爹爹所言極當，但孩兒放爹媽不下，不敢前去。

（繡帶兒）（生）親年老，光陰有幾？行孝正在今日，不然爲着一領藍袍，却落後了五綵斑衣。（背介）思之，此行榮貴雖可擬，怕親老等不得榮貴。（外）孩兒，春闈裏紛紛的都是大儒，難道是沒爹娘的方來求試？（若赴試便不能養爹娘，難道沒爹娘方去求試的，若榮貴便不能不易妻，難道多妻的方許榮貴，此東嘉絕妙折辯也）

（前腔）（換頭）（末）休疑男兒漢，凌雲志氣，何必苦焦淹滯秀才，你今若不去赴選，呵！可不乾費了十載青燈。（應前十載青燈）力扛提過半世黃齏。（應前安羅鹽之分）須知此行是親命，你休固拒秀才，那些箇養親之志。（淨）太公，既如此說，我百年事，只有此兒，難道是庭前森森斗桂？（應前一朵桂花獨茂）

（太師引）（外）他意兒，我也難提起，這其間，就克我自知。（末）員外，你知他爲着甚麼？（外）他戀着被窩中恩愛，捨不得離海角天涯，孩兒，你是讀書人，我說箇故事與人聽，塗山女，四日離大禹，你今畢姻已經兩月，還直恁的捨不得分離。（末笑介）秀才，你敢真箇爲此麼？你若貪鴛侶，守着鳳幃，而担誤了鵬程，鴛鴦的消息。（既得

鵬程鷲鷲便棄鷲侶鳳幃而別尋鷲侶鳳幃則又何也皆特特反照後文。

(前腔) (淨) 他意見，只要供甘旨，又何嘗貪歡戀妻？(妙在于不即自辨而母先代爲之辨) 自古道，曾參純孝，何曾去應舉？況且那功名富貴，天付與，天若與，不求而至。(正與功名富貴付之天也意相合) (生) 娘言是，望爹行聽取。(外怒介) 娘言的是，父言的非，你敢戀新婚，逆親言麼？(生) 孩兒怎敢？(對天跪介) 天那！蔡邕若戀着新婚，不肯去呵！天須鑒蔡邕不孝的情罪！(太史公曰：人窮末有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末有不呼父母，然呼天終不若呼父母，呼父母而應則不必更呼天矣，呼父而不應呼母而應，而母之應終不能回父之不應，於是不得不呼天而告之矣。○俗本改鑿蔡邕三字爲孩兒二字，便不似對天自誓口氣。)

(外) 我教你去赴選，也只要你顯親揚名，你却七推八阻，有這許多說話，是何道理？(生) 孩兒怎敢推阻，只因爹媽年老，孩兒若出去呵！一來人道孩兒不孝，撇了老親去取功名，二來人道爹爹不達，只有一子，教他遠離，以此不敢從命。(外) 你不從我命，也由你。

你且說如何叫做孝？(生) 凡爲人子，冬溫夏凜，昏定晨省，問其煖寒，搔其癢癢，出入則扶持之，問所欲，則敬進之，所以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復不過時，古人之孝也，只是如此。(曲禮二段原未曾忘) (外) 你說的多是小節，不會說那大孝。(淨) 老賊！你又不曾死，只管教他做大孝，他若有了大孝，越發赴選不得了。(末) 安人，你莫說這不祥的話。(外) 孩兒，你聽我說大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是以家貧親老，不爲祿仕，則爲不孝。(將一部孝經俱於此揭出) 你若做得官時，也顯得父母好處，這纔是大孝。(生) 爹爹，說得極是，但孩兒此去，知道做得官，做不得官，若還做得官時，既不能事親，又不能事君，却不兩下擔誤了。(末) 秀才，說那裏話，你有這般才學，如何做不得官？(外) 孩兒，你趁早依我之言，收拾行李，即日起程。(生) 孩兒去則不妨，只是爹媽在家，教誰看管？(末) 秀才，不必多慮，自古道：『千錢買隣，』老漢既添在隣居，你出去後，宅上若

有些小欠缺，老漢自當應承。(生)如此多謝公公，凡事伏託周全，此行若獲寸進，決不忘恩。小生沒奈何，只得收拾行李前去。

(三學上)(生)感謝公公意甚美，凡事伏託維持，假饒一舉登科日，難道在雙親未老時？(用陳語如幾虛字轉換便覺陳者不陳)到得錦衣歸故里，怕春暉不可追。

(春歸句俗本作怕雙親不見兒則父母之前孝子不忍如此斥言也及讀古本方知其妙)

(前腔)(外)萱室椿庭衰老矣，指望你改換門閭，孩兒你道出去後，沒人養親，你若做了官呵！那時節，三牲五鼎供朝夕，須勝似瓊菽并飲水。(此言生受其養)你若錦衣歸故里，我便死呵！魂靈兒終是喜。(此言死慰其靈)老人望子之切如此，讀之可為酸鼻。○直為後文追贈伏筆)

(前腔)(末)託在隣家相依倚，自當效些區區，你為甚十年窗下無人問，也只圖一舉成名天下知，你若不錦衣歸故里，誰知你讀萬卷書？(員外逼試自言老親欲求祿養太公勸行只說積學立得名寫父是父寫鄰是鄰)

(前腔)(淨)一旦分離掌上珠，我這老景憑誰若忍將

父母饑死，博得孩兒名利歸。(索性就安人口中將後文明明說破)你縱然錦衣歸故里，補不得你名行虧。(偏他不是道行到底是留之語)

(下場詩)(外)急辦行裝赴棘園，(生)父母嚴命豈容違，(淨)但願首登龍虎榜，(末)自然身到鳳凰池。

第五齣 南浦囑別

琵琶者，孝子之書也，而東嘉爲諷王四而作，則又於夫妻之間，三致意焉。故南浦囑別一篇，其中多寫親送子，子別親，而其首其尾，則以趙氏爲起訖。趙氏之於夫也，始則責備之，繼則埋怨之，終則叮嚀而囑付之；其始之責備，莫妙於才疎學淺一句，從來高才絕學之人，往往虧心短行，遂使人有文人無行之歎，不知情生於文，文生於情，文人而無情，不可謂之能文，故責無行之文人，不必責其虧心短行，直謂之才疎學淺可耳。夫彼方自負其才之高學之絕，而反折之以疎折之以淺，此非賢媛慧口，不能道也。其繼之埋怨，莫妙於怎盡言一

句，情有可言，有不可言，情而可以言盡者，其情必不深，怨而可以言盡者，其怨亦不甚。愁懷種種，萬緒千條，筆之於書，非尺素之所能了，繪之於圖，非丹青之所能描。一別以後，正不知歷幾昏朝，經幾寒暑，鳥啼花落，斷腸說與誰人？月白風清，淚落止堪自解，曰：怎盡言，誠哉其難盡言也！終之囑付，又莫妙於知他記否，空自語惺惺二句。夫囑與不囑，則在乎我，記與不記，則在乎他，他如能記，我雖不囑，亦不忘情，他如不記，我雖頻囑，終將棄舊，若使漢武之心果變，相如之志果移，又豈長門賦之所能買，白頭吟之所能動哉？既已囑之，而又悲其囑之無用，明知囑之無用，而又有所不得不囑，纏綿悽惻，真有如大絃嘈嘈，小絃切切者。聽之者，卽非江州司馬，亦當爲之溼透青衫矣！琵琶於此篇中，動人伉儷之思者，既至矣，而動人之毛裏之思者，尤至，蓋使其子愛父母之心，得如父母愛子之心，則庶幾無憾於爲人子，而此篇寫子之念親，與親之念子也，無以異。如云：飢時勸他加餐飯，寒時頻

與衣穿，此慈父囑慈母，以保其孩提者也。如云：公可憐，望你周全，此慈父慈母不得已而託孤寄子於他人，爲之苦苦叮嚀，哀哀囑付者也。凡人之情，有人施德於其子，則其感而欲報之也，甚於身受其賜，今日此行還貴顯，自當效銜環，其情不有同乎？凡人之情，有人將施怨於其子，則其爲子求免也，寧使身受其怨，今日寧可將我埋怨，其情不有同乎？凡人之情，願其子之壽，常恐其不壽，而心則恐之，口則諱之，斷不忍言夫死之一字，今不曰：怕回來雙親已仙，而曰：怕回來雙親老年，其情不又有同乎？不但此也，既寫子之愛親如愛子，又卽寫親之愛子者，以形擊之。若母之送其子也，寫其臨行之慘，則手中針線，一絲一縷，皆高堂血淚所成。寫其去後之悲，則道上風霜，一水一山，皆萱幃倚閭所盼，未曾別，預愁其既別，其不能已之情，至於如此，而子之顧征袍而隕涕，望白雲而飲痛者，當何如矣？若父之送其子也，寫其期望之厚，則名登高選之願，不欲其爲甘旨，而自誤其功名，寫

其分手之難，則非不痛酸之言，未嘗不爲別離而
悲深於骨肉，不忍捨，又不容不捨，其不獲已之情，
至於如此，而子之對手澤而悼懷，念將父而泣下
者，當何如矣？嗟乎！夜猿之聲，不堪數聽，夫以孝子
而讀詩，必廢蓼莪之什，然則以孝子而讀琵琶，吾
知其亦將廢南浦之篇也。

(旦) 先生後上。

(雙調引子) (詞金門) (旦) 春夢斷，臨鏡綠雲撩亂，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此於良人既去之後而不復爲容也。今則於良人
將去之時而綠雲撩亂，已不復爲容矣。開口從綠雲作點染，便通爲
後文臨妝脫髮兩篇一觀) 聞道才郎遊上苑，又添離別嘆！
(生) 苦被爹行逼遣，脈脈此情何限？(合) 骨肉一朝成
拆散，可憐難捨棄。

(旦) 官人，雲情雨意，雖可拋兩月夫妻，雪鬢霜顏，竟
不念八旬父母，功名之念一起，旨甘之心頓忘，是何
道理？(生) 娘子，我膝下遠離，豈無眷戀之意？奈堂上
力勉，不聽分割之言，教我如何是好？(旦) 官人呵！

(仙呂八雙調) (忒忒令) (旦) 你讀書思量做狀元，我

只怕你才疎學淺！(上句極力一揚，此句極力一折，彼固自謂高
才，絕學休誇班馬者也。乃忽然以淺疎譏之，真極奇極幻之筆。試令讀
者掩卷猜之，正不知下文當作何語) (生) 娘子，你那見得我
學疎才淺？(旦) 只是孝經曲禮，你早忘了一段。(事父母
能竭其力，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事父母不能竭其力，雖曰既學，吾必
謂之未學) (生) 嘆介！咳！我豈不省得？(旦) 却不道夏清
與冬溫，昏須定，晨須省，親在遊怎遠？

(前腔) (生) 我哭哀哀，推辭了萬千。(旦) 張太公可有
甚麼說？(生) 他鬧吵吵抵死來相勸。(旦) 官人，你不去
時也由你。(生) 將我深罪，不由人分辨。(旦) 罪你甚麼
來？(生) 他道我戀新婚，逆親言，貪妻愛，不肯去赴選。
(應前鴛鴦風等語) (沉醉東風) (旦) 你爹娘見得好
偏，只一子不留在身畔，官人，我和你同去對公婆說來。
(作欲行又止介) 罷罷！我若去說時呵！你又道我不賢，
要將他迷戀。(欲行還却欲言，還止寫處曲折入妙) 這其間
教人怎不悲怨？(合) 爲爹淚漣，爲娘淚漣，何曾爲着夫
妻上掛牽。(前文云：又何曾貪歡戀，妻止說得一面。今云：何曾爲妻
相牽，則兼兩邊說，蓋不獨子非戀妻，婦亦非戀夫也)。

(前腔)(生)做孩兒節孝怎全做爹行不從幾諫。(旦)官人，你爲人子的不該恁地埋怨。(生)非是我埋怨，(大舜之怨爲怨慕小弁之怨爲親親怨亦是孝)只愁他影隻形單，我出去，有誰來看管？(合)爲爹淚漣，爲娘淚漣，何曾爲着夫妻上掛牽。(生)呀！爹媽來了，娘子且拭了眼淚。(外淨同上)

(仙呂過曲)(蠟梅花)(外淨)孩兒出去今日中，爹爹媽來相送，但願得魚化龍，青雲得路，桂枝高折步蟾宮。

(外)孩兒，你行李收拾未完。(生)已收拾完了。(外)既完了，何不早行？(淨)孩兒出去了，家中別無甚人，只有一個媳婦，如何不要分付幾句？(生)孩兒，更無別事，只等張太公來，把爹媽拜託與他，求他早晚看顧，孩兒庶可放心前去。(旦)呀！張太公早來了。(張公老鄰不妨與五娘相見若西廂以法本與小姐夫人同坐則大不類矣今人有認和尚作親戚而使之穿房入戶者其亦西廂誤之耶一笑)(末上)仗劍對樽酒，恥爲遊子顏，所志在功名，離別何足歎？(見介)(末)老夫聞秀才今日榮行，特

來相送。(生)太公在上，小生出去，家中並無親人，只有一娘子，他乃是女流，爹媽年老，凡事全賴維持，家中倘有些小差缺，并求周濟。(跪介)昨日已蒙說許，今日敢爾拜懇。(末送生起介)秀才，老夫受人之託，必終人之事，你只顧放心前去便了。(生)如此多謝公公，小生若有寸進，決不敢忘大恩。(外)孩兒，太公長者，既蒙金諾，必不食言，你便可放心早去。(生)蒙爹爹嚴命，孩兒拜辭爹娘，即此起程了。(拜介)

(仙侶八雙調)(園林好)(生)兒今去，爹娘休得要意戀，兒今去，今年便還。(爲後文久不歸反)(旦)但願得雙親康健。(合)須有日拜堂前，須有日拜堂前。(爲後文拜墓前反)

(前腔)(外)我孩兒，不須掛牽，爹只望孩兒貴，又但願你名登高選。(合)須早把信音傳，須早把信音傳。(爲後文音信隔絕反)(江兒水)(淨)膝下嬌兒去，堂前老母單，(此預愁別後也)臨行寧寧縫針線，(此復敘別前寫到老母送子各針密後針人最是曲學之筆)眼巴巴望着開出送，冷清冷清倚定門兒聽，教我如何消遣。(此二句又預愁別後)今日

猶兒在膝下衣在手中過此以往則惟有關山在望中矣說得極痛切)

(合)要解愁煩，須是頻寄音書回轉。(前腔)(旦)妾約衷腸，事有萬千。(生)娘子，你有甚事，須說與我知道。(旦)說來又恐添縈緒。(生)你有甚縈緒？(旦)六十日夫妻恩情斷，八十歲父母教誰看管？(正與前篇夫妻斷守父母願長久三語作反照)教我如何不怨？(合)父母愁煩，須是頻寄音書回轉。

(五供養犯)(末)貧窮老漢自在，你家事體相關，秀才此行雖勉強，不必恁留連。(生)我去後，只愁父母在家，難度歲月。(末)秀才，勿憂你的爹娘，早晚間吾當陪伴。(生悲介)(末)丈夫悲無淚，不灑別離間。(通篇皆惜別之語而中間獨說此二語如正聽琴瑟淒清之時忽以羯鼓數聲間之)

(合)骨肉分離，寸腸割斷！

(前腔)(生)公公，可憐的的爹娘，望你周全，此身還貴顯，定當效銜環。(二字一血淚)(旦挽生背唱)有孩兒，也枉然！你爹娘反教別人看管，(有託女子於其友者矣未有託其父母於其隣者也)此際情無恨，偷把淚珠彈。(彈介)(合)骨肉分離，寸腸割斷！

(玉交枝)(外)別離休歎！我心中非不痛酸，(既曰休歎又曰非不痛酸勸人勿悲而又不免於自悲如此言情真是至情如此作文真是至文)非爹苦要輕拆散，也只圖你榮顯。(淨)孩兒，你蟾宮桂林須早攀。(蔡母口中只此一句是送行語)北堂萱草時光，(萱草椿庭衰老矣指望着你改換門闈此蔡公之言也今將此二句意倒轉說便成蔡母之言注意在第二句)(合)又不知何日再圓，又不知何日再圓？

(前腔)(生)雙親衰倦，娘子，你扶持着他老年，飢時勸他加餐飯，寒時頻與衣穿。(老親之仰衣食於子婦如幼兒之仰衣食於父母若子婦不與之食則竟無從得衣無從食者也且老人衷情與幼兒同嘗有時不自知其飢餓不自知其寒煖故不可無人為之調度衣食哀哉仁孝之人如聞其聲矣)(旦)我做媳婦，事舅姑，不待你言；(前云反教別人看管此別人即張太公也趙五娘自任如此可見媳婦不是別人今之不能孝養公姑者只為以別人自待耳)你做孩兒，離父母，何日還？(纔一句自任便一句責別人之圓轉如珠走盤)(合)又不知何日再圓，又不知何日再圓。(舟撥棹)(外)孩兒，你歸休晚，莫教人凝望眼。(方促其速去便囑其早歸情真望切寫得曲至)(生)但有日回到家

園，但有日回到家園，怕回來雙親老年。（直是怕回來雙親不見耳却以老年二字隱之蓋不忍斥言也）（合）怎教人心放寬？不由人不珠淚漣。

（前腔）（換頭）（旦）我的埋怨怎盡言？（日不能盡言正深子言矣）我的一身難上難！（生）娘子，你寧可將我來埋怨，你寧可將我來埋怨，莫將我爹娘冷眼看。（一字一血淚）今之以熱醜怨其夫以冷眼看公姑當令玩此二語言（合）怎教人心放寬，不由人不珠淚漣。

（餘文）（合）生離遠別何足歎，但願得名登高選，衣錦還鄉，教人作話傳。

（外淨末先下）（旦）官人，你如何割捨得便去了？

（生）咳！我如何捨得！

（中呂引子）（尾犯）（旦）懊恨別離輕，悲豈斷絃，愁非分鏡，只慮高堂風燭不定。（生）腸已斷，欲離未忍，淚難收，無言自零，空留戀天涯海角，只在須臾頃。最可悲者別後之歲年而難爲情者又莫如臨別之一刻唐詩云勸君更盡一杯酒正借此須臾頃也（中呂過曲）（尾犯序）（旦）無限別離情，兩月夫妻，一旦孤零，（此言室中）你此去經年，望迢迢

玉京，（此言路上）（思省）（生）娘子，你思省甚來？（旦）你不慮山遙水遠，（又指路上）奴不慮衾寒枕冷，（又指室中）奴只慮公婆沒主，一旦冷清清。（老親以子爲主猶少婦之以夫爲主少婦而無夫雖有極親熱之公姑終是冷清清老親而無子雖有極親熱之媳婦亦終是冷清清也）

（前腔）（換頭二）（生）我何曾想着那功名，只爲欲盡子情，難拒親命。娘子，年老爹娘望伊家看承，畢竟你休怨，朝雲暮雨，且爲我冬溫夏清，思量起，如何教我割捨得眼睜睜？（前蔡母云眼巴巴望着關山遠此一人獨望之眼睜睜也今日如何割捨得眼睜睜此二人相視之眼睜睜也既別後之獨望已不可耐臨別時之相親尤難爲情）

（前腔）（換頭三）（旦）你儒衣纔換青，快着歸鞭，早辦回程，十里紅樓，休戀着娉婷，（隱逗後文）叮嚀，不念我芙蓉帳冷，也思親桑榆暮景。（婦之戒其夫必請出公姑來說臨日便大今日婦人多學此法然今之婦人皆爲私此出之賢媛口中直是一片孝心）（歎介）咳！我頻囑付，知他記否，空自語惺惺！（總說得過便是將前言抹倒篇中多有此等筆法是文情最妙處）（前腔）（換頭四）（生）你寬心，須待等，我肯戀花柳，甘

爲萍梗，只怕萬里關山，那更音信難憑，須聽我沒奈何，分情破愛，誰下得虧心短行？（悲介）從今後相思兩處，一樣淚盈盈。（唐詩云今夜五更茅店裏，醒醉何處各沾襟。此言兩處相思兼重兩邊說。今東嘉此曲亦言兩處相思却側重一邊說。蓋自明其非虧心短行故淚盈盈者不獨在閨中而亦在路上也）

（旦）官人，你此去千萬早早回程。（生）我有父母在堂，豈敢久戀他鄉娘子，我就此拜別了。（同拜介）

（仙侶引子）（鷓鴣天）（生）萬里關山萬里愁，（旦）一般心事一般憂。（二語抵得唐人無數送別詩）（生）桑榆暮景應難保，客館風光怎久留？（生下）（旦悲介）他那裏漫凝眸，正是馬行十步九回頭，（西廂臨去秋波只有一轉，此處凝眸馬上却有九回一轉，令人魂銷九轉，令人魂斷）歸家只恐傷親意，眼淚汪汪不敢流。（唐詩云臨風欲嘆哭聲出，還復吞淚而至於不取流，其悲愈甚矣）

（下場詩曰）纔掛別酒淚先流，郎上孤舟妾倚樓，片帆漸遠皆回首，一種相思兩處愁。

第六齣 丞相教女

吾謂讀琵琶記，勝讀內則，豈獨規奴一篇爲然哉？試讀丞相教女之文，殆將婦儀閨範，重言以申明之也。教女者，母之責，非父之責，至於父亦教女，而母之爲母可知矣。女之待教者，須教，女之不待教者，不必教，至於不待教者，而亦必教之，而女之待教者，可知矣。女無失，而女之婢有失，即以婢之失者，責其女，則其責之也嚴。婢失而女能規，則女仍無失，乃猶以規於既失之後，而不規於未失之前者，責其女，則其責之而更密。魯道有蕩之詩曰：『其從如雲，其從如雨。』解之者云：母不可治，則當治其從人，此爲子者，上罔其親之法也。若親之罔其子者，則不然，從人不治，則治其子，先治其子，而後并治子之從人，易有之。『家人嗃嗃則吉，婦子嘻嘻終吝。』孰意傳奇之中，亦有此整家之訓耶？

寫丞相，何必寫其無子？寫其無子者，所以爲招婿入門，不肯嫁女之地也。寫小姐，何必寫其無母？寫其無母者，所以爲留待嚴親，不卽遣歸之地也。

夫外以一身而充兩人脚色頗忙，老旦小生脚色甚閒，若以時手爲之，何難以淨扮丞相，而添一牛夫人，添一牛公子，使之周旋其間，以爲伯暗歸鄉之助哉？而東嘉不復爲此者，蓋扮丞相以外，不扮丞相以淨，非取其今之能教女也，正取其後之能悔過也，欲以改過遷善，感動不花丞相耳。若添出夫公人子，周折必多，古人作傳奇，務求筆墨簡淨，但計其文之佳與不佳也，不計優人脚色之勻與不勻也。考傳奇之始，不過生旦末淨四人而已，後乃因末而添出外，因生而添出小生，因旦而添出老旦小旦，因淨而添出副淨小丑，甚至有添出貼旦小外，十人不足，益而至於十二人，濫觴已極。於是後之作傳奇者，往往周章省度，廣爲布置，唯恐其間有一人之太勞，一人之太逸，遂使文字多支離冗雜之病，去支離冗雜，則其文必不傳，其文既不傳，則脚色雖極勻，布置雖極當，又孰能演之唱之，批之而讀之也？

(外扮牛丞相上)

(正宮引子) (齊天樂) (外) 鳳凰池上歸環珮，袂袖御香猶在，(二語從唐人早朝詩得來一句是珮聲歸到鳳池頭一句是朝罷香闌攜滿袖也却脫化得好) 檠戟門前，平沙堤上，何事車填馬溢？(避賢未罷相樂聖未銜杯試問門前客今朝個個來星霜鬢改，怕玉絃無功，赤鳥非才，回首庭前，淒涼丹桂好傷懷)(車填馬溢以上數語何等赫奕回首庭前二語何等淒涼極赫奕中偏有極淒涼處讀書至此令人心曠神怡)

(外) 下官牛太師是也，(太師有姓而無名何也因居於牛渚則牛之而已若必欲求其名則蔡邕之詩但有董太師安有牛太師耶) 貴極人臣，富堪敵國，爵祿顯榮，可謂至矣，但恨夫入早亡，未有子嗣，寫他無妻無子便使筆墨簡潔) 止生一女，今已長成，尙未字人，想女兒賦性溫柔，秉姿賢淑，不可錯嫁，膏粱子弟，只將他配個讀書君子，成就他做個賢婦，多少是好，只是我這幾日不在家，聞得奴婢們，多在後花園中間耍，這是我女兒兒拘管不嚴之故，今日不免喚他出來，訓誨他一番，女兒那裏(貼扮牛氏)(淨扮老姥姥)(丑扮惜春隨上)

(雙調引子)(花心動)(貼) 幽閣深沉，問佳人爲何懶

添眉黛繡線日長，圖史春閒，誰解屢傍妝臺？羅羅深護奇葩小，不許那蜂蝶採。（淨丑）笑瑣牕多少玉人無賴。（但）以綉線圖史爲事不以採眉對鏡爲事玉人正不自知其無賴也。

（見介）（外）孩兒，你今已長成，方纔有媒婆來，與你議親。（俗本因此一句便於篇首添出媒婆議親一段文字及讀古本未嘗有此乃歎文筆之簡淨若以因此添演媒婆則逼試一篇亦有更人來召之語亦將添演吏人耶）今日是我孩兒，異日

便要做人家的媳婦，豈不聞女子之德，不出閨門？我這幾日不在家，你却放老姥姥惜春，在後花園中遊耍，你這等不拘管他們，倘或他們做出些什麼歹事來，可不把你名污了？（貼）謝爹爹嚴訓，孩兒今後，嚴加拘管他就便了。（外）老姥姥，你年紀老大，就做箇管家婆，倒哄着丫鬢們開耍，是何道理？（淨）告相公，不干老身事，都是惜春只丫頭。（丑）呀，不干惜春事，都是老姥姥。（外）這兩個賤人，還要推委，都拿下打。（貼跪介）爹爹息怒。（外）孩兒起來，聽我道：

（仙呂入雙調）（惜奴嬌）（外）你杏臉桃腮，當有松筠

節操，蕙蘭襟懷，（規）老者願其如少者戒，小者又願其如老者故，於萱室椿庭則以花柳爲頌，于杏臉桃腮又以松筠爲期。（閨）中言語，不出閨闈之外，老姥姥不教我孩兒，伊之罪，惜春只風情，今休再。（合）記今來，但把不出閨門的言語相戒。（自此以下連用不出閨門語作結皆特爲後文趙氏反觀也趙氏曰怎說得不出閨門的清談話嗟乎貧家之婦憔悴如彼富家之女矜貴如此豈非勞逸之不同苦樂之異致乎）

（前腔）（換頭）（貼）堪哀萱室先摧，嘆婦儀母教，未曾諳解，蒙爹嚴訓，從今怎敢不改？（能）念其死母是孝於母，也能順其生父是孝於父也，爲女而能孝父母者，其爲婦而能孝公姑可知矣。（合）記今來，但把不出閨門的言語相戒。（以上二曲是合以下二曲却分）

（黑）鱗序（換頭）（淨）看待父母心，婚姻事，須要早諧，勸相公早畢兒女之債。（外）休呆，如何女子前，胡將口亂開？（此以老者戒老者）（合）記今來，但把不出閨門的語言相戒。

（前腔）（丑）輕儻受寂寞，担煩惱，教我怎捱細思之，教

人珠淚盈腮（貼）寧耐衣温食又美，何須別掛懷（此以少者戒少者○飽煖思淫慾正惟衣温食美恐其別有挂懷也俗本誤作温衣非美食何須苦挂懷則辭不達遠矣）（合）記今來，但把不出閨門的語言相戒。

（下場詩）（外）婦人不可出閨門，（貼）多謝嚴親成事恩，（淨）休道成人不自在，（丑）須知自在不成人。

第七齣 才俊登程

科場之中，大約專志功名者，居三分之一，浪遊混迹，耽情花酒者，居三分之二。今此篇於正生之外，陪寫三人，一人意在雲梯月殿，兩人意在紅粉芳樽，應試之士雖多，此三人者，足以概之矣。若夫孝子之心，則不然，不但花酒非其所戀，即功名亦非其所貪，既超出於庸流之上，更超出於才俊之中者也。故以兩庸流反襯之，又以一才俊旁襯之，他人見綠陰紅雨而喜，彼獨感青梅啼鳥而悲，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其此之謂乎？

思量那日之曲，思家於既中狀元，既婚牛氏之

後者也。衷腸悶損之歌，思家於未中狀元，未婚牛氏之前者也。未中狀元，未婚牛氏，則其思家也易，既中狀元，既婚牛氏，則其思家也難。將寫其難者，先寫其易者，所以爲後文作引也。然思量那日，思家於離家既久之時者也，衷腸悶損，思家於離家未久之時者也。離家未久，則離別之悲尚淺，離家既久，則離別之悲已深。將寫其深而淺者，先寫其淺而深者，亦以爲後文作引也。總之由易入難，由淺入深，文章之法，當如是爾。

（生上）（未淨丑扮秀才同上）

（中呂引）（滿庭芳）（生）飛絮沾衣，殘花隨馬，輕寒輕煖芳辰，江山風物，偏動別離人。回首高堂漸遠，歎當時恩愛輕分。（一句念父母一句便輕帶妻房）傷情處，數聲杜宇，客淚滿衣襟。

（前腔）（換頭）（末）淒淒芳草色，故園人望，目斷玉孫漫憔悴，郵亭誰温存（淨丑）聞道洛陽近也，又還隔幾坐城闕，合澆愁悶，解鞍沾酒，同醉杏花村。

（浣溪紗）（生）千里鶯啼綠映紅（丑）水村山郭酒

旗風。(末)行人如在畫圖中。(淨)不煖不寒天氣好，
或來或往旅人逢。(合)此時誰不嘆西東。(各相見
介)。(末)淨丑請問仁兄尊姓貴表。(生)小生姓蔡，
字伯喈，敢問三位仁兄尊姓貴表。(末)在下姓李，字
羣玉。(丑)小子姓落，名得喜。(淨)小子姓常，名自持。
(生)久聞諸兄大名，今日幸得相會，想都要上京師，
赴選的了。(淨丑)便是，我們同行如何。(生)最妙！
(末)我等既係同道，今幸相會，且在此歇息片時，大
家說些學識何如。(衆)使得。(末)蔡兄請先道。(生)
小生坐則讀，行則吟，書窮萬卷識彝倫，人生兩事唯
忠孝，欲答君恩并報親。(處處將孝字找囑出來)。(淨丑)
有些意思。(生)李兄，所志若何。(末)我不將窮達付
前緣，常把殷勤契上天，人事盡時天意轉，才高豈得
困林泉。(淨丑)自然自然。(末)落兄也請自道。(丑)
小子讀書費力，常向螢窗講易，熟誦孝經，曲禮，博覽
詩書周易春秋，諸子百家，篇篇義理，納繇繇。(笑介)只
是前日走到學中，夫子齊聲叫屈。(絕倒)說道可惜
只個秀才，眼中一字不識。(此作者調笑文人之語，蓋世儘

有讀破萬卷究竟未曾識得一字者)。(淨)你却說了一場
夢。(末)請問常兄，所學若何。(淨)小子言不妄發，寫
字極有方法，不問真草隸篆，寫出都是法帖，王羲之
拜我爲師，歐陽詢見我誡殺。(王羲之歐陽詢俱漢以後人
而用之於此，明其書之無關蔡邕)。(笑介)只是早間寫個
人字，忘了一撇一捺。(此亦作者調笑文人之語，蓋世儘有深
通翰墨却忘了爲人之道者)。(生)休得取笑，天色已晚，
快趨路罷！(同行介)

(仙呂過曲)(甘州歌)(生)衷腸悶損，嘆路途千里，日
日思親。(前曲輕帶妻房此則專思父母)青梅如豆，難寄隴頭
音信，高堂已添雙鬢雪，客路空瞻一片雲。對法絕工而詞
意又流走。望雲思親，唐人故事也而用之於此，亦以明其書之不關
蔡邕耳。○一部曲中多有引用後人事者，拈出一二可例其餘、
途中味，客裏身，真如流水離柴門。(流水離柴門乃後漢姜
肱不肯應辟召作詩以對其友末句云云東嘉蓋用其語也，俗本不察
輒改離字爲舊字，豈不大錯。看他四曲連叶四門字，閒中取巧)休
回首，欲斷魂，數聲啼鳥不堪聞。(晚院黃鳥較好，其音此凱風
之所以思親也)

(前腔) (換頭二) (末) 風光正暮春，便縱然勞役，何必
愁悶。綠陰紅雨，征袍上染惹芳塵，雲梯月殿圖貴顯，水
宿風餐莫厭貧。(貧字或改作頻字，誰曰不可，但看下文一聲雷動
及休育妻嫂之句，則頻字爲未妥矣) 乘桃浪，躍錦鱗，一聲雷
動過龍門。榮歸去，綠綬新，休教妻嫂笑蘇秦。(寫一墓君
熱中之士，以觀大孝之墓父母)

(前腔) (換頭三) (淨) 誰家近水濱，見畫橋烟柳，朱門
隱隱，鞦韆影裏，牆頭上露出紅粉，他無心笑語聲漸杳，
聽絲綸，惱殺多情牆外人。(此人注意紅粉，愈與孝子之心異
矣) (合) 思鄉遠，愁路貧，肯如十度謁侯門。行看取，朝
紫宸，鳳池名禁聽絲綸。

(前腔) (換頭四) (丑) 遙瞻霧縠紛，想洛陽宮闕，行行
將近，程途勞倦，欲待共飲芳樽。(此人注意芳樽，更與孝子之
心異矣) (合) 垂陽瘦馬莫暫停，只見古樹昏鴉棲，漸盡
天將暝，日已曛，一聲殘角斷誰門。爭宿處，行步緊，前村
燈火已黃昏。(看他通篇寫飛絮寫殘花寫江山寫杜宇寫芳草寫
郵亭寫青梅寫紅粉寫畫橋烟柳寫牆內轉寫垂楊瘦馬寫古樹昏
鴉寫誰門殘角寫前村燈火直是一幅行路畫圖，人言王摩詰詩中有

畫今東嘉曲中亦有畫也)

(餘文) (合) 向人家忙投奔，解鞍沽酒共論文，今夜雨
打梨花深閉門。(又叶一門字爲前四門字作餘波)

(下場詩) (生) 江山風物自傷情。(淨) 南北東西爲
利率。(丑) 路上有花并有酒。(末) 一程分作兩程行。

第八齣 文場選士

近日作傳奇者，每至文場選士，則多闕焉，但曰
考試隨意，夫隨意之說，則斷自琵琶記也。登程不
止四人，而於正生之外，止陪之以同伴之三人，入
試不止二人，而於正生之外，亦止陪之以下第之
一人。且前此之涉道途則四之，後此之宴瓊林則
三之，而於此篇則從而二之。總之既謂之戲，則言
者姑妄言，而聽者姑妄聽，此之謂隨意耳。然隨意
之中，亦有正文關目處，亦有閒文調笑處，如以歌
曲取士，明乎其爲元之制，而非漢之制，是其關目
處也，正文也。如把與試官來下酒一句，生以此中
選，丑以此下第，其以此中選者，宋元之末，士子入

試，多以阿附執政而獲雋，是作者調笑當時諂諛朝貴之人也，閒文也。其以此下第者，輒近以來，士多熟讀帖括，抄寫成套，甲之所作，乙又摹之，張之所學，李又做之，究竟同一字句，而慧者用之，則是拙者用之，則非，往往極力逢迎，而適觸忌諱，加意揣摩，而反生背謬，是作者調笑當時蹈襲文字之人也，亦閒文也。且文章本是下酒物，傳奇尤其是下酒物，故借下酒爲發科。然則雖云隨意，而琵琶之所謂隨意，視其他傳奇之所謂隨意者，又不可同年語矣。

(淨扮試官)(末扮吏人隨上)

(南宮引子)(生查子)(淨)承恩拜試官，聲價重邱山，那來赴試的，只問有文才，何必拘鄉貫？有才的取他，居上第，做箇清要官，沒才的縱有父兄勢，也教空手還。
(寫如此一個好試官，所以風世也，乃以花面粉之者，取其不狗情面，而能爲貧士增價文章，靈變如此文思，婉轉如此非才子而何！)

(淨)禮闈新榜動長安，九陌人人走馬看，一日聲名遍天下，滿城桃李屬春官。自家禮部主考是也，今當

大比之年，朝廷命我主試，左右，但是來應試的士子，都喚他進來。(末)領鈞旨。(生丑上)

(黃鍾過曲)(賞宮花)(生)槐花正黃，赴科場舉子忙。(丑)太學裏朋友，一齊整行裝。(合)五百英雄都在此，不知誰是狀元郎？(五百人只寫兩人，正所謂隨意也)

(生丑進見淨介)(淨)諸生聽着，朝廷開科取士，雖有定期，試官立意命題，任從時好。下官是個風流試官，不拘往年舊制，第一場做對，第二場要猜迷，第三要唱曲。(以詞曲取士，明乎其爲元制也)三場都好，便取他做頭名狀元；若還不好，將他黑墨搽臉，亂棒打出去。(善戲謔兮不爲虐兮)(生)領命(淨)蔡邕過來，我先出對與你對，星移天放彈。(生)日出海拋球。(淨)對得好！且站一邊，落得喜過來，我也出一對與你對，毛詩三百首。(丑)還有十一篇。(淨)不好，且站一邊，蔡邕過來，我出八個地名的謎兒與你猜。一聲霹靂震天關，兩個眉頭不得開，去買紙來作裱措，欠人錢債未曾還。(生)第一句是京東京西，第二句是江東江西，第三句是湖東湖西，第四句是浙東浙西。(淨)妙妙！

八個地名，都猜着了，（以地名爲猜謎者爲牛渚，觀染也，然則人之勳牛太師者亦便當猜着是牛渚矣）且站一邊。落得喜過來，我出四樣花木的謎兒與你猜。雨中妝點望中黃，獨立深山分外長，廊廟之材我應取，家家織就綺羅裳。（丑）第一句是柏樹，第二句是槐樹，第三句是楓樹，第四句是柳樹。（淨）不是不是，四樣木都猜不着，（以花木作猜謎而猜不着者爲不花氏，觀染也，便巧）且站一邊，蔡邕過來，我唱一隻曲兒，你末後接唱一句，要押得韻着。

（仙呂入雙調）（北清江引）（淨）長安富貴真罕有，食味皆山獸，熊掌紫駝峯，四座馨香透，你接唱來。（生）把與試官來下酒。（以善於逢迎爲取科名之技，所以調笑世儒也）

（淨）妙哉！三場都好，是個真秀才，且站一邊伺候。落得喜過來，我也唱隻曲兒，你押末後一句。

（北么篇）（淨）看你胸中無所有，一袋膾臠臭，若還放出來，見者都奔走，你押下韻。（丑）把與試官來下酒。（試官謂秀才爲放屁，秀才又謂試官爲放屁，試官極其調笑）

（淨）不濟不濟，抄別人的文字，却抄得不中用，（調笑）

俗儒）快將他黑墨搽臉，亂棒打出去。（丑）不須打，正是薄命劉生終下第，厚顏季子且還家。（丑下）（淨）蔡邕，你才高學博，超出等倫，我就保奏朝廷，取你爲頭名狀元。左右快取冠帶來，與蔡狀元換了，隨我入朝謝恩，遊街赴宴去。（生）多謝大人提拔。（末進冠帶）（生換介）

（南呂過曲）（懶畫眉）（生）君恩喜見上頭時，今日方遂嚴親意。（黃卷青燈已換得金章紫綬嚴親之意，遂矣。○此句洞照前文反襯後文何等佳妙，俗本乃改作今日方顯男兒志，豈非大謬耶）（末）布袍脫下換羅衣，腰間還繫黃金帶，駿馬鞞鞍真是美。

（前腔）（淨）你讀書萬卷非容易，喜得登科擢上第，功名分定豈誤期？三千禮樂無敵手，五百英雄盡讓伊。（抵得今日碌卷前面一段批語。○二曲與本調頗不合，讀者當格外觀之）

（下場詩）（淨）一舉驚頭獨占魁，（生）誰知平地一聲雷，（淨）明朝跨馬春風裏，（合）盡是皇都得意回。

第九齣 臨妝感歎

才俊登程一篇，寫游子之憶家，臨妝感嘆一篇，寫少婦之憶夫，皆至情之所鍾也。前篇之曲有四，此篇之曲亦有四，然前則一主三賓，雖云四曲止一曲而已。此篇則用四段文字，始以三層終以一結，第一段言君當念妾，第二段言妾實念君，第三段言君卽不念妾，須念父母，妾非獨念君爲念公姑，第四段妙在自慰自解。大約文章之妙，有自嘆者，亦有自慰者，有自難者，亦有自解者。如知他記否，空自語惺惺，將上文一筆抹倒，此自嘆自難之言也。如也不索氣，若將上文一筆漾開，此自慰自解之言也。人但知自嘆自難之言爲悲，而不知自慰自解之言爲尤悲，何也？惟無人爲我慰，不得已而自爲之慰，無人爲我解，不得已而自爲之解。夫至於不自慰，不自解，而更無人慰之解之，則其情之悲也至矣！末語云：「一場愁緒，宋玉難賦。」誠非宋玉之所能賦哉！

臨鏡綠雲撩亂，此別時之綠雲也。綠雲懶去梳，此既別後之綠雲也。寫五娘而必寫其對鏡，必寫

其臨妝，何耶？蓋爲有翦髮賣髮兩段文字在後，故此處獨於綠雲三致意焉爾。試讀一從鸞鳳分，誰梳鬢雲及看青絲細髮，剪來堪愛等語，然後知斯篇之描畫梳頭，非無謂也。可見作文之法，後筆必應前筆，前筆必伏後筆，今之隨口胡搗，順手亂寫者，若取吾所批琵琶記觀之，知其必闕筆而焚硯矣。

(旦上)

(正官引子) (破齊陣) (旦) 翠減祥鸞羅幌，香消實鵬金鑪，楚館雲閒，秦樓月冷，動是一人愁思，目斷天涯雲山遠，人在高堂雪鬢疎。(二語詞對而意側，言我所以目斷天涯者，只爲人在高堂也。蓋上文止言念親，此則言念夫，正爲念公姑妙甚。○雪鬢二字爲綠雲作引，更有閒趣。) 緣何書也無？(望夫之來而不得，則猶望其書之來，今不惟不見夫，并不見書，其悲甚矣。)

(旦) 明明匣中鏡，盈盈曉來妝，憶昔事君子，鷄鳴下君牀。臨鏡理鬢總，隨君問高堂，一旦遠別離，鏡匣掩清光，流塵暗綺疏。(綺疏窗櫺也) 青苔生洞房，零落金釵鈿，慘淡羅衣裳，傷哉憔悴容，無復蕙蘭芳，有懷淒

以楚，有路阻且長。妾身豈嘆此？所以在姑婢，念彼猿
猱遠。（猿猱卽心猿字義出佛經）眷此桑榆光。願言盡婦
道，游子不可忘。（是賢媛語是孝婦心）勿彈綠綺琴，絃絕
令人傷。勿聽白頭吟，哀音斷人腸。人事多舛迕，羞彼
雙鴛鴦。（鴛鴦者見此能無動念乎）奴家趙五娘，自嫁與
蔡伯喈，纔及兩月，却奉公公嚴命，叫他上京赴選。一
去之後，杳無音信，把公婆丟在家中，叫奴家獨自看
承。奴家一來要成丈夫之名，二來要盡爲婦之道，竭力
奉養，不敢少怠。只不知兒夫，幾時纔得回來，正是
天涯海角有窮時，只有此情無盡處。

（仲呂入雙調）（風雲會四朝元）（旦）春闈催赴，同心
帶縮初，嘆陽關聲斷，送別南浦，早已成間阻。（此追想昔
日）漫羅襟淚漬，漫羅襟淚漬，和那寶瑟沉埋，錦被羞
鋪。寂寞瓊窗，蕭條朱戶，空把流年度。（此現敘前日）嗟，眼
子裏自尋思，妾意君情，一旦如朝露。（又追憶昔日）君行
萬里途，妾心萬般苦，迢迢遠，也當回顧。（文有代彼設想
者如陸帖之詩本是子之念父母弟之念兒也而其詩云父曰嗟予子
行役母曰嗟予季行役兄曰嗟予弟行役都想出父母與兄之念我也）

此皆絕妙文情，非深恃於者不能言，非深於情者亦不能解也。（前
腔）（旦）朱顏非故，綠雲懶去梳，嘆畫眉人遠，傅粉郎
去，鏡鸞羞自舞。（此近嘆室中正是臨別感嘆語）把歸期暗數，
把歸期暗數，只見雁杳魚沈，鳳隻鳥孤。（此遙望路上）綠
遍汀洲，文生芳杜，空自思前事。（此又近嘆室中）嗟，他日
近帝王都，芳草斜陽，叫我望斷長安路。（此又遙望路上）
君身豈浪子，妾非浪子婦，（一句路上二句室中）其間就
裏千千萬萬，有誰堪訴？（與前妾的哀腸事有萬千我的埋怨怎
盡言相照應）

（腔前）（旦）輕移蓮步，堂前問舅姑，怕食缺須進，衣綻
須補，要行時須與扶。（正與前文你扶持看他老年餒時勸他加
餐飢寒時頻與衣穿等語相照應）奈西山景暮，奈西山景暮，
叫我倩誰人，寄與兒夫？（不但他那裏書不能來，我只裏書亦不
能去）咳！你身上青雲，只恐親歸黃土，（隱伏後文）我臨別
也會多囑付。（迴照前文）嗟，那些個意孜孜，只怕你十里
紅樓，負戀着他人家富。（與前文十里紅樓休戀娉婷語相照
應）丈夫呵！你雖然不念奴，也須念父母。（與前文不念我
芙蓉不冷也念親桑榆暮景二語相照應）苦無人說與，只淒淒

冷冷，怎生辜負？（凄凄冷冷所謂公婆沒主一旦冷清清也正兼指公婆不是指自己）

（前腔）（旦）文場選士，紛紛都是才俊徒，少甚麼鏡分鸞鳳，都要榜登龍虎，豈偏是他將奴誤？（指人是慰）也不索氣苦，也不索氣苦，概受託蘋繁，有甚推辭？（責己是忠）○看他將上文無數氣苦說話忽然一筆撇開真正絕妙文字）索性做個孝婦賢妻，博得個名標青史，也不枉受了些閒悽楚。（自全其名）嗟，俺只裏自支吾，休污了他的名兒，左右與他相回護。（全夫之名）丈夫呵！你便做腰金與衣紫，須記得釵荆與裙布。（於幡然自勵既然後又遙呼其夫而告之文情婉轉）一場愁緒，堆堆積積，宋玉難賦。（自慰自解正是愁懷難說處）○雖難之詩曰不恆不求何用不臧此篇終自慰之言也綠衣之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亦篇終自慰之言也若使五娘而但怨朝雲暮雨而不事冬溫夏清豈稱賢媛豈稱孝婦哉故有此一曲更使全篇文致生動妙甚）

（下場詩）（旦）回首高堂日已斜，游人何事在天涯？自古紅顏多薄命，莫怨春風當自嗟。（不推不怨其夫井不怨春風而但自怨為賢媛的是賢媛）

第十齣 春宴杏園

考官者，相馬之伯樂也，狀元者，空羣之麒麟也，故春宴杏園，先有一篇馬賦，賦而比也。然而方誇良美，忽嘆空虛，可見盛名之下，每病無實，方快游街，忽驚墜馬，可見得意之場，每多失足，其又作者託諷之微意乎？

善文者，有一篇全部大文於胸中，則其於每段小文之內，必處處提照章旨，回顧本色，若有一處疎漏，即全部線索皆脫矣。如此篇寫宮花，寫紅樓，寫玉鞭，寫笙歌，寫題詩，寫飲酒，無數絢爛文字，皆旁筆也。其正筆，只在末許嫦娥愛少年一句，為後文辭婚伏線，又只在高堂菽水誰供奉一句，為後文辭官伏線。極濃郁處，忽著一極淡之語，極熱鬧處，偏下一極冷之言，點睛着眼，賴有此耳。苟其不然，於南浦之別，則曰我肯戀花柳，甘為萍梗，而於杏園則忘之，於登程之日，則曰衷腸悶損，日日思親，而於春宴則忘之。寫伯喈而若此，豈得為妙人？

以東嘉寫伯喈而若此，又豈得爲妙文哉？

（末扮首領官引衆上）朝爲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自家乃河南府首領官便是，往年狀元遊街赴宴，凡應用鞍馬酒席等項，都是府尹備辦。今新狀元蔡邕，循例赴宴遊街，府尹却委我首領官提調。昨已分付太僕寺掌鞍馬的令史，洛陽縣管排的驛丞，今日都要到此查點。左右，先喚那掌鞍馬的過來。（衆）掌鞍馬的那裏？（丑扮令史上）有問卽對，無問不答，相公有何鈞旨？（末）鞍馬齊備未曾？（丑）告相公，我這裏當初有一萬匹好馬。（末）怎見得好馬哩？（丑）但見耳批雙竹，髮散五花，展開鳳毛龍鬣，昂起豹頭虎額，響篤篤翠蹄削玉，點滴滴赤汗流珠，駿目青鬃夾鏡懸，渾身磚礮如鐵勁。騰躍時，屋梢雲漢，橫齣過玄圃崑崙，頃刻間，走遍神州，直趕上，流星掣雷，九方臬，管教他稱賞千金價，不枉了追求！（郭隗只市駿比求賢非言馬也實論才也）（末）有甚好顏色？（丑）免兒黃，恰配燕子青，奔紅赤，正對照落白，還有銀鬃秀膊青花，蘇盧

裘鬪栗色，正是五花散作雲滿身，萬里方看汗流血。（末）有甚好名兒？（丑）飛翔鳳麟赤兔紫，燕追風，決波，涓雲發電，烏錐玉驄，凝露騰霜，鱗駒龍子，照影懸光。還有紅叱撥，紫叱撥，飛霞鏢，玉逍遙，拳毛騧，獅子花，說不盡驍騏驎，數不完驢驘，真個是青海月氏出產，大宛越賧將至。（末）有甚麼好兒？（丑）天花出羣，駒駘騏驎，鷓鴣鳳苑，奔星內駒，東南內對着西南內，左右坊對着左右飛，正是蓋印三花飛鳳字，中藏萬匹好龍駒。（末）有甚好鞍轡？（丑）錦繡燦爛披雲，銀燈熒煌耀日，香羅帕深覆金鞍，紫遊韉牽動玉勒，瑪瑙妝就轡頭，珊瑚做成鞭策，正是紅纓紫鞵珊瑚鞭，玉鞍雲籠黃金勒。（讀此一篇馬賦，勝看曹將軍江都王畫圖一幅）（末）如今選多少在這裏？（丑）告相公，如今沒有了。（上文說得如彼熱鬧至此，忽然說沒有一萬馬却是無馬，天下事皆當作如是觀）（末）如何沒有了？（丑）當初原有一萬匹馬，却有一千三百匹漏蹄，二千七百匹抹鬣，三千八百匹熟瘤，二千二百匹慈眼。况且鞍轡又損壞，坐褥又傾欹，抽轡

盡是藤繩，鞭子無非荆杖，餓老鴟，全然拉搭，雁翅板一發凋零。鞍轡既不周全，牽轡何曾完備，只樣東西，其實不中用。(末)休胡說，快準備鞍馬，到午門外候狀元謝恩出來乘坐。(丑)理會，教他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過長安花。(丑下)。(末)喚管排宴的過來。(衆)管排宴的那裏？(淨扮驛丞上)堂上一呼，塔下百諾，相公有何鈞旨？(末)筵宴完備，未曾(淨)告相公，已排設下上等筵席，候相公點視。(末)怎見得上等排設？(淨)但見珠簾高捲，綉幕低垂，珊瑚席，饌饈得精神，瑋珎筵，安排得奇巧，金爐內，漫騰騰，燒瑪瑙，玉廡中，嬌滴滴，種奇花，四圍環繞，畫屏山，滿座重鋪錦褥子，金盤犀筯光錯落，掩映着龍鳳珍羞，銀海瓊舟影蕩搖，翻動那葡萄玉液，洒掃得潔潔淨淨，並並無半點塵埃，鋪陳得齊齊整整，另是一般氣象，正是移將金谷繁華景，妝點瓊林錦繡仙。(寫得美觀異常)。(末)排宴既齊整，你們且退去，待狀元過街過了，便來赴宴。(淨)領鈞旨，正是瓊林勝處風光好，別是人間一洞天。(淨下)衆告相公，遠遠望見一簇

人馬行，動想是狀元到了。(末)既然如此，我且暫時迴避。

(末引衆下)

(生淨丑冠帶騎馬上)

(仙呂入雙調)(萃地錦標)(合)嫦娥翦就綠雲衣，

折得蟾宮第一枝，宮花斜插帽簷低，一舉名成天下知。

(既曰天下知，則豈有父母妻子反不知者於此，故作是語，所以明其寓意之非真耳)

(哭岐婆)(合)洛陽富貴，花如錦綺，紅樓數里，無非嬌媚，春風得意馬蹄疾，天街賞遍方歸去。(春風得意亦此馬蹄中途失足，亦此馬蹄)

(生淨先下)(丑墜馬介)呀不好了！跌下馬來了！

(名韻未許輕騎仕途，每多差跌，作者以醒世也)

(末扮陪宴官騎馬引衆上)

(越調過曲)(水底魚兒)(末)朝省尙書，昨日蒙聖旨，

道狀元及第，教咱去陪宴席。(丑叫介)跌壞了人了！救命救命！(末)越着鞭越退，使人心下疑，轉回頭看，叫我的還是誰？(末問丑介)足下是誰，爲甚倒在此？(丑)我

是墜馬的狀元(末)既如此，左右快扶起來。(衆扶丑起介)(末下馬相見介)(丑)請問兼官是誰？(末)我是中書省陪宴官，請問足下爲甚墜馬？(丑)不要說起(正宮北叨叨介)(丑)鬧吵，街市上游人亂。(末)想那馬因人鬧，驚跳起來了。(丑)惡頭口，抵死要回身轉(末)怎不牽過一邊？(丑)我戰兢兢，只怕韁繩斷。(末)怎不打他？(丑)怯書生早已神魂散。(末)你不曾跌傷麼？(丑)阿呀！險些跌折了腿，麼也哥，險些撞破了頭也麼哥，我好似小秦王三跳澗。(看他故意明用唐故事)

(末)這馬如今那裏去了？(丑)知他那裏去了，傷人乎？不問馬。(末)你還要搗搗。(調笑頭巾)我且就這裏借個馬，與你騎去罷。(丑)不消，若借馬與我騎，便索死了。(末)怎的便死？(丑)豈不聞論語云：『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頭巾解書往在如此)(末)你又來取笑。(生淨復騎馬上)

(萃地錦繡)(生淨)荷衣新惹御香歸，引領羣仙下翠微，杏園唯有候題詩，此是男兒得志時。(或只此得志或以此失志句常之有)

(丑)二位，你們騎馬游街，且自好，只不要像我跌下馬來。(生淨)足下原來墜了馬。(丑)可知哩。(末)若不是下官搭救時，險些送了性命。(生淨)如此更賴大力。(末)三位請同行。(丑)列位先行，我慢慢走來罷。(生淨)那有此理，我們有空馬在此，請騎坐。(衆扶丑上馬同行介)

(哭歧婆)(衆)五鞭裊裊，如龍驕騎，黃旗影動，笙歌鼎沸，如今端的是男兒。(生)行看錦衣歸故里。(纔得錦衣，便思故里若不歸故里，豈不枉却錦衣乎？正爲後文思歸伏線)

(末)這裏是杏園了，請列位駐馬，照依年例，各留佳韻。(衆下馬介)(淨丑)蔡兄，請先題。(生題介)五百名中第一仙，花如羅綺柳如烟，綠袍乍着君恩重，黃榜初開御墨鮮，禮樂三千傳紫禁，風雲九萬上青天，時人漫說登科早，未許嫦娥愛少年。(正與後文少年自有人愛了漫勞你嫦娥提掇三語相照應)(衆)妙妙！(淨)如今該輪到我了，我也有詩一首，請教列位。(衆)願聞。(淨念介)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末)呀！且住，只是抄舊了。(淨笑介)我前日三場文字，都抄了別人

難道一首舊詩，倒抄不得？（極其詞笑）試問今日秀才入場，誰不抄人文字者？雖然記得熟抄得出，算是好秀才。（末笑）畢竟要求自做。（淨）也罷，我就胡搗一首，與列位一笑。（念介）赴選何曾入棘籬，此身未擬着荷衣。三場盡是情人做，一字全然非我爲。自笑持杯貪飲酒，却愁把筆怎題詩？有人問我求佳作，（衆）如何回答他？（淨）問我先生便得知。（此人大概是老實，今有竊先生之文，以爲己有者，惟惡人之問其先生矣。）更有無恥喪心之徒，不惟竊先生之文，且反從而謗毀之。門牆之間，誤收敗類，最是害事。寄語善天下先生，善爲覺察，倘及門中有貌若恂恂，而藏其測者，亟須鑿而出之于門外也。）（衆）又來取笑。（丑）如今該輪到我了，列位的詩，都把赴試的事爲題，恐是熟套，我如今另立一題。（末）把甚麼爲題？（丑）就把我方纔墜馬爲題，做篇古風如何？（丑）最妙。（衆念介）君不見去年騎馬張狀元，跌了左腿不相連，又不見前年跨馬李試官，跌了窟臀沒半邊。世上一般拚命事，行船走馬打鞦韆。小子今年大拚命，也來隨趁跨金鞍。（最險的是功名兩字，故曰馬背不如牛背穩）跨金鞍，災怎躲？

無奈畜生侮弄我，大叫三聲不肯行，連攛兩攛不是耍，我把韁繩緊緊拏，縱有長鞭怎敢打，須臾之間跌下來，好似狂風吹片紙，昨日走過樞密院，三個軍人來唱喏，小子慌忙走將歸，（衆）却是爲何？（丑）怕他請我教戰馬。（今之不擇師而請教，與不辨差池而自誇有人請教者，毋乃類是）（衆）又說笑話。（末）諸公，請依次而坐，左右看酒來，待下官把盞。（末送酒）（衆飲介）

（雙調引子）（五供養）（末）文章過晁董，對丹墀，已膺天寵，合赴瓊林新宴，頓金花，綏引黃金鞵。（前腔）（生）九重天上聲名重，紫泥封已傳丹鳳。（合）便催歸士，簡待宸旒，他日歸來金蓮送。（此皆得意之語，所謂論高才絕學，休誇班馬者也）

（中呂過曲）（山花子）（末）玳筵開處遊人擁，爭看五百英雄。（生）喜鰲頭一戰有功，荷君恩，奏捷詞鋒。（合）太平時車書已同，干戈盡戢文教崇，人間此時魚化龍，留取瓊林，勝景無窮。（此亦得意之語，所謂風雲太平日，驪駒欲聘魚龍將化者也）

（前腔）（生）三千禮樂如泉湧，一筆掃萬丈長虹。（淨

丑)看奎光飛躡紫宮，名騰萬玉班中。(合)太平時車書已同，干戈盡戢文教崇，人間此時魚化龍，留取瓊林勝景無窮。

(前腔)(換頭)(淨)青雲路通，一舉能高中，三千水擊飛沖(生)又何必扶桑挂弓也，強如劍倚崆峒。(合)太平時車書已同，干戈盡戢文教崇，人間此時魚化龍，留取瓊林勝景無窮。

(前腔)(丑)恩深九重，絲絡八珍送，無非翠蓋駝峯(生)看吾皇待賢士降，不枉了十年窗下把書攻。(此亦得意之語，應前十載親燈火句)(合)太平時車書已同，干戈

盡戢文教崇，人間此時魚化龍，留取瓊林勝景無窮。

(天和佛)(末淨丑)寶篆沉烟，香氣濃濃，薰羅綺叢，瓊舟銀海，潮動酒鱗紅，一飲盡教空。(生悲介)我持杯自覺，得心先痛，縱有香醪欲食，難下我喉嚨。想寂寞高堂，菽水誰供，奉我這裏却傳杯喧鬧。此數語是正文關目，所謂沉痛大度，爲離此雙親膝下也。與後文不肯食祿，有愧語相照。

(末淨丑)狀元，休得要對此歡娛意，忡忡難覓裳。(合)願取羣賢盡貞忠，盡貞忠。(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管取雲

臺畫形，容畫形，容時清莫報君恩，重唯有一封書上勸東封，更換個河清德頌，乾坤正看玉柱擎天，又何用？(唐詩云：聖朝無因事自覺，諫書稀又云：食罷自知無補報，空然慚汗仰。皇京皆是此意。)

(紅繡鞋)(合)猛拚沉醉，東風東風，倩人扶上，玉驄玉驄。(只馬起以馬結)歸去路，畫橋東，花影亂，日朦朧，沸笙歌，引着紗籠紗籠。

(意不盡)(合)今宵添上繁華夢，明早遙聽清禁鐘，皇恩謝了，再去陪侍從。(上文如許繁華，結來却說是夢及清鐘，早聽夢纔一醒而謝皇恩陪侍從，又將由醒入夢矣。)

(下場詩)(生)名傳金榜挽藍袍。(淨)酒醉瓊林志氣豪。(丑)世上萬般皆下品。(末)果然惟有讀書高。

第十一齣 蔡母嗟兒

琵琶記之作，本爲夫棄妻者諷也，故未寫蔡母嗟兒，而先寫臨妝感慨，重意於夫婦也。然但寫妻之念夫，不足以動之，則更寫母之怨其夫者以動之，但寫妻之自憐，不足以動之，則更寫母之憐其

婦者以動之。如所云強教孩兒出去，夫遣子出，而致老妻之怨，可知夫自出而必不免於少艾之怨也。如所云可憐誤你芳年紀，母之代婦爲此言，勝於婦之自爲此言也。然則嗟兒一篇，不獨使遊子讀之而念親，亦將使征夫讀之而念婦矣。

爲夫勸義者，唯琵琶而爲子勸孝者，亦惟琵琶。世有孫子森森，而其親不免於飢寒者矣。以兄弟共養一父母，猶或兄誘其弟，弟誘其兄，而區區一個兒，能爲兩口之所依倚，則其子平日之孝於其親，可知也。如其不然，親之於子，今日依之倚之而不應，明日依之倚之而不應，於是傷心絕望，誓於此生，不復以子爲依倚，父不得已而仍但依倚其母，母不得已而仍但依倚其父，如是而有兒，與無兒何以異？兒之在家，與不在家，又何以異乎？甚者親不以依倚其子者，煩其子，子反以依倚其親者，累其親，然則有兒，或反不如無兒之樂，兒在家，或反不如不在家之省父母憂也，而欲父母之思之，豈可得與傷心哉！兩口依倚之言，其爲子勸孝

者，何如也！新婦初侍翁姑，有持杯而自覺嬌羞者矣，舍吾父而事其夫之父，舍吾母而事其夫之母，勉爾趨承，終嫌生強，而乃曰：媳婦便是親兒女，則其婦之不以翁姑爲翁姑，而直以翁姑爲父母，可知也。如其不然，謂他人父，謂他人母，以爲不若我之父母，於是外家之情重，翁姑之愛疎，欲其如親女親兒，不亦難乎？甚或以翁之遺其夫，則不怨夫而怨翁，以姑之但怨翁而不怨子，則又因懟夫而并懟其姑，欲其不怨不懟，且復從而懟解之，不以其之怨，上貽翁姑之憂，更能以翁姑之相怨，引爲我責，豈可得與傷心哉！婦是兒女之言，其爲人媳婦勸孝者，又何如也！蔣子新又嘗謂予曰：琵琶一書，直可作孝經讀，正不特爲夫婦上起見，斯言信哉！

唐詩排偶，有以一氣滾下者，最爲佳妙。琵琶曲中多有之，如人老去，惺惺非故，春又來，年年依舊，只爲着一領藍袍，却落後五綵班衣，高堂已添雙鬢雪，客路空瞻一片雲，皆是也。若盡作闕苑三千，

巫山二六之句，有何趣味乎？至於信口說來，只是家常言語，而看去自成對偶，則莫如此篇所云心中愛子，指望功名遂，眼下無兒，因此埋怨你二語矣。夫着色之文易好，白描之文難工，使今人學三千二六等詞，則猶能爲之。苟欲執筆，強學嗟兒一篇，不知何故，便俚便醜，安得不令我嘆古今人之不相及也。

(且上)

(商調引子)(憶秦娥)(且)長吁氣，自憐薄命相遭際，相遭際，暮年姑舅薄倖夫婿。(薄倖夫婿口罵王四也)奴家自從丈夫去後，遭遇飢荒，衣食不給，更兼公婆年老，朝不保夕，教我好生憂慮。婆婆日夜埋怨公公，道他初不合逼遣孩兒出去，公公又不伏氣，只管和婆婆鬧爭。外人不曉得，只道媳婦不會看承，以致公婆互相爭鬧，且待公婆出來，再三解勸則個。(淨上)(換頭)(外)孩兒一去無消息，雙親老景難存濟。(淨)難存濟，你不思前日強教孩兒出去。(開口便追恨過武照應前文)

(淨)老賊你前日抵死教孩兒出去赴試，如今沒飯

吃，沒衣穿，他便做個狀元，濟你甚事？若是孩兒在家，也會區區，不到只般狼狽。今日餓得你好，凍得你好，你不如死了罷！(外)老乞婆，你只顧埋怨我，難道我是神仙，預知今日這般飢荒，值此凶年，誰家不忍飢受餓，誰似你只般埋怨我罷！我死我死，今日飢荒也是死，被你埋怨，不過也索死。(且跪介)公婆婆且息怒，聽奴家一言勸解，當初公公教孩兒出去時節，不道今只般飢荒，婆婆難埋怨公公。今日婆婆見了只般飢荒，孩兒又不在眼前，心下焦躁，公公也休怪婆婆埋怨。如今各請寬心，待奴家把些釵梳首飾之類，典些糧米，以充公婆口食，寧可即死奴家，決不將公婆落後。(淨)媳婦起來，你的話說得有理，只是我恨這老賊不過。

(商調過曲)(金絡索)(丑)區區一個兒，兩口相依倚，(兩口妙不唯我依倚之故亦依倚之)沒事爲着功名，不要他供甘旨。你教他做官，要改換門閥，只怕他做得官時，你做鬼。(明伏後文)你圖他三牲五鼎供朝夕。(改換門閥三牲

五鼎皆蔡公昔日之言也。蔡公忘了蔡母却記得讀者忘。作者却記

得) 今日裏，要一口粉湯，却問誰？被你相連累，我孩兒因你，做不得好名儒。(名儒那有不好做？因近世名士往往舉薄囊中而行虧門內，於是名儒遂有不好做者矣)(合)空爭着開是閒非，空爭着開是閒非，只落得雙垂淚。

(前腔)(外)養子教讀書，也指望他身榮貴，黃榜招賢，誰不去求科試？我說個比方，與你聽聽，譬如范杞梁，差去築城池，他的娘親埋怨誰？(聞有范婆婆不聞有范梁母也)

以杞梁爲喻，作者意在周氏耳。范杞梁秦始皇時人，因築城而死，其妻哭之，城爲之崩。(淨)老賊！你倒好比方，他是奉官差，沒奈何了去的；我孩兒安然在家，爲甚要你強逼了他出去？如今受餓。(外)呀！却不道合生合死皆由命，少甚麼孫子森森也忍飢。(今日往往有之，故琵琶記不可不讀也)(淨)你還要口硬，再過幾時，少不得餓死你！老賊！(外)你休話絮，畢竟是咱門兩口受孤悽。(合)空爭着開是閒非，空爭着開是閒非，只落得雙垂淚。

(前腔)(旦)婆婆，孩兒雖暫離，須有日回家裏。(淨)媳婦，我豈不知孩兒自有一日回家，只是目下受苦不過。(旦)奴有些釵梳，解當充糧米。(淨)老賊！我若沒有只

孝順媳婦，可不把我肝腸也餓斷了？(外)老乞婆！你只顧埋怨我怎的？(旦)呀！公公婆婆，怎地爭鬧呵！人只道媳婦有甚差池，致使公婆爭鬧起。婆婆，他心中愛子，指望功名逐公公，他膝下無兒，因此埋怨你。(惟孝婦能通兩口之情，意謂無惠做怨不出。自橫炎寫意是家常說話，讀者直於紙上如見其人，如聞其聲矣)雖逃避，兀的不是從天降下只災厄。(不管翁亦不管夫，無所歸咎，歸咎於天)(合)空爭着開是閒非，空爭着開是閒非，只落得雙垂淚。

(南呂過曲)(到潑猖)(外)天那！我每不久須顧棄，嘆當初是我不是，不如我死了無他慮。(初時口便至此亦復自管寫得悽人心脾)(合)一度裏思量，一度裏肝腸碎。(前腔)(淨)你有兒，却遣他出去，教媳婦，怎生區處？(早爲吃糠剪髮伏下一筆)媳婦，可憐誤你芳年紀！(初時止悲兩口至此則所悲不止兩口更寫得悽人心脾)(合)一度裏思量，一度裏肝腸碎。

(前腔)(旦)媳婦，便是親兒女，勞役事，本分當爲，但願公婆從此相和美。(臨妝感嘆之末，有五娘自慰之語，今此藉之末，有五娘慰解公姑之語，皆極寫賢媛極寫孝婦，題曰蔡母嘆兒而文

則以五娘起五娘結作者之意可見）（合）一度裏思量，一度裏肝腸碎。

（下場詩）（外）形衰力倦恁支吾，（旦）口食身衣只問奴。（淨）却怪是非終日有，（旦）只須不聽自然無。

第十二齣 奉旨招婿

不花丞相之招王四，初非出於奉旨者也，而琵琶寫招婿，必寫作奉旨何也？以為奉旨招之，而書生猶堅辭而不就，則彼非奉旨招之，而略不一辭者，其何以自安矣？唯奉旨招之，而後不得已而終於一就，則彼非奉旨招之，而不辭而遽就者，其亦可以不必矣。此則東嘉託諷之微意也。至於文章之妙，妙在反跌，嘗讀西廂，有崔夫人賴婚一段文字在後，則先有請宴一篇，兩口相同，欣欣然以為姻之必就，以反跌之。今讀琵琶，有蔡狀元却婚一段文字在後，則先有招婿一篇，三口相同，欣欣然以為媒之必成，以反跌之。蓋作文之法，不正伏則下文不現，不反跌則下文不奇，正處用實，反處用

虛。今人但能於實處寫，東嘉却偏於虛處寫，如此篇之中，並無蔡狀元登場，而試讀其文，全是極寫蔡狀元，並不是寫牛丞相。嗟乎！才子之才，洵非凡手所能及也。

（外扮牛丞相上）

（仲呂引子）（似娘兒）（外）華髮漸星星，憐愛女欲遂姻盟，蟾宮桂子才堪稱，紅樓此日，紅絲待選，須教紅葉傳情。（連用三紅趣甚）

自家牛太師是也，只為女兒年已及笄，求遠良姻，昨日入朝，天子問我道：『你女兒曾有婚配否？』我回奏說：『尚未婚配。』天子道：『既未配婚，新科狀元蔡邕，好人物，又好才學，朕與你主婚，你可招他為婿。』我奉了聖旨，就謝了恩。（天子聖旨只口述一遍極省筆）如今不免教院子，喚個官媒婆來，到狀元處說親去。院子那裏？（末扮院子上）堂上一呼，塔下百諾，相公有何鈞旨？（外）院子，我奉聖旨，娶招新科狀元蔡邕為婿，你道好麼？（末）告相公，小姐是閬苑仙娥，狀元是石渠貴客，況且玉音主盟，金口說合，若做了百年夫

婿，不枉了一對姻緣。(外)所言正合我意，可喚個媒婆來，前往蔡狀元處說親，便着你回去。(末)領鈞旨。
(喚介)官媒婆走動。(丑)打扮媒婆持秤斧上。(媒婆)媒婆，兩脚奔波，姻親成就，吃隻肥鵝，院公有何分付？
(末)老公呼喚。(丑)見外介。(外)婆子，你手中拿着秤斧，却是爲何？(丑)告相公，只是媒婆的招牌詩，經上說：『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所以要拿着斧頭。只秤兒喚個量人秤，但凡做媒，先把新郎新婦秤得輕重一般，方與他說親，後來自然夫妻和順。(今日媒婆之秤真是強盜斧頭，今日媒婆之秤不過秤銀子而已)。(外)休閒說，媒婆，我昨奉聖旨，教將小姐招贅新科蔡狀元爲婿，如今特着你和院子，到他跟前說親，親事成了，重重有賞。(丑)只個何難！一來奉當今聖旨，二來仗相公威名，三來託小姐才貌，只頭親事，蔡狀元自然樂從。(反跌下文)。(外)說得是，你聽我道來。

(南昌過曲)(瑣聽郎)(外)吾家一女娉婷，不曾許公與卿，昨奉聖旨，招選書生，媒婆，你對他說，不須用白璧

黃金爲聘。(太師之意以爲必成)。(末)這是姻緣，前世已曾定，今日裏共歡慶！(總是反跌下文)

(前腔)(丑)我住東京，極有名聲，論爲媒非自逞，今朝事體，管取完成，量沒有一輕一重，要我，我只條官秤。(媒婆之意以爲必成)。(合)這是姻緣，前世已曾定，今日裏共歡慶！

(前腔)(末)他雖然高占魁名，得相府相招，多少光榮！絲牽綉幕，射中雀屏，今日去說，他必從命。(院子之意亦以爲必成)有此三段乃見後文之意)。(合)只是姻緣，前世已曾定，今日裏共歡慶。

(下場詩)(外)爲傳芳信仗良媒。(丑)管取門楣得俊才。(末)百年夫婦今朝合。(合)一段良緣天上來。

第十三齣 官媒議婚

有鳥有鳥，不樂鳳凰，妾是庶人，不樂宋王，此節婦之言也，而義夫亦猶是矣。金屋嬋娟，比之聞藤野蔓，屢屢佳人，乃爲免絲瓜葛，其與節婦之節，豈有異乎？雖然，婦人以不事二夫爲節，則爲節婦之

節也易，男子亦欲以不更二妻爲義，則爲義夫之義也。難，東嘉固不以難者望人也。蓋將寫其後之強就，故先寫其前之堅辭，有前之堅辭爲本心，知後之強就非得已，則其寫辭婚，正爲後文強婚解耳。節婦之節，苟或失之於其終，不能復諒之於其始，而義夫之義，苟能持之於其始，亦可以諒之於其終，所以然者，婦人不可有二夫，而丈夫則未嘗不可有二妻。但使議婚之初，本無棄舊從新之情，則就婚之後，自不至有得新忘舊之失。東嘉之責人也誠寬，而望人也誠恕矣。然則義夫之義，有較易於節婦之節者，人亦何憚而不爲義夫哉？

或謂妻子不當與父母並觀，凡今之人，往往戀父母之情，不如其戀妻子之情，於是有嘆孝衰於妻子者。夫夫爲妻綱，亦若父之爲子綱，天下不容有棄父之子，而容有棄子之父，天下不容有棄夫之妻，而容有棄妻之夫。耶。雖然，詩有之：「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記有之：「娶妻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人之重妻子，正爲父母而重之耳。子有

二妻，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不敢以子之所愛，加於父母之所愛，妾猶如是，於妻可知。故以父母之命娶之，則爲子也；妻者，卽爲親也；婦，不以父母之命娶之，則不爲親也；婦者，卽不爲子也。妻，是以爲夫而不義，其爲子必不孝；苟爲子而克孝，其爲夫未有不義者也。東嘉於此篇，寫一義夫，却便寫一孝子，其文本爲辭婚而發，而乃始之以葦繞親幃，終之以歸家奉親，心下忱誠有味哉。其言之乎？

(生上)

(商調引子) (高陽臺) (生) 夢繞親幃，愁深旅邸，那堪音信遠絕，悽楚情懷，怕逢悽楚時節。重門半掩黃昏雨，奈寸腸此際千結，守寒窗一點孤燈，照人明滅。(此絃昨夜) (換頭) 當時經散別，嘆玉簫聲杳，小樓明月，一段愁煩，翻成兩下悲咽。枕邊萬點思親淚，伴漏聲到曉方歇，鎖愁眉，臨青鏡，頓添華髮。(此絃今朝) 看他將寫辭婚先寫思親甚苦。(木蘭花) (生) 燈頭可羨，須知富貴非吾願，雁足難憑，沒個音書寄子情。(非有分朝異國之阻，何至音

書莫寄東嘉故作此必無是理之言正所以明其書之非真蔡邕事耳田園蕪後，不知松柏猶存否？光景無多，爭奈椿萱老去，何自家蔡邕爲父命所強來京赴試，不意僥倖中選，逗遛在此，不得卽歸。我想父母年高，無人侍奉，我豈可久留京邸，欲待上表辭官回去，又未知聖意若何？教我十分愁悶。（嘆介）好似和針吞却線，繫人腸肚刺人心。

（末扮院子）（丑扮媒婆上）

（仲呂過曲）（勝葫蘆）（末）特奉皇恩賜結婚，來此把信音傳。（丑）若是仙郎肯與諧姻眷，一場好事管取今朝便團圓。（極力反振下文）

（見介）（生）你兩個是何人，因甚到此？（末）小人是

牛太師府中院子。（丑）老媳婦是官媒婆。（生）來此何幹？（末丑）奉天子之恩諭，頒太師之嚴命，特來與狀元諧一佳偶。（生）原來如此，不索多言，且聽我道來。

（商調過曲）高陽臺（生）宦海沈身，京塵迷目，名輾利鎖難脫，目斷家山，空勞魂夢飛越。（先說不是官）爲狀元，是好一位小姐。（生）且住，閒藤野蔓休纏也，俺自有

兔絲瓜葛，是誰人無端調引，漫勞饒舌。（後說辭婚）寫狀

元認定糟糠婦爲兔絲瓜葛而相府千金小姐却以閒藤野蔓目之雖奉旨招贅而猶謂無端調引發夫之義如此大足爲棄妻者諷矣）

（前腔）（換頭）（末）閨閣紫閣名公，黃扉元宰，三槐位裏相列，金屋嬋娟，妖嬈那更貞潔。（此說丞相尊貴小姐窈窕對他閒藤野蔓二句）（丑）歡悅秦樓，此日招鳳侶，遣妾每特來作伐，望君家殷勤首肯，早諧結髮。（此說秦樓招贅特來作伐對他無端調引）

（前腔）（生）非別千里關山，一家骨肉，教我怎地拋撇，妻室青春，那更親鬢霜雪。（丑）狀元，太師因愛你才貌，纔肯把小姐配你，你休推故。（生）差迭須知，少年自有人愛了，漫勞你嫦娥提挈，滿皇都家家無數，豈必卑末（不花小姐何必嫁此有妻之夫不花丞相何必招此賣菜之婿故作此等殺風景語皆借口諷不花也）

（前腔）（末）不達相府求親，侯門納禮，你兀自拒他，不層繡幕奇葩，春光正當十八。（既責之以抵命又勸之以嬌姿的是院子聲口）（丑）休嫌，知君是個折桂手，留此花，待君攀折，况恭承丹墀詔旨，非我自相攬掇。（既譽之以折桂手

又壓之以天子命的是媒婆聲口。

(前腔)(生)心熱自小攻書，從來知禮，忍使行虧名缺，父母俱存，娶而不告，須難說。(彼以天子之命而來，故辭之以未有父母之命，可見能爲孝子，則必爲義夫。)悲咽，門楣相府誰要選？奈屢屢佳人，實難存活。(丑)狀元，那小姐十分美貌，你休要錯過了這頭親事。(生)縱然有花容月貌，怎知我自家骨血？(雖則如雲，誰我思存，所以諷王四者至矣。)

(前腔)(末)迂闊，他勢壓朝班，威領京國，你却與他相別，只怕他轉日回天，那時須有個決裂。(際于解事，知此姻難却，寫院子是院子。)(丑)虛設，夜靜水寒魚不餌，笑滿船空載明月。(背介)下絲綸不愁沒處，笑伊村殺。(媒婆不解事，謂此姻不成，寫媒婆是媒婆。)(生)明朝有事，朝金闕，歸家奉親心下悅。(以思親起句，以思親結句。)(末)狀元，只怕聖旨不從，空自說。(借院子語，明伏下文。)

(生)不必多言，你若果奉聖旨來，明日我上表辭官，就不辭婚便了。

(下場詩)(末)君王詔旨不相從，(生)明日應須奏九重。(生)有緣千里能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

第十四齣 激怒當朝

文章之法，以前篇反跌後篇，斯固然矣，而一篇之內，又有以上文逆跌下文者，前篇於丑末口中，有一場好事，管取團圓之語，乃見蔡狀元苦苦辭之，出於意外，此篇於丑末口中有書生命窮，別選佳婿之語，乃見牛丞相苦苦招之，出於意外，且也寫牛丞相之一聞而輒怒，則曰：少甚貴戚豪家爲配，再聞而愈怒，則曰：敢與我廝挺相持，試掩卷猜之，必謂下文有屏棄貶斥之意，而孰知其殊不然耶？是皆作者，特特爲此奇幻之筆，使讀者驚疑不定。蓋文至妙處，讀上文便知有下文，此非聖於文者不能，而文至幻處，讀上文更不料其有後文，則又非神於文逸於文者不能也。

(末扮牛丞相上)

(黃鍾過曲)(出隊子)(外)朝夕緊挂，只爲孩兒多用心，不知姻事可能成，因甚冰人沒信音，願望多時，情緒轉深。(不以書生望丞相，反以丞相望書生，不是寫丞相正是寫書

生)

(外)盟訂青鸞瞻碧霧，情深紅葉著金溝，老夫昨遣院子，和官媒婆，去蔡狀元處議親，尚未回報，且待他們轉來，便知端的。(未扮院子)(丑扮媒婆上)

(前腔)(末丑)喬才，堪笑故阻，伴推不肯從，豈無佳偶，近乘龍，他有甚福緣，能跨鳳，料想書生，只是命窮。(孰知此生反以不入贅爲命通，而以入贅爲命窮乎)

(見介)(外)你們回來了麼？姻事若何？(丑)告相公，

只蔡狀元不受抬舉，恁般一頭好親事，作成他，他倒千推萬阻。(末)且住，待小人稟覆相公，蔡狀元說，他家中，有垂白之父母，年少之妻房，明日正要上表，辭官家去，只姻事決難從命。(外驚介)有只等事。

(正宮過曲)(雙鶺鴒)(外)聽伊說，教人怒起，(有前之願望，故有此之怒起，前後正相形擊)滿朝中唯吾獨貴，我有女，寧無貴戚豪家來求配，奉聖旨，教我招狀元爲婿，院子，他推托更有何言語？

(前腔)(換頭)(末)恩官，且聽齊聲，蔡狀元開說皺眉，忠和孝，恩和義，念父母八十年餘，況已娶妻室，再婚重

娶非禮。(末丑合)待早朝便要上表文，辭官家去，勸相公不如別選一佳婿。(前篇轉日回天之語，是正伏後文，此篇別選佳偶之語，又反跌後文)

(前腔)(外)他原來要奏丹墀，敢與吾廝挺相持，細思之，可奈他將人輕視，我就寫表，奏與吾皇知，把他官拜清要地，務要他來我處爲門婿。(看了敢與我廝挺相持數語，幾疑下文必有如荊敘記，萬俟不相，怒貶王十朋之事矣，及讀下文却云，把他官拜清要地，務要他來爲門婿，則不覺爲之失笑，乃知妙文之妙，固有出於尋常意想之外者)

(外)院子過來，我奉旨招婿，誰敢不從？耐耐那蔡狀元，顛倒不肯，又要辭官家去，你如今再和媒婆到他那裏去說，看他如何？我一面先奏知朝廷，只教不准他的表章便了。(末丑)領鈞旨。

(意不盡)(合)追讀書史，沒道理，不思量違背聖旨，只教他辭官辭婿，俱未得。

(下場詩)(外)枉把封章奏九重，(末)不知及早便相從。(合)羈縻鸞鳳青絲網，牢絡鴛鴦碧玉籠。

第十五齣 金閨愁配

文有正生之法，亦有倒生之法，有順補之法，亦有逆補之法，因下文而倒生一段文字在上，是先有下文，而後有上文者也；因後文而逆補一段文字在前，是先有後文，而後有前文者也。如欲寫牛氏之不好，先寫牛氏之能貞，則因兩賢相觀一篇而倒生出牛氏規奴一篇也。欲寫牛氏之請歸，先寫牛氏之疑贅，斯又因幾言諫父一篇，而逆補出金閨愁配一篇也。其注意在下文，後文，則所倒生而逆補者，不過一筆兩筆，有意無意之間，故規奴之文，但借院子老姥姥惜春，以襯染小姐，而小姐口中，着筆無多。今此篇寫愁配，亦不甚着意，雖云愁配，而又曰婿婿事，女孩兒家怎提則其薄描淺寫，第如微雲過岫，細雨點窗而已。於倒生逆補處，見其用筆之密，於有意無意處，見其用筆之輕。

近日所謂傳奇者，於男女作合，必寫其相思相慕，以爲美談，而東嘉之用意，則獨不然。蓋使狀元而必強慕小姐，便不成其爲狀元，使小姐而必強慕狀元，亦不成其爲小姐，故不寫其相思而又寫

其不相慕；不相慕而終至於相合，則君與相之使然，而非男若女之相懷也。雖既配之後，未嘗不琴瑟和調，男若女，則各有落落難合之志，如此之男，乃爲禮義之男，如此之女，乃爲貞靜之女。若今日傳奇所寫之男女，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私相慕悅，汲汲焉唯恐其不合，惟恐其合之不早，卻又何以見維持風化之意哉？

（貼扮牛氏上）

（中呂過曲）（剔銀燈）（貼）忒過分，爹行所爲只索強，全不顧人議，背飛鳥，硬求來諧比翼，隔牆花，強攀做連理。姻緣還是怎的？我待你對爹爹說，呵婚姻事，女孩兒家怎提。傳奇之有關風化者，琵琶而下，庶幾荊釵，乃今有婚姻事，女孩兒家怎提一句，絕不似錢玉蓮對張姑娘語，則又非荊釵之所能及。

（貼）姻緣姻緣，事非偶然，好笑我爹爹，定要將奴奴招贅蔡狀元爲婿，那狀元不肯，俺只裏也索罷了。誰想我爹爹定要奏王，我想他既不情願，便做了夫妻，到底也不和順，我待將此事對爹爹說，只是此事，不是我女孩兒家說的，教我欲言難吐，真悶人也。（淨

扮老姪姪暗上聽介。慚愧慚愧，今日也能個得小姐悶也！（見介）小姐，你在只裏想甚麼？（貼）我不想甚麼。（淨）小姐，既不想甚爲何手託香腮，在此愁悶？我想小姐往常間，事事不動心，件件不關情，都是假的，今日怎的也對景傷情起來？（與規奴一蓋相照應）（貼）你說那裏話，我只爲爹爹做事不停當，以此愁悶。（淨）老相公做甚事不停當？（貼）爹爹要將奴嫁與蔡狀元，使官媒婆和院子去說親，那狀元不肯從命，要上表辭官家去，他既如此，我只裏便該罷了。不想爹爹苦苦要他入贅，又教人去說，只般作事，甚不停當，老姪姪，你怎生勸諫爹爹一聲也好！（淨）小姐，老相公主意已定，怎肯聽我等的話，況且那狀元，也甚不達理，不要怪老相公着惱。

（仲呂過曲）（桂枝香）（淨）書生愚見，忒不通變，不肯坦腹東床，漫自去哀求金殿。想他每就裏，想他每就裏，將人輕賤。小姐，非干是伊爹胡纏，也只怕被人傳。（貼）呀！有什麼被人傳？（淨）道你是相府千金女，不能嫁狀元。（狀元不以入贅相府爲榮而相府反以不招狀元爲辱蓋狀元的

意中無丞相而丞相的意中却有狀元也）

（前腔）（貼）百年姻眷，須教情愿，他那裏抵死推辭，我只裏不索留戀。想他每就裏，想他每就裏，有此牽絆。（淨）他有牽絆。（貼）怕思多成怨，滿皇都少甚公侯子，何須嫁狀元？（正與狀元所云滿皇都家家無數豈必舉末二語相合）

（南呂過曲）（大逐鼓）（淨）非關是你爹意堅，只怕春花秋月，誤你芳年。况他才貌真堪羨，又是五百名中第一仙，故把嫦娥，付與少年。（與留此花待君手折語相照）

（前腔）（貼）姻緣雖在天，若非人意，到底埋怨。料想赤繩不會錯，多應他無玉種藍田，莫把嫦娥，強與少年。（正與狀元所云漫勞你嫦娥絮語相合寫小姐不欲合處正與狀元之心相合）

（下場詩）（淨）匹配本自然。（貼）何須苦相纏。（淨）眼前雖成就，（貼）到底也埋怨。

第十六齣 丹陛陳情

本爲狀元上表，乃先有黃門論賦，其爲聞文乎？

曰非也。前借院子口中，寫丞相之富貴，小姐之娉婷與貞潔，以見狀元之辭婚爲難得。此借黃門口中，寫皇居之壯，天子之尊，百官威儀之盛，以見狀元之辭官爲難得。不知者，以爲寫丞相，寫小姐，寫皇居，寫天子，寫百官，而知者則以爲皆寫狀元也。不特此也，使今人而寫丹陛陳情，止是丹陛陳情已耳。東嘉則於上表之前，有對答黃門一段文字，於上表之後，有禱告天地一段文字，又於旨下之後，有欲啓奏天子，黃門勸止一段文字，所縈繞乎其前纏綿乎其後者，凡作三層波折，無不流連款側，極文情之妙。至於表文一篇，絮絮叨叨，直是說話，哽哽咽咽，如聞悲泣，殆取李密之表而詠歌之，唱歎之，其好又不待言矣。

方正學先生九歲時，題嚴子陵贊云：「親賢在遠色，治國先濟家，如何廢郭后，寵彼殷麗華。精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可知矣。羊裘老子早見幾，故向桐江釣烟水。」先生此語，可謂尙論妙識。然光武能全宋弘之義，則雖自棄其精糠，而未嘗強

人之棄其精糠也。今此篇寫天子詔曰：「可曲從太師之請，以成桃夭之化。」夫豈有天子而奪人父母之情，又奪人夫婦之情者耶？此蓋東嘉生於元而爲元人，故不敢以此譏時相，而託言於聖旨，欲讀者之善通其意耳。且表文中，每至辭昏處，但以養親爲詞，而並不及精糠不下堂之語，殆亦借棄親之非孝，以明棄妻之非義云。此篇卽黃門一賦，已是絕奇絕妙文章。看他連用無數雙聲疊字，此四六中之規格也。嘗觀古詩中，有一句疊三字者，如吳融秋樹詩云：「一聲南雁已先紅，感感悽悽葉葉同。」是也。有一句連三字者，如劉駕詩云：「樹樹樹梢啼曉鶯，夜夜夜深聞子規。」是也。有兩句連三字者，如白樂天詩云：「新詩三十軸，軸軸金玉聲。」是也。有三聯疊三字者，如古詩云：「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是也。有七聯疊字者，如呂黎南山詩云：「延延離又屬，夫夫叛還遷，嗚嗚魚鬪澤，落落月經宿，閨閨樹樹牆垣，嶽嶽架架康廐。」

參參削劍戟，換換銜瑩琇，敷敷花披萼，闌闌屋推
雷。悠悠舒而安，兀兀狂似狂，超超出猶奔，蠢蠢駭
不懌。是也。往年李易安有一詞，起頭連疊七字，
如云：『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以
一婦人而能新奇立異如此，尤爲可羨。今讀東嘉
黃門賦，則詩中之奇句，不得專美於前矣。

(未扮黃門官上)

(仲呂北) (點絳脣) (未) 夜色將闌，晨光欲散，把珠簾
捲，移步丹墀，擺列着金龍案。(形容早朝只此數語已極簡括)
(北混江龍) (未) 官居宮苑，漫道是天威咫尺，近龍顏，
每日間親隨車駕，只聽鳴鞭去，螭頭上拜跪，隨着豹尾
盤旋。朝朝宿衛，早早隨班，做不得卿相當朝一品貴，先
隨着朝臣待漏五更寒，空嗟嘆！山寺日高僧未起，算來
名利不如閒。朝臣待漏以上，是極熟語，空嗟嘆以下，忽又作冷
語，極所只喚醒天下名利客也。

(未) 自家乃黃門官是也，往來紫禁，侍奉丹墀，領百
官之奏章，傳一人之命令。正是主德無瑕，闔官習天
顏有喜，近臣知，如今天色漸明，正是早朝時分，只索

在此俟候。(內問介)怎見得早朝時分？(未)但見銀
河清淡，珠斗爛斑，數聲角吹落殘星，三通鼓報傳清
曙。銀翦銅壺，點點滴滴，尚有九門寒漏，瓊樓玉宇，聲
聲隱隱，已聞萬井晨鐘。瞳瞳矓矓，蒼茫紅日映樓臺，
拂拂霏霏，葱菁瑞烟浮禁苑。裊裊巍巍，千尋玉堂，幾
點滾滾露林稀，澄澄湛湛，萬里璇空，一片團圓。月初
墜，三唱天雞，啣啣喔喔，共傳紫陌更闌，百轉流鶯，間
間關關，報道上林春曉。(以上只是寫月下方是寫朝)五
門外，碌碌喇喇，車兒碾得塵飛，六宮裏，嘖嘖嗚嗚，樂
聲奏如鼎沸。(此從外邊寫到內邊)只見那建章宮，甘泉
宮，未央宮，長楊宮，五柞宮，長秋宮，長信宮，長樂宮，重
重疊疊，萬萬千千，盡開了玉關金鉤。又見那昭陽殿，
文華殿，長生殿，抗香殿，金鑾殿，麒麟殿，太極殿，白虎
殿，隱隱躍躍，三三兩兩，都捲上繡箔珠簾。半空中，忽
聽得聲一轟轟，割割，如雷如霆，震耳的鳴稍響。合殿
裏，只聞得一陣氤氳，非烟非霧，撲鼻的御爐香。
仰望那縹緲，渺渺紅雲裏，雉尾扇，遮着赭黃袍，遙瞻
那深深沈沈，丹陛間，龍麟座，覆着彤芝蓋。(以上從下

（下邊說到上邊來）左列着，森森嚴嚴，前前後後的羽林軍，期門軍，控鶴軍，神策軍，虎賁軍。花迎劍佩星初落。右列着，濟濟鏘鏘，高高下下的金吾衛，龍虎衛，拱日衛，十牛衛，驃騎衛，柳拂旌旗露未乾。金間玉玉間金閃閃，燦燦，燦燦，爛爛的神仙儀仗，從紫映，緋映，紫，行行列列，整整齊齊的文武官僚，螭頭陛下，立着一對妖妖，嬌嬌，花容月貌，繡鸞袍，鴛鴦靴的奉引，映容，豹尾班中，擺着兩員端端正正，銅肝鐵膽，白象簡，獬豸冠的糾彈御史，拜的拜，跪的跪，那一個，敢挨挨擠擠，縱噴唾，升的升，下的下，那一個，不欽欽敬敬，依禮法。（自上從上邊說到下邊來）但願得，常瞻仙仗聖德，日新日新，日日新，與羣臣，共拜天顏，壽萬歲，萬歲，萬萬歲！（以前只用雙叠字，樓至末又用三叠文法，愈出愈奇）正是從來不信叔孫禮，今日方知天子尊。道猶未了，奏事官早到。（生上）

（黃鐘引子）（點絳脣）（生）月淡星稀，建章宮裏千門曉，御爐烟裊，隱隱鳴稍杳。（換頭）忽憶年來，問寢高堂早，誰鳴了，悶縈懷抱，此際愁多少。（前半段似唐人早朝應制

詩後半段似唐人思家憶舊詩，唐人之詩不能合者，東嘉能以曲合之妙甚。○從待漏入問寢堂的最有闕目）

（生）不寐聽金鑰，因風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此杜詩也，子美詠之，是王臣塞蹇匪躬之故，東嘉用之，是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彼以明忠，此以表孝，則非復杜拾遺之詩，而變成高解元之詩矣）我蔡邕，爲父母在堂，無人侍奉，特上表辭官，回家養親，來此已是午門外了。（末）奏事官唱

第三舞蹈。（生拜介）

（黃鐘過曲）（神仗兒）（生）揚塵舞蹈，揚塵舞蹈，遙瞻天表，見龍鱗日耀，咫尺重踵高照，遙拜着赭黃袍，遙拜着赭黃袍。（稽首頓首，瞻天仰理，此表文頭末之引子也）

（末）奏事者舞蹈，所奏者何事？

（滴溜子）（生）臣邕的，臣邕的，荷蒙聖朝，臣邕的，臣邕的，拜還些話。（末）狀元，你莫非嫌官職小麼？（生）念邕非嫌官小，只家鄉萬里遙遠，雙親已老，因此上冒瀆天威，伏乞恕饒！（先述上表之意，此表文中段之引子也）

（末）狀元，我黃門官職掌奏章，你有何文表，就此辭官。

(越調近調) (入破第一) (生) 議郎臣蔡邕啓，今日蒙恩旨，除臣爲議郎之職。(所謂把他官拜清要地也)此句卽在狀元口中補出省筆之法。重蒙婚賜牛氏，干瀆天威，臣謹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念微臣，初年有志誦詩書，力學躬耕，修己不復貪榮利，事父母，樂田里，初心願如此而已。(應前文誦功名非吾意也)不想州司，謬取臣篋，充試到京，豈料蒙恩，叨居上第。

(破第二) (生) 重蒙聖恩，婚賜牛氏女，臣草茅疎賤，如何當此隆遇，况臣親老，一從別後，光陰又幾，想廬舍田園，荒蕪久矣。(應前文路途千里日日思親)總說辭婚便說念親，可見能爲孝子則必爲義夫。

(末) 狀元，你老親在家，必有人侍奉，不須憂慮。

(竟第二) (生) 竊念老親鬢髮白，筋力皆癯瘠，形隻影單，無弟兄，誰奉侍，况隔千山萬水，生死存亡，雖有音書難寄，最可悲！他甘旨不供，我食祿有愧。(應前文持杯自絕)先唱數語。

(末) 聖上作主，太師議婚，也只是奇遇，何必推辭？

(歇拍) (生) 不告父母，怎諧匹配？(應前文妻而不苦須難)

說) 臣又聽得家鄉裏，遭水旱，遇荒飢，多管臣親，必做溝渠之鬼，未可知，怎不教人悲傷淚垂。(爲後文請糧吃難變親俱喪伏引線)看他又總說辭婚便說念親。

(生哭介) (末) 狀元，此處非哭泣之地，免得驚動天聽。

(中竟第五) (生) 臣享厚祿，紆朱紫，出入承明地，唯念二親，寒無衣，飢無食，喪溝渠，憶昔先朝朱買臣，出守會稽，司馬相如持節錦歸。(將款乞歸先說兩個發聲)

(煞尾) (生) 他遭遇聖時，皆得回鄉里，臣何故別父母，遠鄉閭，沒音書，此心違伏望陛下，特憫微臣之志，遣臣歸得侍雙親，隆恩無比。(至此不說辭婚只說辭官而辭婚之意已在內)

(出破) (生) 若還念臣有微能，鄉郡望安，庶使臣心忠孝兩全美。(辭官則庶可捨議郎而就鄉郡若辭婚則斷無姑就之理則言辭官而辭婚之堅決可見)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竟作表文起結妙甚)如此表文絕勝四六近體看去

直是說話唱之則成歌曲，此東嘉獨步一時者也。○王鳳洲先生作鳴鳳記於楊忠愍公上表一曲，全學此段文，如依前葫蘆蓋子美之詩而

東嘉用之是移忠作孝而東嘉之曲鳳洲用之又是移孝作忠矣

(末)既如此，我當將狀元此情，轉達天聽，你只在午門外候旨便了，正是眼望捷旌旗，耳聽好消息。

(末下)(生起介)

(黃鐘過曲)(神仗兒)(生)揚塵舞蹈，揚塵舞蹈，見祥雲縹緲，相黃門已到，料應重瞳看了，多應哀念我私情烏鳥，願望斷九重霄，願望斷九重霄。(目斷家鄉望親也願望斷九重霄望君亦所以望親也)

(生)黃門已將我表章傳達，未知聖意允否？不免就此對天禱告一番。(拜天介)

(滴溜子)(生)天憐念，天憐念，蔡邕拜禱。(天須鑒蔡邕不孝的情罪是呼親不應而呼天以告之天憐念蔡邕拜禱呼君又恐不應而亦呼天以告之也)雙親的，雙親的，死生未保，可憐恩深難報，一封奏九重，知他聽否？爹娘呵！俺和你會合分離，都在這遭。(天涯海角只在須臾頃此夫與妻所爭之一切也讀之令人酸鼻)和你會合分離都在只遭則又親與子所爭之一切也讀之令人酸鼻)

(末捧詔上)

(前腔)(末)今日裏，議郎進表，傳達上，聖目看了。(生)

聖上如何說？(末)道：「太師昨日先奏，把乘龍女婿招，多少是好。」(生)「我不信有只事。」(末)「現有玉音傳降，聽剖。」(上表之前先有引子今降詔之前亦先有一引子)

(末讀詔介)皇帝詔曰：「孝道雖大，終於事君，王事多艱，豈違報父？咨爾蔡邕，才學素著，是用擢居議論之司，以求繩糾之益。爾當恪守厥職，勿有固辭，其所議婚姻事，可曲從師相之請，以成桃夭之化。欽此！時命裕汝乃心。」(生拜起介)黃門大人，煩你與我再奏聖上，說蔡邕不願做官。(末)狀元差矣，只是聖旨，豈可違旨？(生哭介)

(啄本兒)(生)我親衰老妻又嬌，萬里關山音信杳，他那裏舉目淒淒，俺只裏回首迢迢。他那裏望得眼穿兒不到，俺只裏哭得淚乾親難保。(不但述子情兼述親情合兩道試妙甚)悶殺人，一封丹鳳詔。

(生)黃門大人，你既不肯與我再奏，待我自己去，拜還聖旨。(末)「這個那裏使得？」(生哭介)「天那！只怎麼處？」(末)狀元，且免愁煩。

(前腔)(末)「你何須慮不用焦，人世上，離多歡會少，大

丈夫當萬里封侯，肯守着故園空老。畢竟事君事親，一般道，人生怎全忠和孝？却不見母死王陵歸漢朝，人到
大難爲情處，每有不入耳之言來相勸勉，此類是也。

（三段子）（生）只懷怎割望丹墀天高聽高，只苦怎逃望白雲，山遙水遙。（望丹墀總爲望白雲側重在下句）（末）狀元，你做官，與親添榮耀，高堂管取加封號，與他改換門閭，却不是好？（此以歡悅之言勸之）

（歸朝歡）（生）冤家的，冤家的，苦苦見招，俺媳婦埋怨怎了？飢荒歲，教他怎熬俺爹娘，怕不做溝渠中餓殍。（念媳婦總爲念爹娘亦側重下語）（末）狀元，譬如四方戰爭多征調，從軍遠戍沙場草，也只是爲國忘家，怎憚勞？（此又以悲苦之事解之）

（下場詩）（生）家鄉萬里信難通，（末）爭奈君王不肯從，（生）情到不堪回首處，（末）一齊吩咐與東風。

第十七齣 義倉賑濟

惟賢守節，惟聖達權，斯言非篤論也，善守節者，未有不達權，而能達權者，乃所以盡節。牛氏之規

奴也，曰婦人家不出閨門，丞相之教女也，亦曰把不出閨門的語言相戒，此正道也，女道也。獨至五娘之請糧，則曰怎說得不出閨門的清平話，此權道也，婦道也。女而未嫁，是必不出閨門，女而既嫁，則不必不出閨門。昔宋災而伯姬焚焉，君子譏其女而不歸，使五娘受良人之託，代良人之事，而時值凶荒，沾沾守不出閨門之訓，坐視其公姑之飢而死也，其可乎？是以在牛氏，當以不出閨門爲孝，而以出閨門爲不孝，在五娘，又當以不忍不出閨門爲孝，而以不出閨門爲不孝。以牛氏處五娘之境，自能爲牛氏，以牛氏處五娘之境，亦必能爲五娘，境有不同，理非執一，婦儀闡範，蓋莫備於琵琶之一書矣。

此篇之曲折有四，請糧忽然無糧，一曲也。責里正而無糧，又變爲有糧，二曲也。糧被奪而有糧，又變爲無糧，三曲也。遇張公而無糧，又變爲有糧，四曲也。其曲折處，令人不測，文章之法，固應如是，而東嘉於此，更有託諷之微意焉。里正苦於吏胥之

追索而侵倉糧以應之，吏胥明知里正之侵糧，而受私賄以隱之，有司不覺察於平日，而但督責於臨時，不責償於吏胥，而但責償於里正，可爲痛哭者一。朝廷本欲官之賑民，而奉行者，反責民之償官，以責民者賑民，適以賑民者病民，於是賑之於上者，又奪之於下，上無良吏，而下亦無賢民，可爲流涕者二。男子之事，而婦人代焉，有如此孝婦，而官不能庇之，民不能憐之，更不聞見親黨之殷實者，周而救之，而仗義好施，乃出於貧窮之一鄰叟，可爲長太息者三。微文刺譏，切中情弊，所云言之無罪，而聞之足戒者，其此之謂乎！

(丑扮里正上)

(仲呂入雙調)(普賢歌)(丑)身充里正實難當，雜派差徭日夜忙，官司點義倉，並無些子糧，拚一頓拖翻吃大棒。奸民之爲倉蠹者大抵如此寫來通貫)

(丑)我做都官管百姓，是是一般行徑，破靴破帽的衣裳，打扮須要廝稱，到官府十分不情，下鄉村一時豪興，討官糧，大大做個官升，賣私鹽，輕輕弄條高秤。

點催首，放富差貧，保解戶，欺軟怕硬，猛拚打，強放潑，不怕人不依順。誰知天不由人，萬事皆從前定，騙得五兩十兩，倒使了五錠十錠，田園盡都典賣，並無些子餘剩。耐耐廳前首領，更惱房司喬令，把我千樣凌辱，將咱萬般督併，我幾番要自縊投河，又不肯輕送性命。今日官司要點義倉，並無糧米抵應，拚得當廳拖倒，領他大棒一頓。若還官府清明，把來革去里正，我依舊做個平民，倒得一身乾淨。(寫盡里正之惡里正之苦)我做里正，往常間把義倉穀子花費了，今遇飢荒，官府要將倉糧賑給貧民，教我怎地支吾，沒奈何只得來與李社長商量，李社長在家麼？

(淨扮社長上)

(前腔)(淨)我身充社長，管官倉，老小一家，都在倉里養(生)好好你侵吃了倉糧，如今事發了。(淨)事發儘不妨，里正先吃棒。(丑)難道便饒得你過？(淨)先打了都官，方纔打社長。(里正既非正人，社長亦非長者，民俗至此，實使之)

(淨)老夫年近六旬，家中只有三人，因充社長勾當，

誰知甚不安寧？又要告官書題粉壁，又要勸民栽種翻耕，又要管淘河砌礎，又要辦木桶麻繩。若有人家嫁娶，須請我做賓人；人道我年高伏衆，個個叫我社長官人。若得一紙狀詞，強如廳上縣丞，原告許我銀子二兩三兩，被告送我猪肉十斤五斤，若還得了兩家財物，便朦朧寫個回文。（畫寫社長之苦社長之惡）每日去幹得泄水功德，竟不知家里禍因，大孩兒極不孝順，小媳婦逼勒分離。單單只有第三個兒子本分，常常扯去老夫的頭巾，順筆就社長口中寫出逆子逆媳，以反襯本題。激得老夫怒發，只得唱個陶真。（丑）陶真怎的唱？（淨唱介）孝順還生孝順子，忤逆還生忤逆兒，不信但看簷前水，滴滴點點不差移。（看他開文，中亦處處提照孝字）（丑）且休唱，我們商量正經話。（淨）有甚商量？（丑）如今官府因年荒，要把義倉糧米，給散孤貧；怎奈倉米缺少，難以支吾，我和你須大家賠些出來，方好答應。（淨）呀！倉糧是你侵吃的，怎生要我合賠官府來點時，打便打着你干我甚事？我自去也，正是閉門不管窗前月，分付梅花自主張。

淨下。（丑）苦李社長竟去了，上司官又來了，如何是好？呀！你聽喝道聲漸漸近了，只得硬着腿上去迎接。則個。（外扮糧官）（末扮吏人引執事上）

（前腔）恭承朝命賑飢荒，躍馬揚鞭到此方，疾忙開義倉，放給百姓糧，從實支放，莫教掉說。（朝命賑飢濟荒恩非不隆也。上官親臨支放事非不重也。然而畢竟有名無實，則可爲嘆息痛恨者也）

（丑見介）（末）里正，我奉命賑飢，你快開義倉，待我查看糙米，以便放給。（丑）領鈞旨。（外看倉介）呀！只倉裏糧米甚少，不勾支放。（末）告相公，只都是里正作弊，若不勾支放，只責令他賠償便了。（平日既逼詐之便，不得不侵糧以應我今日又咬害之使，不得不賠糧以償官嗚呼更膏之惡一至此乎）（外）說得是，便着他立下了甘結。（所值吏胥全無覺察，此一官者殊爲夢夢）（丑遞甘結介）（外）快去喚飢民來，支領糧米。（丑）領鈞旨，正是一心忙似箭，兩腳走如飛。（丑下）（淨扮鞞目人上）（先寫一廢疾之人以見老人無子少婦無夫直與廢疾者等耳）（商調過曲）（吳小四）（淨）肚中飢，眼又昏，家私沒半

分，子哭兒啼不可聞，聽知相公來賑民，請些官糧去救貧（淨錯跪介）相公，飢民請糧（末）相公在只裏（外）那老兒姓甚名誰？家中共有幾口（淨）小的姓邱，名乙已，住上大村，有三千七十口（外）胡說！怎地有只許多口（淨）自古道：『上大人，邱乙已，化三千七十七士。』（三千七十七士皆傳食于人者也，作者其爲儒生慮之乎）（外）休胡說！你實有幾口（淨）小的夫妻兩口，兒子兩口，共有四口（從三千七十七士看來，農工商外惟有土耳其古之民出于四，故曰四口）（外）支四口糧與他去（淨）謝相公，正是一日不識羞，三日不忍飢（淨下）（丑扮聾耳人上）（再寫一廢疾之人以襯蔡家）

（前腔）（丑）歎連朝飢怎忍？家中五六人，前日老妻典了裙，今日媳婦又典襯，幸遇官司來濟貧。

（見介）相公，可憐見（外）你姓甚名誰？家中共有幾口（淨作耳聾不答介）（外復問介）（丑）小的姓大名比邱僧，住祇樹給孤獨園，有一千二百五十口（外）胡說！那裏有只許多口（丑）佛經上說：『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邱僧，一千二百五十人供。』二千

二百五十人皆乞食于人者也，作者其又爲釋氏慮之乎）（外）休胡說！實報幾口（丑）小的三個孩兒，兩個媳婦，連本身共有六口（從比邱僧看來，士農工商之外又有僧道今之民出于六，故曰六口）（外）支六口糧與他去（丑）謝相公，正是今日得君提撥起，免教人在污泥中。

（丑下旦上）

（雙調引子）搗練子（旦）嗟命薄！嘆年艱，含羞忍淚向人前，只恐公婆懸望眼。（心頭口頭只有公婆二字，極寫孝婦）

（旦）路逢險處難迴避，事到頭來不自由，奴家少長閨門，豈識路途爭奈，遇飢荒公婆缺食，今日聞得官府放糧濟貧，沒奈何只得忍着羞恥，去請些糧米來，以救公婆之命（見外介）（外）婦人，你也是來請糧的，庶可報姓名上來（旦）奴家趙氏，公公名喚蔡從簡（蔡公名字至此方纔表出，讀者以爲有人乎，從簡云者，文既從簡，故名亦從簡云爾）只因丈夫出外，公婆乏食，特來請糧濟貧（外）你丈夫那裏去了？

（正宮過曲）（普天樂）（旦）念兒夫一向留都下（外）家裏可還有甚人（旦）只有年老爹和媽（外）你丈夫

有兄弟麼？（旦）弟和兄更沒一個。（外）既沒弟兄，誰看承爹媽？（旦）看承的盡是奴家。外只般說，你好苦也。（旦悲介）歷盡苦，誰憐我？（外）婦人家不出閨門，你要請糧，何不使個男子漢來請？却要你自來請。（旦）咳！相公，遇着了只般時年，怎說的不出閨門的清平話？（旦）平氏以不出閨門爲孝，女趙氏以不得已而出閨門爲孝，婦牛處其常，趙處其變，處常不難，處變難也，然而牛女趙婦易地則皆然。

（外）你家有幾口？（旦）只有三口。（外）左右，快支三口糧與他去。（末）告相公，沒有糧了。（本來請糧，却没有糧，文波一曲）（旦哭介）呀！相公呵！若無糧，我也不敢回家，豈忍見公婆受餓？（旦）不敢回曰：豈忍見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孝生焉。嘆奴家命薄，直恁摧挫！（外）左右，那婦人說得恁般苦楚，却沒糧與他，都是里正只廝，侵吃了倉米，以致沒有支給，好生可惡！你與我拿他來，要他賠償。（末）領鈞旨，假饒走到焰摩天，脚下騰雲，須趕上。（末下）（旦）相公，可憐主，張些糧米，與奴家救濟公婆。（外）我自道理。（末押丑上）鑿中捉緊，手到拿來，告相公，里正拿到。（外）里正倉糧虧缺，多

是你這廝侵吃了，快招上來。（丑）相公，不干小人事，自古道：『東量西折，』那不要虧耗些了。（外）胡說！怎便折得許多？若不招，拿下打。（丑）不消打，小的情願招。（外）快取招狀。（丑念）（招狀介）招狀人，姓貓名狸，貓狸所以捕鼠，今里正名貓狸，也實爲倉鼠作者，可謂善於調笑。今與短狀招伏，因爲官糧欠虧，招得義倉情弊，中間無甚蹊蹺，稻熟排門收斂，斂了各自將歸，並無倉廩盛貯，那有賬目收支。官司差人點視，便糶穀米支持，上下得錢使罷，不問倉實倉虛。若還官府親查，我便影射片時，東家去借十擔，西家去撮五箕，但見倉中有米，其間就裏怎知？年年把當常事，番番一似耍戲。不道今日荒歉，那知朝命賑飢，不因只番文放，如何會泄天機？（吏竄民奸，官清私賄，種種弊端，歷歷寫出，假饒奏到三十三天，我里正無甚是非。）（末）到是誰的不是？（丑）只是點糧詐錢的，該做馬做驢。（說到點糧詐錢，果非盡其民之罪矣，當事者尚其鑒諸。○想他點糧詐錢時，如狼似虎，則異日雖做馬做驢，猶不足以償其罪也。）招狀執結是實，伏乞相公指揮。（外）左右，押他去，就要賠償。（末）

領鈞旨，正是懼法朝朝樂，欺公日日憂。（末押丑下）
（外）那婦人不要慌，我着里正賠糧給你。（旦）謝相公。（末押丑上）隨你人心似鐵，難逃官法如爐，告相公，里正賠償的糧米有了。（外）既有糧了，便給與那婦人去。（前既沒有糧，今忽又有糧，文波再曲）（末與旦糧介）（丑背介）且由他將去，我好歹到半路奪他的轉來。（旦）謝得恩官爲主張。（丑）莫教半路着災厄。（外）當權若不行方便。（末）如入寶山空手回。（外末丑下）（旦）一斟一酌，無非前定，奴家今日請糧，誰知里正作弊，倉糧欠缺，若非官府責令他賠償，奴家怎得只些米回去，救濟公婆？正是飢時得一口，勝似飽時作一斗。（丑上）仇人相見，分外眼睜，兀那婦人，你走，你快把糧米還了我，萬事全休。（旦）呀！只是相公與我的，如何還你？（丑）方纔不是你苦苦求告相公，如何要我賠償？只糧米是我典賣家私賠的，你如何將去快還我來！（旦）里正官人，你休用強，可憐奴家十分艱苦。（丑）可憐你甚的？

（商調過曲）（鎖南枝）（旦）兒夫去，竟不還，公婆兩人

都老年，自從昨日到如今，不能得一餐飯。奴請糧，他在家懸望眼，念我老公婆，做方便。（哀切之詞，不堪多讀）

（丑）你公婆沒飯吃，不干我事，你只把糧米還我，使罷！（如憐哀猿而竟不下淚，里正可謂忍矣，然天下如里正者，復不少也）

（前腔）（換頭）（旦）鄉官可憐見，只糧米呵！是我公婆命所關，你若必欲奪去，我寧可脫下衣裳，問鄉官換（脫衣介）（丑）不要不要，你的身上也寒冷。（旦）寧使我身上寒，只要與公婆救殘喘。（以寒救飢，以己之寒救公婆之飢，更哀切）

（丑）咳！罷罷！你說起來，那是一片孝心，我也不忍問你要只糧米了，你去罷！
天下真強盜最會假慈悲，作者特作里正爲寓言耳。

（旦）如此多謝鄉官。（丑虛下）（旦）謝天地，且喜里正已去了，不如趲行幾步。（丑上推）（旦奪糧下）（前既無糧而忽得糧，今既有糧而反失糧，文波又曲）（旦哭介）天那！我好苦！

（前腔）（旦）糧奪去，真可憐，公婆望奴不見還，縱然他不埋怨，我做媳婦有何幹？他忍飢，添我夫罪愆，教奴家

怎見得夫君面？(困苦至此而不怨其夫反自怨己之不能爲孝婦以致其夫不得爲孝子極寫賢孝)

(旦)咳！千死萬死，到底是一死，不如早些死了罷！只裏有一口古井，不如投入死休！(說到此處惟有一死已是水盡山窮矣而下文却又峯迴路轉此正文情極妙矣)

(前腔)(換頭)(旦)待將身赴井泉，又思量左右難。(看他妙筆忽轉)想我丈夫當年分散，叮嚀囑付，爹娘教我與他相看管。奴今若死，却他形影單，夫婿與公婆，可不兩埋怨。(欲不死不得欲死又死不得孝婦柔腸九曲作者文心亦九曲)

(外扮蔡公上)

(前腔)(外)媳婦去不見還，教人在家懸望眼。(見介)呀！你在只裏間行，(不知其將投井而以爲閒行看文章至此又一波折矣)却教我望得肝腸斷。(旦)公公，奴請糧，爲你供午餐，又誰知被人騙？

(外)媳婦，你怎麼說？(旦)奴家請得些糧米，想不到半路，却被里正奪了去。(外)原來如此。(哭介)天那！我真如此命苦！

(前腔)(換頭)(外)思量我命乖蹇，不由人不淚連，罷料想終須餓死，不若早赴黃泉。(一個要死的尚未及死却又有一個來要死行文至此又復水窮山盡)媳婦，我死了呵！也免把你相牽絆，只是婆老年，不久延，你還須好看管。(總說免把你牽絆却又以年老婆婆相託以曲筆寫哀情真是令讀者斷腸)

(前腔)(旦)公公，你若身傾棄，我苦怎言？公還死了，婆怎免？你兩人一旦俱亡，教我猶自怎主張？公公，你吃苦辛，其實難過遣，我痛傷悲，只得強相勸。(妙直是說話)五娘欲死五娘自動並不待蔡公來勸而蔡公欲死蔡公不自動仍用五娘相勸文情文致曲折入妙

(前腔)(換頭)(外)媳婦，你衣衫盡解典，囊篋已傾然，縱使目前存活，到後日久久深，你與我難相念，媳婦我終久是死，不如就今日，投只古井中死了罷！(旦)扯住介)公公，決不要如此。(外)媳婦，你也不須勸我了，我想衣食缺，你行孝難，這活冤家，不如早拆散。(五娘自動更勸住了五娘勸蔡公却勸不住行文至此真正水窮山盡矣下文乃忽然轉出張太公來豈非文章妙境)冤家二字妙所謂不是冤家不

聚頭也然則既是冤家矣又豈容汝輕易便拆散耶

(末扮張太公攜糧米上)(看至此方是絕處逢生)

(前腔)(末)不豐歲荒歉年官司把糧米給散遠望見一個年老公公在那裏頻嗟嘆待我向仔細看(見介)呀!我道是誰原來蔡老員外和五娘子你兩人在此爲何幹?

(旦)太公一言難盡奴家今日聞得官府開倉賑濟去請些糧米與公婆救飢誰想里正作弊倉糧虧缺謝得官府責他賠償來給與奴家不料走到半途仍被這廝趕來奪去奴家又羞又苦正沒奈何公公走來聞知此事心中悲怨便欲投井而死奴家在此再三勸解(末)五娘子你差了老夫方才也請得些糧米正要將來分送與你公公(末聞失糧已先有分糧之意寫張公高義妙在補向前面後勢則如破竹矣)你怎不來與我商量却自家出去被那狂徒欺換?

(前腔)(換頭)(末)我聽伊說只言恨那里正鐵心漢昧心漢五娘子待我趕上去奪還你的糧米(要去奪還又作一波妙)(旦)太公他去遠了外(罷罷)太公我和

你是良善之人休和那狂徒一般見識。(反用蔡公勸張公妙有波折)只是我這幾日餓不過却怎生處?(末)員外你且不要憂慮我也請得些官糧和你兩下分一半。(旦)只是太公請得糧米如何好分得(末)五娘子你休恁推莫棄嫌(旦)將回權做兩廚飯。

(末分米與旦介)(前既已失糧今又復得糧文波又曲)(外旦)多謝太公周濟(末)說那裏話五娘子你先回去我與你公公隨後緩緩同來罷!

(下場詩)(末)何事年來受苦辛(外)不如身死早離分(旦)惟有感恩并積恨(合)萬年千載不成塵。

第十八齣 再報佳期

從來無奈何三字，是千古負心改節者之所藉口，然自託於無奈何，而人不以彼爲無奈何，則非真無奈何也。惟至於我曰無奈何，旁觀者亦曰無奈何，夫而後信其非負心，非改節，而真無奈何之情，乃具白於天下耳。今觀此篇所云無如奈何者，狀元之言如是，媒婆之言亦如是，則庶可無憾於

狀元矣。彼王四者，未嘗奉旨，未嘗辭婚，又安得無奈何哉？

此篇妙句，莫妙於『我也休怨他，這其間，只是我不合來長安看花。』夫被親強而爲狀元，其不合在親，被君強而爲議郎，其不合在君，被相強而爲贅婿，其不合又在相，乃今皆不敢怨，而止於自怨，則是少年不合讀書，秀才不合科試，文章不合中選也。才悔其高，學悔其絕，十載悔其青燈，驛驢悔其欲馳，魚龍悔其將化，不怨親，不怨君，並不怨相，而不怨之怨，其爲怨也深矣！浣紗記後訪曲云：『是我不合來溪邊獨行，』不咎國王，不咎大夫，而歸咎於己，不嗟後訪之相逼，而反嗟前訪之相逢，運意之美，措詞之佳，至今脍炙人口，而孰知琵琶此篇之有以啓之耶？

（丑扮媒婆上）我倚媒婆已老，沒見這般好笑，巨耐一個書生，佳人與他不要，別的見了媒婆歡歡喜喜，他反與我尋爭尋鬧（借媒婆口寫出義夫）老公公又不肯干休，只管在家焦燥，教我媒婆走得鞋破襪穿，

說得唇乾口燥，如今不怕你親事不成，不怕你姻緣不到（笑介）只怕你明日在紅羅帳裏，快活不叫媒人聒噪。我奉太師之命，再來與蔡狀元說親，來此已是狀元公館，呀！恰好狀元出來也（生上）

（越調引子）（金蕉葉（生）愁多怨多，俺爹娘知他怎麼擺不脫功名奈何，送將來冤家怎躲（狀元及第而曰奈何小姐賜配而曰爲縣皆極爲孝子極爲義夫

（丑見介）狀元恭喜！牛太師選定今日，與小姐舉姻，請狀元早赴佳期。（生）天耶！這事怎麼處？（丑）狀元姻緣前定，不必多辭。（生）咳！你那知我的苦？

（南呂過曲）（三換頭）生名韋利鎖，先自將人權挫，况鸞拘鳳束，甚日得到家（名韋利鎖一拘一束措詞絕奇）我也休怨他，這其間只我不合來長安看花。（不怨他人却怨自己，不怨今日之不得歸却怨前日之不合來深文曲筆啓發後賢無數妙旨）悶殺我爹娘也！淚珠空暗墮，這段姻緣，也是無如之奈何！（場好事說做無如之奈何竟與請繯剪髮一橫口氣極寫狀元也）

（前腔）（丑）鸞臺罷妝，鵲橋初駕，佳期近也，請仙郎到

河。(生)媒婆我去也罷!只是一心掛着家風。(丑)此事明知牽掛,這其間只得把那壁廂且都拚捨,况奉君王詔,怎生違了他?狀元,你這段姻緣,也是無如之奈何!
(無如奈何之語出之元口中猶未足奇,至于媒婆口中亦如此說更是奇文)
(丑)狀元,門首轎馬已齊備,請即赴相府成親。
(下場詩)(丑)請君及早赴佳期,(生)那曉歡娛成怨悲,我本明知不是伴,(丑)一時事急且相隨。

第十九齣 強就鸞鳳

孝子之孝,義夫之義,寫之於官媒議婚之時不難,寫之於丹陛陳情之時不難,寫之於再報佳期之時亦不難,而所最難下筆者,莫如強就鸞鳳之一篇矣。夫就而曰強,寫其歡笑不得,強而既就,寫其啼哭又不得,然則將作何等寫法而寫之?今看東嘉偏能逞好手,寫出狀元此時既不敢啼,又不忍笑,一段真情至理,如絲蘿附喬木,聊爲勉強應酬之言,而對華堂而念高堂,對新人而思舊人,亦略見其俛首斂容,無聊無賴之致,此真文之濃淡

適宜,重輕合度者也。夫既具如此妙筆,其又何有難寫之題,足以窘其文致也耶。

金閨愁配一篇,既寫小姐之悶於前,而至此則獨寫狀元之悶,更不復寫小姐之下。蓋狀元辭婚爲正筆,小姐愁配爲旁筆,正筆在所加意,而旁筆不當着相,此又斟酌之最精者耳。

(外扮牛丞相)(末扮院子隨上)

(黃鐘引子)(傳言玉女)(外)燭影搖紅,簾幙瑞烟浮動,畫堂中珠團翠擁,妝臺對月下鸞鶴,神仙儀從,玉簫聲裏,一雙鳴鳳。(寫這邊歡悅,待以襯那邊愁悶也)

(外)院子,我選定今日吉期,與狀元小姐畢姻,那慶喜的筵席,可曾完備麼?(末)告相公,都完備了。(外)狀元來未?(末)此時想到也。(生上)

(女冠子)(生)馬蹄駕速,傳呼齊擁雕轂。(外)宮花帽裝,天香袍染,丈夫得志,佳婿坦腹。院子傳話後堂,道狀元到了,快請小姐出來行禮。(末)領鈞旨。(末下)(貼上)(淨扮老姥姥)(正扮惜春同上)(生)析成間喚促,又將嬌面重遮羞眉輕蹙。(合)這姻緣不俗,金榜題

名，洞房花燭。(自此以下連用洞花燭作熟語與首篇共祝眉壽相同)

(末扮摺相上)(贊禮介)(生貼交拜介)(末)交拜已久，請狀元小姐飲合巹盃。(生貼把酒介)

(黃鐘過曲)(畫眉序)(生)攀桂步蟾宮，豈料絲蘿附喬木，信書中真個有女如玉，堪觀處絲幃牽紅，恰正是荷衣穿綠。(合)這回好箇風流婿，偏稱洞房花燭。(惟此虛寫狀元與衆人同作喜悅之語蓋不過強爲歡笑以從衆耳)

(前腔)(外)君才厄天祿，我的門楣稍賢淑。(衆)看相渾膏潤，瑩然洮王。(外)尤掩映孔雀屏開花爛熳，芙蓉穩褥。(合)這回好箇風流婿，偏稱洞房花燭。

(前腔)(貼)頻催少膏沐，金鳳斜飛鬢雲蠶，喜逢他簾史，愧非弄玉。(與五娘所云相離主鬢鑿不堪侍奉箕帚一樣意思寫賢媛正復相似)

(清風引)珮下瑤臺，明月照妝成金屋。(合)這回好箇風流婿，偏稱洞房花燭。

(前腔)(淨丑)湘裙展六幅，似天上嫦娥降塵俗，喜藍田已種成雙玉。(四曲連叫四玉字俱妙出天然)風月賽閩苑

三千，雲雨笑巫山二六。(合)這回好箇風流婿，偏稱洞房花燭。

(滴溜子)(生)漫說道姻緣事果諧鳳卜，細思之此事豈吾意欲？有人在高堂孤獨，可惜新人笑語喧，不知我舊人哭，兀的東牀難教我坦腹。(此一段是文章關目乃一篇之警策處也)

(鮑老催)(衆)翠眉漫蹙，赤繩已繫夫婦足，芳名已注婚姻牘，狀元你空嗟歎枉歎息，休摧挫畫堂富貴如金谷，休戀故鄉生處好，受恩深處親骨肉。(與黃門勸解之言又自不同蓋黃門之所言者深而此之所言者欲也)

(滴滴金)(衆)金貌寶鼎香馥郁，銀海瓊舟泛醴醪，輕飛綵袖呈嬌舞，囀鶯喉，歌麗曲，聲斷續，持觴勸酒人共祝，人共祝，百年夫婦永和睦。(寫衆人歡樂正觀獨愁之一人)

(鮑老催)(衆)意深愛篤文章富貴珠萬斛，天教豔質爲眷屬，似蝶戀花，鳳棲梧，鸞停竹，男兒有書須勤讀，書中自有黃金屋，也自有千鍾粟。(寫衆人處總是反觀狀元)(雙聲子)(衆)郎多福，郎多福。(人以郎爲多福而郎不自以爲福也總是寫狀元不是寫衆人)看紫綬黃金束，娘萬福，娘

萬福，看花語文犀軸。兩意篤，兩意篤，豈反覆，豈反覆，似文鸞彩鳳，兩兩相逐。

(餘文)(合)郎才女貌真不俗，占盡人間天上福，百歲姻緣萬事足。(旁觀者以爲萬事足而不知狀元之心正多未足天下事大抵如斯矣)

(下場詩)(外)清風明月兩相宜。(淨丑)女貌郎才天下奇。(衆)共慶洞房花燭夜。(生)只因金榜掛名時。(卽不合長安來看花擺不脫功名奈何之意極寫狀元)

第二十齣 勉食姑嫜

凡人之情，當其豐樂，則盡孝爲易，一當窮愁，而欲盡孝，則難之矣。窮愁而親能諒我，則盡孝猶易，及窮愁而親不我諒，欲其盡孝之心不衰，則又難之矣。唯孝子之事父母，孝婦之事公姑，則不然，處豐如是，處窮亦如是，處順如是，處逆亦如是，此琵琶記勉食姑嫜一篇，其勸人敦倫者，至深切也。蔡公遣其子，則是蔡公誤其婦，而父望子貴，妻亦未嘗不望夫榮，五娘子不怨蔡公，猶人情耳。至于

翁既以功名誤之，姑復以甘旨責之，使令人處此，能無怨乎？前日蔡母之言曰：「教媳婦怎生處？」則猶憐之也，乃初則憐之，後反責之，不惟責之，又從而疑之，冤之，使令人處此，又能無怨乎？作書特設此萬難措手之時，萬難爲情之境，以觀孝婦，而後見其不改初心，始終如一者之足，以爲法於天下。嗚呼！觀於婦，而子可知，觀於事親，而事君可知。故天下之爲夫者，不可不讀琵琶，爲婦者，尤不可不讀琵琶。天下之爲子者，不可不讀琵琶，爲臣者，亦不可不讀琵琶。從來忠臣義士，往往義而見疑，忠而被譴，而其義愈堅，其忠愈烈，亦此物此志也。夫

(旦上)

(南呂引子)(薄倖)(旦)野曠原空，人離業敗。(只八字便寫盡亂後景象)漫盡心行孝，力枯形憊，幸然爹媽此身安泰。悽惶處，見慟哭，饑人滿道，只是一幅鄭門畫。歎舉目將誰倚賴。

(旦)曠野蕭疎絕烟火，日光慘淡黯村塢，死別空原

婦泣夫，生離他處兒牽母。（飢歲景象誠有如此不堪者國
家備荒救荒之策其何可以不早講不亟講耶 觀此悽惶實
可憐！思量轉覺此身難，高堂姑舅老難像，上日兒郎
去不還。力盡計窮淚亦竭，看看氣盡知何日，高阿黃
土漫成堆，誰把一坯掩奴骨？（哀詞可爲酸鼻）奴家自
從丈夫去後，遭遇飢荒，衣衫首飾，盡皆典賣，供養公
婆，延挨至今，家計蕭然，甘旨缺乏，只安排得一口淡
飯，與公婆充飢。奴家自把些穀膜米皮來喫，（先爲後
文吃糧一篇伏下一筆）喫時又恐公婆看見，只得迴避，
免致他煩惱，（吃糠而不欲使公婆知之更自難得）如今飯
已熟了，不免請公婆出來早膳則箇。公公，婆婆，有請！

（外扮蔡公淨扮蔡母上）

（友調引子）夜行船（外）忍餓擔飢何日了？孩兒一
去，竟無音耗。（淨）甘旨蕭條，米糧缺少。（合）真個死生
難保。（此請時倍覺凄其）

（旦）公公婆婆，請早膳。（淨）可有些鮮菜下飯麼？

（旦）沒有。（淨）咳！前日還有些下飯，今日只得這一口
淡飯，教我怎生喫得下？（外）罷了！這般時年，胡亂

喫些充飢罷！（淨）使不得，快些擡去。

（南呂過曲）羅古今（淨）吾終朝受餓，這淡飯教我
怎喫？可疾忙便擡，非干是我有些饑態。（非寫蔡母之行止
欲觀五娘之孝心）（外）呵！婆將就些罷！你看他衣衫都解，
好茶飯，將甚去買？兀的是天災，教媳婦們難佈擺。使盡
公之勸蔡母者亦文字之曲折耳。讀者勿便噴噴蔡公而罵蔡母也。
（旦）婆婆息怒且休罪，待奴家霎時將去再安排。思量
到此，珠淚滿腮，看看做鬼，溝渠裏埋，縱然不死也難挨，
教人只恨蔡伯喈。（事到其間不敢怒語而只恨夫婿極寫賢媛
裏自買些鮮菜）（外）阿婆他那裏得錢去買？（淨）阿公！
若不然，我喫飯時，他緣何不在？我想他，這意兒真是歹。
（既寫其謀求又寫其猜疑豈真有如之蔡母乎蓋不寫作如是則孝
婦之孝視不出來也）（外）阿婆！他和你甚相愛，不應反面
直恁使乖。（又寫蔡公相勸以作曲折）世間爲婦者多有反面使
乖如蔡母所言者矣當是夕人連累好人五娘勿怪也！

（旦）背唱 我千辛萬苦，還有甚疑猜，不見我臉兒黃瘦。

骨如柴。轉介。思量到此，珠淚滿腮，看看做鬼，溝渠裏埋，縱然不死也難挨，教人只恨蔡伯喈。

〔淨〕我喫不得這淡飯，快擡去。〔外〕媳婦！婆婆喫不得，你且收去。〔旦〕婆婆耐煩，待奴家去佈擺些東西，再安排過來，正是唾子漫管黃柏味，難將苦口向人言。〔旦下〕〔淨〕阿公親的到底是親，你親生兒子，不留在家，倒靠着媳婦供養。你看前日還有些魚鰾下飯，今日却只得些淡飯，再過幾日，可不連這淡飯也沒了。我看他前日自己喫飯時節，百般躲避，我敢是他背地自買些東西受用。〔外〕你休錯疑了，我看媳婦不是這樣人。〔此處再寫蔡公不肯信正欲逼出蔡母潛往窺看一說，以爲後文張本〕〔淨〕你若不信，等他喫飯時，我和你潛地去看他，便知據的了。〔後文張本〕〔外〕這也使不得。

〔下場詩〕〔外〕荒年有飯休思菜，〔淨〕媳婦無良把我虧。〔外〕渾濁不分鯁共鯉，〔淨〕水清方見兩般魚。

第二十一齣 糟糠自厭

凡貧賤相守之妻，則曰糟糠之妻，寫五娘而必寫其吃糠，作者特爲糟糠二字點染耳。然孝婦之孝，不難在吃糠，而難在不欲令公婆知之，又難在疑之而尚不言之，窺之而猶自掩之。夫喫糠而必自明其喫糠，所謂臣清惟恐人不知者也，喫糠而不自明其喫糠，所謂臣清而惟恐人知者也。自盡其實，已爲難，而不好其名，尤爲難，養親之身，已爲難，而不忍傷親之志，尤爲難，夫東嘉豈獨以此難能者望人哉？蓋推孝者之心，有必如是而後安，不如是而必不安者，然則今人所歎爲難能之事，東嘉實則寫人人共有之情而已。

詩三百篇賦中有比，比中有賦者多矣，然文思之靈變，文情之婉折，未有如琵琶之寫喫糠者也。看他始以糠之苦，比人之苦，繼以糠與米之分離，比婦與夫之相別，繼又以米貴而糠賤，比婦賤而夫貴，繼又以米去而糠不可食，比夫去而婦不能養，末又以糠有人食，猶爲有用，而已之死而無用，并不如糠。柔腸百轉，愈轉愈哀，妙在不脫本題，不

離本色。不謂一喫糠之中，生出如許文情，翻出如許文思，才子之才，真何如也。

今人每謂翁姑愛婦之心，不如父母愛子之心，以子爲親生，婦非親生，故視婦不如子，而婦之愛翁姑亦不如其愛父母也。及觀琵琶蔡公蔡母之憐其婦而痛其婦，與憐其子而痛其子者，豈有異哉？其姑若不責之，不疑之，則其後之憐之而痛之也，勝猶不至於遽斷死，猶或可以暫甦，唯責之也，既過，則憐之也愈切，疑之也既誤，則痛之也愈深，故蔡公尙可復活，而蔡母更不能復活耳。夫痛婦而至於死，蔡母之心爲何如？即痛婦而猶少緩須臾之死，終亦因此而死，蔡公之心又何如？情到不堪，事到難忍，雖數百年後，讀其書，尙爲之鼻酸喉咽，况身當其際，人情未有不然而者。我願人家媳婦，慎勿以翁姑之愛我不如子，而忽視焉，則庶可以無負於翁姑矣。

(旦上)

(商調過曲) (山坡羊) (旦) 亂荒荒不豐稔的年歲，遠

迢迢不回來的夫婿，急煎煎不耐煩的二親，軟怯怯不濟事的孤身，己衣盡典，寸絲不掛體。(將寫無食先寫無衣，若使有衣則亦可以易食矣。○或書陶母剪髮圖而寫其臂上着金釧，遂爲兒童所笑，故知此篇欲寫無食先寫無衣，其用筆爲最周至也。○有父問子曰：寸絲不掛體，然則五娘豈裸形耶？子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雲漢之詩言之矣。文人用筆，往往備極形容，如西廂曲云：聽得一聲去也，鬆了金釧，又云：只離得半個日頭，早寬掩過翠裙，三四幅不應瘦得如此快，如此多也。子美飲中八仙歌云：眼花落井水底眠，又云：李白一斗詩百篇，信斯言也。則知章真人水不死而青蓮一生飲酒，不知其數，其詩集將連牀充棟，不能盡矣。語如此類，何可枚舉，惟解人當自知之。) 幾番拚死了奴身，已爭奈沒主公婆誰看取。(欲死而又不可之死，哀翻不堪多讀) 思之虛飄飄，命怎期難挨，實不，不，災共危。

(旦) 奴家早上安排些飯，與公婆喫，豈不欲買些鮭菜，爭奈無錢去買，誰想婆婆抵死埋怨，只道奴家背地上，自喫了甚麼東西，咳！不知奴家喫的，是米膜糠皮，又不敢教他知道，便做他埋怨殺了我，也不敢分說。(所難在此，然必如此方是真正孝婦耳) 真個好苦也！

(前腔)(旦)酸溜溜，難窮盡的珠淚，亂紛紛，難寬解的愁結骨崖崖，難扶持的病身，戰兢兢，難捱過的時和歲。這糠我待不喫他呵！教我怎忍饑待喫他呵！教奴怎生喫，思量起來，不若奴先死，圖得不知他親死時。(妙在此句裏，因不忍見他親死而欲先自死，則其所以欲死者，不是怨公婆，正是指公婆也) 思之虛飄飄，命怎期難挨，實不不，災共危。

(旦)喫糠嘔吐介)

(雙調過曲)(孝順兒)(旦)嘔得我肝腸痛，珠淚垂，喉嚨尙兀目牢啞住。糠呵！你遭剪被春杵，飾你簸揚你，喫盡控持。呼糠與語太奇。因吃糠之苦，忽然想到糠亦是極吃苦之物，搵思巧妙絕倫) 好似奴家身狼狽，千辛萬苦皆經歷，(只聽自比巧借本色發揮，是贊發益見寸寸文心) 苦人喫着苦味，

兩苦相遭，可知道欲吞不去。(妙絕) 不若苦人那得吃此苦味，想如此苦味，若不是苦人吃之，又誰復知其苦耶！此誠五娘之不幸而糠之幸也。○若非五娘當日以苦人吃此苦味，則我今日何從得用苦心讀此苦語耶！此又五娘之不幸而糠之幸也)

(前腔)(旦)糠和米，本是同倚依，却遭簸揚，作兩處飛，一賤與一貴，好似奴家與夫婿，終無見期。丈夫便是米

呵！米在他鄉沒處尋，奴家便是糠呵！怎地把糠來救得人饑餓，好似兒夫出去，怎地教奴供養得公婆甘旨？(只聽自比奇矣，只米比夫更奇。○前說兩苦相遭，此又說一甘一苦不相見，愈巧愈切，愈奇愈真)

(前腔)(旦)思量我生無益，便死不值甚的，倒不如忍餓死了爲怨鬼。(說到此，并糠亦不必吃矣，妙筆一轉) 只是公婆老年紀，靠奴家，共依倚，只得苟活片時。(妙筆再轉) 片時苟活，必容易，到底日久也難相聚。(妙筆三轉) 漫把糠來相比。(上文以糠相比無數，妙文至此忽然一筆撇過奇絕) 這糠尙有人喫，奴的骨頭，知他埋在何處？(妙文四轉，此轉更出人意料。○前以糠自比，此又說并不如糠，愈見痛切)

(外扮蔡公)(淨扮蔡母潛上)媳婦，你在這裏喫甚麼？(旦)奴家不曾喫甚麼。(尊人疑而覘之矣，而猶不忍以實告，極寫孝婦) (淨搜看介)這是什麼東西？(旦)呀！婆婆，這東西你喫不得的。

(前腔)(旦)這是穀中膜，米外皮。(外)這是糠，你要他做什麼？(旦)將來餽饑堪療飢。淨)這糠只好喂豬狗，如何自喫？(旦)嘗聞古賢書，狗彘食人食，那糠雖不中

喫也，強如草根樹皮。(外淨)這樣苦澀的東西，怕不咽壞了你。(旦)齧雪吞氈，蘇卿猶健，餐松食柏，倒做得神仙侶，這糠呵！縱然喫些何慮？(自對則說苦話對公婆，却不說苦話，極寫孝婦)(淨)媳婦，我不信這糠糗，你如何便喫得？(旦)咳！爹媽休疑，奴須是你孩兒的糟糠妻室。

(此一句是全篇關目，作者特爲精批二字，撰此一篇妙文，亦特爲精批，妻室四字，撰此一部妙曲也。)

(外淨哭介)媳婦，你原來背地裏，如此受苦，我却錯埋怨了你，兀的不痛殺我也！(外淨同哭倒介)(旦哭叫介)公公婆婆甦醒！

(正宮過曲)(雁過沙)(旦)你沉沉向冥途，空教我耳邊呼我不能盡心相奉侍，反教你爲我歸黃土，教人說你死緣何故，你怎生便割捨得拋棄了奴？(又以公姑之死引爲己責，如此孝婦，真是拋棄不得)

(外醒介)(旦)好了！公公醒了！公公闌關些。(外哭介)

(前腔)(外)媳婦，你擔飢事舅姑，你擔飢怎生度日？(旦)公公，且自寬心，不要煩惱！(外)媳婦，婆婆錯埋怨

了你，你也不推辭，到如今始信有糟糠婦，我多應不久歸陰府，也省得爲吾死的，累你生的受苦。(纔得生又說死，寫得極真極痛)

(旦)公公，且請上牀去安息，待奴家看婆婆如何？(叫介)婆婆甦醒呀！不好了！婆婆喚不應，多管不濟事了！(哭介)

(前腔)(旦)婆婆氣全無，教奴怎支吾？咳！丈夫呵！我千辛萬苦，爲你相看顧，如今到此，却難回護。(這呼其夫而哭，告之葬，寫此時情景逼肖)我還愁母死難留父，倘凶亡迭至，教我奈何？(方哭母又愁父，寫得極真極痛。爲後文蔡公亦死伏筆。末二語或改作現衣衫盡解蠶，又無則衣盡典寸絲，不掛體前面而一一已說過不必說而又說，也不如古本凶喪二句之妙)

(外)媳婦，婆婆還好麼？(旦)婆婆不好了！(外哭介)(前腔)(外)我當初不尋思，教孩兒往帝都，把媳婦悶得孤又苦，把婆婆又送黃泉路。(前蔡公欲投井時，曾以老年婆婆吓喝媳婦看管不意今日反是婆婆先死，此雖作者文章變幻，然亦可見人之生死無常，不可以預計也)媳婦，算來是我相擔誤，不如吾死，免把你再辜負。(方哭老妻又悲少婦，寫得極真極痛)

之狀

(旦)公公休說這話，請自將息。(外)媳婦，婆婆死了！衣衾棺槨皆無，如何是好？(旦)公公寬心，待奴家自去措處。(末)扮張太公上。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適間聽得蔡家老夫婦兩個，疑惑他媳婦趙五娘，背地自己喫了甚麼東西，及至去看他，却在那裏喫糠。兩個老的見了，心中痛傷起來，一時都害了病，我不免去探視他一遭。(見旦呼介)五娘子，你爲甚慌慌張張？(旦)太公，奴家的婆婆死了！(末)咳！你婆婆死了！正是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如今你公公在那裏？(旦)在床上睡着。未待我去看他一看。(見外介)(外)太公休怪我起來不得了！末老員外不要勞動。(旦)太公，我婆婆死了後事都未備，如何是好？(末)五娘子，你免愁煩，我自去區處。(旦)怎好又煩累太公？(仲呂入雙調)(玉抱肚)(旦)千般生受，教奴家如何措手終不然，竟把他骸骨，沒棺槨送在荒坵。(五娘之憂憂在死姑)(合)相看到此，不由人不淚珠流，真箇不是冤家不聚頭！(自此以下三曲皆以下是冤家不聚頭作結蓋天下

有惡冤家亦有好冤家歸而不賢冤家也而賢婦亦是冤家翁姑不賢冤家也而賢翁賢姑亦是冤家試觀孝婦吃糠反致翁姑之死翁姑以痛婦之故而死而反貽累其婦豈非冤家之相聚乎前日蔡公之言曰言活冤家不如早拆散夫冤家固易聚而難散者也文天祥詩云來生業緣在骨肉當如故連池和尚以爲丞相此言業緣不斷嗚呼信惟釋氏庶幾能空此業緣哉)

(前腔)(末)五娘子，你不多必憂，資送婆婆，在吾身上，有你我小心承值公公，莫教他又成不救。(張公之憂憂在生翁)(合)相看到此，不由人不淚珠流，真箇不是冤家不聚頭！

(前腔)(外)張公護救，吾媳婦實難啓口，孩兒去後，又遇饑荒，把衣衫典賣無留。(蔡公之憂憂在生婦。媳婦所難啓口者公公代爲言之寫得極至)(合)相看到此，不由人不淚珠流，真箇不是冤家不聚頭！

(末)老員外，你請自將息，少停待我喚家僮，討個棺木來，殮殮老安人，選擇吉日，送往南山安葬使了。(外旦)如此多謝太公！(下場詩)(旦)只爲無錢送老娘。(末)須知此事有

商量。(合)歸家不敢高聲哭，只恐猿聞也斷腸。

第二十二齣 琴訴荷池

書以琵琶名篇，乃未寫五娘之琵琶，先寫伯喈之操琴，特爲琵琶作引耳。是以他處寫伯喈，皆詳於念親，而略於念妻，此處寫伯喈，獨詳於念妻，而略於念親。試觀操琴之時，孤鸞寡鶴，新絃舊絃，無數文字，無不與五娘關切，而對酒思親，只有怎遂得黃卷願一句，爲之點染，是作者之意，本重在前一段，而今人唱曲，反撇去前一段，止取新篁池開一套唱之，歌者豈知作者意哉？此篇文字之妙，妙在新絃難撇，舊絃難續，狀元明明道破，小姐却淡淡避過，又妙在掉下淚來，只說香汗，小姐明明識破，狀元又輕輕掩過。一箇忍耐不住，只是不說出來，一箇不得不問，更不十分窮究，一箇小心，一箇大意，寫來真是妙殺！時曲云：「絃斷瑤琴，我也無心去撥，酒泛金樽，我也無心去飲。」未嘗不用琵琶，此篇之意，然時曲用之於懷想青樓，已不及琵琶。

琵琶題目之正，而文字又不能如此曲折，固不得不讓東嘉獨步也！

(生上)

(南呂引子)(一枝花)(生)開庭槐陰轉，深院荷香滿，簾垂清晝永，怎消遣。十二欄杆，無事閒憑遍。(憑欄乃婦人事，而丈夫之多情者，亦與婦人同)悶來把湘簾展，方夢到家山，又被翠竹敲風驚斷。(詞意絕佳。後曲選用四眠字，故此處先以一夢字引之)

(南鄉子)(生)翠竹影搖金水殿，簾櫳映碧陰，人靜晝長無個事，沉吟美酒芳樽，懶去斟，幽恨苦相尋，離別經年沒信音，寒暑頻催人易老，關心，却把愁懷付玉琴。院子那裏可將我的琴書過來。(末扮院子持琴書上)黃卷看來消白日，朱弦動處引清風，相公琴書在此。(生)喚那兩個書童過來。

(淨丑扮書童上)

(南呂過曲)(金錢花)(淨丑)自小承值書房，書房快活，其實難當，難當，只管打扇與燒香，荷亭畔好乘涼，喫飽飯，上眠床。(一眠字起後文四眠字)

(見生介)今日天氣清涼，我獨坐無聊，待把琴兒試操一曲，以消悶懷。你三人一個打扇，一個燒香，一個整理書籍，各休怠慢。(衆)曉得。(生操琴介)

(備畫眉)(生)坐對南薰奏虞絃，只覺指下餘音不似前。(聲音不似前則知其久不在於音矣。爲一弄確是一弄)那些個流水共高山，只見滿眼風波惡，似離別當年懷水仙。(官海風波已管樂趣故鄉離別何日去懷宜其調該收音便作態調也)

(前腔)(生)頓覺餘音轉愁煩，似寡鶴孤鴻和斷猿，又如別鳳乍離鸞。(前曲只有離別字，此却彈出寡鶴孤鴻別鳳離鸞，悉寫再弄確是再弄)呀！爲甚殺聲在弦中見，敢只是螿螂來捕蟬？(弦中殺聲隱然照出蔡公蔡母之變妙甚)

(前腔)(生)藍田日煖玉生烟，似望帝眷心托杜鵑，好姻緣，翻做惡姻緣，只怕眼底知音少，爭看鸞膠續斷絃。(說到斷弦續膠則不能更彈矣。寫曲終三弄確是三弄)

(生)左右，夫人將出來也，你等且迴避。(衆)理會得，正是有福之人人伏侍，無福之人伏侍人。(衆下貼上)

(南呂引子)(滿江紅)(貼)嫩綠池塘梅雨歇，薰風乍轉，瞥然見新涼華屋，飛乳燕。(乳燕二字直刺入孝子心坎裏)簾展湘紋，扇冷歌傳金縷，瓊卮暖，喜炎威，不到水亭中，珠簾捲。(春色不到寒門是苦境，炎威不到華屋是樂境，方寫五娘之苦，便寫牛氏之樂，相形處令人三嘆)

(相見介)(貼)相公原來在此操琴。(生)我因無聊，託此散悶。(貼)奴家久聞相公精於音律，如何來到此間，絲竹之聲，杳然絕響？今日幸聞雅操，奴家陡膽求相公再彈一曲。(生)夫人要聽琴，教我彈甚麼曲好彈？一曲雉朝飛，何如？(貼)不好！這是無妻的曲。(右妻而東之與無妻同)(生)彈一曲孤鸞寡鵠，何如？(貼)夫妻正團圓，說甚麼孤寡。(生)恁地時彈一曲昭君怨，何如？(昭君怨三字隱然照着我琵琶欲代五娘寫怨也)(貼)夫妻正和美，說甚麼宮怨？相公，當此夏景，只彈一曲風入松罷！(生)這也使得。(生彈介)(貼)呀！相公差了！怎倒彈出思歸引來？(生)侍我再彈。(貼)呀！相公又差了！怎又彈出別鶴怨來？(寫小姐之知音正以觀狀元之篤義)(生)果然又彈差了！(貼)相公，你如何

這般會差，敢是故意賣弄，欺侮奴家？(生)豈有此心？只是這弦兒不中用。(貼)爲甚不中用？(生)我只彈得慣舊弦，這是新弦，却彈不慣。(就琴弦上輕輕說出新

二指妙語妙文。舊則慣新則不慣，慣字絕妙。蓋舊人與我周旋久則已，姓名俱捐，性情如一矣。新者雖佳，畢竟有生強處，有拘忌處，也被棄者何足以知此！(貼)舊絃在那裏？(生)舊絃撇下多時了！(明明說出)(貼)爲甚撇了？(生)只爲有了新弦，只得撇了那舊絃。(明明說出)(貼)相公，你如今何不撇了新弦，仍用了那舊弦？(亦明明句挑一句)(生)夫人，我心裏豈不想那舊弦？只是新弦又撇不下。(三發明明說出妙妙。撇不下者，非生於情實勢有所不能也)(貼)既你撇不下新絃，還思量那舊絃怎的？(外似明明回答一句)我想起來，只是你心不在焉，特地有許多說話。上文語氣已逼近矣，虧此三語注開寫小姐又聰明又大雅，真正妙筆！

(仙呂過曲)(桂枝香)(生)夫人，舊絃欲斷，新絃不惱，舊絃再上不能，待撇了新絃難拚。我一彈再鼓，我一彈再鼓，又被宮商錯亂。(貼)相公，你敢是心變了？(生)非

于心變，這般好涼天，正是此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間。(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以比妻子也。狀元此時舍舊弦而彈新弦，即安得不舍前曲而彈別調乎！)

(前腔)(貼)相公，非彈不慣，只是你意慵心懶，既道是寡鵠孤鸞，又道是昭君宮怨，那更思歸別鶴，思歸別鶴，無非愁嘆相公，你多管想着甚人？(小姐又一句逼近)(生)我不想着甚。(狀元却一句濺開)(貼)有何難見，你既不然，我知道了，你道除了知音聽，道我不是知音不與彈。(疑真似戲如出慧口。西廂有小姐聽琴琵琶亦有小姐聽琴同一琴也。一則遇知音而有意相挑，一則遇知音而無心再鼓，蓋強就鸞鳳與鳳求凰者大不相同耳！)

(生)我那有此意？(貼)這也由你，但你既無心彈琴，待我着女使們安排酒來，與你消遣何如？(却又又是小姐輕輕濺開妙)(生)我也懶飲酒。(貼)相公，休阻妾意，老姥姥惜春那裏，快安排酒肴過來，我與相公同飲。(淨扮老姥姥)(丑扮惜春持酒看上)(淨)樓台倒影入池塘，綠樹陰濃夏日長。(丑)一架茶蘼香滿院，捲簾正好進霞觴。(古本此處淨丑出場只此四句俗本乃

改作一曲而未語云捲起珠簾明月在上便與下文晝長日永等語不合矣今爲訂正）（淨丑送酒介）（生帖飲介）

（南呂過曲）（梁州新郎）（貼）新篁池閣，槐陰庭院，日永紅塵，隔斷碧欄杆。（外）寒飛漱玉清簾，只覺香肌無暑，素質生風，小簾琅玕展，畫長人困也，好情閒，忽被棋聲驚畫眠。（看他句句寫夏景却又句句是夏天晝景）（合）金縷唱碧筒勸，向冰山雪巘排佳宴，清世界，幾人見。（冰山雪巘寫來便覺忘暑雲漢圖真勝北風圖矣）

（前腔）（生）薔薇簾箔，荷花池館，一陣風來香滿湘簾日永，香銷寶篆沉鐘，漫有枕欹寒，玉扇動齊紈，怎遂得黃卷願。（前既因琴而憶妻此又因扇枕而憶親便使父母一邊不落絕妙點綴非恆筆可及）（生揮淚介）（貼）相公，爲甚下淚？（冷眼應着）（生）我猛然心地熱透香汗，（快口掩過。淚下而只說是汗不敢說是淚與五娘鬧淚汪汪不敢流正欲相似）欲向南窗一醉眠。（合）金縷唱碧筒勸，向冰山雪巘排佳宴，清世界，幾人見。

（前腔）（換頭）（貼）向晚來雨過南軒，見池面紅妝零亂，漸輕雷隱隱，雨收雲散，只見荷香十里新月一鉤，此

景佳無限！蘭湯初浴罷，晚妝殘，深院黃昏懶去眠。（雨過雲收的是夏景。前寫畫此寫晚寫黃昏妙有次第）（合）金縷唱，碧筒勸，向冰山雪巘排佳宴，清世界，幾人見？

（前腔）（生）柳陰中忽喚新蟬，見流螢飛來庭院，散菱歌何處，畫船歸晚，只見玉繩低度，朱戶無聲，此景尤堪心起來攜素手，鬢雲亂，（臨鏡綠筠揀不同一雲同一伏也而苦樂不同矣）月照紗廚人未眠。（才後登程一曲四曲連叶四門字強就鸞鳳一曲四曲連叶四玉字此曲又四曲連叶眠字俱極間妙每見唐人和詩多不步韻而今人必欲步韻于是遂爲韻窘乃東嘉能獨谷如也可敬）（合）金縷唱，碧筒勸，向冰山雪巘排佳宴，清世界，幾人見？

（節節高）（淨）漣漪戲彩鴛，把露荷翻，清香瀉下瓊珠，灑香風扇芳，沿邊問亭畔，坐來不覺神清健，蓬萊閩苑何足羨？（合）只恐西風又驚秋，不覺暗中流年換。（苦熱者望秋之來忘暑者反說秋之至苦樂不同誠有然者）

（前腔）（丑）清宵思爽然！好涼天，瑤台月下，清虛又神仙，手開玳筵，重歡宴，任教玉漏催銀箭，水晶宮裏把笙歌按。（羨仙眷言大止字奴婢的是奴婢然主人日好涼天奴婢亦曰

好涼天富貴之家冬不知寒夏不知暑上下同然可爲三歎（合）只恐西風又驚秋，不覺暗中流年換。

（餘文）（合）光陰迅速如飛電，好涼宵，可惜車間官，取次日歌笑喧。（同一光明而心者苦長人者苦短。看他三曲自不字至日自作字至黃昏又自由氏字至下間曲不其至而車言向永之三仁。子涼本京字日本言作夏字夏卽子也豈宜重乎乃見古本方知京字之妙正與上文無字涼字相應也）

（下場詩）（貼）未央休問夜如何。生如此良宵能幾多（淨）於飲酒時須飲酒（丑）得高歌處且高歌。

第二十三齣 代嘗湯藥

善矣夫東嘉之寓言也！寫父之恨其子，正代婦以恨其夫也，寫翁之哀其婦，正代夫以哀其妻也，妻不恨之，而父恨之，痛於妻之恨之矣，夫不哀之，而翁哀之，更痛於夫之哀之矣，其自食米，而其翁之湯，與不至於不能下咽矣，然則其妻食生，而其夫之忍於操琴，忍於飲酒乎，篇中頻呼日也，只爲着曰不婦，嗚呼！東嘉之記言，不亦悲哉？

蔡公之感激五娘也，曰待來生，我做你的媳婦，痛哉其言！夫欲幸之仁，昊天罔極，此孝子哀父母之詞也。今生不能報，尙欲俟之來生，則但可曰待來生，重做你的孩兒，聽下文曰待來生，我做你的父母也。獨蔡公之於五娘，則不願來生之我復爲翁，彼復爲婦，而我報之以心，却願來生之我身爲娘，彼身爲翁，而卽報之以孝，文思之奇，奇至此而止矣。語意之悲，悲至此而休矣。至其貴三人付而，又云，已知死別在須臾，更與甚麼生人仁主其言，卽痛夫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此婦人爲夫所棄而自悼之詞也。舊人且不能禁其新人，而死人安能命其生人，每見君之死，則有願命，父之死則有遺囑也。究竟臣之忠者不待命，子之孝者不待囑，而不忠不孝者，雖以生君命之，生父囑之，亦復何益？是以五娘前日，既囑其夫，而復嘆曰：「知他記否，空自語惺惺」也。然五娘之囑，囑其念舊，蔡公之囑，囑以謀新，念舊人情所難，謀新人情所便，而五娘嘆之，蔡公亦嘆之者，蓋以從否由生者之志，而

囑咐徒勞死者之心，婦不改節，囑亦不改，婦而欲嫁，不囑亦嫁，由此而觀，則從來死人之強與生人做主，不亦難事乎哉？文思之奇，寫至此而極矣！語意之傷悲，亦至此而極矣！我愛其奇且曲，嘗喜讀之，而我畏其悲，則又不能多讀之也。

(旦上)

(調引子)(霜天曉角前)(旦)難挨怎避，災禍重重至，最苦婆婆死矣，公公病又將危。(曲名霜天曉角而其文之悲亦如之)

(旦)室漏更遭連夜雨，船遲又被打頭風，奴家自婆婆死後，萬千狼狽，誰知公公病勢又危，如今贖得些藥煎在此，不免再安排些粥湯等他喫。

(過曲犯倭兵)(旦)囊無半點調藥費，良醫怎求縱然救得目前飯食何處有，料應難到後漫說道有病遇良醫，飢荒怎救？(既愁目前又愁日後既愁病人又愁荒歲初云食既難求何處求醫縱云醫縱可求何處求食寫得悽慘異常)

(旦)我想公公這病，非藥可治。

(前腔)(旦)愁萬苦千恁生受，妝成這證候，那藥兒，縱

然救得目前，怎免得憂與愁？料應不會火，我想公公只爲不見孩兒，因此致病，今若要他病好呵！除非子孝父心寬，方纔可救。(因愁致病病去而愁不去則病將又來因子成愁醫來而子不來則愁終難去恐醫無治愁之藥惟子爲退病之醫衰翁念子何日了更寫得悽慘異常)

(旦)藥與粥都熟了，且扶公公出來喫些。(扶外上)

(霜天曉角)(換頭)(外)悄然魂似飛，料應不久矣。(旦)公公，請闌闌些。(外)咳！我縱然抬頭強起，形衰倦怎支持？(霜天曉角豈堪再聽)

(旦)公公，請喫藥。(外)媳婦，我喫不得這藥了！

(南呂過曲)(香徧滿)(旦)論來湯藥，須索是子先嘗，方進與父母公公莫不是爲無子先嘗，怡便尋思苦。

(前欲以子嘗藥此又欲其對藥思子極曲極真)(外)喫藥吐介

媳婦，這藥我喫不得了！我寧可早死了罷！免得累你。

(旦)公公，你須素闌闌，怎捨得一命殞？(外)媳婦，你喫

糠省錢贖藥與我喫，我怎喫得下？(旦)苦原來不喫藥

也，只爲着糟糠婦。(只愁人吃糠是苦人喫着苦味以愁人喫藥亦是苦人喫着苦味然藥公不以藥之苦而吐却念媳之苦而吐更自

傷心)

(旦)公公，既不喫藥，請喫口粥湯罷！
媳婦，我肺腹膨脹，喫不下了。

(前腔)(旦)公公，你萬千愁苦，堆積在悶懷，成氣盡，可知道喫了吞還吐。(背哭介)怕添親怨憶，暗將珠淚墮。
(外)媳婦，你喫糠，却教我喫粥，我怎喫得下？(旦)苦原來不喫粥，也只爲着糟糠婦。(藥苦而粥甘，然粥以糠之苦而

來則粥亦苦矣，故不但苦與苦相遭，而欲吞還吐，卽甘與苦相遭，而亦欲吞還吐也。頻呼糟糠婦，警勸棄妻者不淺)

(外)媳婦，我死也不妨，只恨孩兒不在家，虧殺了你，你近前來，我有一言吩咐你。(旦)公公，怎麼說？(外)跌倒拜謝介。(生離之拜謝，慘矣，又莫慘於死別之拜謝，卑幼之謝，別尊長，慘矣，又莫慘於尊長反拜謝，卑幼辜寫至此，真是令讀者噴淚) (旦)哭跪扶外介)公公不要如此。(外)媳婦，我謝你不盡！

(越調過曲)(望歌兒)(外)我三年謝得你相奉事，只恨我當初把你相擔誤。(先一句感恩，後一句引罪，極之語)我欲待報你的深恩，待來生，我做你的媳婦。(此從來未

有之慘語，突然感恩如是，報怨亦應如是。王四負周氏，則來生必當使王四爲妻，周氏爲夫，而亦如是。故此悽慘語亦醒語也) 怨只怨，蔡伯喈，不孝子，(不義卽是不孝，借口罵王四也) 苦只苦，趙五娘，辛勤婦。(旦)公公，奴身不足惜，尋思我，一痛你，死後有誰祭祀？(是悲將來) 二痛你，有孩兒，不得相看顧。(是悲現在) 三痛你，三年來，沒一個飽煖的日子。(是悲從前) 三載相看甘共苦，一朝分別難同死。(兩月妻房，悲在生離，三年媳婦，悲在死別。此一句或分爲二曲，亦妙)

(外)媳婦，當初都是我，不合教孩兒出去，擔誤了你，如我死了呵！

(前腔)(外)你將我的頭，休埋在土，我甘受折罰，任取屍骸露。(此是自恨) (旦)公公，你說這話，被傍人談笑。
(外)媳婦，這須不笑着你，留與傍人道，蔡伯喈，不葬親父。(此是恨子。鳴鳳記寫鴛鴦盛之不欲葬，是激烈語，令人氣壯，琵琶記寫蔡從簡之不欲葬，是怨苦語，却令人氣盡) 怨只怨，蔡伯喈，不孝子，苦只苦，趙五娘，辛勤婦。(旦)公公，你若真箇不測呵，公婆已得做一處所。(知蔡之將見姑) 料想奴家，不久也歸陰府。(此幸己之將從葬) 可憐一家三箇怨

鬼在冥途！(一)既言生不如死之樂，此又恐死亦如生之悲，意又一轉。三載相看甘共苦，一朝分別難同死。(上)既言不久將同在於冥途，此又言一時不便從於地下，意又一轉。(此曲比前腔稍變)

(未扮張太公上)歲歉無夫婿，家貧喪老親，可憐貞節女，日夜受艱辛。(見旦介)五娘子，你公公病勢若何？(旦)太公，我公公病勢，十分危篤。(末)待我看看他一看。(見外介)老員外，貴體如何？(外)太公，我不濟事了！你來得恰好，我憑你爲證，寫下遺囑與媳婦，教他待我死後，休要守孝，早早改嫁去。(旦)呀！公公，說那裏話！自古烈女不更二夫，公公休要寫。(外)媳婦，你取紙筆過來。(旦)公公，奴家是蔡家人，死是蔡家鬼，千萬不要寫。(外)媳婦，你若不將紙筆來，受氣殺我也！(末)五娘子，你休違拗他，嫁與不嫁，由你，且取將過來。(旦)遞紙筆介。(外寫介)咳！這一管筆，倒有千觔來重。

(旦帳裏坐)(外)媳婦，你艱辛萬千，是我担伊誤伊，你若不改嫁呵！身衣口食，怎生區處？當初是我拆散了你夫妻，我今死了呵！終不然，教你又守着靈幃。(放筆介)

咳！已知死別在須臾，更與甚麼生人做主？(慘語亦醒語)

(人但知傷心在下筆之時，又孰知傷心更在放筆之後)

(前腔)(末)這其間就裏，我難說怎提，五娘子，你若不嫁人，恐非活計，若不守孝，又被人談議。(事到兩難，教中間人最是難說寫來逼真)可憐家破與人離，怎不教人淚垂。(前腔)(旦)公公嚴命，非奴敢違，只是教我改嫁呵！那些箇不更二夫，却不誤奴一世公公，我一馬一鞍，誓無他志。(窮婦之當窮苦而不棄其夫，正爲夫之當安樂而棄其妻者，諷也)可憐家破與人離，怎不教人淚垂。

(外)張太公，我憑你爲證，留下我的拄杖，待我那不孝子回來，把他與我打將出去。(打不孝子即是打薄情郎王四，其難避此秋乎)(外)跌倒旦扶介。(末)老員外，不要氣苦，請且將息。

(下場詩)(末)病裏莫生嗔。(旦)寬心保自身。(外)藥醫不死病。(合)佛度有緣人。

第二十四齣 宦邸憂思

前篇寫五娘之孝，寫五娘之貞，至矣極矣！無以

加矣！此篇不得不極義夫之義，以對之。故五娘之言曰：『知他記否？』而此則曰：『料他每應，不會遺忘。』婦度夫之未必爲義夫，而夫能度婦之必爲孝婦，婦疑其夫，而夫不疑其婦，則夫之厚可知也。五娘之言曰：『十里紅樓，怕戀着他人豪富。』而此則曰：『今知飢與荒，怕挨不過歲月，難存養。』婦所怕者心之變，而初不料其勢之阻，夫所怕者時之艱，而更不憂其節之改，是婦未能知其夫，而夫能知其婦，則夫之明可知也。此豈真婦人薄而丈夫獨厚，婦人闇而丈夫獨明哉？蓋千般磨折，萬種窮愁，五娘皆已歷盡，而爲之夫者，不過慵對酒，懶看花，歎歎嗟嘆而已。今乃寫貞婦太重，寫義夫太輕，是以作者於此，特出色描畫一義夫耳！今人讀書，而不審量於輕重之間，其又何以下筆作文也？

文章有單行法，有雙關法，單行之分，不若雙關之合，則斯篇稱最善焉！前文對琴而念妻，對扇而念親，此分寫之，而親是親，妻是妻者也。卽云親衰老，妻幼嬌，又云妻室青春，那更親鬢垂雪，亦有時

並寫之，而究竟思親是思親，思妻是思妻者也。乃斯篇獨不然，如攜手共那人不斷放，本是念妻，而曰教他好看承我爹娘，則念妻却是念親，忽聞雞唱，問寢堂上，本是念親，而曰錯呼舊婦，則念親却是念妻，此爲至有雙關之法者矣。夫吁嗟闕兮，吁嗟信兮之悲，卽爲瞻望父兮，瞻望母兮而發，而陟彼岵兮，陟彼屺兮之嘆，卽在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之中，有令人不能分指其何語爲孝子之言，何語爲義夫之言者，無縫天衣，望之但成雲錦一片，豈復人間所能有哉？

從來最得意之語，莫如洞房花燭夜，金榜挂名時，於是作極失意之語，以反之者曰：失恩妃子，而下第舉人，心乃從未有卽以得意爲失意，而極失意之嘆，反作極得意之事者也。如斯篇所云：『悶殺人洞房花燭愁殺我，金榜題名。』豈非瓶見之奇情，絕無之奇句乎？予嘗謂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二語，當以倒轉爲妙，洞房金榜二語，又當以交互爲妙。何謂倒轉？蓋久旱而雨，雨誠足喜，而

或冒雨中途，失攜雨具，容有慨嘆之人，若雨久而晴，人情無有不悅者，是不若改之曰：久雨逢晴日，之爲尤快也！飄泊他鄉，得遇故知，不過苦中得樂，若有故人遠出，久不知其存亡，而一旦來歸，卒然相逢，歡然道故，其樂何如？是不若改之曰：舊知歸，故鄉之爲尤快也！此倒轉之說也。何謂交互？人生孰無婚娶，洞房固是平常，讀書皆望科名，金榜豈爲過分之則易，合之斯難，是不若改之曰：佳配因金榜，君恩賜洞房之爲尤快也！此則交互之說也。今以狀元而奉旨成婚，二者亦既交互矣，將天下之得意滿志，宜無有過於此日者，而乃加以以悶殺人愁殺我六字，則非復讀者之所能測也。試令讀書，將此二語，各掩下半句猜之，正不知當作若何苦語？又試令掩上半句猜之，不知當作若何快語？而不謂上下兩截，一至於此。夫上下兩截之在一曲上者，前文往往有之，猶未足爲奇，若共在一句中者，則斯爲僅見，即欲不歸以才子之名，惡可得哉？

(生上)

(正宮引子) (喜遷鶯) (生) 終朝思想，但恨在眉頭，人在心上，鳳侶添愁，魚書絕寄，空勞兩處相望。清鏡瘦顏羞照，寶瑟清音絕響，(鏡鸞羞舞寶瑟沉埋五娘之言也) 此不寫鏡寫寶瑟，特欲與五娘相對。歸夢杏繞屏山，烟樹何處是家鄉？

(踏莎行) (生) 怨極愁多，歌慵笑懶，只因添箇鴛鴦伴，(添了鴛鴦伴，倒減了歌笑，增了愁怨，語極奇，情極真，出色描寫義夫) 他鄉遊子不能歸，高堂父母無人管。湘浦魚沉，衡陽雁斷，音書要寄無方便，(是此篇主意) 人生光景幾多時，踉蹌負卻平生願！

(正當過曲) (雁魚錦) (生) 思量那日離故鄉，記臨期送別多惆悵，攜手共那人不斷放，教他好看承我爹娘。(從思親詞合思親) 料他每應不會遺忘，(先寬一句) 聞知飢與荒，只怕挨不過歲月難存養，(方緊一句) 若望不見我信音，却把誰倚仗，(此篇專爲寄書而設，此二句是一篇主意) 思量幼讀文章，論事親，子須要成模樣。(即五娘所云孝經曲禮冬溫夏清等語也) 真情未講，怎知道與盡多魔障？被

親強來赴選場。(此五娘所知)彼君強官爲議郎。(此五娘所未知)被婚強傲鸞凰。(此亦五娘所未知)三被疏，衷腸事說與誰行？(被強者三而五娘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故曰說與誰行也)埋怨難禁這兩廂。這壁廂，道咱是不撐撐奇羞的喬相識，那壁廂，道咱是不念舊負心的薄倖郎。(貪戀戀妻之說妙在其子不辨而母代辯之負心薄倖之言妙在其妻不罵夫自罵之)悲傷驚序躑行，怎知那慈烏返哺能終養，漫把金章綰着紫綬，試問斑衣今在何方。(此言不得歸養)班衣罷講，縱然歸去，又恐怕帶麻幘杖。(此言縱使得歸更恐不得養矣倒轉一意其說愈見悲楚)哭介)天那！我只爲雲梯月殿多勞攘，落得淚雨如珠，兩鬢霜。(雲月兩霜對法參差得妙)幾回夢裏，忽聞雞唱忙驚問，錯乎舊婦，同候寢堂上待朦朧覺來，依然新人鳳衾和象牀。(忽聞鷄唱即前文所云雞鳴了悶聲懷抱也候寢堂上即前文所云忽憶年來問寢高堂早也乃曰幾回夢裏則前在睡時此在夢中且夢又不止一時不止一次是比前更進一層矣又曰錯呼舊婦是比前更開合兩頭矣文有只就前文略加數字而與前週別者此類是也)○俗本忙驚問作忙驚覺則下文待醒睡覺來如何語去讀古本方知問字之妙乃是夢裏問耳)

怎不怨香愁玉，無心緒，更思想，被他攔當。(此他字指新人)不撐撐是他怨我被攔當是我怨他)教我怎不悲傷，俺這裏歡娛，夜宿芙蓉帳，他那裏寂寞，徧嫌更漏長。(此他字指舊人)○前既代妻述向夢之事此又代妻作獨愁之語前說兩邊俱怨此又說一邊歡一邊怨更深一步)慢怏怏，把歡娛翻成悶腸，菽水既清涼，我何心，貪着美酒肥羊，悶殺人，花燭洞房，愁殺我，名挂金榜。(自有花燭洞房名挂金榜八字以來從未有只悶殺愁殺四字連之者此千古奇語今人因唱熟故不覺其妙耳)魘地裏，自思量，正是臨風不敢高聲哭，只恐猿聞也斷腸。(臨妝感嘆之末有五娘自解自慰之語今此篇之末則更不能慰更不能解俱極寫哀夫)

(生)院子何在？(末扮院子上)有問即對，無問不答，相公有何分付？(生)院子，我有一事，和你商量，我家中自有父母妻室，因奉親命來此赴選，幸得登科。本擬即歸，誰知被太師強招爲婿，逗留在，此不得還家。欲待把此情，告訴夫人，又怕老相公得知，只道我去，了不來，如何肯放我去？因此姑且隱忍，和夫人都瞞過，且待任滿，尋箇歸計。只是如今要寄一封家書回

去，沒箇方便的人，欲特遣一人去，又恐夫人和老相公知道，你與我去外廂打探，倘有我鄉里人在此，待我順便寄一封家書回去。（書不自寄而必待鄉里人來方寄此作者特地延遲欲按下狀元一邊寫五娘一邊耳）（末）
傾鈞旨。

（下場詩）（生）終朝長相憶。（末）尋便寄書尺。（合）眼望捷旌旂，耳聽好消息。

第二十五齣 祝髮買葬

寫五娘之孝，而必寫至剪髮。何蓋糟糠之妻，卽糟髮之妻也。前旣爲糟糠之故，而寫其喫糠，今又爲結髮之故，而寫其剪髮，凡以爲棄妻者，諷耳！若其文情之妙，則前於喫糠一篇，有幾層曲折，今於剪髮一篇，亦有幾層曲折。其初也，將言我不負夫，而夫負我，先言髮不負我，而我負髮，不惜我之虛度青春，而惜髮之虛度青春，其惜髮之悲，更悲於自惜矣！繼又言妝臺懶臨，釵梳典盡，固是我誤髮，而追悔當初不早剃入空門，以致今日受此千辛

萬苦，則又是髮誤我，不傷今日之剪，而反傷昔日之不早剪，其悔不早剪之悲，更悲於傷其剪矣！繼又言髮幸而爲他人之髮，方以珠翠飾之，髮不幸而爲我之髮，乃以金刀剪之，則髮誠足惜，然而身且不能保，何暇顧其髮？不歎惜髮之苦，而反歎惜髮之爲愚，其自歎爲愚之悲，更悲於惜其髮矣！末言我之所以不得不自剪其髮者，止爲代結髮之夫，以報白髮之親之故，舉從前無數悲哀痛楚，而終歸之於孝義。嗚呼！如此之情，豈非至情如此之文，豈非至文哉？

忠者死忠，孝者未嘗不死孝，然可以死而死，則死爲孝，不可以死而死，則死爲非孝，故孝子愛其身於親存之日，有不登高不臨深之說，愛其身於親亡之後，又有毀傷不危身爲無後也之說。今東嘉之寫五娘，亦有然者，前在請糧之時，欲死而未敢，恐親之生，無以養也，及至賣髮之時，欲死而未敢，恐親之死，無以葬也。夫爲親而愛其身，則非愛身，仍是愛親耳！其曰：『暴露兩屍骸，誰人與游？』

蓋固甚惜其死；其曰：『把公婆葬埋，奴便死何害？』則原不惜其死。至其對張公之言曰：『恐奴身死，誰還你恩債？』則既以不能爲親謀葬，而惜其死，又以不能爲親報恩，而惜其死，何柔腸之曲折乎？一孝心之純篤而已矣。蓋有不輕一死之情者，寧必無猛拚一死之志，而有猛拚一死之烈者，又自有不輕一死之謀。當其矢志靡他，不但髮可捐，身亦可捐，當其不敢毀傷，不但身可愛，髮亦可愛。而至其斟酌於輕重之間，則身可留，髮不可留，髮可棄，身不可棄。論孝子之道，誠莫備於斯篇與？

(旦上)

(雙調引子)(金瓏璣)(旦)饑荒先自窘，那堪連亡雙親身，獨自怎支分？衣衫都典盡，首飾並沒半分，思量無計策，只得剪香雲。(婦人所最愛者髮也，而有時氣苦不過，又輒捐其所愛以示憤懣之意，於是有意其親而剪髮者矣，有恨其夫而剪髮者矣，有欲拋棄其家而剪髮者矣，未有以孝而剪髮者，是何今之婦人剪髮則學五娘而孝，則不學五娘也可慨！)

蝶戀花(旦)萬苦千辛難擺撥，力盡心窮，兩淚空

流血，裙布荆釵今已竭，萱花椿樹連摧折。金刀盈盈明似雪，遠照烏雲，抱映愁眉月。(雪雲月三字用得好)一片苦心難盡說，一齊分付青絲髮。奴家前日沒了婆，謝得張太公周濟。如今公公又沒了，無錢資送，不好又去求他。我想起來，沒奈何，只得把我頭髮剪下，賣幾貫錢鈔，爲送終之用。雖然，這頭髮所值幾多，也只把他做箇意兒，恰似教化一般，真好苦也！

(南呂過曲)(香羅帶)(旦)一從鸞鳳分，誰梳髮雲妝，臺懶臨生暗塵。(二句與臨妝感嘆一筭相照)那更釵梳首飾，典無存也。頭髮是我扣關你虛度青春，如今又剪你，資送老親。(髮在我身，髮口我也，乃指髮爲耶，本是擔關，我却說是擔關，你本是我資送老親，却說你資送老親，俱絕奇之語，悲極)頭髮呵！你莫怨奴身也，怨只怨着結髮薄倖人。(此可是通情主意，妙在呼髮而告之，不說我怨夫，却對髮怨夫，真正奇妙絕倫)俗本將莫怨奴身也，改作剪髮薄倖人，便索然無味，宜辨之！)

(前腔)(旦)思量薄倖人，生奴此身，我欲剪未剪先淚零，悔不當初早披髮入空門，也做箇尼姑去，今日免艱辛。(如此說來，却不是我擔誤頭髮，倒是頭髮擔誤了我，絕曲之想絕)

眞之語)咳!只有我的頭髮,恁般苦說甚麼佳人的珠圍翠擁蘭麝薰(此又前文所云金花斜插髮雲籠也髮之苦樂不同暗與牛氏對照)呀!我又癡了我似這般狼狽呵!便身死,也兀自無埋處,說甚麼剪頭髮愚婦人(轉筆甚快轉意愈苦)(前腔)(旦)堪憐愚婦人,單身又貧,我待不剪頭髮呵!開口告人羞怎忍,我待剪他呵!金刀下處應心疼。也把這堆鴉髻,舞鸞鬢,與烏鳥報答鶴髮親,可憐霧鬢雲鬢女,斷送着霜鬢雪鬢人(堆鴉舞鸞霧鬢雲鬢髮之可愛者也鴉髮霜鬢雪鬢之不足惜者也今反爲了鶴髮霜鬢雪鬢而割却堆鴉舞鸞霧鬢髮其痛河如○鴉鸞烏鴉霧鬢雪鬢等字用得妙)

(且剪髮哭介)

(南呂引子)(臨江仙)(旦)連喪雙親無計策,只得剪下黑髮,非奴苦要孝名傳(孝者不欲有孝名正爲不得已耳)正是上山擒虎易,開口告人難!

(旦)頭髮既已剪下,不免將去貨賣。(行介)

(南呂過曲)(梅花塘)(旦)賣頭髮,買的休論價,念我受饑荒,囊篋無些個,丈夫出去,那城連喪了公婆,沒奈何,只得剪頭髮資送他。(旦)呀怎的叫了這半日,沒有

人來買(以如此苦情告人而人無有應者作者罵世極矣)

(香柳娘)(旦)看青絲細髮,看青絲細髮,剪來堪愛,如何賣也沒人買(前是惜頭上之髮此是惜手中之髮髮在頭上既已無可奈何而剪落髮在手中又以不遇仁人而莫售何五娘之髮不幸至此)這饑荒死喪,這饑荒死喪,怎教我女裙釵,當得恁狼狽,况連朝受餒,况連朝受餒,(補寫賣髮以前之受餒)我的腳兒怎抬,其實難捱(不惟頭爲之光而脚亦爲之憊)(前腔)(旦)往前街後街,往前街後街,並無人買;我待再叫一聲,咽喉氣噎,無如之奈(不惟脚跑不動喉亦呼不出矣痛極)我如今便死,我如今便死,暴露屍骸,誰人與遮蓋(說到此處惟有一死而算到兩處屍骸却又死不得)咳!我到

底是死,但得這頭髮就賣,這頭髮就賣,賣了把公婆葬埋,奴便死何害(看他纔說死忽轉到不死既說不死忽又轉到死妙筆圓活如珠)

(旦跌倒介)(末扮張太公上)慈悲勝念佛,作惡枉燒香,今日蔡老員外病勢若何,我且去看他一看。(見旦介)呀!五娘子,你爲何倒在此(旦)太公,可憐我,救我一救(末)用杖扶起(旦起介)五娘子,你手

中拿着頭髮，做甚麼？(旦)奴家公公又沒了，無錢資送，只得把自己頭髮剪下，欲賣幾文錢，爲送終之用。(末哭介)原來你公公又死了，你怎不來告我？却便把頭髮剪下？(旦)幾番擾累了太公，不敢又來相告。

(末)咳說那裏話！

(前腔)(末)你夫君曾付託，你夫君曾付託，我怎生違背，你無錢使用，我須當貸。(誰想前文託在陸家，事體相關，蓋今人若說過便忘之矣，偏是他記得)你將頭髮剪下，將頭髮剪下，又跌倒在長街，都緣我之罪！(不惟無德而反引罪歸己，極寫長者以醒今人)(合)歎一家破敗，歎一家破敗，否極何時泰來？各出珠淚。(不惟剪髮者淚而見其髮者亦不得不淚，悲在各字)

(前腔)(旦)謝太公慷慨，謝太公慷慨，把錢相貸，我公婆在地下相感戴。(此言死者之感恩而不能報)還恐奴身死也，恐奴身死也，兀自沒人埋，太公誰還你恩債？(又言生者之感恩而亦恐不能報，更是感極痛極之語)(合)歎一家破敗，歎一家破敗，否極何時泰來？各出珠淚。

(末)五娘子，你且回去，我即着人送些錢鈔來，與你

資送公公。(旦)如此多謝周濟！太公請收了這頭髮。(仍結到賣頭髮)(末)咳難得難得！這是孝婦的頭髮，剪來資送公婆的，待我收去，留在家中，不惟流傳做個話名，後日蔡伯喈回來，將與他看，也使他惶愧！(如此結局頭髮開合大妙，若不知此便沒收煞矣)

(下場詩)(末)剪下香雲送老親，可憐孝婦受艱辛！(旦)空中伸出拿雲手，提起天羅地網人。

第二十六齣 拐兒給誤

甚矣作琵琶者之善於謀篇也！自宦邸憂思之後，若竟無寄書之人，則蔡狀元一邊，如何便放得下？若真有寄書之人，則趙五娘一邊，如何出色再寫？於是不得已而特地弄出拐兒給誤一節，極似閒文，而實則正文中之關鍵處也。然其注意在正文，故於閒文點綴，只一筆兩筆而已。後人以一拐兒爲不足，又添演一拐兒，因遂有大騙小騙一段文字，雖最爲醒世之筆，而孰知東嘉之意，則以正文爲重，而以閒文爲輕，正不必如後人之舍正文，

而徒事閒文也。

客問予曰：「琵琶記拐兒假書一篇，毋乃爲高先生敗筆？」予曰：「何用知其爲敗筆？」客曰：「豈有子而不識其父之筆跡者？豈有父之手書，而他人能冒之者？必也，蔡公不識字，而倩人代筆，則可，乃遺囑與媳婦，則自寫之，獨至寄書與孩兒，則不自寫之，有是事否？」予笑曰：「如客所言，則其中狀元，而其親至於餓死，客亦以爲有是事否？」本無蔡公，何有拐兒？本無拐兒，何有假書？無中生有，原不得執之爲有，然則以假當真，何妨權之以爲真哉？」

（淨扮拐兒上）

（仲呂入雙調）（打珠場）（淨）幾人慣爲拐兒撮空說慌，惟有我爲最。（突然寫一撮空之人此亦作者撮空之筆）遮瞞你是怎生，俏俏的，也落在我圈套內。

（淨）自家撮空爲活計，淘摸作生涯，劍舌鎗唇，伶俐的，也弄得他懵懂，虛脾甜口，慳吝的也哄教他妝風。姓名到底無真，鄉貫何曾有定，妝成圈套，見者便自

入來，做就機關，入者怎生出去，騙了鍾馗手裏寶劍，拐了洞賓瓢裏仙丹。（鍾馗洞賓並非漢人却偏要明明借用妙）果是來無跡，去無蹤，對面騙人如撮弄，縱使和你行，和你坐，當場賺你怎埋怨，拐兒陣裏先鋒，哄局門中大將，何用掘牆控壁，強如黑夜偷兒，不索挾斧持刀，真個白晝劫賊。（數語寫出一個極惡極妙拐兒）閒話休提，近回打聽蔡狀元家住陳留，父母在堂，久無消息，如今要寄家書回去，我在陳留，走得熟，頗習語言，不免妝做陳留人，冒寫他父母家書遞去，討他回音，倘或他要附帶些金帛回去，却不是我一個小富貴，便不然，也索騙他些路費來，此已是蔡狀元府前，不免徑入（未扮院子上）侯門深似海，不許外人敲。（見介）你是何人來此何幹？（淨）小子從陳留來，有蔡狀元的家書在此。（末）呀！我相公正要寄家書回去，你來得却好，待我請相公出來，相公有請。（生上）
（商調引子）（鳳凰閣）（生）尋鴻覓雁，寄個音書無便，漫勞回首望家山，和那白雲不見。（此是念親）○看他將望雲思親，香話翻出新句妙甚，淚痕如線，想鏡裏孤鸞影單。（此是

念妻○又與五娘所云鏡鸞羞自舞句對照)

(末)告相公，外廂有人從陳留來，帶得相公的家書在此。(生)快請相見。(淨見生介)小子奉老相公尊命，特寄書到此。(生)多勞了！(淨遞書生看念介)

(仲呂過曲)(一封書)(生)一從你去離，我在家中常念你，功名事怎的想多，應折桂枝，幸得爺娘和媳婦，各保安康無禍危。謝天地且喜家中都安樂，見家書，可知之，及早回來，莫更遲！(儼然是一封書與曲名巧合)

(生)咳！我豈不要回去爭奈不由我做主，院子你引鄉親到後堂茶飯，待我就寫封家書附回去，一面取些金珠碎銀過來。(末)理會得。(末引淨下)(生寫書介)

(越調過曲)(下山虎)(生)男鬻，百拜大人尊前，一自離膝下，頓經數年，目斷萬里關山，鎮日望懸，一向那堪音信斷，名利事，歎牽綰，漫勞人珠淚漣，上表辭金殿，要辭了官，爭奈君王不見憐。

(盤牌令)(生)忽爾拜尊翰，激切意懸懸，幸喜爺娘和媳婦，盡安健。奈兒淹留旅邸，不能勾承奉慈顏，匆匆的聊

附寸箋，草草伏乞，尊照不宣！(自男鬻百拜至尊照不宣，看去直是書札唱之則成歌曲，前有一表後有二書此等文字，不得不讓人獨步，元人又不得不讓東嘉獨步也。○此書中並不提起入贅相府，妙有深情。○後文迎親一篇，小姐分付李旺曰：你休說新婦牛氏宅，故此處書中亦不說起，正爲後文留地步也。)

(末引淨上)(生)鄉親，我這一封書，并這金珠，託你將到家中，與我老相公收下，說我早晚便來，教家中放心，不須憂慮。(淨)小子理會得。(生)這些碎銀，送與鄉親爲路費。(淨)多謝！

(中呂過曲)(駐馬聽)(生)書寄鄉關，說起教人心痛酸，八旬爺娘，兩月妻房，隔涉萬水千山，啼痕緘處翠綃斑，夢魂飛繞銀屏遠。(誤以爲猶得再相見，而尚曰心痛，尚曰淚斑，尚曰夢繞，若知其不得再見，則其心之痛淚之斑，夢之繞，又宜何如矣。皆極寫狀元)

(合)報道平安，想一家賀喜，只說即日再相見。(一曲俱以平安賀喜再相見作結，皆極力反跌後文)

(前腔)(生)遙憶鄉關，有個人人凝望眼，他頻看飛雁，望斷孤舟，倚遍危欄，見這銀勾飛動彩雲箋，又索玉筋

界破殘妝面。(此曲專照五娘是作者本意○前言我寄書時不免下淚此言彼看我書時亦必不免下淚更極婉曲○俗本特此一曲誤作院子唱好笑)(合)報道平安，想一家賀喜，只說即日再相見。

(前腔)(淨)西出陽關，却歎今朝行路難！(末)念取經年遠別，跋涉萬里程途，帶着一紙雲箋。(淨)怕豺狼紛擾路途間，雁鴻不得到家鄉畔。(借寄書人口中說書之難寄則前之無書與後之無書俱於此補出緣故用筆最妙)(合)報道平安，想一家賀喜，只說即日再相見。

(下場詩)(生)憑伊千里寄佳音，(末)說盡離人一片心，(淨)須知離別經多載，(合)方信家書抵萬金！

第二十七齣 感格墳成

左邱明好奇，往往言鬼言夢，司馬遷好奇，亦往往言鬼言夢，然左馬之鬼與夢，本有是事，而形容之耳。若未嘗有是事，而憑空捏造，則如今人之作傳奇，每至說不去處，便造出一夢，捏出一鬼，此因水盡山窮，文思已竭，故不得已而言之，非才子之

所屑也。乃才如東嘉，而亦作此等筆墨，其意何居？曰才人固不屑言鬼與夢，而獨至於寫忠孝，則不妨言鬼與夢。蓋忠能格帝，孝能格神，故勤勞至而風雷應，孝經成而天命降。他如孟宗、郭巨、王祥、庠、黔婁之事，無不有蒼蒼者為之鑒臨，冥冥者為之呵護，則感格墳成一篇，為天下勸者，莫切於此矣！使讀者不患孝行之難成，而但患孝心之未篤，人心如是，天心亦如是。夫而後世之疑於孝，憚於孝者，庶幾其感而思奮焉！然則東嘉之言鬼言夢，直與中庸之論孝，而推及受祿於天，同一妙旨，又非特如左邱、司馬之僅僅好奇而已！

東嘉言鬼言夢以勸孝，妙已，乃又恐讀者之泥以為真，而責報於天也。倘泥以為真，而責報於天，則天既託夢於孝婦，曷不託夢於孝子？天既助之於築墳之日，而使其墳得成，曷不助之於養親之日，而使其親不死？今俗手於此，欲勉強斡旋，何處不可夢，何處不可鬼，而東嘉只偶着一筆，又即借小鬼口中，隨手扶倒，以見其遊戲三昧，直將筆墨

還諸太虛；是於言鬼言夢之中，卻有未嘗言鬼，未當言夢之妙嗎呼！非神於文，化於文者，惡能有此哉！此篇只骨血之親一句，是全篇關目，猶記狀元辭婚之言曰：『怎如我自家骨血？』蓋以糟糠之妻，爲骨血之親也。東嘉只因骨血之親四字，便生出血流染骨一段奇思，而轉折之妙，更有出人意表者。忠臣之血染帝衣而勿潛，孝婦之血染親骨而同埋，染衣之血，帝能知之，染骨之血，親不能知之。不但親以不在而不能知之，卽夫固自在，亦不能知之。夫蓋孝於有人知我之地，猶易，蓋孝於無人知我之地，甚難，然則不求人知之孝婦，孝斯至耳！而乃忽轉一語曰：『也教其稱道，』抑獨何與？蓋於莫憐莫惜之處，強作自勸自勉之言，孝心之苦已極，不得已而慰之以名心。縱我不求人知，而人必我知，人縱不知，而天地鬼神必能見知；於是引出山神土地，猿虎二將來。如此下筆，豈今日隨口胡搗，隨筆亂寫者，所能彷彿其分毫矣？

(旦上)

(南呂引子) (挂真克) (旦) 四顧青山靜悄悄，思量起，暗裏魂，消黃土傷心，丹楓染淚，漫把孤墳獨造。(寫得情景凄清如聽雅門之瑟)

(菩薩蠻) (旦) 白楊蕭瑟悲風起，天寒日淡空山裏，虎嘯與猿啼。(暗照後文猿虎) 愁人添悽慘，窮泉深杳杳，長夜何由曉。灑淚泣雙親，雙親聞不聞？(慘絕) 奴家自從喪了公婆，十分狼狽！昨承張太公，將公婆靈柩，送至山中，免不得造墳安葬，爭奈無錢倩人，只得自家搬泥運土，好苦也！(把裙包土介)

(南呂過曲) (二犯五更轉) (旦) 把土泥獨抱，麻衣裹來難打煞，空山寂靜無人弔。(劉孝標所謂門無滄酒之客野无動輒之實也) 但我真情念切，到此不憚勞，(孝者以情之所至而有所事者亦以情之所至而有所文) 何曾見葬親兒不到？(不但弔客不來連親兒亦不來其情愈悲) 說甚麼三匝圍喪，那些個卜其宅兆？(葬不能卜是草草而葬其情愈悲) 思量起，是老親合頓倒，公公，你圖他折桂看花早，不想自把一身，送在白楊衰草。(既痛兒之不能葬親又痛親之不合遺兒) 漫自苦，這苦憑誰告？(既痛親之不合自苦又痛親之有苦莫告令

讀之者腸爲之折！

(前腔)(旦)我只憑十爪，如何能殼墳土高？只見鮮血淋漓溼衣襖，苦我形衰力倦，死也只這遭。罷罷！骨頭葬處，任他血流好！(以生者之血吻死者之骨身不能從親於地下而血從之如身從之也)這喚做骨血之親，也教人稱道，教人道趙五娘真行孝！(孝者原不欲有孝名，只因情到最苦處，無以自慰，故不得已而以孝名自慰耳)(哭介)天那！(呼天音語爲下文天遣鬼神相助作引)我心窮力盡形枯槁，只有這鮮血，到如今也出盡了，怕待得墳成後，我的身難保！(忠臣淚盡則繼以血，孝婦血盡則將繼以身)

(旦)我氣力用乏，身子困倦，不免就此略睡一回。(仙呂引子)(卜算子先)(旦)墳土未成高，筋力還先倦。

(旦醒介)(外扮山神上)善哉善哉！吾乃當山土地，奉玉帝勅旨，爲見趙五娘行孝，特令差撥陰兵，助他築墳，不免喚出南山白猿使者，北嶽黑虎將軍，前來聽用。猿虎二將何在？(淨丑扮猿虎)(外)吾奉玉帝勅旨，特差汝等率領陰兵，幫助孝婦趙五娘築造親

墳，務要頃刻成工，不得驚動孝婦。(淨丑)領法旨。(造墳介)告大聖，墳已造成了！(如此一段文字，只因上文天那二字引將出來，世有孝婦人不能憐之而鬼神憐之，猿虎亦憐之人，不如鬼神猶可言也，人不知猿虎不可言也)(外)墳既造成，待我喚起趙五娘來，分付他幾句。

(仲呂入雙調)(好姐姐)(外)五娘聽吾道語，吾特奉玉皇勅旨，憐伊孝心，故遣陰兵來助你。(合)墳成矣，別了。二親尋夫塔，改換衣裝往帝畿。(後文改妝赴京段奇思，却先從夢中輕輕逼出甚妙)

(外)趙五娘，你好生記着，我去也，正是大抵乾坤都一照，免教人在暗中行。(外引淨丑下)(旦醒介)

(仲呂引子)(卜算子後)(旦)夢裏分明有鬼神，想是天憐念！(只一曲而中間夾此如橫雲斷續是絕奇文字)

(旦)怪哉怪哉！適間似夢非夢，見神人分付道：墳已造成，教我前往京畿，尋取丈夫。我想獨自一身，幾時能殼墳成？(起看介)呀！果然這墳臺都造成了，謝天地，分明是神通變化。

(南呂過曲)(二犯五更轉)(旦)怨苦知多少，這道兩

三人同做餓殍，公公婆婆，今日幸賴神力，成此墳墓，先靈已得安妥。只是我未葬你之時，也還像相親傍的一般，如今葬了呵！窮泉一閉，無日曉，嘆如今永別，再無由相倚靠！（既葬則曰反而亡焉故既葬之悲悲於未葬數語抵得檀弓一篇喪記數卷）我死和公婆一處埋，也得相奉侍，只愁我死在鄉中道，我的骨頭，何由來到？（既以血殉骨還恐不能以骨殉骨至情至文）從今去這墳呵！只願得中乾燥，福子蔭孫，也都難料。（但願死者之安而不求生者之福凡葬親者皆當如是）便蔭得三公，濟不得親枯槁，（便令生者有福而死者已見沒福矣言之心痛）淚暗滴，復把蒼天禱。（禱其中之乾燥非禱其福于蔭孫也）弔手於此必因墳之成而寫幸其為其喜東嘉偏於葬之後而更寫其哀寫其禱哀無已禱亦無已嗚呼豈非至情至文哉！

（末扮張太公）（丑扮家僮持鋤器上）

（正宮近詞）（則欽令）（末）悲風四起吹松柏，山雲暗淡日無色。（丑）虎嘯與猿啼，（又與上文猿虎相照）怎不慘悽！（合）躡步行來，都到峭壁，好與孝婦，添助氣力。（張公若早來不見鬼神之奇若不來不見長者之義）

（末）老夫張廣才，（到此方寫張公自通名字可見作者游戲）

三味意在王而不在張也。只爲蔡老員外夫妻，相繼棄世，虧殺他媳婦趙五娘子支持，如今聞得他把裙包土，築造墳臺。我想他家造一所墳，沒有千百工，造不成他獨自一個女流，如何成得？不免帶將家僮去，與他添助些氣力，則個呀！好怪如何墳都造成了？（且見末介）太公，奴家方纔夢見鬼神助我，築成墳臺，又教我往京畿尋取丈夫，及至醒來，墳果造成了。（丑）有這等奇事！（末）五娘，這都是你孝心所感。

（仲呂入雙調）（好姐姐）（旦）太公，念奴血流滿指，奈獨力填成無計，深感老天暗中相護持。（合）墳成矣，別了二親，尋夫婿，改換衣妝往帝畿。（此處復與山神一曲相接又相間橫雲斷嶺之法）

（前腔）（末）五娘子，老夫帶着小使，待與你添些力氣，誰知有神暗中相救濟。（入但疑山神之奇爲未必有亦思張公之義又豈見聞之所有乎）（合）墳成矣，別了二親，尋夫婿，改換衣妝往帝畿。

（下場詩）（末）孝心感格動陰兵，（旦）不是陰兵墳怎成？（丑）萬事勸人休碌碌，（合）舉頭三尺有神明。

第二十八齣 中秋望月

琴詠荷池之末，有只恐西風又驚秋一語，於是便生出中秋望月一篇文字來。可見才子之文，隨風起浪，皆成妙致。當其前閒閒下得一筆，並未計及後文，將借作波瀾，而數幅之後，妙筆所至，却已不覺遙遙接着。正如善丹青者，墨瀟潑紙，偶成微痕，初似無關輕重，而少頃點染所及，便借勢寫作雲山烟樹，竟別成一幅絕妙畫圖。斯真化工之筆。彼僮父者，每構一文，必起爐作灶，費盡氣力，自以為憑空出奇，乃殊不足當才子一笑也。

春夏秋冬，皆足動愁人之嘆，而秋為最，風花雪月，皆足觸離人之感，而月為最。况月而當秋，則月色加一倍清幽，秋而有月，則秋光加一倍澄澈，是以新篁池閣之文，未嘗無新月一鉤，而作者但借枕欹寒夜，肩動齊紈，略點離愁之致而已。獨至此篇，則處處寫狀元之離愁，卽丑淨口中，亦皆閒閒襯染，其關切本旨，有多於前篇者，豈非以秋月之

感人深哉？予嘗安坐一室，無所思念，不知何故，對夜月便似相思，對涼秋便似離別。若在離人愁人，其又何能堪此？然則東嘉之筆也，一才子之情為之耳。

琵琶寫月，西廂亦寫月，然西廂之寫月也，曰花陰寂寂春，曰隔牆花影動，是春月非秋月也。寫會合，則宜於春寫之，寫離愁，則宜於秋寫之。猶是月也，而託興不同，為時亦異，雖欲求一字之相類，不可得已。

(貼扮牛氏)(淨扮老姥)(丑扮惜春隨上)

(大呂調引子)(念奴嬌)(貼)楚天雨過正波澄，木落

秋容光淨，(二句是寫秋)○將寫月明先寫雨過，月從雨後倍加明也。誰駕玉輪來海底，碾破琉璃千頃。(二句是寫月

(淨丑)環珮風清，珠簾露冷，人在清虛境，重簾高捲，小樓無限佳興。(五句是寫人)

(臨江仙)(貼)玉作人間秋，萬頃銀葩，點破琉璃。

(淨)瑤臺風露冷仙衣，天香飄到處，此景有誰知？
(丑)未諳明年明夜月，此時此景何如(貼)珠簾高捲

醉瓊卮。(合)正是莫辭終夕勸，動是隔年期。(貼)老
姥憐惜春，今夜中秋月色澄清，你與我請相公出來
賞玩則個。(淨丑)相公有請。(生上)

(南呂引子)(生)香子(生)逢人曾寄書，書去神亦去，
(照應寄書可見前文搦兒不是閒筆)今夜好清光，可惜人千

里。(纔見月色便動相思)

(貼)相公，今夜中秋，月色可愛，特請你出來賞玩。

(生)月色有甚好處？(貼)怎的不好？(西江月)你看
玉樓金氣捲霞綃，雲浪空光澄澈，丹桂飄香清思爽，
人在瑤臺銀闕。(生)影透鳳幃，光窺羅帳，露冷蛩聲
切，關山今夜照人，幾處離別。(隱然說出心事)(淨)須
信離合悲歡，還如玉兔有陰晴圓缺，(暗合狀元心事)
便作人生長宴會，幾見冰輪皎潔。(丑)此夜月明多，
隔年期遠，莫放金樽歇。(合)但願人長久，年年同賞
明月。(淨丑送酒)(生貼飲介)

(大呂調過曲)(念奴嬌序)(貼)長空萬里見嬋娟，可
愛全無一點纖疑，(此三句從上面寫是所同也)〇萬里二字

動狀元家鄉之思，嬋娟二字打動狀元妻房之想)十二闌干光滿

處，涼浸珠箔銀屏。(此二句從下面寫是所獨也)偏稱身在
瑤台，笑斟玉斝，人生幾見此佳景？唯願取年年此夜，人
月雙清。(高堂稱慶之詞曰願歲歲年年人在花下常斟春酒此人
字兼指父母夫妻今云年年此夜人月雙清此人字專指夫妻而又一
妻在一妻不在狀元聽之能無悲乎)

(前腔)(換頭)(生)孤影，(小姐結語正說一雙字狀元開口
便說一孤字苦樂大異)南枝乍冷，見烏鵲縹渺驚飛，棲止

不定，(三句從曹孟德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四句
寫出)萬點蒼山，何處是修竹，吾廬三徑。(因鳥不棲巢觸起
人不歸家之歎)二句從唐詩日暮鄉關何處是化來)(背介)追

省丹桂曾攀，嫦娥相愛，故人千里漫同情。(天上一嫦娥席
間一嫦娥又兩嫦娥無二也人間有一嫦娥而千里外又有一嫦娥兩
嫦娥亦無二也因天上而念人間因新人而念故人如此落想真是妙
想如此措情真是至情)(轉介)惟願取年年此夜，人月雙
清。(狀元亦言人月雙清而其所願之人正不止在牛氏也)

(前腔)(換頭三)(貼)光瑩，我欲吹斷玉簫，乘雲歸去，
不知風露冷，瑤京環佩濕，似月下歸來飛瓊。(寫月下美
人飄飄欲仙另有一種風致)(淨丑)那更香霧雲鬢，清輝玉

臂，廣寒仙子也堪並。(各本誤將此二句亦作牛氏唱則賢媛不應自誇乃爾)(合)惟願取年年此夜，人月雙清。

(前腔)(換頭四)(生)愁聽吹笛關山，敲砧門巷，月中都是斷腸聲！吹笛句是客敲，句是主。人去遠，幾見明月

虧盈(從唐詩離家見月幾回圓化來)惟應邊塞征人(此是客)深閨思婦(此是主)怪他偏向別離明。(從唐詩秋宵偏爲一人長化來)只此一曲抵得江淹恨賦別賦兩篇。(合)惟願取

年年此夜，人月雙清。

(中呂過曲)(古輪台)(淨)峭寒生，鴛鴦瓦冷玉壺冰，闌干露濕人猶凭，貪看玉鏡，况萬里清明，皓彩十分端

正，三五良宵，此時獨勝。(丑)把清光都付與酒盃，傾從教酌，酌拚夜深，沉醉還醒，酒闌綺席，漏催銀箭，香銷金

鼎，斗轉與參橫，銀河耿耿，輓轡聲已斷金井。(寫夜深寫久坐，此因月色之佳，令人不能捨却，不必字字寫月，却已字字寫月矣)

(前腔)(換頭)(淨)閒評，月有圓缺與陰晴，人世有離合悲歡，從來不定。(又暗合狀元心事)深院開庭，處處有清

光相映，也有得意人人，兩情暢詠，也有獨守長門，伴孤零，君恩不幸。(上文以月圓之缺，陰晴不定，比人之離合，悲歡不定)

此則言同在明月清光中之人，而其離合悲歡又各自不同。寫宮怨，映着閨怨，令人想到趙五娘一邊。(丑)想廣寒仙子娉婷，孤

眠長夜，如何捱得更闌寂靜？(不說人而有孤眠之美，人却嘆天上有孤眠之仙子，只說本題發揮更自親切)小姐以嫺嫺爲可愛

惜春，以嫺嫺爲可憐，又打動狀元心事。此事果無憑，但願人長久，小樓玩月共同登。(嗟嘆嫺嫺，恐言大悲涼，故急以此三語作收科)看他那轉筆處，真有驚鴻游龍之妙。

(餘文)(淨)聲哀訴，促織鳴。(貼)俺這裏歡娛未罄。

(生)有幾處寒衣織未定。(從唐詩寒衣處處催刀尺化來)

(下場詩)(貼)今宵明月正團圓。(生)幾處淒涼幾處喧。(淨)但願人生得長久。(丑)年年千里共嬋娟。

第二十九齣 乞丐尋夫

將寫五娘之尋夫，而先寫其畫真容，此真孝婦之能描舅姑耶？一束嘉之善描孝婦也。描真容者，兩月優游不可描，則但描其饑荒消瘦，而饑賑候，苦心頭，又不可描，則但描其望孩兒之睜睜兩眸，夫描至於睜睜兩眸，而傳神正在阿堵中矣。南浦

握別之言曰：『如何教我割捨得眼睜睜？』此夫妻相視之睜睜四眸也。今日望孩兒的睜睜兩眸，則父母各自獨望之睜睜兩眸也。夫視妻而妻在，妻視夫而夫在，則相對之睜睜，彼此互知；父不視母，而獨望子，母不視父，而獨望子，則望空一睜睜，子何能見妻之兩眸在夫，而夫之兩眸亦在妻，則正目相望其睜睜者易傳，婦之兩眸在舅姑，而舅姑之兩眸不在婦，則從旁之斜視其睜睜者難寫。於是描之既就，則傳神寫照，有在紙上之睜睜兩眸，而描之未就，則停毫凝目，又有握筆者之睜睜兩眸，彼紙上之兩眸，既有孝婦爲之描畫，而握筆者之兩眸，又孰從而描畫之哉？想其握筆未下之時，是媳婦意中之兩眸，止念其睜睜望着孩兒，及其描畫既成之際，則舅姑紙上之兩眸，又如見其睜睜看着媳婦兩眸之在意思中，思之而不禁淚落，然則兩眸之在紙上見之，而又安得不淚落乎？耶？是以孝婦之描舅姑，僅描之於描舅姑之時，而東嘉之描孝婦，則又描之於未描之前，與既描之後。

未描之前，先有不堪描不忍描之悲；既描之後，又有我能認子不能認之嘆。描之至此，亦既極情盡致矣，而不謂其殊未已也。既描其寫真，又描其拜墓，攜着畫上睜睜之舅姑，既已緊緊相隨，而念及墓中瞑眸之舅姑，又復悽悽作別，望其來相保佑，則畫上之睜睜者，固自如生，而悲其不能保佑，則墓中之瞑眸者，終成杳隔。種種哀傷，層層嗟悼，嗚呼！東嘉之描孝婦，不更妙於孝婦之描舅姑哉？

狀元而有乞丐之妻，狀元之辱也！然不乞丐，必至於失節，不失節必至於乞丐，是不乞丐乃足辱狀元，而乞丐不足辱狀元也！且乞丐不足辱，而爲豪門之婿，則深足辱！東嘉寫五娘，而必寫其乞丐，正見富貴之中多負心，而乞丐之中有節義，特以爲貴易交，富易妻者，諷耳！推彼貴易交，富易妻之心，必不以妻之乞丐而敬之惜之，必反以其乞丐而恥之棄之。妻爲乞丐，則竟以乞丐目之，而不復以妻目之。他既改頭換面，我便裝醜做呆，心下了然明白，口中佯作健忘，明明認得，只說不認得，世

情惡薄，如此類者不少矣！故曰一貴一貧，怕他將差就錯，此作者借口痛罵世人之語。嗚呼！世間負心男子，其亦讀斯篇而知警乎？

(旦上)

(雙調引子)(胡搗練)(旦)辭別去到荒坵，只愁出路煞生受，畫取真容聊藉手，逢人將此勉哀求。(書館相逢，全藉一幅真容開笑，此處不日逢夫，只日逢人，妙有含蓄)

(旦)奴家昨日獨自在山中築墳，睡夢間見一神人，自稱當山土地，帶領陰兵，與我助力。又囑付改換衣裝，往京都尋取丈夫。待壘臺，果然墳台已成，這分明是神靈護持。今二親俱已安葬，我只得依着神人言語，改換衣裝，扮作道姑，將琵琶做行頭，彈幾個行孝的曲兒。(此書命在此)沿途抄化將去。只一件，我幾年間和公婆廝守，他今雖死，我如何便捨得撇了他？遠出，我自幼薄曉丹青，如今不免想像公婆真容，畫成一軸，攜之而行，也似在親傍的一般。逢時過節，展開與他燒些香紙，奠些酒飯，也是我一點孝心。(靈然前孝言)不免就此描畫真容則個。(描介畫)

(過曲三仙橋)(旦)一從公婆死後，要相逢不能勾，除非夢裏暫時略聚首。(大凡傳神在生時易，死時難，在未敘時存死像猶易，在既葬後想生像更難，不得已而求之於夢，而夢又能暫不能久，字字逼真，字字哀痛)若要描，描不就，暗想像，教我未描先淚流。(在此未落筆時寫紀是虛筆)描不出他苦心頭，描不出他饑餓候，描不出他望孩兒的睜睜兩眸。(在此既寫筆時寫亦是虛筆)語語沉痛)只畫得他髮鬢，那衣衫敝垢。(只此二語是實筆)休休若畫做好容顏，須不是趙五娘的姑舅。(反跌二語作結亦是虛筆)

(前腔)(旦)我待畫他龐兒帶厚，(放開一句)他可又饑荒消瘦。(轉入一句)我待畫他龐兒展舒，(放開一句)他自來長面皺。(又轉一句)若畫出來真是醜，(如有不欲畫之意)又放開一句)那更我心憂，也做不出他歡容笑口。(又轉入一句)我非不會畫那好的，但我從嫁來他家，只見他兩月稍優游，(又先放開一句)照應高堂和度，(又轉入一句)其餘的都是愁。(又轉入一句)照應嘆兒講，(轉入一句)那兩月優游，我又忘了，這幾年間，我只記得他的形衰貌朽。(共却兩月單檢其餘)又極力轉入一句)這真容呵，便做他孩兒收，也認不得

是當初父母。(寫後文街坊誰劣相句作引又竭力放開一句)休休縱認不得是蔡伯喈。昔日的爹娘，須認得是趙五娘近來的姑舅。(又收轉一句意思曲而情愈悲)

(旦)公婆真容，既已畫成，不免就墓前燒香奠酒，拜別則箇。(拜介)

(前腔)(旦)公婆呵！非是奴要尋夫遠遊，只怕公婆絕後，奴見夫便回，此行安敢久。(未別先算歸期諱諱如對生人語)若路途中奴怎走望公婆保佑我出外州。(本是我別公婆而去却又欲公婆隨我而行轉句意最深又最悲)天那！地兀沒人看守，如何來相保佑。(此等轉筆與知他記否一樣文法愈轉愈悲)這墳呵！只怕奴去後，冷清清有誰來奠酒。縱使遇春秋，一陌紙錢怎有。(讀之酸甚)休休！你生是受餒凍的爹娘，死做個絕祭祀的姑舅。(因悲其死又追痛其生轉意愈苦愈妙)

(旦)辭墓已畢，且攜了真容，辭張太公去，呀！張太公卻好來也。(未扮張太公上)衰柳寒蟬不可聞，金風敗葉正紛紛。長安古道休回首，西出陽關無故人。(且見未介)太公，奴家適已拜辭了墳塋，正要到家

上來告別。(末)呀！五娘子，你真個要去，你待幾時起身？(旦)只今日就行了。(末)你背的是什麼畫？(旦)是奴家公婆的真容，待將路上去，藉手乞告些纏纏，早晚與他燒香化紙。(末)是誰畫的？(旦)是奴家自己將就畫的。(末)五娘子，你孝心所感，畫來一定逼真。(不日懸手所傳而曰孝心所感可見孝之至而懸自生焉)借我看一看。(看)畫得像！畫得像！(作惡介)老員外、老安人、鷓鴣天！此別多應夢裏逢，漫勞孝婦寫真蹤，可憐不得陶家慶，辜負丹青泣畫工。衣破損，鬢蓬鬆，千愁萬恨在眉峯，只怕蔡郎不識年來面。趙女空描別後容。(竟是一首像贊○趙女描張真公題跋)五娘子，你既欲遠行，待我將幾貫錢鈔送你，少資路費。(旦)多謝太公，奴家還有不識進退之想，奴家去後，公婆墳墓，無人看管，望太公看這兩個老的春日之面，早晚與他照顧則箇。(慘語)(末)則箇當得。(旦)如此多謝不盡！

(越調過曲)(憶多嬌)(旦)太公，他魂渺漠，我沒倚託，程途萬里，教我懷悽楚，此去孤墳，望公公看着。(老婦託)

死公遽與孝子託生，爹娘一撥真切，即公公可憐，爹娘望保周全之至情也。

(合)舉目蕭索，滿眼盈盈淚落。

(前腔)(末)五娘子，我承委託，當領諾，這孤墳，我自看守，決不爽約！
(二貴)賤交情乃見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不以盛衰改節者，自不以存亡易心也。東嘉之識世深矣。

但願你途中身安樂。

(合)舉目蕭索，滿眼盈盈淚落。

(門黑麻)(旦)深謝公公，便相允諾，從來的深恩，怎敢忘卻。

(末)只怕你路途遠，體怯弱，病染孤身，力衰倦脚。

(合)孤墳寂寞，路途滋味惡，兩處堪悲，萬愁怎摸？
(既爲生者慮，又爲死者悲，寫得十分悽淡)

(旦)太公，奴家就此拜別了。
(末)五娘子，且慢着，老

(前腔)(末)五娘子，伊夫婿，多應是富貴顯爵，伊家去，須當審個好惡，只怕你這般喬打扮，他怎知覺？
一貴一貧，怕他將差就錯。
(借張公口中痛罵世人)既爲貧者悲，又爲貴者料，寫得十分警切。

(旦)多謝指教，奴家不敢有忘，只待告別去了。
(拜別介)

(合)孤墳寂寞，路途滋味惡，兩處堪悲，萬愁怎摸？

(下場詩)(旦)爲尋夫婿別孤墳，
(末)只怕伊夫不認真。
(合)惟有感恩并積恨，萬年千歲不成塵。

第三十齣 調詢衷情

文章前後步驟之妙，全在淺深緩急之間，前宜淺而遽深之，失在急，後宜深而故淺之，失在緩，使狀元愁而夫人置之不問，則夫人太覺無情，使夫人一問，便要討個明白，夫人又欠大意，前琴誦荷池之文，狀元口中隱隱躍躍，夫人口中亦則問問冷冷，不得不詢，更不多詢，固是絕妙用筆。然夫人無終聽狀元葫蘆提之理，狀元亦無到底瞞着夫

人之理，於是復有闢詢衷情一篇。此篇之妙，妙在夫人未嘗不窮究，却不是夫人當面窮究出來，狀元未嘗不吐露，却不是狀元當面吐露出來，一箇背地自言，一箇暗裏竊聽，如此落想，可謂曲折匠心之至矣！而猶未已也。狀元只爲不敢教丈人知道，故不敢教夫人知道，若夫人既已知道，如何禁得丈人不知道？自己不敢對丈人說，正該央求夫人轉對丈人說，今偏是夫人要說，偏是狀元教休說，不懇其代陳，反囑其勿洩，緩後忽用急筆，急後又忽用緩筆，文心變化，一至於此，此豈復近日傳奇之家，所能學步者哉？

白樂天贈牛僧儒詩曰：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是十二釵乃牛僧儒事，而東嘉儼然借用。且不獨此也，一部琵琶曲白中，往往引用漢以後故事，如望雲思親，狄仁傑事也，婦翁冰清，女培玉潤，樂廣衛玠事也，坦腹東床，王右軍事也，而曲中有客路空瞻一片雲，看相輝清潤，瑩然冰玉，兀的東床，難教我坦腹之句，此皆暗犯後事者也。至如王羲

之，拜我爲師，歐陽詢見我嚇殺，鍾馗手裏寶劍，洞寶瓢裏金丹，小秦王三跳澗等句，更明犯後事，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所以然者，無論此書非爲漢人而作，不妨用漢以後事，即使此書真爲漢人而作，而漢以後事，亦正不必避也。何也？從來文人作文，但計其文之工拙，而事之前後，所不暇計。卽填詞家論之，如曹操弑伏后，在禰衡既死之後，而徐文長作禰衡罵操之曲，乃借用之；關公水滄屯軍，在單刀赴會之後，而關漢卿關雲長赴會之劇，乃於魯子敬白中借用之；浦公爲天子，在滅項之後，而千金記乃於月下追賢之曲，便以天子呼之；絳水詩傳所載之冲征方臘，在招安之後，而寶劍記乃於夜奔梁山之曲，借作往事追憶之。凡此皆但計其文，而不計其事者也。何獨疑於東嘉哉？抑不特填詞爲然也，司馬子長作史記，每多牽合附會之處，如自序及報任安書云：『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夫呂氏春秋是未遷蜀時所著，韓非說難亦未囚秦時所著，而史公借用之。

蘇子瞻作二疏贊云：『殺蓋韓、楊、誅三大臣，』夫蓋寬饒、韓延壽、楊惲之死，未必皆在二疏未去之前，而坡公借用之，凡此皆又但計其文，而不計其事者也。若必執事以相求，則『虞不臘矣』將疑左邱之誤，而『殺之三，宥之三』當不爲永叔所取矣。大約文之妙者賞其文，非賞其事。不唯不必問事之前後，且不必問事之有無，而奈何令人唯事之是問也。

(生上)

(中呂引子)(菊花新) 生 封書遠寄到親門，(二句照前寄書一節) 又見關河朔雁飛，梧葉滿庭除，爭似我悶懷堆積。(此以在中秋望月之後故純寫秋景)

(生) 我蔡邕久留京邸，不得歸家奉親，十分愁悶！且喜前日接得平安家報，我即便修書附回，不知可曾到否。這幾日時常挂念，翻成百慮，正是雖無千尺線，萬里繫人心。(貼扮牛氏上)

(南呂引子)(意難忘)(貼) 綠鬢仙郎，懶拈花弄柳，勸酒持觴，眉翠知有恨，何事苦相防？(生) 夫人，些箇事惱

人腸！(貼) 相公，試說與何防？(生) 只怕你尋消問息，添我悽惶！(情到不堪言却怕旁人問一問一增悲悲更難爲)

(貼) 相公，自古道無事而感，謂之不祥；你自來我家，每日眉頭不展，面帶憂容，爲着甚的相公，你如今還少了那一件，却這般不足意？

(南呂過曲)(紅納襖)(貼) 你吃的是羹湯，和那燒豹胎，穿的是紫羅襪，繫的是白玉帶，你出入呵五花頭踏，在你馬前擺，三簷傘兒，在你頭上蓋。相公，你莫怪我說，你本是茅廬中一秀才，今做着漢朝中梁棟材。(起四句只說得富貴此曰梁棟材便說到功名又進一步) 你有甚不足，只管鎖了眉頭也，唧唧噥噥不放懷？

(生) 咳！夫人你那知我？

(前腔)(生) 我穿了紫羅襪，倒拘束得不自在，我穿了皂朝靴，怎敢胡亂踹？我口裏吃幾口，荒張張要辦事的忙茶飯，手裏拿着個戰兢兢，怕犯法的愁酒盃。(仕宦者畏途也此雖非伯喈正意作者特借伯喈口中喚起天下功名之士) 倒不如嚴子陵登釣台，怕做了揚子雲閣上災。(怕做了俗本作愁做得便說不去矣或改云愁做得陶淵明歸去來則無勞得)

三字庶可說得去。然與嚴子陵句只是一意。不若古本揚子雲句之能變也。似我這樣做官呵！只管待漏隨朝，可不誤了秋月春花也。忙碌碌，頭早白。（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若令三復此曲，則投簪唯恐不速矣。）

（貼）相公，我知道你的意兒了。

（前腔）（貼）莫不爲丈人行性氣乖？（此從外邊猜）（生）

不是。（貼）莫不爲妾根前欠管待？（此從內邊猜）（生）

不是。（貼）莫不爲畫堂中，少了三千客？（又猜到外邊去）

（生）不是。（貼）莫不爲繡屏前，少了十二釵？（又猜內邊

來）（生）也不是。（貼）相公，這意兒教人怎猜？這話兒

教人怎解？我今番猜着你了，敢只是楚館秦樓，有箇得

意人兒也。因此上悶懨懨常挂懷。（猜到此處與五娘十里紅

樓之語正相合）

（生）夫人，你猜的都不是。（貼）既不是，真箇爲着甚

來？（生）我呵！

（前腔）（生）有箇人，人在天一涯，我不能勾見他，只落

得臉銷紅，眉鎖黛。（此處却是明明說出矣，誰知下文又偏不說

妙）（貼）我道你爲甚麼，可知哩！（生）不是，我本是傷

秋宋玉無聊賴，有甚心情，去戀着楚臺？（上文說出天涯一人臉銷眉鎖，夫人只道楚館秦樓之言，猜着矣。誰知却又猜不着，波瀾層折無不入妙。）（貼）相公，你有甚心事，何不明說與奴家知道？（生）我三分話兒只恁猜，一片心直恁解，夫人，你休纏得我無言，若還提起那籌兒也，撲簌簌，淚滿腮。（到底只是尋消問息，添我悽惶，二句意耳妙在，先將待漏隨朝碌碌頭白一段客意，諷飾又將有個人人在天一涯一段正意點。而至此仍以不語收科，可謂曲盡之極。）

（貼）相公，我若不解勸你，你只管愁悶，我問着你，又藏頭露尾，我也沒奈何，由你罷了！相公，夫妻何事苦相防，莫把閒愁積寸腸，難道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貼）虛下潛聽介。（夫人總有身分文字，絕有波折。）（生）咳！自古道難將我語和他語，未見他心是我心，自家撇了八旬父母，兩月妻房，久淹京邸，歸期未定，因此終朝思想，鎮日憂愁，我這新娶的媳婦，雖則賢淑，我若將此事和他說，也肯教我回去。只是他的爹爹，若以我有媳在家，如何肯放我去？不如姑且隱忍，改日求一鄉郡除授，那時回家見父母妻子便

了。咳！夫人，非是提防你太深，只緣伊父苦相禁，正是夫妻且說三分話（貼上）呀！相公，你道是未可全拋一片心（卽用夫人接說一句文筆大妙）好好！你瞞得我好？你瞞我也由你，只是你爹娘和媳婦，可不嗔怨你來？（仲呂入雙調）（江頭金桂）（貼）我怪得你終朝顛審（顛審卽本作顛審非是）只道你緣何愁悶深？教我猜着啞謎，爲你沉吟，那籌兒沒處尋。我和你共枕同衾，你瞞我則甚！你自撇了爺娘媳婦，揆光陰，他那裏須怨着你沒信音！笑伊家短行，笑伊家短行，無情忒甚！（短行無情等語出自五娘口中不啻出自牛氏口中大奇如此筆墨非復常人意想所到）到如今反自道且說三分話，不肯全拋一片心。（筒腔）（生）夫人，非是我聲吞氣忍，只爲你爺行勢逼臨，怕他知我要歸去，將人廝禁，因此上要說又將口噤。我待解朝簪，再圖鄉任，那時呵！他不提防着我，須遣我到家林，我和你兩人雙雙歸畫錦（數語不過詩適纔背地私說者當面再說一番）苦我雙親老景，我雙親老景，存亡未審（只說念親而念妻之意在其中）我前日曾寄書回去，只怕雁杳魚沉（此却補出夫人竊聽之所未及）（貼）你既有書寄

去，怎的沒有回報？（生）又不是烽火連三月，眞箇家書抵萬金。（家書抵萬金並不是烽火連三月作者蓋自明其寓言之非直爽）

（貼）原來如此，我去對爹爹說，和你一同歸家省親便了。（生）你爹爹如何肯放我回去？你且休說破了。（狀元口中反作一頓妙）（貼）不妨事，我爹爹身爲太師，風化所關，終不然，恁的不顧道理，我好少要勸諫他。（爲後文十八答伏筆）（生）你這休說罷，便說也恐不濟事。（狀元口中又作一頓妙○爲牛相初時拒諫伏筆）（貼）相公，你休疑慮，我去說時，自有道理，不由我爹爹不從。（爲後聽女迎親伏筆）

（下場詩）（貼）雪隱鶯鶯飛始見，柳藏鸚鵡語方知；（生）今朝識破家中事，還恐伊爹念不移。

第三十一齣 幾言諫父

天下有欲言之情，子可告之父，而婦不能告之翁者，如南浦囑別之文，所云又道我不賢，要將伊迷戀是也。天下有難言之情，培不能告之婦翁，而

女亦不能告之其父者，如金閨愁配之文，所云婚姻事，女孩兒家怎提是也。然婦或不敢與翁言，婿或不敢與婦翁言，而女何不可與父言未嫁之女，猶或有所羞澀而不言，既嫁之女，又何所諱忌而不言此幾言諫父一篇，所由與前文大異乎？

才子用筆，有特特與前文大異處，又有特特與前文相類處。如蔡公之責其子曰逆親言，貪妻愛而牛相之責其女，亦曰夫言中聽，父言遠，此則其筆意之相類者也。前文於奉旨成婚以前，先有狀元激怒當朝一段文字，令人不測；今於聽女迎親以前，又先有牛女激怒父親一段文字，令人不測，此又其筆法之相類者也。讀者以惑於作者之變化，故但能知其異，不能知其同耳。

東嘉將諷不花使改過，故先寫牛女之能諫以諷之；而欲寫牛女之能諫，不得不先寫牛相之阻諫以襯之；爹居相位，怎說出傷風語？王鳳洲以此訕笑嚴世蕃，至今傳爲妙談。然則斯篇雖曰幾諫，實是法語已。從來諍臣諍子不足奇，而寫出一諍

女，則深足奇！夫以一女子所知者，而丞相不知，則丞相爲何如人？以愛女而猶議父之非，則外人之視丞相爲何如人哉？嗟呼！東嘉之托諷，誠莫切於此矣！

讀西廂者，讀至堂前力辨之文，未有不拍案稱快者也。讀琵琶者，讀至幾言諫父之文，亦未有不拍案稱快者也。然紅娘之對夫人折辯，只一兩言，文妙於簡；小姐之對丞相，往復至十餘遍，文又妙於詳。夫人之聽紅娘，當下即便回嗔，文妙於速；丞相之聽小姐，一時不肯遽納，文又妙於遲。求其分毫之相似，不可得已。大約才子用筆，必使人猜不着，必不使人猜得着。以侍婢觸主母，宜其難入也，而反易從；以愛女勸親父，宜其易從也，而反難入。此其所以爲奇耳。若令東嘉於此，亦學西廂之簡且速，則一人順口說之，一人順口應之，此以數語了之，彼以數語悟之，將見波瀾不生，一覽而盡。又何以見才子之才哉？

外扮牛丞相上

(黃鐘引子) 西地錦。(外) 好怪吾家門婿，鎮日不展愁眉，教人心下常繫繫，也只爲着門楣。(本是女婿心下繫繫，却引出丈人心下繫繫，來然丈人並非爲婿而繫繫，乃爲女兒繫繫，寫盡老兒私心。)

(外) 入門休問榮枯事，觀看容顏便得知，自家招贅蔡伯喈爲婿，可謂得人。只是他自從到此，終日眉頭不展，面帶憂容，不知爲着甚麼，且待女孩兒出來，問他便知端的。(不即寫小姐來，裏丞相却先寫丞相要問小姐此)

鬪筭妙處)

(貼扮牛氏上)

(前腔)(貼) 只道兒夫何意，如今就裏方知，萬里家山要回歸去，未識爹意何如。(前既云不由爹爹不從此又云未識爹意何如，寫來極曲又極真)

(兒兒外介)(外) 孩兒，我老人桑榆，每自嘆夫皓首，汝幸調琴瑟，宜無負此青春，夫婿何故憂愁，伊家必知端的。(貼) 告爹爹得知，他娶妻六十日，即赴科場，別親三五年，竟無消息，溫清之理既缺，伉儷之情何堪，今欲歸故里，辭至尊家尊而同行，待其事高堂，執

子道婦道以盡禮，特此拜稟，諒必允從。(此算第一答)(外) 呀！吾乃紫閣名功，汝是香閣監質，何必顧彼精練婦，焉能事此田舍翁，他久別老親，何不寄一封音書，汝從來嬌養，安能涉萬里程，途休惑夫言，唯從父命。(後文聽女迎親一篇，方是寫丞相此意，則專寫小姐要將小姐寫得出色，不得不將丞相寫得不通，此以賢親主之法。)(貼) 爹

爹會觀典籍，未聞爲婦而不拜姑，姑宜修定省之儀，豈有人子而不事父母，若重唱隨之義，宜修定省之儀，彼荆釵布裙，既已獨奉親闈，甘旨我金屏繡褥，豈可徒驕相府尊嚴，爹爹身居鼎鉉，望重台衡，奈何絕人父子之恩，斷人夫婦之義，使伯喈有貧妻愛而不顧，父母之愆，俾孩兒有違夫命而不事舅姑之罪，望爹爹容恕，俯賜矜憐。(此算第二答) 措語已極嚴正)(外) 休胡說，他既有媳婦在家，你去做甚麼？

(黃鐘過曲)(獅子序)(貼) 爹爹，他媳婦雖有之，念奴家須是他孩兒次妻，那曾有媳婦不侍親幃。(第三答) 夫妻是媳婦，豈次妻非媳婦乎，不以次自避，正以妻自貴也。或謂丞相之女，不當自稱次妻，因改次字作的字，此大謬也。夫正以其能自居

子次乃爲賢耳。(外)你去便有甚勾當。(貼)若論做媳婦的道理，須當奉飲食，問寒暄，相扶持，蘋蘩中饋。(第四答)此與五娘所云堂前問舅姑，食缺須進衣，粧須補要行時，須與扶數語一樣意思者也。(外)便做有許多勾當，他既自有媳婦在家，你不去時也不妨。(貼)爹爹又道是養兒代老，積穀防饑。(第五答)丞相不要女去者，不要婿去耳。小姐因便轉到夫婿身上，說出養兒代老四字來，寫盡孝心懸口。

(外)既是養兒代老，何不當初休教他來赴舉？

(太平歌)(貼)他來科舉，指望衣錦歸，不想道爹爹留他爲女婿。(第六答)體貼蔡公逼試之意。(外)這是有緣千里能相會，須強他不得。(貼)他埋怨洞房花燭夜，那幾個千里能相會？(第七答)體貼丹旆陳情之意。(外)他既然埋怨，何又順從？(貼)他要保全金榜挂名時，只得事急且相隨。(第八答)體貼強效鸞鳳之意。

(外)孩兒，你倒說我不是，這般埋怨着我。

(賞宮花)(貼)他終朝慘悽，我如何忍見之？(第九答)本是不敢言，只爲不忍見，說得又婉轉又懇切。(外)他自慘悽，你管他做甚麼？(貼)若論爲夫婦，須是共歡娛。(第十答)

○婦既無不事舅姑之理，妻又無不顧夫婿之情。(外)你對他說，他若住在這裏，我教他做個大大的官。(貼)他數載不過通魚雁信，枉了十年身到鳳凰池。(第十二答)體貼官邸憂思之意。

(外)你聽了丈夫的話，却不肯聽我的話，好疑迷呵！(降黃龍)(換頭)(貼)爹爹須知非奴癡迷，已嫁從夫，怎違公議。(第十二答)以私情動之而不得，乃以公議折之。

(外)孩兒，你去也不妨，只是我沒箇親人在傍，如何捨得你去？(貼)爹猶念女，怎教他爹娘不念孩兒？(第十三答)卽折以公議仍動以私情。○唐肅宗久不問候上皇，一日坐便殿抱幼女於懷，山人李唐進曰：上皇之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是幾諫之最妙者。東嘉想從此處用來，然李唐之諫，君欲其推己以及己之親，今牛氏之諫，父欲其推己以及他人之親，更自不同。(外)孩兒，不是我不放你去，只是他既然先有媳婦在家，你去時節，恐怕擔攔了你。(貼)休提，縱把奴擔攔，他媳婦何如？(第十四答)既推父以及翁姑，又推己以及趙氏，卽大學所謂絜矩之道，中庸所謂不願勿施也。不意讀歌曲亦如讀聖經賢傳。(外)既然如此，只教蔡伯喈

自己回家去便了。(貼)那些箇夫唱婦隨，嫁雞逐雞飛。(第十五答)說到此處丞相已肯放女婿回去矣小姐却必要他放女兒回去)

(外)孩兒，他是貧賤之家，你如何去伏侍他的父母？(南呂過曲)(大勝樂)(貼)爹爹，婚姻事雖論高低，若論高低，如何休嫁與假饒親賤孩兒貴，終不然，便拋棄。(第十六答)兒與婿爲一體，婦即兒也，若媳婦不事貧賤之舅姑，則孩兒亦可不認貧賤之父母矣，折辨得妙。(外)他自有媳婦，你管他則甚？(貼)奴也是他親生兒子親媳婦，難道他是何人我是誰？(第十七答)媳婦與翁姑亦爲一體，他即我，我即他，不能爲孝婦者，只爲分明我與他耳。(外)據你這般說，我倒說得不是了。(貼)爹居相位，竟說着傷風敗俗，非理的言語。(第十八答)此東嘉借口罵時相也，傷風敗俗不用外人譏之，亦不用女婿諷之，而偏出於愛女之口，妙甚。(外)推烈以錢買官，而告其子烈曰：外邊皆謂大人銅臭嗚呼爲外人所竊議，猶可言也，爲兒女所面議，尙可言哉！

(外)(怒介)這妮子無禮，却將言語來衝撞我，我的言語，倒不中聽。孩兒，夫言中聽，父言違悞，恨孩兒識

見迷，我本將心託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外下)

(若此時便寫丞相悔過，則不見文情之曲矣，得此一折，又生出後幅一段妙文來)(貼)咳！自古道：『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好笑我爹爹不顧道理，反道奴家把言語衝撞他。昨日我相公原教我不要說破，如今果然說而不從，我有何顏見他？好悶人也！(前是狀元抱悶，怕對夫人說，今却是夫人抱悶，怕對狀元說，真令讀者出於意外)

(貼悶坐介)(生上)

(南呂引子)(稱人心)(生)撇呆打惰，早被那人瞧破，他要同歸，知他爹怎麼？我料想他每不允諾。(見貼介)呀！夫人你爲甚在此納悶？你緣何獨坐？我知道了，想是你爹爹不從你的言語了，伊家道利齒伶牙，爭奈你爹行不可。(不卽寫夫人回覆狀元，却先寫狀元猜破夫人，亦是調荷妙處)

(換頭)(貼)咳！我爹爹全不顧人笑呵！這其間只是我見差，禍根芽從此起，災來怎躲？相公，他道我從着夫言，怒我不依親話。(口氣與前文做孩兒而孝慈全做爹行不從幾諫

等語故特相合豈非妙文)

(南呂過曲)(紅衫兒)(生)夫人，你不信我，教伊休說破，到此如何！任你爹心性我豈不是過，我爲甚亂掩胡遮也！只不着這些，你直待要打破砂鍋，都是你招災攬禍。(妻云：災來怎躲，夫亦云：招災攬禍，極寫時相之可畏，弱婿之可憐，皆反跌後文，使人不測)

(前腔)(換頭)(貼)不知道，相搯把，這做作，難禁架，我見你每每咨嗟要調和，誰知道好事多磨起風波，把你陷在天羅地網，如何不怨我！天那！恨只爲我一箇却擔擱兩下。(不怨親而只自責，極寫賢婦)

(正宮過曲)(醉太平)(換頭)(生)踉蹌光陰易謝，縱歸去，晚景之計如何？名鞭利鎖，牢絳在海角天涯，知麼！我多應老死在京華，孝情事，一筆都勾罷！(自料萬無歸去之理，極力反跌後文)苦這般摧挫，傷情萬感，淚珠偷墮。

(前腔)(貼)非詐，奴甘死也，若奴不死時，君去須不可。(諫君不從則以死繼，諫父不從亦以死繼之，寫孝女不異忠臣)

(生)夫人，你如何說這話？(貼)相公，本身值甚麼？只因奴誤你一家差訛，假饑做夫婦也難和，你心怨，我心繫

掛，奴身拚捨，成伊孝名，救伊爹媽。(欲以孝女孝婦之孝成就孝子之孝，正大孝五娘之孝，在不輕死，牛氏之孝在肯拚死)

(生)夫人，你休這般說，怕你爹爹知道，反加譴責。(貼)相公，妾當初勉承父命，遣事君子，不意君家有白髮之雙親，青春之妻室，致君衷腸不滿，名行有虧。如今思之，誤君雙親者妾也，誤君妻室者妾也，使君爲不孝薄倖之人，皆妾也，妾之罪大矣！縱偷生於斯世，亦公議所不容。昔岳政死，姊倚屍旁，以成弟之名；王陵母死，伏劍下，以全子之節，妾豈愛一身，誤君百行，妾當死於地下，以謝君家！(數語寫得瀟灑烈烈，今天下無意氣丈夫一時慚愧欲死)(生)夫人，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若因諫父不從而死，却不是陷親於不義，這決不可！(前寫五娘欲死，只用自家勸止，今寫牛氏欲死，却用丈夫勸止，一則恐負夫之所託，一則恐負父子不義，孝道備於此案，轉道備於此案)(貼)相公，也說得是，只是累你一時回去不得，如何是好？(生)夫人勿憂，或者你爹爹也有回心轉意之時，也不可知。(前是逆跌後文，此文又順)(後文)(下場詩)(生)一心只望轉家鄉，(貼)怎奈爹行不

付量(生)向來私恨無人覺(合)今日相看兩斷腸!

第三十二齣 路途勞頓

嘗讀詩三百篇，見風人忠厚之旨，非後世涼薄者可及，今觀琵琶記路途勞頓一篇，而竊歎其獨於三百篇有合也。使夫不以負託度其婦，而妻必以負心度其夫，則厚者厚，而薄者太薄矣。使張公以薄倖之人目狀元，而五娘卽以張之言料夫婿，則疎者疎，而親者亦疎矣。古仁人於骨肉之間，雖至於恩已斷，義已絕，而猶冀其一悟，望其一改，不忍遽斥其非，顯暴其惡，况恩未必遂斷，義未必遂絕，而預爲逆詐，憊不信之詞，賢者豈如是乎？故斯篇每說到負心薄倖之處，但疑其或出於此，而又諒其斷斷不出乎此，既諒其斷斷不出乎此，而不得不防其偶出乎此，有無限周全，無限回護之意。我行其野之詩曰：『誠不以富，』旄邱之詩曰：『必有以也，』家父之望周王曰：『式訖爾心，』蘇公之望暴公曰：『爾遠而入，』其惻怛藹摯，爲何

如者琵琶此篇，庶幾近焉!

(旦上)

(仙呂過曲)(月雲高)(旦)路途勞頓，行行甚時近，未到洛陽城，盤纏都使盡，回首孤墳，空教奴望孤影。(不離在自爲路途之貧苦而妙在回念孤墳之寂寞不將悲生折且悲死方見真正孝婦)他那裏誰做伴？我這裏誰投奔？正是西出陽關無故人，須信道家貧不是貧。

(蘇幕遮)(旦)怯山登，愁水渡，暗憶雙親，淚把蘇裙漬。回首孤墳何處，是兩下蕭條，一樣愁難訴。玉消容，蓮困步，怨寄琵琶，彈罷添悽楚。唯有真容時時顧，憔悴相看無語，悽惶苦。奴家爲欲赴京尋夫，於路風殮水宿，履險登高，受了多少狼狽。我想尋到洛陽，見了丈夫，相逢如故，也不枉吃這番辛苦。倘或他如今富貴了，見我這般藍縷，不肯相認，可不擔擱了我？(前腔)(旦)暗中思忖，此去好無准，只怕他身榮貴，把咱不廝認。若是他不做保，教奴枉受艱辛。(先以真心度之)他未必忘恩義，我這裏自閑評論，他須記，一夜夫妻百夜恩，怎做得悠悠陌路人。(又以必不真心諒之)咳！只

是他若榮貴呵！在府堂深隱，奴身怎生進？（反跌後文書館相逢）他在駟馬高車上，我又難將他認。（正照後文寺中迴避）我既不能進他府中，庶幾待他出府時，我因而見之，然又自念爾時他方在駟馬高車之上，而我身爲乞丐，他既未必認得我，我又難將他認也。寫得極直極曲，又極苦。我有個道理，若到他跟前，只提起二親真容，咳！又怕消瘦了龐兒，他猶難十分信。（爲後街坊誰劣相句伏筆）呀！他不到得非親卻是親，我自須防仁不仁。（上文連說許多難處至此忽又說不難轉筆最妙）
（下場詩）（旦）嗔咽無言對二真，千山萬水好艱辛。聞說洛陽花似錦，恐我來時不遇春。

第三十三齣 聽女迎親

人非聖人，孰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東嘉寫牛相之悔過，所以諷不花丞相也；且不獨諷不花，亦所以諷王四也。何也？彼因己女而離他人之妻，猶不得不深悔其非，况因他人之女，而自離其妻者耶？故曰爲王四諷也。然不悔於蔡母嗟兒之前，而悔於剪髮營葬之後，悔之不早，悔已無及，君

子何取焉？曰取其能免於前妻之失所也。前妻雖免於失所，而老親無救於死亡，妻則已矣，親將奈何？曰作者之意，本爲周氏而發，周氏之夫，但有棄妻之事，而未嘗有不奔喪之事，則五娘其主也，蔡公蔡母其賓也。以理言則親爲重，而妻爲次；以事言則妻爲實，而親爲虛。實者重之，虛者略之，既已略之，則生可也，死亦可也。今人不知作書之爲何意，又不知書中所指之人爲何人，而徒爲蔡公蔡母失聲嗟歎，吾恐其適爲古人所笑矣。

有前文妙處，於後文見之者，若非聽女迎親，不見有幾言諫父之妙，是着意雖在此篇，而正爲前篇補寫，悅而不釋者有之矣，從而不改者有之矣，蓋進言者之力，已盡於悅與從，悅與從而外，非言力之所能及矣。今丞相既不悅不從於前，而偏能釋能改於後，豈真聽言者之愚而忽賢，昧而忽明哉？乃進言者之言，實有以發人清夜之思，而深人事後之省也。試觀牛相之言曰：『我今尋思起來，他的說話，句句有理，節節堪聽。』然則聽女迎親，

雖是一篇牛丞相文字，却仍是一篇牛小姐文字耳。

(外扮牛丞相上)

(仙呂引子)(番十算)(外)女兒話堪聽，使我心疑惑，暗中思付覺前非，有箇團員策。(易取不遠而傷之文詩載其後也悔之語作者之勸人深矣)

(外)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昨日女孩兒，要和伯喈同歸省親，我不肯放他去，他將言語折辨我，我一時焦躁，如今尋思起來，他的言語，句句有理，節節堪聽，待要放他歸去，只慮他父母問罪，難涉途路，况我年老，無人侍奉，如何捨得放他去？如今我有個道理，不免差人徑往陳留，將蔡伯喈的爹娘和媳婦，迎取來京，多少是好！(前方拒諫此忽寫聽女一變也既已聽女却不遣女反要迎親又一變也變化處縱使讀者不測)

且待伯喈和女孩兒出來商議則箇(生貼同上)

(前腔)(生)淚眼滴如珠，愁事縈如織。(貼)早知今日悔，當初何以欠明白。(先寫怒罵反觀喜信)

(相見介)(外)孩兒，你昨日說的話，我細思起來，却

說得有理；待要教你同女婿回去，一則你弱質難於遠行，二來我年老之人，無人侍奉，不如徑使人去陳留，迎取蔡家爹娘媳婦去，做一處居住，你兩人心下如何？(貼)但憑爹爹主張。(生)若得如此，感恩不淺！(外)既如此，待我便差李旺前去。李旺何在？(丑扮李旺上)頻聽指揮黃閣下，又聞呼喚畫堂前，老相公有何使令？(外)我要差你去陳留，接取蔡狀元的老員外、老安人，和小娘子三人，來我府中同住。(丑)如此，小人不敢去。(貼)怎的不去？(丑)若取了那小娘子來時，夫人和他爭大爭小起來，那時節可不埋怨我李旺？(特借小人之腹反觀賢媛之心)(外)休胡說！我今多給你盤費，修書一封，付你去相請。(前實寫狀元寄書此虛寫丞相修書都妙)(生)李旺，你到陳留，須多方詢問，若我員外安人小娘子來時，路上須要小心伏侍。

(丑)理會得

(正宮過曲)(四邊靜)(外)李旺，你去陳留仔細詢端的，專心去尋覓，請過兩三人，途中好承值。(究竟李旺不曾請得一個人來，此處却說請過兩三人，極力反跌後文)(合)休懷怨，

憶寄書咫尺，眼望捷旌旗，耳聽好消息。（亦是反跌後文）

（前腔）（生）只怕飢荒散亂無蹤跡，他存亡也難測，

（丞相口中逆跌後文狀元口中又顧合下文）何況路途間，難禁

這勞役。上二句是實是主，下二句是虛是賓。（合）休懷怨，憶

寄書咫尺，眼望捷旌旗，耳聽好消息。

（貼）李旺，我還有話分付你，你到那裏，他每若問起

蔡相公呵！

（福馬郎）（貼）你休說新婚在牛氏宅。（深情曲筆妙不可

道）（外）便說了又何妨？（貼）他須怨我相擔誤，歸未

得，只恐旁人聞之把奴責。（不以責歸父而以責歸己責己甚

于貴父也）（合）若是到京國，相逢處，做箇好筵席。（亦是

反跌後文）

（前腔）（丑）相公，多與我盤纏，增氣力，萬水千山路，我

會慣歷辭却恩官去，管取好消息。（合）若是到京國，相

逢處，做箇好筵席。（前既連用好消息作結，此又連用好筵席作

結，皆極力反跌後文。○因有寄書咫尺，在後先寫兩人共愁于前，此一

篇中之反跌也。因有李旺回話在後先寫兩人相慶于前，此全部中之

反跌也。然反跌中又必有一二正合處。如前文云：或有同心轉意時，轉

意時，即此篇云存亡也難測，可悟文心虛實相生正反互用之法焉耳。

（下場詩）（外）限伊半載望回音，（生）路上看承須

小心。（貼）骨肉團員應有日，（丑）家書一紙抵萬金。

（前家書是實，此家書是虛。前家書是實中之虛，此家書是虛中之

實）

第三十四齣 寺中遺像

才人運筆，有非俗手之所能及者，即如此篇，若

令俗手爲之，則彌陀寺中，必使伯喈與五娘相會，

如屢屢記之。夫妻相會於筵上，露綬記之。夫妻相

會於馬前矣。即不然，又必使伯喈，即與畫上二親

相見，如尋親記之。父子相會於客店，白兔記之。母

子相會於游獵矣。今偏使道姑喚不轉來，真容不

即展玩，咫尺天涯，當面錯過，若是者何也？蓋令爲

伯喈者，或先遇五娘，而攜歸牛宅，或先見真容，而

訪求道姑，非不直捷痛快，然此但能表伯喈之義，

又何以顯牛氏之賢，與五娘之慧乎？故道姑遇猶

不遇，特留之以待牛氏之邂逅，真容拾猶不拾，特

留之以待五娘之標題，夫而後乃爲曲折匠心耳。不善讀者，讀至佳處，便亟欲讀完，善讀書者，若讀至佳處，則惟恐卽讀完。不善觀劇者，觀至離而將合處，便亟欲其合，善觀劇者，觀至離而將合處，猶惟恐其卽合。卽合不足快閱者之目，卽完不足厭讀者之心，東嘉誠聖於文哉？

西廂寫一普救寺，琵琶亦寫一彌陀寺，而西廂則始於隨喜到僧房古殿，終於望蒲東蕭寺暮雲遮，以佛寺始，以佛寺終，是全有取乎佛寺者也。琵琶之佛寺，前乎此者無有，後乎此者無有，而於此偶見，是意不存乎佛寺者也。何也？西廂以男女風流之事，不可以訓，故不於他處寫之，偏於空門寫之，蓋色卽是空，空卽是色，此秋波一轉，老僧所以悟禪也。若夫事關節孝道重倫常，旣無悖於聖人，又何取乎釋氏？故曰意不存焉耳。夫旣意不存乎佛寺，而又必寫一佛寺者何居？曰東嘉特欲於此作一波折，不使狀元見生妻之面，而使先見亡親之容。於是將寫其看真容，不得不先寫其拾真容。

將寫其拾真容，不得不先寫趙氏之遺真容；將寫趙氏遺真容，不得不先寫其拜真容；將寫其拜真容，不得不先寫其薦度亡親；將寫其薦度亡親，不得不寫一無礙道場；將寫一無礙道場，因不得不寫一佛寺；非其意不在佛寺，而在真容也。意在真容，不獨佛寺非其意之所存，卽琵琶亦非其意之所存。書名琵琶，乃不以琵琶關合，而獨以真容門笥，故此篇凡寫拾像遺像，文雖少，正筆也，寫琵琶奏曲，文雖多，旁筆也。唯其爲旁筆，是以不奏於狀元相遇之後，而但奏於孝婦薦親之前，更不作妻怨其夫之歌，而但作親念其子之曲，不過爲真容作引而已。事旣於琵琶無涉，而書以琵琶命名者，欲令人知其命名之意，非因乎其事而名之，特指乎其人而名之耳。夫以琵琶名篇，意猶不在於琵琶，而復奚有於佛寺哉？雖然西廂全寫一佛寺而適足爲婦人入寺之戒，琵琶偶寫一佛寺，而反以爲婦人入寺之勸，將奈何？曰無傷也，以佛寺爲男女窺覷之地，則決不當入寺，惟以佛寺爲子婦致

孝之地，則庶乎不妨入佛寺。然惟琵琶之寫佛事，殆非所以爲勸，而實所以爲戒歟？

文有極力形容，而隨手抹倒者，如黃門口中極力形容早朝氣象，却忽有山寺日高僧未起，算來名利不如閒之句。今和尚口中極力形容道場齊整，卻忽有你官人若是有文才，休來看佛會之句。文有從極喜處，寫得極悲，從極冷處，寫得極熱者，如賜宴瓊林，宜其春風得意慶賞無憂，而卻有持杯自覺心先痛之語。今入清淨道場，宜其空諸愛慾，洗盡塵緣，而却有教我夫婦再和諧，都因這佛會之語。此等筆墨，皆非常人意想所能及，慎毋草草讀過也。

(未扮五戒和尚上) 年老心閒無外事，麻衣草座亦容身，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吾乃彌陀寺中和尚。五戒便是，今日俺寺中啓建無礙道場，凡有薦度亡親保安己身的，都來赴會。(度亡爲五娘作引保生爲狀元作引)真個好寺院，好道場也！但聞蘭若莊嚴，蓮台整齊，佛殿嵯峨耀金碧，迴廊繚繞下丹青，千層塔高聳侵雲。

半空中嘗聞清鐸；七寶樓晶光耀日，六時裏頻扣洪鐘。松下山門，紅塵不到，竹邊僧舍，白日難消。阿羅漢神像威儀，如靈山三十六萬億佛祖。(寫寺中神殿威儀亦爲五娘畫上真容作引)比邱僧戒行清潔，似祇園千二百五十人。但試看旛影石壇高，惟有棋聲花院靜，休提清潔法界，且說嚴肅道場。只見珠幢寶蓋影飄飄，玉磬金鐘聲斷續。龍瓶中插九品紅蓮，開淨土春秋不老，鳳蠟內吐千枝絳蕊，照佛天晝夜常明。齊整整的貝葉同翻，撲簌簌的天花亂墜，紫檀爐裏，爇着清淨香，道德香，香積廚中，獻只禪堂食，法喜食。人人在十洲三島，箇箇淨五蘊六根，擊大法鼓，吹大法螺，仙樂一齊奏動，開甘露門，入甘露城，幽魂盡獲超昇。正是寄言苦海林中客，好向靈山會上修。(前于黃門口中寫帝室皇居十分壯麗此又于和尚口中寫得佛法會十分森嚴將熱鬧處寫得熱鬧獨不見奇今將清淨處亦寫得如許熱鬧則更奇矣)道猶未了，遠遠望見兩個官人來也。(淨丑扮二瘋子上)
(中呂過曲)縷縷金(淨)胡廝叫，兩喬才，家中無宿火，也來強追陪。(丑)我自來癡瘋子，如今難悔。(合)向

叢林深處，且徘徊，特來看佛會，特來看佛會。（借三瘋子來引出五娘鹿邑曲意不在風王則在琵琶曲也）

（淨丑見末介）和尚，你這道場，也費事。（末）便是，今日幸得兩位檀越到此，敢求施舍些香錢。（淨）這個使得，你取緣簿來。（丑）我們是極肯捨錢的，我今便賞你五兩。（淨）我也捨五兩，寫了緣簿，另日來勾疏便了。（末）多謝！（淨丑）呀！你看遠遠地有婦人來了。（旦道裝抱琵琶上）

（前腔）（旦）途路上實難捱，盤纏都使盡，好狼狽，試把琵琶撥，逢人乞丐，薦公婆魂魄免沉埋，特來赴佛會。（西廂亦寫薦亡親亦寫赴佛會特張生之薦親是假五娘之薦親是真寫爲之赴會可以不必五娘之赴會可以無誤也）

（旦）奴家乞丐尋夫，且喜已到京師，聞說今日彌陀寺中做佛，爲此特來抄化幾文錢鈔，就便也追薦公婆。（見末淨丑介）（末）道姑請到裏面赴齋。（旦）多謝。（淨丑）道姑，你是那裏來的？

（仙呂人雙調）（銷金帳）（旦）聽奴訴與，奴是良人婦，爲兒夫相擔誤。（淨）他怎的擔誤了你？（旦）他一向赴

選，及第未歸鄉，教我在家中呵！飢荒喪了，喪了親的舅姑。（丑）你丈夫既不在家，喪了公婆，誰人與你安葬？（旦）是我造墳墓。（淨）你如今來此做甚？（旦）我特爲尋夫來此。（丑）你丈夫如今在那裏？（旦）未知他在何處所？（此時若說出丈夫字便可立知消息矣而問者更不問其姓名誰答者亦更不通名道姓皆特爲後文地步）

（淨）你背的是甚麼東西？（旦）是奴家公婆的真相。（丑）你拿着琵琶做甚麼？（旦）奴家將此琵琶彈幾個曲兒，抄化些錢鈔，就寺中追薦公婆。（丑）你會彈甚麼曲？（旦）奴家只彈些行孝曲兒。（你勸人爲義夫只勸人爲孝子言孝而義在其中）（末）這姑難得這兩位官人，在此，你好生彈一兩個曲兒，與他等聽，他從重賞你。（旦）既然如此，官人請坐聽着，待奴家彈來。（琵琶寫怨不向丈夫奏之而向閨人奏之可見作者雖命名琵琶而其意不在於琵琶也）（淨丑）快彈快彈！（旦彈介）

（前腔）（旦）凡人養子，最是十月懷胎苦，更三年勞役抱負，休言他受濕推乾，萬千勞苦，真個千般愛惜，萬般回護，兒有些不安，父母驚惶無措，直待可了可了，歡欣

似初。(勸人行孝不說子當如何孝父母只說父母如何愛子此善子勸孝者也○第一段直從十月懷胎說起)

(前腔) (旦) 兒行幾步，父母歡忻相顧，漸能言能走路，指望飲食羹湯，自朝及暮，懸懸望他，望他不知幾度。爲擇良師，只怕孩兒愚魯，略得他長進，可使歡喜賞賜。
(先說養次說教○第二段從幼時說到漸長)

(前腔) (旦) 朝經暮史，教子勤詩賦，遇春闈勸教赴，指望他耀祖榮親，改換門戶，懸懸望他，望他腰金衣紫。兒在程途，又怕他餐風宿露，求神問卜，把歸期暗數。(望孩兒的睜睜兩眸前在畫中寫此在聲中寫更妙第三段從教讀書說到望功名)

(淨丑) 彈得好！彈得好！(末) 果然彈得好！(淨) 我們錢鈔那裏不使，今日便多賞你些也不妨，只是不會帶得出來，也罷！我先與你一領襖子。(丑) 說得是，我也與他一領襖子。(各脫衣與旦介) (旦) 多謝了！(末) 二位脫了衣服，身上寒冷，便怎麼？(淨) 寒冷由他寒冷，不可壞了體面。(丑) 我們使慣了錢鈔，怕甚麼寒冷？(淨) 道姑，你再彈唱一箇，我們還有東西賞

你。(旦) 又彈介)

(前腔) (旦) 兒還念父母，及早歸鄉土，看慈烏亦能反哺，莫學我的兒夫，把雙親擔誤。常言養子方知父母，那件逆男兒，和孝順爹娘之子，若無報應，果是乾坤有私。(前三段只說親之念子此一段方說子當念親前三段是泛說此一段直說到兒夫身上語極有倫次○末二句勝鬪和尚說因果○合觀四段文字竟是一卷絕妙報恩經不必更煩彌陀寺衆僧宣揚佛號誦真言矣)

(末) 彈得好！(淨) 彈便彈得好，只是我們沒甚與他了。(丑) 兄弟，我們衣服都脫了去，這般模樣，走回家成何體面？(淨) 我如今只賴五戒取衣裳便罷！(末) 呀！怎的賴起我來？(淨丑) 和尚，你和道姑妝成騙局，把我們的衣裳都剝了去，倒說我賴你；你今好好把衣裳還我便罷，若不然，拿你到官司去。(末) 咳！從不曾見這般沒行止的人，道姑，沒奈何，衣服還他去罷！(旦) 衣服在此，取去罷！既不情願，我要他做甚？(淨丑) 各取衣介。(淨) 錢鈔雖則那裏不用，只是寒冷，又當不起。(丑) 道姑，我方纔道你琵琶曲兒彈得好，

如今想起來，也彈得不甚好。（孝婦之言不足動里正孝婦之曲亦不足動瘋子世道人心難可挽回作者其有憂患乎）（旦）好不好。也不必再說了。（淨）你若不信，再彈一回看。

（旦）奴家也彈不得了。（淨）可知道你不敢再彈了。（丑）兄弟，他既不敢彈了，我們回去罷！（末）二位在此鬧了這半日，也該去了。（淨）五戒，我們並非豪富。（丑）你枉了教我開疏。（末）你衣服敢是借的。（淨）丑）可知我身上并無有禪。（末）淨丑俱下。（旦）奴家今日準擬抄化幾文錢鈔，追薦公婆，不想遇着這兩個瘋子，空自攪鬧了一場。如今雖無錢備辦祭物，且將公婆真容，掛在此間，拜喇一番，以表來意罷了！（一段琵琶寫怨只作閒文點綴其所重只在真容耳）（掛真容拜介）

（南呂過曲）（秋夜月）（旦）我在途路，歷盡多辛苦，待把公婆魂魄來超度，燒香禮拜，祈回護，願相逢我丈夫，相逢我丈夫。（本爲薦亡度親却便帶說求遇丈夫是絕妙句，苟處（生上）（末丑扮從人隨上）（仲呂過曲）（縷縷金）（生）時不到，命多乖，雙親在路

途上，怕生災。（末丑）相公，此是彌陀寺，略停車蓋，合辦虔誠，懇禱蓮台，且來赴佛會，且來赴佛會。（夫妻相同赴佛會乃一是特來一是偶至寫兩人蹤跡各自不同）

（末丑）狀元來了，道姑迴避者。（旦）正是貴人方避道，敝衽避高車。（旦作慌下）（忘收真容介）（是絕妙關目）（生）那裏來這軸畫像？（丑）想是這道姑遺下的。（生）喚他轉來還他去。（末）那道姑去遠了，喚不應了。（生）既然如此，你且與他收下。（狀元來是逼道姑去是一縱喚道姑來又一逼喚不轉又一縱收遺像又一逼收而不看又一縱文瀾之妙非常）（丑）領鈞旨。（收真容介）（生）本寺和尚那裏？（淨扮頭陀上）

（前腔）（淨）能吃酒怕吃齋，吃得醺醺醉，便去攬新戒，講經和尚呵！全然尷尬，你官人若有文才，休來看佛會，休來看佛會。（悟後話不是會中人說不出）○上文形容得佛會如此莊嚴至此却教休來看奇文幻筆○近世佞佛者多到處作佛事，可見有文才人不可多得也○前寫一正經五戒此又寫一白面頭陀，亦如西廂之既有法本又有法聰也然西廂有名字琵琶無名字琵琶，無名字蓋意不在此故略之耳）

(淨見生介)(生)和尚，下官爲迎取父母來京，不知路上安否，如何特來向佛前祈禱。(淨)既如此，待小僧先請佛。

(佛賺)(淨)如來本是西方佛，西方佛却來東土，救人多，救人多。結跏趺坐坐蓮花，丈六金身最高大，他是十方三界第一個大菩薩。摩訶薩摩訶般若波羅糖(未)念差了，是波羅蜜。(淨)糖也這般甜，蜜也這般甜。(須知糖即是蜜，蜜即是糖，總由味即是空之故，但舉一味而香色聲觸法皆當作如是觀矣)南無南無十方佛，十方方法，十方僧，上帝好生不好殺；好人還有好提掇，惡人還有惡監察，好人成佛成菩薩，惡人做鬼做羅刹。第一滅卻心頭火，心頭火，第二解開眉間鎖，眉間鎖，第三點起佛前燈，佛前燈。真個是好也，快活我，快活我，諸惡莫作，奉勸世上人，則箇浪裏梢公牢把舵，行正路莫踉蹌，大家回去念彌陀，善男信女笑呵呵，聽大法鼓，擊擊擊，聽大法鏡，乍乍乍，手鐘搖動，陳陳陳，獅子能舞鶴能歌，木魚亂敲，逼剝剝，海螺响處，噴噴噴。(前開琵琶寫怨之歌已如聽大法鼓聽大法鏡然則此處手中之搖木魚之敲海螺之響總爲琵琶作

觀染者耳)積善道場隨人做，伏願老相公老安人小夫人，萬里程途悉安樂，南無菩薩摩訶，金剛般若波羅蜜。

(淨)請佛已畢，相公請上香。(生焚香拜介)

(仙呂人雙調)(江兒水)(生)如來證明，聽蔡邕咨啓，我雙親在途路，不知如何的，仰惟菩薩大慈悲，龍天鑒知，龍神護持，護持他登山渡水。(夫婦相繼拜佛而一薦亡親一保生親寫兩人心事又各不同也)前有山神鑒知，猿虎護持之文，此又有龍天鑒知，龍神護持之語，以對之，是以虛對實之法。○二親骨頭已塗在白楊衰草，而子猶望其登山渡水，耶唐詩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讀之令人鼻酸)

(前腔)(淨)如來證明，鑒茲情，旨蔡邕的父母，望相保庇，仰惟功德不思議，龍天鑒知，龍天護持，護持他登山渡水。

(前腔)(末丑)我東人，鎮日常憂慮，只愁二親在途路裏，孝思誠意，足感神祇。龍天鑒知，龍天護持，護持他登山渡水。(連說登山渡水聽之愈悲)感格攸成一篇，初不祈天之鑒神之護，而天自鑒之神自護之，此真孝思一意感精神祇耳。今則言

之重詞之覆而竟成虛語可見格天以實不以文也

(生)左右,取香金送和尚,淨多謝相公,正是我佛有緣蒙寵渥。(生)願親路上悉平安。(末)因過竹院逢僧話。(丑)又得浮生半日閒。(生末丑淨俱下介)

(旦復上)

(中呂過曲)(縷縷金)(旦)原來是蔡伯喈,馬前都喝道狀元來,料想雙親像,他每留在,敢天教我夫婦再和諧,都因這佛會,都因這佛會。(前段過而後繼此又繼而復收皆出人意外夫婦和諧之事乃欲于佛會成之大是奇語)

(旦)不因漁父引,怎得見波濤,方纔那官人,我只道是那箇詢問旁人,却原來就是蔡伯喈,如今入贅在牛丞相府中了。(詢問旁人只在五娘口中點出來者却無數的筆墨)慚愧慚愧!今日也能箇見他,奴家方纔慌忙中,失去了公婆真容,想必就是他收得,且待明日竟投他家裏去,只借抄化爲由,問取消息,或者我夫婦便從此相會也。(景容既爲狀元捨去乃不用狀元來尋仍用五娘去訪波瀾曲折俱出人意外)

第三十五齣 兩賢相邁

琵琶記 第三十五齣

寫五娘,不先寫其見丈夫,而先寫其見牛氏,亦如寫狀元,不寫其先見五娘,而寫其先見真容也,此文心單行也。然使既見真容,告知牛氏,訪求道姑,然後道姑得入相府,先與牛氏相見,文筆又何足爲奇乎?唯五娘之見牛氏,仍在狀元未見真容之前,斯爲曲折之至耳。且其託言抄化,不即說出尋夫,及說出尋夫,又不說出丈夫真名姓,其曲折處,更爲入妙。蓋文之幻者,詩中評詩,景之幻者,畫中看畫,想之幻者,夢中述夢,影之幻者,鏡中照鏡,今既以蔡邕影菜備,復以蔡白諧影蔡伯喈,於影之中,又添一影,幻莫幻於此矣!

此篇之爲女德垂戒者至矣!夫以不賢遇不賢,無怪其相惡也;以賢遇不賢,亦無怪乎其相惡也。至賢與賢相遇,而猶不免於相危,豈不重可惜哉!大約婦人心性,往往美能容醜,醜亦能讓美,才能容不才,不才亦或能讓才,而兩美則必爭,兩才則必忌,今試觀牛氏之賢,其亦有所感也夫!其亦有所悔也夫!

(貼扮牛氏上)

(商調引子)(貼)心事無靠託，這幾日翻入悶也。父意方回，夫愁稍可，未識程途裏的如何，教我怎生放下？

(雖曰兩賢相邁然非趙氏之能邁牛乃牛之能邁趙也此篇專寫牛氏之賢故從牛氏寫起正以此也)

(貼)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奴家前日曉得我家相公有父母妻室在家，欲與他同歸問省。我爹爹初時不肯放去，後來回心轉意，差人到彼迎取他爹娘和媳婦，來此同住。此時想已接着，但不知他路上安否如何？爲此又教我擔了許多煩惱。還有一件，早晚公婆到來，須要兩箇精細人去伏侍他，我府中使喚的雖多，怕不中用，不免教院子去外廂尋個精細婦人來，使喚則箇。(未寫趙氏入府先寫牛氏尋人是門筍絕妙處)院子那裏？(未扮院子上)堂前聽使令，聞閣奉傳呼，夫人有何分付？(貼)院子，我府中缺少幾個使喚的，你去外廂看有精細婦人，討一兩個來。(未)理會得，小人就去。(旦上)

(遠池遊)(旦)風餐露宿，甚日能安妥，問天天怎生結

果來此已是牛府門首了。(這邊尚未尋那邊已先來又是精妙門筍處)

(見末介)府幹哥稽首。(末)道姑何來？(旦)是遠方來抄化的。(只說抄化)(末)少待通報。(稟貼介)告夫人，外邊精細婦人倒還沒有，倒有箇道姑在外抄化。(貼)着他進來。(末)道姑，夫人喚你。(旦見貼介)(貼)看他梳妝淡雅，瑟瑟丰姿，堪描堪畫。(五娘描畫二親牛氏又欲描畫五娘。先在牛氏眼中寫一五娘)

(旦)夫人，貧道稽首了。(貼)道姑，你是何方人來此何幹？(旦)遠方人氏，特來抄化。(不即說尋夫且只說抄化妙有波瀾)(貼)你憑着甚本事，出來抄化？(旦)貧道不敢誇口，大則琴棋書畫，小則針指綉線，看饌烹飪，都曉一二。(此又在五娘口中自寫一五娘)(貼)呀！道姑，你既有這般本事，何苦在街坊抄化，你肯住在我府中麼？(此處忽然一攙)(旦)只怕貧道沒福，不中夫人之意，若得收留，感恩非淺。(貼)道姑，我且問你，你是從幼出家的麼？(旦)不瞞夫人說，貧道曾嫁過丈夫。(貼)呀！險須差了，你既有丈夫，難以收留，我多與你些齋

糧，別處去罷！（此處忽又一開）（旦）告夫人，貧道實非爲抄化而來，特來找尋丈夫。（方漸漸說出）（貼）你丈夫姓甚名誰？爲何到我府中來尋？（旦背介）他問我丈夫的名姓，我且不要直說，只將蔡伯喈三字拆開，做個假名兒對他說，探他的意見如何？再作道理。（得此一折又生出無數波瀾奇情幻想）（轉介）貧道的丈夫，姓蔡名白諧，（以蔡白諧影蔡伯喈猶之以趙五娘影周氏以牛丞相影牛藩以琵琶影王四也奇情幻想）人說他在牛府中廊下住，故此來尋取。（貼）你丈夫既在我府中，我着院子尋來，與你相見。（此處又一龍）（旦）如此多謝夫人！（貼）你看院子各廊房，可有一箇姓蔡名白諧的人麼？（末）告夫人，並沒有這個人。（貼）道姑，你丈夫不在我府中，你還到別處尋去。（此處又一開）（旦）呀！人人說他在貴府廊下住，如今說沒有，敢是死了！（哭介）咳！丈夫，你若死了，教我倚着何人？（簾筆都見波瀾）（貼）可憐可憐！道姑，你不須愁煩，且權住在我府中，我着院子，去外廂訪問你丈夫蹤跡便了。（此處又一開）（旦）如此深感大恩！（貼）只一件，你在

我府中，休這等打扮，須改換衣裝。（旦）貧道有一十二年孝服在身，不敢便換。（貼）孝服也不過三年，如何有十二年？（旦）貧道的公公死了，該服喪三年，婆婆死了，又該服喪三年，薄倖兒夫久留都下，不知親死，我替他服喪六年，共成一十二年。（先說出丈夫至此方說出公婆先後實蓋作者注意在夫婦也）（貼）咳！有這等行孝的婦人，雖然如此，爭奈我家老公公，最怪人這等打扮，院子，你去喚惜春，取妝奩衣服出來。（末應下）（丑扮惜春上）寶劍賣與烈士，紅粉贈與佳人，夫人妝奩衣服在此。（貼）道姑，你可臨鏡改妝，則個（旦照鏡介）咳！鏡兒，我自嫁至夫家，只兩月梳妝，這幾時不曾照你，原來我容貌這般消瘦了！（直與前文臨妝感歎相照應）此又于五娘眼中自寫一五娘）

（商調過曲）（二郎神）（旦）容瀟灑，照孤鸞，歎菱花剖破。（貼）道姑，你不梳妝，且換了衣服。（旦）記翠鈿羅襦，當日嫁，誰知他去後，釵荆裙布無些？（貼）你不換衣服，且插着這釵兒。（旦）這金雀釵頭雙鳳朵，奴家若插他，呵！可不羞殺人，形孤影寡。（貼）你釵兒又不肯插，只簪

些花兒，辨些吉凶罷！(旦)說甚簪花，捻牡丹？教人却怨着姮娥。(五娘不肯換衣，故是又作一開)

(前腔)(換頭)(貼)嗟呀！他心憂貌苦，真情懇服，只爲着公婆珠淚墮。道姑，我公婆自有，又不能承奉杯茶，你比我沒個公婆承奉呵！不枉了教人作話靶。(不知我之公婆，卽彼之公婆，而以彼之公婆比我之公婆，當面猶疑文心最幻)我且問你，你公婆爲甚的雙雙命掩黃沙？(夫人問及公婆詳細是又作一開)

(轉林鶯)(旦)我荒年屢屢遭坎坷，丈夫又在京華，糟糠暗吃捱飢餓。公婆死，賣頭髮去埋他，把孤墳自造，土泥盡是我麻裙包裹。(貼)這道姑好誇口。(旦)也非誇，手指傷血痕，尙染衣麻。(已將往事盡情相告，却只是不說出姓名是又作一開)

(前腔)(貼)我愁人見說愁轉多，使我珠淚如麻。(旦)呀！夫人你爲何也下淚？(貼)咳！想我丈夫，也久別雙親了。(不知我丈夫卽彼丈夫，又以彼丈夫之丈夫當面猶疑文心最幻)

(旦)他怎不回家去？(貼)他要辭官家去，被我爺蹉跎。 (旦)他家有妻麼？(牛氏口中只說得別親不曾說別妻，故五娘

急問此一句針鋒甚緊) (旦)他妻雖有麼，怕不似恁會承爺媽。(不知你卽是包却怕他不是，你當面猶疑文心最幻) (旦)他爺媽如今在那裏？(旦)在天涯。(貼)夫人何不取來同他一處？(貼)教人去取，知他途路上如何。(五娘雖未通名姓，牛氏已盡吐心事，又極力作一攤)

(黃鐘過曲)(啄木鷄)(旦)聽言語，教我悽慘多，料想他每也非是假。(背介)待我再把言語試他一試。(轉介)他那裏既有妻房，取將來怕不相和。(將真實言語之先以反言試之，此又極力作一攤) (貼)道姑，但得他似你能掙把，我情願讓他，居他下，(明明是當面服之，却是在背後讓之，此又極力作一攤) 只愁他程途上辛苦，教人望得眼巴巴。

(前腔)(旦)錯中錯，訛上訛，只管在鬼門前空占卦，你要識蔡伯喈妻房。(貼)他在那裏？(旦)只奴家便是無差。(以上將描復開，凡作幾番跌頓，至此方說出來，半日自白貧道至此方呼奴家俱好) (旦)呀！你果然是他，非誑詐？(喜極生疑寫來甚真) 你果然是他，你字他字用得絕奇，令人念順，不覺其妙耳) (旦)奴家怎敢謊言？(貼)苦！你原來爲我受挫折，受

波查，教伊怨我，教我怨爹爹。（一喜一怨喜者喜見五娘怨者怨不見公婆寫來又甚真）

（貼）姐姐請上，受奴家一拜，（旦）奴家怎敢？

（商調過曲）（黃鶯兒）（貼）一樣的渾家，我安然，你受禍，你名爲孝婦，我被旁人罵。（旦）呀！旁人罵你甚來？（貼）公死爲我，婆死爲我，姐姐，我願把你孝服穿着，把濃妝罷。（正與上簪起五娘以妝一段相映作波致）（看包專寫牛氏依然善下正所以諷不花氏也）（合）事多磨，冤家到此，逃不得這波查。

（前腔）（旦）他當初也是沒奈何，被爺娘強來赴選科，辭爺不肯聽他話。（貼）姐姐，他在這裏，豈不日日想要回來，爭奈辭官不可，辭怨不可。（旦）只爲三不從，做成災禍天來大。（三不從在五娘口中述其一，在牛氏言中述其二，合映前文）（合）事多磨，冤家到此，逃不得這波查。

（貼）姐姐，我方才勸你改換衣妝，你不肯聽，不是我心多，只怕相公見你這般襪襖，不肯相認，如何是好？（恐丈夫不肯相認不用五娘慮之却用牛氏慮之文心最幻）我想相公往常朝回時，便到書館中看書，姐姐既無所

不能，何不去書館中寫幾句言語打動他？那時方對他說明，便不怕他不相認了。（此處復作此一曲又生出後文無數波瀾妙）（旦）夫人說得是，奴家便寫得不好，也索從命。

（下場詩）（旦）無心邂逅兩情通，覓遍天涯總是空；（貼）一葉浮萍歸大海，人生何處不相逢？

第三十六齣 孝婦題真

寫孝婦而既寫其能畫，又寫其能詩，豈從前請糧吃糠，剪髮築墳，種種辛苦，尙不足以動其夫之念，而猶必藉數行筆墨之力哉？必如是而後不爲其夫所棄，何以處夫有德而無才者也？曰：此非所以警天下不才之婦，實以訓天下之才婦也，何也？從來婦人其無行者，未必無才，而有才者，每至於無行，彼愚忠愚孝，以愚婦人而爲愚婦人之事，猶不足爲難。唯善彈善唱，善揮毫，善吟詠，其才之敏妙，至於如此，而終能竭誠盡瘁，寧乞丐而不肯失節，循循然如一愚婦人，然後嘆從來冶容豔質，多

才而反爲才誤者，真不善用其才者矣。夫才而不用之於正，而適用之於邪，如月色溶溶夜，及待月西廂下，其詩未嘗不佳，以視崑山有良璧之句，爲何如耶？故琵琶一書，天下無才之婦，不可以不讀，天下有才之婦，尤不可以不讀。

趙氏未見丈夫，而先見牛氏，奇矣！既見牛氏，而又不卽見丈夫，則更奇！抱琵琶而不以琵琶關合，乃以真容關合，奇矣！拾真容而不以真容關合，復以題詩關合，則更奇！然詩不別題而卽題於真容之上，雖以題詩門筭，仍用真容門筭，此其文心緊處。詩不題於真容之前，而題於真容之背，使狀元未見詩，先見真容，見真容而後尋詩，此其文心曲處。名曰題真，而不以真容爲題，詩中并不嗟悼真容，只譏刺丈夫，此其文心開闔處。又卽文心切近處。何也？若第欲爲蔡公蔡母題像，則當其初畫真容之時，所云縱不是蔡伯喈昔日的爹娘，須認得是趙五娘近來的姑舅，只此二語，已是絕妙像贊。何能更贅一詞哉？且令此處而復拈真容，不獨畫

蛇添足，而僅作悼親之語，不明棄妻之戒，亦顧客而忘其主矣。故詩中歸重棄妻，一部琵琶記，大旨意全在乎此耳。

（未扮院子上）爲問當年素服儒，于今腰下佩金魚，分明有個朝天路，何事男兒不讀書？自家乃蔡相公府中一個院子，便是我相公雖居鳳閣鸞台，常在瑩窗雪案，退朝之暇，手不停批，口不絕吟。如今將次回府，不免洒掃書閣伺候。真個好書館，但見明窗灑洒，碧紗內烟霧輕籠，浮几端嚴，青氈上塵埃不染，粉壁間掛三四幅名畫，（爲一軸真容作引）石牀上安一兩張古琴，（追照琴訴荷池）綉帙縹囊，數起看何止一萬卷，牙籤犀軸，乘將來勾有三十車，芸葉分香走魚蠹，芙蓉藏粉養龍賓，鳳唳馬肝，和那鷓鴣眼，無非奇巧，兔毫栗尾，和那犀象管，分外精神，積金花玉版之箋，列錦紋銅綠之格，正是休誇東壁圖書府，賽過西園翰墨林。（不寫文章之盛爲一首題詩作引）前在黃門口中寫早朝和尚口中寫道場，今又在院子口中寫書館，無不聲色俱工，真正才子。閒話休題，我相公昨日在彌陀寺燒香，拾

得一軸畫像，命我收下，不知其中畫的是甚故事？待我也把來掛在此間，等相公回來看便了。（掛真容介）真是早知不入時人眼，多買胭脂畫牡丹。

（末下旦上）

（仲呂引子）（天下樂）（旦）一片花飛故苑空，隨風飄泊到簾東，玉人怪問驚春夢，只怕東風羞落紅。（此四語可當七言絕句一首○此四句乃題真古風十四句之引也）

（旦）塔下落紅三四點，錯教人恨五更風，當初只道蔡伯喈貪名逐利，不肯回家，原來被人逼留在此。昨蒙牛氏夫人見我衣衫襤褸，怕丈夫不肯相認，教我在此書館中題幾句言語打動他，奴家只得從命。來此已是書館，却教我寫在那裏好呀！原來公婆的真容，也挂在此（不是捨真容者先見之反是失真容者先見之皆出人意外）（哭拜介）我如今就公婆真容背後，題詩幾句便了。（題在背後妙）苦向日受飢荒，雙親俱死亡，如今題詩句，報與薄情郎。（此又十四句之小引也）（援筆介）丈夫呵！

（仲呂過曲）（醉扶歸）（旦）我與你有緣結髮會相共，

難道是無緣對面不相逢？咳！我鳳枕鸞衾，也曾和他同，今日呵！永不看免毫爾紙將他動，休休畢竟一齊付東風，把往事如春夢。（此在未題詩之前寫一段憂愁之意，正與前日畫真容時而云未肯先淚流一樣文情）

（旦題詩介）崑山有良璧，鬱鬱璠璵姿，嗟彼一點瑕，掩此連城瑜。（璠璵璠璵亦璠王四字，此非因娘之題詩諷伯喈乃東嘉之題詩諷王四也）人生非孔顏，名節鮮不虧，拙哉西河守，何不如泉魚？（二句是實）宋弘既以義，王允何其愚？（二句是主）風木有餘恨，連理無旁枝。（二句一實一主）寄語青雲客，慎勿乖天彝。（題詩之意在此）

（前腔）（旦）總使我詞源倒流三峽水，只怕他腹中別是一帆風。（怕題詩沒用是一層曲折）牛氏夫人見我衣衫襤褸，怕丈夫不認，咳！這是教妾若爲容？奴家今日若不題詩去動他呵！夫人只怕爲你難移寵。（若不題詩更不好是又一層曲折）

（拜真容介）他縱認不得這丹青，貌不同，我的筆跡，兀自如舊，若認得我翰墨，教心先痛。（不認丹青先認筆跡是又一層曲折，前曲在未題詩前寫此曲在既題詩之後又寫出一段悽惻

之意既恐戲詩不足以動之又恐不題詩愈不足以動之末乃云縱不認得真容須認得輪廓是將前文所云之不忘了奴也須念了父母倒轉用來妙甚妙甚)

(旦)題詩已畢，且待伯喈回來見了，看是如何？如今待我先對夫人說知則箇。

(下場詩)(旦)未識兒夫意，全憑一首詩，得他心轉日，是我運通時。

第三十七齣 書館悲逢

文有急接不如緩接者，將看真先看書，將看詩先看畫，此用緩之法也。文有順接不如逆接者，趙氏以反言試牛氏，牛氏以反言試伯喈，趙氏以題詩激丈夫，牛氏又以解詩激丈夫，此則用逆之法也。文有層層脫卸者，因歎文章誤我，遂撇却几上文章起，看壁間圖畫，及看着真容，遂撇却畫圖，單玩真容，因猜不出真容，便放過真容，去看標題，及見標題，却放過畫中之人，專問題詩之人，詩中兼說棄妻棄親故事，牛氏又撇卻棄親之事，單辨去

妻之事，此借客引主，得主棄客之法也。文有步步跌頓者，見拾來之像，不得不認是爺娘，又不得便認是爺娘，若但寫其哀，不寫其疑，何由轉到標題？見標題之句，並不指畫中之人，偏指着看畫之人，若但寫其愧，不寫其怒，何由喚出趙氏？趙氏罵其棄妻而怒，牛氏觀其棄妻而亦怒，罵其棄妻而怒者，幾欲以棄妻自認，勸以棄妻而亦怒者，又斷不肯以棄妻自居，惟不肯以棄妻自居而後趙氏之出愈遲，其門筭乃愈緊，牛氏之言愈左，其接縫乃愈捷，此欲合故離，因離得合之法也。文章之妙，備於此矣。問今日傳奇中有能髣髴其一二否？

趙氏初見牛氏，明知我公婆即是你公婆，明知你丈夫即是我丈夫，而一則曰他家，再則曰他妻，胸中實實明白，口中假作糊塗，已極奇妙，乃有妙之尤妙者，前篇牛氏對趙氏之言曰：「他妻幸得媳婦不似你，會着承爺媽。」此篇伯喈看真容，則曰：「他的爺娘若沒個媳婦來相傍，少不得也是這般淒涼。」一則將目前這一個人，與意中那一

個人，認作兩個。一則將畫上這兩個，與家中那兩個人，分作兩頭。以彼況此，以此較彼，竊料彼不似此，此不似彼，而不知此即是彼，彼即是此，文章播弄至此，真令人眉飛色舞，目笑心開矣。

(生上)

(仲呂引子) 鵲橋仙 (生) 披香侍宴，上林游賞，醉後人扶馬上，金蓮花炬照回廊，正院宇梅梢月上。(極寫君恩之隆，重爲親與妻作引)

(生) 日晏下彤闈，平明登紫閣，何如在書案，快哉天下樂，我蔡邕早臨長樂，夜直嚴更，召問鬼神，或前宣室之席，光傅太乙，時頒天祿之藜，惟有戴星衝黑出漢宮，安能滴露研朱點周易。(以前春酒介齋則引毛詩長昏定省則引曲禮此處乃舉周易下文并舉尙書春秋五經錯綜點序作者自計其書之足爲五經鼓吹也) 我這幾日且喜朝無繁政，官有餘閒，庶可留心翰墨，從事詩書，正是事業要常窮萬卷人生，須是惜分陰。(看書介) 這是尙書咳那堯典上說大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他父母恁般待他，他猶自盡孝，我父母虧了我甚的，却不

能孝養他，看甚麼尙書。(又看介) 這是春秋，我想春秋中穎考叔對鄭莊公說：「小人有母，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咳！他偶然吃羹，便想到母親身上，我做官享天祿，倒把父母撇了，看甚麼春秋！我那看了書行不得，濟甚事！你看那書中那一句不是說着孝義？當初我父母教我讀書知孝義，誰知反被讀書誤了？我還看他怎的。(不孝不義之人未許讀五經，然則不孝不義之人亦未許讀琵琶也)

(仲呂過曲) (解三醒) (生) 嘆雙親把兒指望，教兒讀古聖賢文章，似我會讀書的，倒把親撇淡，少甚麼不識字的，倒得終奉養。書呵！我只爲其中自有黃金屋，反教我撇下椿庭萱草堂，還思想，畢竟是文章誤我，我誤爺娘。(東嘉不獨諷天下富貴之士功名之士，并以諷天下文章之士者，故不曰富貴誤我功名誤我，而歸其咎於文章也)

(前腔) (換頭) (生) 此我似做負義，虧心臺館客，倒不如守義終身田舍郎，白頭吟，記得不會忘，綠鬢婦，何故在他方？書呵！雖則是其中有女顏如玉，怎教我撇卻糟糠妻，下堂還思想，畢竟是文章誤我，我誤妻房。(上一曲

是實此一曲是主上，見真容作引此爲見趙氏作引）

（生）書既懶看，且看這壁間的古畫，散悶則箇。漸漸而來（見真容介）呀！這一軸畫像，是我昨日在彌陀寺中拾的，如何院子也將來挂在此間？（先看書次看畫然後引到真容寫得有次第若在俗子則一入書館便看真容矣）

南呂過曲（太師引）（生）細端詳，這是誰筆仗？（作者之意不重在畫中之人而重在題畫之人故此曲起句未問誰人之像而先問誰人之筆也）（細看介）覷着他，教我心兒好感傷，好似我雙親模樣。（此是一逼一緊見其似雙親故心兒感傷此是用緩文法先說感傷然後說似雙親妙甚唐人詩云同來玩月人何在風景依稀似去年又詩云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皆是也）名優將雙親二字低喝最爲得情）咳！虧了我的媳婦會針指，若是我的爺娘呵！怎穿着破損衣裳（此又一繼）他前日有書來，道別後容顏無恙，今怎的這般淒涼形狀？（二句再一繼言衣裳破損既不像形狀淒涼又不像也）因看今日之畫忽追想前日之書好甚）且住，我這裏要寄封書回去，尙且不能，他那裏有誰來往，直將到洛陽（此又一逼）不說

今日之畫是真卻疑前日之書是假文心曲折入妙）天下也有面貌斷像的，須知道仲尼陽貨一般應。此又一繼）

（前腔）（生）這多應是街坊誰劣相，砌莊家形衰貌黃（此再極力一繼）咳！我爺娘若沒個媳婦來相傍，少不得也這般淒涼（上文既云畫中之人斷不是家中之人矣卻又因畫中之人而想着家中之人從撇開處又收轉來妙筆非人所及）敢是個神圖佛像？（此又作一繼）呀！好奇怪，爲甚的我正看之間，猛可的小鹿兒心頭撞。（此又一逼惹母鬻指孝子心疼豈有親像在其前而不與其子之心相感）寫得最真無曲）這也不是神圖佛像，敢是當初畫工，有甚緣故？丹青像，由他主張，須知漢毛延壽畫王嬙。（宋語舍却畫中之人收到畫者身上妙）漢毛延壽誤王嬙與前曲仲尼陽貨一般龐字句二仄相同俗去一漢字添一子字便不合律）

（生）若是神圖佛像，背面必有標題，待我展過來看（至此纔寫到看詩妙有次第）呀！原有一首詩題在上面（念詩介）這斷好沒道理，怎的句句道着下官？我想書館中間人不得到此，是誰人敢來這裏題詩？（前篇趙氏云縱不認得丹青須認得我翰墨今偏不認得何也日以丈夫

而不識妻子之筆，固情理之未必然，即以趙氏而連入牛氏之室，亦意想之所不到也。待我問夫人，便知分曉，夫人那裏？

(牛氏上)

(雙調引子)(夜游湖)(貼)猶恐他心思未到，教他題詩句，暗中指挑翰墨關心，丹青入眼，強似把語言相告。

(竟把語言相告，未嘗不直捷痛快，然不如是則文不曲耳)

(見介)(生)夫人，誰人到我書館中來？(貼)沒有人來。(生)我昨日在彌陀寺燒香，拾得一軸畫像，院子

不省得，也將來挂在壁間，不知是甚人在後面題着。一首詩？(貼)敢是當原有的？(生)那裏是，墨跡尙未

曾乾。(貼)這詩如何說？相公請讀與奴家聽。(牛氏非不能讀，妙在教他自讀)(生讀詩介)(貼)相公，奴家不

省其中之意，請相公解說與奴家知道。(牛氏非不省得，妙在要他解說)(生)『崑山有良璧，鬱鬱瑤瓊姿，嗟

彼一點瑕，掩此真城瑜。』崑山是地名，產得好玉，價值連城，但若有了些兒瑕玷，便不貴重了。『人生非

孔顏，名節鮮不虧。』孔子顏子，大聖大賢，德行各備，大凡人非聖賢，能忠不能孝，能孝不能忠，所以名節

多至欠缺。『拙哉西河守，何不如皋魚？』戰國時人吳起，魏文侯拜他爲西河守，母死不奔喪；春秋時人皋魚，因周游列國，不及見父母之死，後來回後，遂怨恨自刎。『宋弘既以義，王允何其愚。』宋弘是光武時人，光武要把湖陽公主嫁他，他不肯從，說糟糠之妻不下堂；王允是桓帝時人，司徒袁隗要把姪女婿他，他便休了前妻，娶了袁氏。『風木有餘悲，連理無旁枝。』孔子時得皋魚，常哭問其故，皋魚說樹欲靜而風不寧，子欲養而親不在。西晉時，東宮門有槐樹二株，連理而生，旁無小枝。(蔡邕口中竟將西晉時事，明明直說，可見此書非爲蔡邕而作)『寄語青雲客，慎勿乖天彝。』是說傳言與做官的，切莫違了天倫。(貼)相公，那不奔喪，和那自刎的，那一個是孝道？(生)自然是那奔喪的不孝。(貼)那不棄妻，和那棄妻的，那一個是正道？(生)自然是棄妻的不正。(貼)相公，比如你待要學那一個？(牛氏之問，不亞於趙氏其昏醒丈夫至深切矣)呀，我的父母，知他存亡如何？我決不學那不奔喪的。(貼)相公，你雖不學那不奔喪的，且如你今怎

般富貴，倘或那糟糠之妻，藍縷醜惡，可不辱沒了你？你莫不也索休了！（羅不學吳起恐不能學宋弘側重棄妻所以逼出趙氏絕妙）（生怒介）夫人，你說那裏話？縱欲沒殺我，終是我的妻房，義不可絕！

（越調過曲）（鐺鐵兒）（生）你說得好笑，可見你心兒窄小，我決不學那王允，沒來由便漾卻苦李，再尋甜桃。古人云：『棄妻止有七出之條，』他不嫉不淫與不盜，終無棄條，那棄妻的衆所謂，那不棄妻的人所褒，縱然他醜貌，怎肯相休棄了？（從前亂掩胡寫書賢婿之弱得此方爲丈夫吐氣）（作者全部主意在此）

（前腔）（貼）伊家富豪，那更青春年少，看你紫袍挂體，金帶垂腰，做你的妻房呵！應須有封號，金花紫誥，必俊俏，須嬌嬌，若還他醜貌，怎不相休棄了？（此處尚不明言索性再極力一激文瀾甚曲）

（前腔）（生）夫人，你言顛語倒，惱得我心兒轉焦，莫非你把咱奚落？特兀自妝喬，引得我淚痕交撲，簌簌這遭。這題詩的是誰？（貼）你問他怎的？（生）他把我嘲，難恕！饒你說與我知道，怎肯干休罷了？（先疑其量窄既乃知其放

喬遂不復辨牛氏之言但欲問題詩之人文勢至此一逼）

（前腔）（貼）相公，我心中忖料，想不是薄情分曉，管教你夫婦會合在今朝。（明明說出却只未嘗說出愈中又一緩）（生）夫人，你說話好不明白。（貼）伊家枉心焦，只怕你哭聲高。（又明明說出却只未嘗說出愈中又一緩）（生）夫人怎麼說？（貼）你要問那題詩句的呵！是伊大嫂身姓趙，正要說與你知道，怎肯干休罷了？（至此方正說出看他出落得妙）

（生）呀！我那趙氏五娘，怎便到此？（貼）你不信，待我請他出來，姐姐有請。（旦上）

（越調近詞）（入賺）（旦）聽得鬧吵，敢是兒夫看詩囉，是誰忽叫姐姐？想是夫人召，必有分曉。（貼）相公，是他題詩句，你還認得否？他從陳留郡，爲你來尋找。（生認旦介）呀！果然是我娘子，你怎的穿着破襖衣衫，盡是素縞？（緩認而則便驚衣服寫得極真）莫不是我雙親不保？（旦）官人從別後遭水旱，我兩三人，只道同做餓殍。（生）張太公會周濟你麼？（旦）只有張太公護恤，嘆雙親別無倚靠。（生）後來如何了？（旦）兩口顛連相繼死。

(親死不便說出至此說亦是急中一緩) (生哭介) 苦原來我爺媽都死了，我且問你，那時如何得殯歛？(旦) 我剪頭髮賣錢，來送伊妣考。(生) 如今安葬未曾？(旦) 我把墳自造，土泥盡是我麻裙裏包。(生大哭介) 聽得伊言語，教我傷心噎倒！(一聞親死不便痛倒且急急問殯問葬然後痛傷雙劍綫中有綫寫得極真極曲)

(生哭倒介) (旦貼扶生起介) (旦) 官人，這畫像就是你爺媽真容了。(此處只指畫像並不題起詩句文字變化令讀者不知誰實誰主)

(生哭拜介)

(越調過曲) (山桃紅) (生) 蔡邕不孝，把父母輕拋。爺娘呵！我與你別時，豈知恁地早知你形衰老，怎留聖朝。(此是悲死) 娘子，你爲我受煩惱，你爲我受劬勞，謝你葬我爺，葬我娘，你的恩難報，也說甚麼養子能代老？(此是悼生) (合) 這苦知多少，此恨怎消，天降災殃人怎逃。(不敢怨不君敢怨相而歸其咎於天極得體)

(生) 娘子，這真容是誰人畫的？

(前腔) (生) 這儀容像貌，是我親描。(題詩之人即畫像之

人題詩即用牛氏傳說繪像須用趙氏自說文極精緻) (生) 娘子，途中遙遠，你那得盤纏，來到此間？(旦低唱介) 我乞丐把琵琶撥，怎禁路遙。(二句低唱妙蓋畫真容畫出來真是醜拙琵琶說出來亦是醜也) 官人阿！你說甚麼受煩惱，說甚麼受劬勞，你只看你爹，看你娘，此別時兀自形枯槁，也可知我的一身難打熬。(欲知生者之所以至于乞丐與死者之形貌可知也然則五娘之繪二親容五娘之自繪也觀上容一幅真可當吃糠剪髮圖) (合) 這苦知多少，此恨怎消，天降災殃人怎逃？

(前腔) (貼) 設着圈套，被我爹爹招，相公，你也說不早，況信音杳，姐姐，你爲我受煩惱，你爲我受劬勞，相公呵！是我誤你爹，誤你娘，誤你名不孝，也難說妻賢夫禍少。(先言父之失子初次替夫之言不早末乃歸罪于已極寫賢婦) (合) 這苦知多少，此恨怎消，天降災殃人怎逃？

(前腔) (生) 我脫卻巾帽，解卻衣袍。(貼) 相公，急上辭官表，我和你去行孝道。(生) 只怕你去不得。(貼) 相公，我豈敢憚煩惱，我豈敢憚劬勞，同去拜你爹，同去拜你娘，親把墳塋掃，也使地下亡靈兒，安宅兆。(夫既以不棄妻

爲人道妻敢不以不奔喪爲不孝乎安宅兆俗本作添榮耀便不是賢
媛語矣）（合）這苦知多少此恨怎銷天降災殃人怎
逃？

（餘文）（合）幾年分別無音耗，奈千山萬水迢遙，只爲
三不從，生出這禍苗（此三句爲一精之結亦可爲全部之結）

（下場詩）（生）只爲君親三不從，（旦）致令骨肉兩
西東，（貼）今宵賸把銀燈照，（合）猶恐相逢是夢中。

（西廂以草橋驚夢結今琵琶齣館相逢亦以夢字結天下事皆當
作如是觀矣）

第三十八齣 張公遇使

前篇既借五娘詩中罵伯喈，此篇又借張公口
中罵伯喈，前猶隱罵之，此則明罵之。非罵伯喈，罵
王四也。極寫伯喈之義，所以爲王四諷，極寫張公
之義，亦所以爲王四諷也。何也？伯喈托張公以生，
五娘又託張公以死，而張公既不負生，又不負死，
真可謂義薄雲天，誠貫金石矣。夫鄰且不可負，而
况於親死，鄰且不可負，而况於生妻哉？故曰寫張

公之義，亦所以諷王四也。

文之黯然銷魂者，其張公告墓之語乎？呼蔡公
蔡母之靈而語之，問云去與不去，於是泫然曰：「
叫他不應，魂何在？」觀者至此，雖鐵石爲心，亦爲
泣數行下矣。曾子有言：「椎牛祭墓，不如雞豚之
逮親存也。」子路南游之後，列鼎而食，積粟萬鍾，
追思爲親負米，藜藿爲供之時，已不可復得。嗚呼
哀哉！吾願天下之爲人夫者，三復於斯篇，尤願天
下之爲人子者，三復於斯篇。

（末扮張太公上）

（南呂引子）（虞美人）（末）青古木何時了？斷送人多
少，孤坟誰與掃。荒苔連塚，陰風吹送紙錢遙。（北）孤寂
古塚，繁榮不獨蔡公蔡母然也。若丞相若狀元百年而後同歸，于是矣。
彼逐富貴而棄貧賤，貪名利而忘禮義者，復何爲哉？○俗本欲以荒苔
二字連上句讀，因以遠字改作來字，則上下相隔不若古本之妥也。
（末）冥冥長夜不如曉，寂寂空山幾度秋。泉下長眠
人未醒，悲風瑟瑟路松楸。（人生如夢死乃大覺而下泉人
倒是醒，泉上人倒未必醒也）老夫受趙五娘之託，教我爲

他看管坟墓，這兩日有些閒事，不會去看得，今日須
索去坟上走一走。

(仲呂入雙調)(步步嬌)(末)呀！只見黃葉飄飄，把坟
頭覆，廝趕的皆狐兔。(二語便寫出荒坟氣象)(仰望介)敢
是誰人來砍了樹木去，爲甚的，松楸漸漸疎？(跌倒介)
什麼東西，把我老人家絆這一跌，咳！却原來是苦把磚
封筍迸泥路。(只因仰望松楸便不能俯視泥路寫來甚真)(歎
介)老員外，老安人，古人說得好，『末歸三尺土，難保
百年身，已歸三尺土，難保百年坟。』只怕你難保百年
坟。(因有傷生者之身而傷及死者之坟，從跌後寫來文情甚妙)我
老夫在日，尙來爲你看管，若我死後呵！再教誰添上三
尺土。(因傷死者之後，還自傷老者之死，寫荒坟是荒坟，寫老漢是老
漢)再教誰三字，不罵伯喈而已罵伯喈矣！

(丑扮李旺上)

(前腔)(丑)渡水登山多勞苦，來到這荒村塢，遙觀一
老夫，試問他家，住在何處？(他家者蔡家，他眼在老夫心在蔡家，
所以爲妙。若認他字爲指老夫則誤矣)踱步向前行，呀！卻原來
是一所荒坟墓。(先望見老夫而後見坟墓，在行路人眼中寫來又

在問路人意中寫來情實如畫。○步步嬌首句當以仄仄平平四字爲
起，唯第一字不妨用平，觀前曲黃葉飄飄，此曲渡水登山，可見故西樓
之看取誰行敲門者，則是紅拂之朝來獻策，侯門云則非！

(相見介)(末)小哥你從那裏來？(丑)在下從京都
來。(末)來此何幹？(丑)我奉蔡狀元之命，持差至此，
要請他的太老爺，太夫人，和小夫人，一同到洛陽去。
(末)蔡狀元叫甚名字？(丑)我相公的名字，我怎敢
說。(末)荒僻之處，但說不妨。(丑)我相公叫做蔡伯
喈。(末)怒介！

(風入松)(末)你不須提起蔡伯喈，說着他，每貳歹。
(伯喈不幸而爲東嘉所借，然以罵伯喈則此爲反文，以罵王四則此
爲正文也)(丑)呀！他有甚歹處？(末)他中狀元，做官六
七載，撇父母，拋妻不睬。(丑)他父母如今在那裏？(末)
兀的這磚頭土堆，是他雙親，在此中埋。(末)說子妻于下落，
先說父母下落！

(丑)咳！原來太老爺，太夫人都死了，老丈，你可知道
他爲甚死的？

(前腔)(末)他一從兒別後，遇荒災，便無人倚賴。(丑)

這等說，那時節誰看待他兩個？(末)虧他媳婦相看待，(因問父母下落便帶妻母來)把衣服和釵梳都解。(丑)解也須有盡時。(末)便是這小娘子解得錢來買米做飯，與公婆吃，他却背地裏把糟糠自握，公婆的反疑猜。

(丑)這樣孝順媳婦，還去疑猜他，敢是道他背地自喫了甚麼好東西。(末)便是後來呵！

(急三鎗)(末)他公婆親看見，雙雙痛死，無錢斷送，他剪頭髮，自買棺材。(此其父母之所以歎)(丑)他這般無錢，如何築得這一所坟墓？(末)說也奇怪，他去空山把裙包土，感得神明助，與他築坟墓。(此其父母之所以葬)

(丑)自古道：『孝感天地』，果然有這樣事，那小娘子如今在那裏？

(風入松)他如今還往帝都來，小哥，不瞞你說，他沒盤費，一路上彈着琵琶做乞丐。(此處方說出妻子下落)

(丑)咳！蔡相公特地差我來，取他父母妻子，如今太老爺，太夫人，又死了，小夫人又去了，如何是好？(末)你漫着，我與你說與他父母知道。(後想奇絕慘絕)(面慕呼介)老員外，老安人，你孩兒做了官，如今差人

來接你，到京同享富貴，你也去不去？(哭介)教他不應魂何在？空叫我珠淚盈腮。(荆歌曲云：墓形容不見伊，訴裏曲無回對，可謂悲矣。然觀者知錢氏之不嫁，則悲猶可。未若琵琶張公叫墓之悲，尤甚也。)

(丑)老丈，你且休哭，待我回去對相公說知，教他做些功課，追薦爹娘便了。(末)咳！他生不能養，死不能葬，葬不能祭，這三不孝，逆天大罪，空設醮，枉修齋。(可見彌陀寺中道場，竟是無用)

(末)你相公如今在那裏？(丑)我相公如今人替在牛丞相府裏。

(急三鎗)(末)小哥，你如今疾便回，說我張老的道與蔡伯喈。(丑)道甚麼來？(末)道你拜別人的爹娘，好美哉！親爹娘死，倒不值你一拜。(幾令天下為賢者無處生活)

(丑)老丈，你休錯埋怨了人，我相公要辭官，朝廷不從，要辭婚，我太師又不從，他也只是沒奈何了。(末)恁地說呵？

(風入松)(末)原來他也是無奈，好似鬼使神差。(真寫伯喈則此為正文，以影王四則此又為反文也)當初伯喈在家

時，原不肯赴選，爭奈他爹爹不從他。這是三不從，把他斷禁害，（三不從在李旺口中述其二在張公口中述其一合應前文）三不孝亦非其罪。（丑）老丈，你險些錯埋怨了他。（末）這總是他爹娘的福薄運乖，可知道人生裏都是命安排。（無可奈何而歸之命非寬慰之詞正悲痛之詞耳）

（末）小哥，老夫不是別人，張太公的便是，當初蔡伯喈臨去之時，把父母囑托與我。如今他父母身死，小娘子親往京師尋他，將去了半個月了。你今回去，一路之上，但見一個道姑打扮的女子，拿着琵琶，背着一軸真容的，便是你相公的令夫人，你好生承佈他，上京去便了。（牛氏教他家中迎娶張公又教他路上尋覓都妙在水月鏡花）（丑）理會得，老丈告別了。

（下場詩）（末）雙親死了已無依，今日回來也是遲；
（丑）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

第三十九齣 散髮歸林

作者之寫此一篇，特欲喚醒天下之以女爲子，以婿爲子者也。天下未嘗無孝婿可以當子，而婿

自有父母，則婿終是婿，天下未嘗有孝女可以當子，而女自有公姑，則女終是女。婿終是婿，女終是女，則彼雖孝於我，我皆不得而子之者也。而愚之夫猶竊疑焉，以爲婿非我之所生，我或不得而子之，若女固我之所生，我亦何不得爲子之。且婦亦非我之所生，我得因子而子之，乃婿非我之所生，我獨何不得因女而子之。嗚呼！是誠不知女以婿家爲家，則不復以父家爲家，而婦以夫家爲家，婿則不以妻家爲家也。故以此家之女，而爲彼家之婦，則真爲彼家之人，不復爲此家之人。此必然之理也。以彼家之子，而爲此家之媳，欲其竟爲此之人，不復爲彼家之人，此必無之事也。若以女爲子，則將以婿爲婦耶？若以女爲子，則將以甥爲孫耶？鄭國立莒甥爲嗣，春秋書曰：『莒人滅鄭，』甥之不可以爲後可知矣。甥不可以爲後，而婿之不可以爲子可知，婿不可以爲子，而女之不可以爲子又可知。今有爲我女我婿，而奪人父子之恩，不顧人夫婦之義者，不過謂我女我婿之可以當我子

耳，誠知其不然，亦何樂而爲此也？然則東嘉之寓言於牛相，其所以諷不花丞相者，至深切矣！

天下有行我之意，而不恤他人之苦者矣，不知彼情猶我情，人苦不繫矩耳。東嘉于牛相別女之文，特與南浦鬪別之文，處處相符，字字相應，令人深長思也。試觀牛相之託女培，何異伯喈之託父母？試觀當時小姐之囑老嫗，何異伯喈之囑張公？其曰金陵涉萬餘里，非卽所謂眼巴巴望着關山遠乎？其曰撇了爹媽，沒人溫清，非卽所謂膝下嬌兒去，堂前老母只子，其曰凡事望你看顧，非卽所謂公公可憐俺爹娘望你周全乎？其曰我自看承你，孩兒不須叮嚀，非卽所謂你爹娘早晚間吾當陪伴乎？其曰再來時，我的存亡未審，非卽所謂怕回來雙親老年乎？其曰須早辦回程，非卽所謂歸休晚，莫教人凝望眼乎？其曰你寬心等，何須苦挂縶，非卽所謂兒今去，爹媽休得要意懸乎？其曰把音書寫，頻頻寄郵亭，非卽所謂要解愁煩，頻寄音書回轉乎？其曰爹年老，伊家須是好看承，非卽所

謂雙親衰倦，你扶持，看他年老乎？嗟乎異哉！天道好還，可見果報之速，人情不遠，當存忠恕之心，讀傳奇而至此，勝聽瞿曇說法，又勝聽老儒講學矣。文有不與前文相避，而故與前文相犯者，不相犯不見文心之巧也。文既有與前文相犯，而又與前文相避者，不相避不見文心之變也。如小姐初聞其父之招培，嘗私語老嫗，今牛相初聞其女之奔喪，亦私問老嫗，斯則同矣。而老嫗前則不敢諫丞相，後則敢于諫丞相，是一變。丞相前之聽女，初拒後從，今之聽女，亦初拒後從，斯則同矣。而前則拒于小姐面前，今則拒于小姐背後，前則女欲同歸，而但許其迎親，今則女欲同歸，而竟計其同歸，是又一變。至于同一強，而逼試則子強從父，奔喪則父強從女，同一別，而赴選則以一人別三人，廬墓則以三人別一人，極相煩處，偏不分毫合掌。夫作文之難，非善避之難，而犯而避之之難，又非能犯之難，而以避者犯之之難。琵琶此篇，既能犯，又能避，欲不謂之才子之文，何可得耶？

(外扮牛丞相上)

(雙調引子)(風入松慢)(外)女蘿松柏望相依，况景入桑榆，不慮他春庭萱室齊傾棄，怎不想着家山桃李。嘆當初中雀誤入屏裏，到如今乘龍難駐門楣。(有早知今日悔不當初之意，女終不可以爲兒婿終不可以爲子也)

(外)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自家當初不三思，苦苦的招贅蔡伯喈爲婿，指望他養老百年。誰想如今他的父母雙亡，他的媳婦竟來京中尋取他，今聞計奔喪，即日將去，聞說我女孩兒，也要和他同去，未知果否？待我喚老姥姥出來問他，便曉端的了。(金剛懺配之時，小姐私告老媽散髮歸林之前，丞相亦私問老媽正與前文相對)老姥姥那裏(淨扮老姥姥上)

(仲呂過曲)(光光乍)(淨)女婿要同歸，岳父意如何？忽爾呼奴緣何的，想必與他做區處。

(見介)(外)老姥姥，蔡狀元的父母身死，要回家守制，聞說我家小姐也要和他同去，果有此事否？(淨)告相公，果然小姐要和狀元同歸守孝。(外)呀！我家小姐，如何與別人守孝？(又是一句傷風敗俗非理的言語)

(淨)相公請息怒，聽老婢告稟。

(南呂過曲)(女冠子)(淨)媳婦事舅姑，合體例，怎不教女兒同去，相公當初爲你相留住，今日裏怨着誰？(前者不相留，何似當初教他來赴選，今老媽之意亦若曰：何似當初休留他爲女婿，又與前文相同)(外)我不教女兒去，看他怎的？(淨)相公，事須近理，怎使聲勢，休道朝中太師威如火，那堪路上行人似似碑。(即幾言諫父文中所云：息達公議)(合)說起此事，費人區處。

(外)我教小姐去也不妨，只是他自幼嬌養，那裏跋涉得許多路途？(淨)相公，這也說不得了。

(前腔)(淨)相公只慮着多嬌女，怕跋涉萬山千水，可知道女生向外從來語。(喚醒天下愚人)况既已做人妻，夫唱婦隨，不須疑慮。(即幾言諫父文中所云：已嫁從夫之意)相公這是藍田種玉結親情，今日裏船到江心補漏遲。(前者五娘曰：是老親合顧，倒令老媽之意亦若曰：是相公合顧，倒又與前文相對)(合)說起此事，費人區處。

(前腔)(外)當初是我仔細，誰知道事成差池？(前者蔡公自歎當初是我不是，今牛相亦曰：當初是我仔細，又與前文

相對)痛念深閨幼女多嬌媚,怎跋涉萬餘里?况我嫡親更有誰,怎忍分離(節前日蔡公惡子之語)罷罷!不教愛女擔煩惱,也被旁人講是非(忽然轉念此猶前日之遺女迎親也但先拒後從前分作兩篇寫今只在一篇寫更奇○在一篇寫已寄在一曲中寫更奇)(合)說起此事,費人區處?

(外)老太太,你說的話也不差,沒奈何只得由他去罷(淨)說話間,狀元小姐都來了(生引旦貼上)

(雙調引子)(五供養)(生)終朝垂淚爲雙親,教我心慘(旦)親坟須共守,只得離神京(旦)且商量計策,猶恐你爹行不肯(合)若是你不肯,難說道君王有命(招婿可曰奉旨若不許奔喪不得亦曰奉旨也)

(相見介)(外)賢培,聞你父母背棄,你媳婦來此尋你,此事信否(生)果有此事,愚培正要來稟知岳丈(外指旦介)這可就是伯喈的媳婦麼(旦)奴家便是(外)賢哉賢哉(貼)孩兒有一事拜稟爹爹,孩兒與趙氏姐姐,同爲蔡家媳婦,他便生能養,死能葬,竭盡孝道,孩兒卻生不能供甘旨,死不能奉含飯,以此自思,罪愧何極!今特請於爹爹之前,情願居於姐姐

之下(外)賢哉吾女!說得極是!牛相此時大非昔比與前文變(旦)夫人乃是香閨綉閣之名姝,奴家乃裙布荆釵之貧婦,况承君命以成婚,難讓妾身以居首(外)五娘子,你身先歸于蔡氏,年又長于我兒,禮應相讓,不必多辭(生)你兩個只做姊妹相呼罷(外)這個說得有理,五娘子你既無父母,又喪公姑,算做是我的女孩兒一般便了(蔡公只有一個媳婦却偏有兩個拜墓牛公忽有兩個女兒留不得一個在家趙氏夫人兩個尊人又得一個尊人牛氏分去半個父親又要尋別一個父親狀元強做半個兒子到底只有一個爹娘丞相兼做兩個丈人其實只剩得半個女婿此數事皆堪爲之絕倒)(生)愚培今日拜辭岳丈,領二妻同歸故里,共守親喪,待服滿之後,再來侍奉尊顏(外)賢培,我其實捨不得你和女兒遠去,只是奔喪大禮,我也再難相留(前著輪時悔今則當下便從比前稍變)(貼)爹爹,孩兒暫別尊顏,實出無奈,爹爹善自保重,不必時常牽挂(外哭介)孩兒,你今拜舅姑的墳墓,竟不念我了(拜別人的爹娘在男子則不可在女子則正當也)苦女兒終是向外,兀的不痛殺我也!

(至此纔醒)(貼悲介)爹爹，不須煩惱。(生旦貼拜辭介)

(大石調過曲摧拍)(生)念蔡邕爲雙親命傾，遭不孝逆天罪名，今辭了帝廷，感岳父殷勤，豈敢忘情痛父母恩深，久負亡靈，辭別去，同到墳塋，心感感，淚盈盈。(非爲別丈人而淚盈盈，自爲痛父母而淚盈盈也。寫狀元自有狀元之淚)

(前腔)(旦)念奴家離鄉背井，謝公相教兒共行，非獨故里榮，我泉下公姑，死也目瞑。(外)五娘子，我女兒到彼，凡事望你看顧。(丞)託女與狀元託親一體悲慘。(旦)我自看承你孩兒，不須叮嚀。(前承伯嗜之託看承，向父母今又受牛相之託看承他孩兒，又特與前文相對)辭別去，同到墳塋，心感感，淚盈盈。(亦自痛公姑而淚，非代爲牛氏淚也。寫五娘亦自有五娘之淚)

(前腔)(貼)覷爹爹衰顏鬢髮，思量起教人淚零，我進退不忍，待不去呵，棄了公姑，被人譏評，待去呵，撇了爹行，沒人溫清。咳！只得辭別去，同到墳塋，心感感，淚盈盈。(爲別老父而淚，非獨爲公姑而淚也。寫牛氏又自有牛氏之淚)

(前腔)(外)孩兒此別去，你的吉凶未憑，再來時我的

存亡未審。賢婿，吾今已老景，畢竟你沒爹娘，我沒親生，若念骨肉一家，須早辦回程。(即前日蔡家父子母子囑別之語，對照得妙)辭別去，同到墳塋，心感感，淚盈盈。(爲別女而淚，非爲別婿而淚也。寫丞相又自有丞相之淚)

(外)貼各悲介(生)岳丈，不必悲傷，此別不過三年之期。

(正宮過曲)(一撮掉)(生)岳丈你且寬心等，何須苦挂榮。(即前日別五娘之語)(外)賢婿，你須把音書寫，頻頻寄郵亭。(亦即前日蔡公蔡母囑其子之語)(貼)老姥姥，我爹爹年老，伊家須是好看承。(即前日伯嗜託付張公又託五娘語)(淨)小姐，這不勞挂念，只顯你程途裏，各得保安寧。(旦)死別全無准，生離又難定。(合)今去也，未知何日返神京。(即前日又不知何日再圓之語)

(外)你每途中須各保重(生旦貼)多謝挂念，就此告辭了。

(哭相思尾)(合)最苦生離難拋捨，未知再會何時也。(亦即前日不知何日再圓之重覆一語耳)

(生貼旦並下)

(下場詩)(外)女婿今朝已別離，老身孤苦有誰知？
(淨)夫唱婦隨同歸去，(合)一處思量一處悲。

第四十齣 李旺回話

文章之妙，妙在無空落墨處，又妙在有空落墨處，墨之所染，無有一處落空，是其到也，是其密也。墨之所染，偏有一處落空，是其脫也，是其閒也。如李旺迎取蔡狀元家眷，既迎不着，及張公教他路上尋覓道姑，又尋不着，回到京師，稟覆狀元，又稟覆不着，則寫一李旺，毋乃贅乎？曰：非贅也，必有着落，而後寫之，則文無虛致矣。以無着落而遂不寫之，則文有漏筆矣。且筆生在此，而眼光在彼，若使李旺尋得着道姑，何以見尋夫者之不取緩？不寫李旺稟覆不着狀元，何以見奔喪者之不敢遲？虛寫李旺一邊，正兼襯五娘伯喈兩邊，如此運筆，是有落空處，正是無落空處，脫處閒處，正是到處密也。才子之文，誠非常人所得而窺測矣。

(丑扮李旺上)

(過曲柳穿魚)(丑)心忙似箭走如飛，歷盡艱辛有誰知？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歸來後，到庭除內，聽說狀元已回去。

(丑)自家李旺，蒙老相公差往陳留，迎取蔡狀元的老員外老安人小娘子，來京同住。不想他兩位老的已都死了，小娘子又先來了，那張太公教我在路上尋覓他，却又尋不着，空自走了這一遭。今日回來，待要稟覆蔡狀元，聞說蔡狀元已回去了。(纔是稟覆得)狀元已是空令并稟覆不着狀元，又是空中之空。我今日稟覆了老相公，再作道理。(李旺去請三個人不曾請到二個，今來稟覆三個人只稟覆得一個去，是全空來是半空)呀！老相公早出來了。

(外扮牛丞相上)

(黃鐘引子)(翫仙燈頭)(外)堂上有人聲，是誰來諍譁吵鬧。

(丑見介)告相公，李旺回來了。(外)你回來了麼？你可知道我家小姐和蔡相公都回家去了。(丑)蔡相公的小娘子，會到這裏不會。(外)會到來。李旺，我且

問你蔡相公父母俱死了，小娘子又來了，你到那裏，可曾見甚麼人？(丑)老相公聽稟。

(過曲) (風帖兒) (丑) 我到得陳留，逢一故老，在他爹娘墳墓拜掃，道他爹娘呵！果然飢荒都死了，他媳婦也來到，枉教人走這一遭。(此結還前文)

(前腔) (外) 李旺，我如今去朝廷上表，表奏蔡氏一門孝道，管取吾皇降丹詔，旌節孝，把他召，我自去陳留走一遭。(此引起後文)

(丑) 老相公說起來這個小娘子，其實難得！(外) 便是一家都難得！一來蔡狀元不忘其親，二來這個趙五娘子孝于舅姑，三來我家小姐又能成人之美，一門孝義如此，理合表奏朝廷，請行旌獎。(爲末簪伏線)

(合) 老相公說得極是！
(下場詩) (外) 五更三點奏朝廷，(丑) 世上難求這樣人。(合) 管取一封天子詔，表揚千古孝賢名。

第四十一齣 風木餘恨

伯喈之入贅豪門，不棄糟糠，此子虛烏有之事

也。若伯喈之廬墓盡哀，孝感媳婦，則非子虛烏有之事也。從前寫一本無是事之伯喈，固知其非爲伯喈而寫矣。今更寫一真有是事之伯喈，豈又忽爲伯喈而寫乎？曰寫此非爲伯喈，亦以爲王四也。夫王四之爲王四，所謂捨自己爹娘，而拜別人爹娘者也。但責之以棄妻，猶未足儆其志，不若責之以背親，乃足大正其事。是從前虛寫一義夫，誠以愧一人贅豪門之人，於此實寫一孝子，愈以大愧入贅豪門之人也。故曰寫此非爲伯喈，亦爲王四也。

此篇固爲王四而寫，然亦未嘗不爲伯喈而寫。何也？東嘉作琵琶本欲諷王四，而不免於誣伯喈，是不得不爲伯喈白，實寫其孝，所以白之也。曷白乎？曰不棄糟糠，不忘本也。孝子想當然也。入贅豪門，是忘親也。孝子必不爲也。夫伯喈初未有不棄糟糠之事，而歸之以不棄糟糠，正以其能養之故。伯喈初未有入贅豪門之事，而誣之以入贅豪門，毋乃傷孝子之心，然則寫伯喈而必寫廬墓盡

孝，既可以信其不棄糟糠之必有是情，又可以信其入贅豪門之必無是事也，故曰爲伯喈白也。

琵琶一書，四時之氣皆備，簾幕風柔，花陰綠暗，寫春也。坐對南薰，新篁池閣，寫夏也。長空萬里，嬋娟可愛，寫秋也。樓臺銀鋪，綺帶飛舞，寫冬也。寫春則純寫其樂，寫夏則樂中有悲，寫秋則悲多于樂，寫冬則純寫其悲，可謂極情盡致矣！予見傳奇家，有以四節分作四事寫者，春寫杜甫郊迎，夏寫東山着屐，秋寫坡公赤壁，冬寫陶穀烹茶，各自成篇，不相聯屬，豈若琵琶合四景於一篇之爲尤勝哉？

(生)貼引侍從上

(雙調引子)梅花引(生)傷心滿目故人疎，看那墟盡荒蕪。(二語便將入宮初歸之人故鄉荒亂之後一片悲慘情狀一筆寫出)(旦)惟有青山伴着個坟墓。(合)慟哭無聲長夜曉，問泉下有人，還聽得無？(叫他不應魂何在，我既不能聽，彼泉下有人聽得無？又未知彼能聽我否也，皆極傷心之語)

(玉樓春)(生)他鄉萬點思親淚，不能滴向家山地。(旦)如今有淚滴家山，欲見雙親魂無計。(貼)荒坟

衰草連寒烟，芥苔黃葉飛頻驚。(生)欲聽雞聲來問寢，忽驚蟻夢先歸泉。(旦)人生自古誰無死？嗟君此恨憑誰語。(貼)可憐衰絰拜坟塋，不作錦衣歸故里。(詞意亦極悲慘)(生)夫人，此處便是爹娘坟塋，我和你先拜了雙親，還要去拜謝張太公。(旦)正是如此。(各拜哭介)

(仲呂入雙調)(玉雁子)(生)孩兒相誤爲功名，誤了父母，都緣是孩兒不得歸鄉故。爹媽呵！你怎便先歸黃土，乾坤豈容不孝子，名虧行缺不如死，只愁我死缺祭祀。(情不容生而身又不可死，正與孝婦請糧賣髮時語意一般)(合)對真容，形衰貌枯，想靈魂，悲咽痛苦。(方寫坟墓，又照顧真容一筆不漏)因看真容，枯槁想見其靈魂，亦必悲苦慘絕之語

(前腔)(旦)百拜公姑，望於憐恕責我夫，你孩兒贅居牛相府，日夜要歸難離步。你這新媳婦呵！堅心雅意勸親父，同歸故里守孝服，今日雙雙來廬墓。(伯喈牛氏口中但宜責不自解，却用五娘代爲之解妙甚)(合)對真容，形衰貌枯，想靈魂，悲咽痛苦！

(前腔) (貼) 不孝媳婦當初爲我誤了丈夫，喫人談笑生何補？我待死呵，又羞見我公姑。公婆呵！我生前不能相奉侍，何如事你向黃泉路？只是我死了呵！家中老父誰看顧？(亦是欲死而不可死與伯喈之言相合然伯喈只念死親牛氏并念生父寫伯喈之孝只寫着一邊寫牛氏之孝却寫到兩邊)

(合) 對眞容，形衰貌枯，想靈魂，悲咽痛苦！

(生) 呀！說話之間，只見朔風四起，瑞雪橫天，天氣甚是寒冷，左右且都迴避者。(旦貼引侍從下介) (末扮張公上)

(前腔) (末) 樓台銀鋪，遍青山渾如畫圖。(此泛寫雪○看他只二句便寫盡雪景) 這想是天助孝子之哀，乾坤見他衣縷素，故添箇縞帶飛舞。(此專寫廬墓之雪更顯○首篇白髮紅英是以白襯紅此篇衣縷縞帶是以白襯白) 他躡踴痛哭，直恁苦，那堪大雪添淒楚。(此悲之雖然如此，爲孝子者，不必過哀，抑情就禮通今古。此慰之) (歎介) 莫說守墓三年，便終身守墓，也無救於墓中之人了。對眞容，形衰貌枯，想靈魂，悲咽痛苦！(此又悲之○看他既悲之又欲慰之既慰之又復悲之有無數轉折)

(生) 呀！張太公來了。(見末拜介) 卑人父母生死，皆蒙太公周濟，啣環結草，難報大恩，正擬拜了雙親墳墓，就到府上拜謝，何勞太公先降？(不用伯喈往謝却用張自來省筆之法) (末) 說那裏話。蔡相公，你高擢科名，腰金衣紫，可惜令尊堂相繼謝世，不得盡你的孝心，正是樹欲靜而風不寧，子欲養而親不在，這也是他命中該如此，不必說了。你今日榮歸故里，光耀祖宗，雖是他生前不及享你的祿養，死後亦得沾你的恩榮，也不枉了他一片望子之心。老夫苟延殘喘，又得相見，僥倖僥倖蔡相公，你今在此廬墓，老夫合當陪伴，但有牛氏夫人，在這裏，怕不穩便，暫且告別，再來相看。(張公來但見伯喈不惟不必見牛氏，并不必更見五娘又省筆之法) (生) 多謝太公，即日還當造宅叩謝。

第四十二齣 一門旌獎

神龍見首不見尾，文章之妙，何獨不然？以有結

尾爲結尾，不若以無結尾爲結尾也。西廂至草橋驚夢，不容再續矣。琵琶則於書館悲逢之後，既繼之以廬墓，又結之以旌門，抑又何也？曰：作西廂者，非有所托諷而著書，不過因窻明几淨，筆精硯良，又值身閒手暇，於是自寫其錦心綉腸，以爲娛樂；故其書至草橋驚夢而遂可以止也。若琵琶以諷王四，并以諷不花，苟但寫其悲，而不寫其歡，何以爲不棄親不棄妻者勸？苟但寫其離，而不寫其合，又何以爲不奪人親不奪人妻者勸也？故廬墓旌獎二篇，在今日演之，或可以闕之，在當日作之，則斷不可以闕之也。然而今人之闕之，初不以文字之妙于不結爲結而闕之，徒以守墓易服之爲不祥而闕之，是又豈得爲知文者哉？

今人亦有以書館悲逢之後，添演琵琶後劇者，然多將古本移換，增出蔡家設幕趙家弔喪，已爲贅矣。乃於終篇又增出張公問罪，牛相請免，無數文字，竟似以蔡公之授杖，伯喈之離親，爲真有是事者，不亦誣古人之甚乎？夫伯喈必不爲如此之

人，而東嘉偶借之，已不免於誣伯喈，東嘉必不爲如此之文，而今人冒爲之，不唯誣伯喈，又誣東嘉。然則書館悲逢以後之數篇，愈不可以不批，愈不可不讀也。

人謂琵琶之結於旌門，是以有結爲結，吾謂琵琶之結於旌門，猶之以無結爲結也。何也？今之傳奇，悲則極悲，歡亦極歡，離則皆離，合亦皆合，此常套也；而琵琶獨寫一不全之事以終篇，大異乎今之傳奇之終也。今之傳奇，善必獲福，惡必蒙禍，死者必惡，生者必善，此常套也；而琵琶獨寫一不平之事以終篇，又大異乎今之傳奇之終也。何謂不全之事？若論團圓之樂，則連理既得，重諧高堂，亦再慶，斯爲快耳！乃趙氏不死，雖膺封誥於生前，而二親已仙，空錫綸章于身後，豈非事之不全者乎？何謂不平之事？若論報反之正，則子離親而親已亡，女別父而父亦殞，斯爲快耳！乃非于久困清貧，望子成名之蔡翁，偏不得與親兒相見，以自恃富貴，奪人骨肉之牛，相反得與親女重逢，豈非事之

不平者乎嗚呼！從來人事多乖，天心難測，團圓之中，每有缺陷，反報之理，嘗致差訛，自古及今，大抵如斯矣！今人惟痛其不全，故極寫其全，惟恨其不平，故極寫其平，而東嘉則仍以不全歸之運數，以不平還之造物，故曰琵琶之以有結爲結，猶之以無結爲結也。

(生旦貼同上)

(商調引子)(道遠樂)(生)寂寂誰憐我，空對孤坟珠淚墮。(旦貼)光陰彈指過三春。(前幾過一冬忽已三春三年之喪如駒過隙爲之三歎)(合)幽途渺渺，滯魄沈沈，誰與招魂？

(生)夫人，我和你每慕廬守孝，彈指之間，不覺已過二年了，光陰易過，音容日杳，真好傷感人也。(旦貼)相公，正是服喪有終日，思親無盡時。(生)呀！這來的好似張太公。(未扮張太公上)一封丹詔從天下，忽聽得傳開動郊野，說道旌表一門閭。(未上)此爲何人也。(相見介)(未)蔡相公，外面噴傳，有天子恩詔到此，旌表孝義，多應是爲是下面來。(生)單人空懷

罔極之恩，徒抱終天之恨，方愧子道有虧，更何孝行可表。(未)說那裏話，老漢當初也只道你貪名逐利，撇了父母妻室，不肯還家，到如今才得個分曉。自古道：『孝弟之至，通於神明。』今見你坟頭枯木，生連理之枝，白兔有馴擾之性，祥瑞如此，吉慶必來。(五娘之孝感猿虎事之虛者也，伯暗之孝感樹枝事之實者也，虛事則以實筆繪之，實事則以虛筆點之，此文章虛實實之妙)

(仲呂入雙調)(六么令)(未)連枝異木新驚見，坟頭自兔如馴，禽獸草木尚懷仁，這一封丹詔必因君，料天也會相憐憫。(張公所謂天憐憫是憐憫孝子，○正與首卷行孝於已俟命于天二語相應)

(前腔)(生)皇恩若念臣，我也不圖祿及吾身，只愁恩不到雙親，空辜負這孤坟。(不願旌生但願贈死惟其如此所以可旌耳)料天也會相憐憫。(伯暗所謂天憐憫是憐憫死親)(前腔)(旦)知他假與真，謝得公公報說殷勤，向日呵空教你爲我受艱辛，今日裏有誰旌表你門庭。(孝者不望旌者望旌使非孝義者亦不望旌者望旌使非義矣然在感恩者之心實望得此以爲報也)料天也會相憐憫。(五娘所謂天憐憫

是憐憫義人)

(前腔)(貼)來使是何人問中無由詢問一聲。(生)夫
人你要詢問甚麼(貼)無由詢問我家君知他安與否
死和存(寫牛氏自有牛氏心事妙)牛氏之在陳留而念京師亦猶
狀元之在京師而念陳留也)料天也會相憐憫(牛氏所謂天憐
憫是憐憫生父)

(丑扮縣官上)

(前腔)(丑)勅書已來近，看街市上人亂紛紛，咱每只
得忙前奔，備香案，接皇恩，料天也會相憐憫(縣官所謂
天憐憫乃合而言之憐子又憐親生又憫死也)

(相見介)(生)何處官長因甚到此(丑)下官乃本
縣知縣，特來報知狀元，今日天朝牛丞相親自贊捧
恩詔到此，旌表狀元一門孝義，加官進職，起服到京。
下官爲此先來鋪設香案，伺候詔書到來開讀，請狀
元更換吉服迎接。(生)卑人服制初滿，未忍便換吉
服。(丑)先王制禮，不賢者跂而及，賢者俯而就，今狀
元服制既終，禮宜去凶卽吉，况天朝恩典，未可有違。
(末)大人說得是，狀元還該抑情就禮。(生)既如此，

卑人只得從命了，孝服承教煥吉服。(旦貼)門閭旌
表感吾皇。(丑末)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
香。(生引旦貼暫下)(外扮牛丞相捧詔引侍從上)

(前腔)(外)風霜已滿鬢，玉勒雕鞍，走遍紅塵，今日到
此喜欣欣，重相見，解愁悶。(重相見者自喜其得與愛女重相
見也牛丞相又自有丞相心事)料天也會相憐憫(丞相所謂
天憐憫是憐憫父女)

(丑迎接介)本縣知縣，在此恭候，這裏就是蔡狀元
廬墓所在，請丞相駐馬。(外)快報狀元來接詔。(生
旦貼吉服上)

(前腔)(生旦貼)心荒步又緊，聽說皇朝恩詔，已到寒
門，披袍秉笏更垂紳，冠和帶一翻新，料天也會相憐憫。
(此亦合而言之)

(外讀詔介)皇帝詔曰：朕惟風俗爲教化之基，孝弟
爲風俗之本，去聖愈遠，淳風日漓，彝倫攸斁，朕甚憫
焉！其有克盡孝義，敦尙風化者，可不獎勵，以勉四方。
咨爾議郎蔡邕，篤於孝行，富貴不足以解憂，甘旨常
關於想念，雖違素志，竟遂佳名，委職居喪，厥聲又著。

其妻趙氏，獨奉舅姑，服勞盡瘁，克終養生送死之情，允備貞潔韋柔之德，糟糠之婦，今始見之。牛氏善諫其父，克相其夫，弗懷嫉妬之心，實有遜讓之美，曰孝曰義，可爲兼全。斯三人者，朕所嘉尚，四海億兆，皆當奉爲儀型，宜加褒錫，用勸將來。蔡邕授中郎將，妻趙氏封陳留郡夫人，牛氏封河南郡夫人，限日赴京。父蔡從簡贈十六勳，母秦氏贈天水郡夫人。（蔡母一向不知其姓，直至終篇方才表出作者總以明其人之于虛烏有也，所指之人非漢而不妨借漢然則伯喈之母未必爲秦而又何妨爲秦哉，若以秦氏爲真有也者未許其體琵琶矣）於戲風木之情何深！式彰風化之美，霜露之恩既極，宜沾雨露之恩，服此休嘉，慰汝悼念，欽哉謝恩！（生旦貼拜介）萬歲萬萬歲（外拜墓介）（生旦貼答拜）（各相見介）（生旦）荷蒙保奏，何以克當（貼）自別尊顏，且喜無恙。（外）賢增五娘子和我女孩兒，且喜各保安康，再得相見。（指末介）此位是誰（末）老漢是蔡相公隣人張廣才（生）愚婿父母之死，都得他周濟，真乃有德長者（外）原來就是張太公，俺朝裏也聞得他仗義

高名，我賢增今朝起服到京，未及展報深恩，我有黃金一笏，送與張公，聊表報答之意。（生）太公便請收下。（末）救災卹鄰，古之常理，又况你二親身死，我實有愧於心，何敢受令岳之賜（生）太公請收下，卑人尙當奏請朝廷，更圖薄報。（末）說那裏話，此金斷然不肯受。（外）賢增，張公高義之人，不可相強，待老夫回京，定當申奏朝廷，降詔褒封，以酬大恩便了。（他）人之親且不受謝，哀自己之親者，乃獨受旌乎，借張公言說到天子之詔，正以明其詔之無有也，又借牛公言虛懸一將來之詔，又以明其詔之無有也，若真以所降之詔爲既有，未有之詔爲將有也者，又未許其體琵琶矣）

（仲呂過曲）（一封書）（外）我恭奉聖旨，跋涉程途千萬里，吾皇親賢意甚美，我因探孩兒并女婿賢增，你夫婦呵，數載辛勤，雖自苦，今日裏，身受皇恩，人怎比（但爲生者，慰不爲死者，悲寫牛公是牛公）（衆）耀門閭，進官職，孝義名傳天下知。

（前腔）（生）兒不孝，有甚德，蒙岳父過主維。（悲介）何如免喪親，又何須名顯貴，可惜二親饑寒死，博得孩兒

名利歸。(不爲生者慰，但爲死者悲，寫伯嗜是伯嗜。○可惜二親兩句，即用蔡母前日之語，回應前文妙) (衆)耀門閭，進官職，孝義傳名天下知。

(前腔)(旦)把真容，重畫取。(此處又忽揭起真容用筆周緻)公婆呵！喜如今封贈伊，待把你眉頭舒展舒，還愁你瘦容難做肥。(妙筆能轉)今日呵！豈獨奴心知感德，料他也啣恩泉石裏。(既爲死者悲，又爲死者慰，寫趙氏是趙氏。○啣恩重泉，卽蔡公所言一靈兒，終是喜之意也。亦追應前文) (衆)耀門閭，進官職，孝義名傳天下知。

(前腔)(貼)從別後，倍哀戚，况家中音信稀，爲公姑多怨憶，爲爹行又淚常垂。(只此數語，抵得衷腸悶損思量，那日兩大篇文字)今見公姑，庶無愧色，又喜得與爹行相倚依。

(既爲死者悲，又爲生者慰，寫牛氏是牛氏。○時曰：言告師氏，言告曾歸，又曰：誰謂宋遠，跂予望之。又曰：有愷于衛，雖日不思女子，念家女之孝也。故不念父母者，知其必不能孝公姑；而能孝公姑者，知其必不棄父母) (衆)耀門閭，進官職，孝義名傳天下知。

(仲呂過曲)(永團圓)(衆)名傳四海人，怎比豈獨是耀門閭，人生怕不全孝義，聖明世，豈相棄(勸世之文)這

隆恩美譽，從教管領無所愧，萬古青編記，如今便去相隨到京畿，拜謝君恩了，歸庭宇，一家賀喜，共設華筵會，四景常歡聚。

(尾聲)(合)顯皇猷，開盛治，共說孝男并義女，願玉燭調和，聖主垂衣。(觀其末語，頌揚朝廷，可見詩詞一道，雖有託諷，要必以潤色太平爲主，不當稍涉譏諷，自取罪戾。彼楊惲種豆之歌，萬錫詠桃之句，亦復何爲哉！琵琶一書，真盛世名文，非尋常可比。吾願天下後世，才行兼全之君子，其各敬讀之)。

(下場詩)(生)自居墓室已三年，(外)今日丹書下九天，(旦)貼)莫道名高并爵貴，(衆)須知子孝與妻賢。

所 版
有 權

新 式 標 點
記 琶 琵
洋 裝 一 册
定 價 六 角

二 三 年 十 二 月 再 版

標 點 者 朱 明 益 者 朱 明 益
校 閱 者 朱 明 益
出 版 者 朱 明 益
託 售 所 朱 明 益
大 海 上 路 南 河 州 益 廣 書 局 總 支 店

本 社 出 版 之 書 格 式 精 良 校 對 嚴 格 印 刷 精 美 紙 張 潔 淨 裝 訂 美 觀 且 價 廉 宜 一 旦 購 得 隨 時 隨 地 可 以 閱 讀 信 譽 昭 著 檢 查 確 實 少 發 之 弊 蒙 諸 君 之 歡 迎 尤 為 感 佩 此 致 謝 意

外 埠 函 購 簡 章

本 社 出 版 之 書 格 式 精 良 校 對 嚴 格 印 刷 精 美 紙 張 潔 淨 裝 訂 美 觀 且 價 廉 宜 一 旦 購 得 隨 時 隨 地 可 以 閱 讀 信 譽 昭 著 檢 查 確 實 少 發 之 弊 蒙 諸 君 之 歡 迎 尤 為 感 佩 此 致 謝 意

本 社 出 版 之 書 格 式 精 良 校 對 嚴 格 印 刷 精 美 紙 張 潔 淨 裝 訂 美 觀 且 價 廉 宜 一 旦 購 得 隨 時 隨 地 可 以 閱 讀 信 譽 昭 著 檢 查 確 實 少 發 之 弊 蒙 諸 君 之 歡 迎 尤 為 感 佩 此 致 謝 意

K263.8

02573



专·3

